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金手指

易安·福萊明著

華　明　譯





書名：金手指
譯者：華明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出版

定價：台幣三十元 港幣三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金手指

易安・富萊明著

華明譯

民族晚報連載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GOLDFINGER"

BY

IAN FLEMING

目次

一、機場沉思……一
二、富翁禮聘……九
三、怪人怪病……二四
四、牛刀小試……三七
五、深宵值勤……四九
六、漫談黃金……六三
七、車中忖度……七八
八、球場相遇……九五
九、草坪角逐……一〇六
十、登堂入室……一三三
十一、韓國武士……一四八
十二、海外追蹤……一六六
十三、與汝偕行……一八一

十四、有志一同……一九八
十五、虎穴私刑……二一四
十六、詭計多端……二二四
十七、流氓會議……二四〇
十八、罪大惡極……二五七
十九、神祕盲腸……二七四
二〇、向前邁進……二八八
二一、死去活來……二九八
二二、最後詭計……三一二
二三、柳暗花明……三二七

一　機場沉思

詹姆斯•龐德喝了兩杯雙料威士忌，坐在邁阿密機場的離埠旅客休息室，沉思着生與死。

殺人是他職業的一部份。他並不喜歡做這種事，當他不得不殺人時，他就儘他的所能去幹，•然它，情忘記。作爲一個擁有「〇〇」頭銜——情報局的殺人執照有這種頭銜的人不多的——報後一沒員於死亡要冷靜得有如一個外科醫生那 是他的本份。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就要去幹，沒有後悔，後悔是違反職業習慣的。

然而，關於這個墨西哥人的死亡，却有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事。這並不是這個人不應該死，把他是個邪惡的人，一個在墨西哥他們稱爲「歹徒」的人，這種人將會爲接受四十比索的報酬而殺人的，四十比索是個很小的數目，大約只合英幣二十五先令。雖然，在打算殺死龐德時，他可能獲得較多的報酬。是的，這自然是他死亡的時間，不過，當龐德殺他的時候——龐德殺死他到現在還沒有過二十四小時——他死得太快了，太澈底了，以致龐德幾乎看見他的生命像鳥兒一樣從他口裏飛出來。

在一個有生命的身體和一具空虛的屍體之間，有着一種何等特殊的差異！那時有一個人，這是一個墨西哥人，有姓名和地址，服務卡和一張駕駛執照。然後，有些東西離開了他，離開了他的臭皮囊和廉價的衣服，只留下了一個空殼，在等待垃圾車。

龐德低下頭來，瞧着殺死這個墨西哥人的武器，他右手的邊沿是紅腫的。馬上就會變成一種瘀傷，現出烏青的痕迹，龐德彎曲着這隻手，並用他的左手去按摩。在這次迅速的飛行途中，他時常要做這同樣的事情。這是一種疼痛的手續，不過，如果他保持這兒的血液繼續循環，那這隻手將痊愈得比較快些。一個人不知道這項武器是不是馬上又要使用。龐德的嘴角上現出了一個冷笑。

「美國航空公司宣布：飛往紐約拉瓜迪亞機場的本公司一〇六次班機，馬上就要起飛，各位旅客請到第七號出口，即刻上機。」

廣播器關閉了，發出一聲的搭的回音，龐德看了一下他的手錶。在美洲橫貫航空公司宣布旅客登機之前，至少還有十分鐘，他對一個女招待做了一下手勢，又叫了一杯威士忌，當那個又大又矮的酒杯到達時，他使酒旋轉着。讓冰塊沉下去，一口就喝了半杯。他用脚把他丟下的香烟頭踩熄，左手托着下顎，坐在那兒，悶悶不樂地向着發光的柏油路那邊凝視，那兒太陽正在西沉，最後的半個太陽，就要落下墨西哥灣去了。

那個墨西哥人之死，對於這項困難的任務，是最後的接觸，這項任務是最壞的派遣之一——汚穢，危險，除了使它離開總局之外，沒有任何可取的地方。

墨西哥的一個大亨，有一些罌粟花田地，這些花兒並不是作裝飾之用的，它們是做鴉片的原料。他的鴉片在墨西哥市的一家小咖啡館出售，它名叫可可冷飲店，由它的侍者經手，價錢比較

便宜，賣得很快。這家咖啡館有充分的保障，如果你須要鴉片，可以走進去，點你的飲料和你所須要的東西，你到櫃檯上去付飲料錢，那個掌櫃的人告訴你要在你的賬單上加多少個零，這是一種有規則的交易，對於在墨西哥以外的任何人，並無關係。

然後，在遙遠的英國，由於聯合國敦促禁止走私藥品，當局宣佈要在英國禁售海洛因。在倫敦索紹地區的那些酒館拉了警報，就是要解救病人苦痛的那些正當的醫生們，也起了恐慌，禁令對於違反者的處罰是嚴厲的，不久，從中國大陸、土耳其和意大利方面走私毒品的一般途徑，都幾乎枯竭了。

在墨西哥市，一個名叫柏克維的進出口商人。有個妹妹在英國，她是嗜海洛因成癖的人，他喜歡他妹妹，她寫信告訴他，說如果沒有人幫助她買到海洛因，她就會死掉，他認爲她的話有道理，便開始研究在墨西哥的非法麻醉品交易。在適當的途徑中，經由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他找到了可可冷飲店。再從這兒和那個種鴉牙的大亨搭上了線。在這種過程中，他開始知道了這種交易的好處，因此，他決定：如果他要發財，並同時幫助受苦的人，他就要尋求生活的祕訣。

柏克維的事業是製造肥料。他有一座倉庫，一個小工廠，三個試驗肥料和工廠研究的人員。他很容易地勸誘得那個大亨的同意，以這種正當的肥料工業爲幌子，讓他的工作人員在暗中用鴉片做海洛因，他們的工作是忙碌的，把這些海洛因偷運到英國去的工具，由這個墨西哥人迅速地安排好了，墨西哥外交部經常有外交郵件寄往駐英國大使館，一次的運輸量相當於一千磅，每一

個月有一個外交郵差攜帶一隻特殊的手提皮箱，到達倫敦。這種代價是不高的，這個墨西哥人把這個箱子送到維多利亞火車站行李房寄存，并把行李票郵寄給「倫敦中西區卜克山必克斯公司」轉交給一個名叫夏堡的人，然後，它裏面的東西，就要値英幣二萬鎊了。

不幸，夏堡是個壞人，並不關切那些痛苦的癮君子，他有一個主意：旣然美國的太保太妹們每年要消耗價値幾百萬美元的海洛因，那他們的英國男女阿飛老表們也必定會有同好的。在平利柯區的兩個房間裏，他的工作人員把海洛因攙在胃藥粉裏，然後把它送到跳舞廳和娛樂場所，去供英國的少年服用。

當英國倫敦警察廳偵查到這種情況時，夏堡已經發了財。倫敦警察廳決定：在他們查究他的毒品的來源之際，仍舊讓他再賺一點錢。他們對夏堡的行蹤保持密切的注意，在適當的途徑中，他們追查維多利亞車站，然後，又發現了這個墨西哥外交郵差。在這種情況之下，由於牽涉另外一個國家，不得不求助於情報局。於是。龐德就受命去尋找這個墨西哥外交郵差在那兒獲得補給品。并且要摧毀源頭的路徑。

龐德照着他的命令去做。他乘飛機到達墨西哥市，很快的就找到了可可冷飲店。於是，他喬裝一個和倫敦交易有關係的買主，再追索到那個墨西哥大亨。這個墨西哥人親切地接待他，對他談到柏克維。

龐德有點喜歡柏克維，關於柏克維妹妹的事，他一點也不知道。不過，這個人顯然是個業餘

的製海洛因者，他對英國禁止海洛因的訴苦，聽來像是眞心話。一天晚上，龐德闖進了他的倉庫，留下了一個定時炸彈，然後，他走到一家一英里以外的咖啡館坐下來，觀看着火焰從那座倉庫所在地的屋頂水平線上升起來，聽到救火車的鈴子在叮叮噹噹的響。

第二天上午，龐德打電話給柏克維，他把一條手帕蒙在送話器上，再透過它說話。

「昨天晚上，你的事業受了損失，抱歉抱歉，我想：保險公司的賠償費，恐怕不能彌補你們正在研究的那許多肥料。」

「你是誰？誰在說話？」

「我是從英國來的。你們所製造的東西，在英國殺死了很多靑年人，另外還有一大批受到了毒害。那個外交郵差將不會再攜帶他的外交郵袋到英國去了，夏堡今天晚上就會鋃鐺入獄，你會經會見過的龐德那個傢伙，他也逃不出這個羅網，現在警察正在追尋他。」

對方回答着恐嚇的言詞。

「好的，不過，不要再做那種事了，專心於肥料吧。」

龐德掛斷了電話。

柏爾維將不會具有這種機智。顯然是那個墨西哥的大亨看出了錯誤的痕迹、龐德非常當心，已經換了旅舘，不過，這天深夜，當他在柯帕卡加納酒店喝了酒回旅舘時，一個人突然攔住了他的去路，這個人穿着一套弄髒了的白衣服，戴了一頂白色的司機帽，看來顯然太大了。在他的額

骨下面，有深藍色的陰影，在他有傷痕的一個嘴角上，有一枝牙籤，在另外一個嘴角上，有一枝香烟，他的眼睛，現出吸食了痲醉品的那種亮光。「你喜歡女人嗎？要跳舞嗎？」

「不。」

「有色女郎？叢林裏的美人？」

「不。」

「春宮照片？」

「他的手伸到口袋裏的手勢，對龐德是異常熟悉的，是充滿了舊式的危險的，因此，當這隻手閃出來，雪亮的，長指頭似的東西奔向他的咽喉之前，龐德已經平衡身體，有所準備了。

龐德幾乎自然而然的照着書本上的話，對不意的襲擊，實行擋格防衞。他的右臂橫擋過去，他的身體轉動着，兩隻手的前臂在這兩個人之間的中途相遇了。龐德的右手擋格得使這個墨西哥人持刀的手臂離開了目標，他的左手乘虛而入，用手腕猛擊着對方的下顎，龐德的鐵腕並沒有伸出多遠，或者兩尺吧，可是他的手指堅強地伸直了，手掌邊沿那種可怕的力量到達了這個人的下顎下面，這一下幾乎把這個人抬舉得離開了人行道，也許就是這一擊已經打死了這個墨西哥人，折斷了他的頸骨。不過，當他踉蹌地倒向地下時，龐德的右手已經打回來。用掌側對着他那沒有防衞的咽喉猛砍，這對於這個人的咽喉是一種致命的打擊，在他倒地之前，他已經死了。

龐德站了一會兒，他在喘息着，並望着那一堆已經摔在灰塵裏的廉價的衣服，他向街道的上

首和下端瞥視了一下，沒有一個人，有些汽車在經過。在打鬥之時，也許有其他的人經過；不過，這兒是在陰影裏。龐德蹲在這具屍體旁邊。這個墨西哥人所居住的房子，是闃無一人的，房客已經離開了。

龐德把這具屍體拖過去，使它靠在較暗陰影裏的一堵牆上，然後，他用手將他的衣服刷平正，摸摸他的領帶，看看是不是挺直，再繼續去回旅館。

第二天，龐德黎明即起，刮了鬍子，洗好臉，乘車到飛機場，他在那兒搭第一班飛機，離開了墨西哥。這班飛機是到委內瑞拉的首都卡拉卡斯去的。龐德到了卡拉卡斯之後，在換機的休息室裏盤桓，一直等到有一架飛機到邁阿密去爲止。這是一架美洲橫貫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機，這架飛機將要在這天晚上把他載往紐約。

現在，擴音器又在響了：「美洲橫貫航空公司抱歉地宣布：本公司飛往紐約的第六一八次班機，由於機械上的毛病，，要延遲行期。新的起飛時間爲明天上午八時。請各位旅客向本公司售票櫃檯報到，那兒將替各位安排今晚暫時住宿的地方，謝謝各位！」

唉！又碰到這種事！他該轉另外一班飛機？還是在邁阿密過夜？龐德已經忘却了他那杯飲料。這時，他又想起了，把它端起來，他的頭向後一仰，將這杯威士忌一飲而盡，酒杯裏的冰塊，碰在他牙齒上，玎噹地響，就是這樣，這是一個主意。這一夜他將要在邁阿密渡過。他要去喝酒，找妓女，喝得酩酊大醉，糊裏糊塗，而讓他所挑選的賣淫婦把他扶上床。

他已經多年沒有喝醉了，這是一段狂歡享樂的時間。這個特殊的晚上，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一個多餘的晚上，一個逝去的晚上。他要把它放在一個良好的目的上。這是他放鬆他自己的時間，他太緊張了，太內向了，他倒底在做什麼？沉思着這個墨西哥人，這個被派來行刺他的歹徒幹什麼？不是被殺，就是殺人，無論如何，人們是在殺其他的人，隨時隨地都是這樣，人們在使用他們的摩托車輛殺人，他們攜帶着傳染病到處跑，把細菌傳播到他人臉上，不關掉廚房裏的煤氣爐，在緊閉的停車間裏讓一氧化炭漏出來。有多少人和製造原子彈有關係？例如：從挖掘鈾鑛的鑛工到擁有鑛業股份的股東，有多少人？在世界上，有沒有任何人，在殺死他的鄰居方面，不是多少有點牽連的？也許，祇是在統計學上是如此。

這一天最後的一點光明消失了。在靛青的天空下面，跑道上閃爍着綠色和黃色的光輝，柏油路面上投射着小小的反影。一架DC７型客機，怒吼着從主要跑道上衝過去，換機休息室裏的窗戶，被震動得發出輕輕的嘎嘎聲，人們紛紛站起來觀看。龐德試圖觀察他們的表情。難道他們希望這架飛機撞毀，以便有一些東西給他們看，有一些東西給他們談，有一些東西充實他們空虛的生活？還是他們希望這架飛機平安無事呢？他們願意這六十個旅客走上那一條路？生存？抑或死亡？

龐德的嘴唇閉起來，停止吧！不要再這麼胡思亂想了！這一切只不過是一次骯髒的使命的反映，你是倦於兇惡行動的。你希望改變，你看見的死亡太多了，你希望一點安逸、溫柔、麻醉的

生活。

龐德感覺到有脚步聲在走過來，停在他身邊，他抬起頭來，看見了一個整潔的，好像很富有的中年人，他的表情是不安的，祈求的。

「請原諒，不過，無疑的，閣下是龐德先生……詹——姆——斯．龐德先生？」

二　富翁禮聘

龐德喜歡隱姓埋名，他說的「不錯，是的」，是令人灰心的。「呃，這是一種非常稀有的巧合。」

這個人將手伸出來，龐德慢慢地站起來，把這隻手握了一下，隨即放鬆了。這隻手是肥碩的，沒有關節的，好像一隻充氣的橡皮手套。「我名杜朋。久違。杜朋。我想你是不會記得我的，不過，我們從前曾經遇見過。如果我也坐下來，介意嗎？」

這副尊容，這個姓名？不錯，有一些熟悉的東西，似曾相識。很久以前，不是在美國，龐德一面粗略地瞧這個人，一面在腦海裏搜索着。

杜朋先生大約五十歲，面色紅潤，鬍子刮得很乾淨，一身美國大富翁的打扮，他穿了一套單排扣，深褐色的熱帶服裝，一件低領的絲質白襯衣，衣領的兩端，在領帶的結下面，有一枝金質的安全別針相連，領帶是狹窄的，上面有深紅和藍色的條紋，襯衣的袖口大約有半吋露出在上裝

的袖口外面，顯示了圓形的寶石袖釦，襪子是深灰色的絲織品，鞋子是舊的，赤褐色的，雪亮的名廠產物，這個人攜帶了一頂淺邊的漢堡帽，上面有一根紫紅色的帶子。

杜朋先生坐在龐德的對面，掏出了香烟和一個金質的打火機，龐德注意到他在微微地出汗。他斷定：杜朋先生是一個非常有錢的美國人，顯得有點忸怩不安，他記得從前曾經見過他。可是，想不起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抽烟嗎？」

「謝謝你，」這是一枝國會牌香烟，龐德假裝沒有注意對方遞獻的打火機，他不高興他人這樣把打火機伸出來，他掏出了他自己的打火機，把香烟點燃。

「法國，一九五一年，伊奧克斯皇家俱樂部。」杜朋先生急切地瞧龐德，「內人伊西和我都在一張賭桌上挨靠你坐着，那天晚上，你和一個法國人在豪賭。」

龐德迅速地回憶着。是的，不錯。在那張帕卡拉賭桌上，杜朋夫婦是四號和五號，龐德是六號。他們夫婦倆似乎是沒有惡意的人。在那個瘋狂的晚上，當他解破暗碼時，他很高興有這麼一座堅固的堡壘在他左邊。現在，龐德又再度看見它了——在那照着雪亮的粗呢檯布上，這雙紅潤的手，匆匆地伸出去抓牌，他聞着香烟和他自己的汗臭氣味。那麼一個晚上！龐德望着坐在對面的杜朋先生，對着這種記憶微笑。「是的，我當然記得。抱歉，我想起得比較遲。不過，在那麼一個晚上，除了我的牌之外，我沒有注意太多的事情。」

杜朋先生也報以微笑，顯得愉快而安慰。「啊，龐德先生，我當然瞭解的。我非常希望你原諒我插足。呃……」他撚響着指頭召喚一個女招待，「不過，我們必須叫飲料來慶祝，你要喝什麼？」

「謝謝，威士忌。」

「和海裕各一客。」女招待走開了。

杜朋先生側身向前，微笑着，一陣肥皂或洗臉劑的香氣由桌面上傳過來。「我知道這就是你，我一看見你坐在這兒，我就知道是你。我心中暗想：久違，你平常不大會認錯人，可是，這一次要去確定一下，呃，我是今晚搭乘美洲橫貫公司班機的，當他們宣布延期的時候，我注意到你的表情。龐德先生：如果你將原諒我的話，從你臉部的表情看來，非常明顯的，你也是個搭乘這班飛機的旅客。」他等待着龐德點頭，再匆匆繼續下去。「於是，我連忙跑到售票的櫃檯上，去看一看旅客的名單。一點不錯，那上面寫着詹——龐德。」

杜朋先生坐回去，欣賞着他自己的機靈。兩客飲料送來了，他把他的杯子舉起來。「先生，祝你異常的健康，這的確是我幸運的一天。」

龐德不置可否地微笑着。

杜朋先生再度側身向前，他向四週望了一下，在附近的桌子上，沒有一個人。雖然如此，他仍舊降低了他的聲音，「我揣度你心中會在暗想：呃，和久違。杜朋先生重聚，固然難得，可是

，會發生什麼事？在這麼一個晚上，他看見了我爲什麼這樣特別高興？」

這時杜朋先生聳了一下眉毛，好像他替龐德作這種表示一樣。龐德的臉上現出一種客氣的詢問神色，杜朋先生把身體再向前傾一點，「龐德先生，現在，我希望你原諒我。像我這樣的人，並不願意刺探別人的祕——密事務。不過，在皇家俱樂部那次賭博之後，我曾經聽說：你不但是個精於玩牌的人，而且，你是——呃——我怎樣稱呼它？——你是一位——呃——偵探，你明白，就是那種做情報工作的人。」杜朋先生的輕率，已經使得他滿臉通紅了。他坐回去，取出一條手帕，揩拭他的前額。他焦急地望着龐德。這時，他雖然仍舊有忸怩不安的樣子，可是，他的眼睛已經變得嚴厲而注視了。

龐德聳聳肩膀，他的淺藍色的眼睛，向着杜朋先生的眼睛凝視，現出一種混和着坦誠、嘲弄、和自制的樣子。「我曾經涉足於這一類的事情，這是戰爭的餘波，一個人仍舊想到的，是扮紅色印第安人的趣事，不過，在平時，這種事情並沒有什麼出息。」

「不錯，不錯。」杜朋先生用他那隻拿着香烟的手，作了一個丟擲的手勢。他的眼睛避開了龐德的凝視。然後，他提出了第二個問題，等待着第二次的謊言。（龐德心想：這是一隻衣冠楚楚的狼，一個狡猾的人。）「現在，你已經安定了吧？」杜朋先生像父親一樣微笑着，「請你原諒我再問這個問題：你選擇了什麼職業？」

「進出口貿易，我是宇宙公司的人員。或者你曾經和他們發生過接觸。」

杜朋先生繼續玩着這項遊戲。「啊，宇宙公司，讓我想想看。呃，是的，我的確曾經聽到過。我不能說我和他們有過業務上的往來。不過，我猜想現在還不太遲。」他吃吃地笑着，「我在各地都有大量的股份，我可以老實地說：我唯一不感興趣的事業是化學藥品，龐德先生，可能這是我的不幸，不過，我並不是製化學藥品的杜朋家族裏的一員。」

龐德判定：這個人對於他恰巧姓杜朋這種特殊的姓氏，是十分滿足的。他對他的手錶瞥視了一下，以催促杜朋先生快點攤牌，他仔細地注意一下，以處理他自己的牌。杜朋先生有一副紅潤的孩兒面，一張翹嘴，有點女性化的嘴，他的樣子，和那些帶着照相機站在白金漢宮外面的任何中年美國人比起來，是一樣沒有惡意的，不過，在這種女性化正面的背後，龐德意識到很多不屈不撓、機警的性格。

杜朋先生敏感的眼睛發現了龐德在對錶瞥視。他也看了一下他自己的手錶，「啊呀，糟糕！七點鐘了！我還在瞎扯，沒有言歸正傳。現在，龐德先生，請聽我說。我有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方面，我非常重視你的指導。如果你可以爲我抽出一點時間，如果今天晚上你指望在邁阿密停留，並且，如果你允許我做你的主人，那我就感到榮幸了。」杜朋先生把手舉起來。

杜朋先生繼續說下去。「現在，我想我可以答應使你感到舒適。恰巧我是個佛羅里迪亞納樂園的股東。那是在去年聖誕節時開張的，也許你聽說過？我可高興地說：業務非常興旺。眞正發生推進作用的是那座舊的小藍色噴泉」，杜朋先生縱聲大笑起了來，「現在，龐德先生，你有什

麼話說？你可以住最好的套房——這就是說：旅舘的房間，隨你挑選，你所選中的，縱使有揮金如土的顧客住在裏面，我們也要請他讓給你，如蒙接受，那我眞是榮幸極了。」杜朋先生懇求地望着。

龐德已經決定了予以接受——盲目地接受，不論杜朋先生的問題爲什麼——勒索、匪盜、女人——它將是某種標準形式的富翁的煩惱。這兒有一種安定的生活，要求他來享受吧，龐德客氣地說了一些不能遲任的話。

杜朋先生插嘴說：「龐德先生，請—請，相信我，我是感謝的，眞正非常感謝的。」

接着他撚響着指頭叫女招待來，她來了，他把臉避開龐德，在龐德的視線之外付賬，像很多非常富有的人一樣，他考慮：顯示他的金錢，讓某個人看見他付多少小賬，那等於作不禮貌的暴露，他把一卷鈔票塞回到褲子口袋裏，（富翁不放錢到臀部的口袋裏。）然後，用手臂挽着龐德。他感到龐德在抗拒他的接觸，移動他的手。他們走下樓梯，到達大廳。

「現在，讓我們來料理一下你的機上的座位問題。」杜朋先生走向美洲橫貫航空公司的售票櫃檯，他以一兩句話顯示了他在他美國本土的力量。

「杜朋先生，是的，杜朋先生的事，閒話一句，杜朋先生，我會注意這件事的。」服務員連忙回答。

在門外，一輛雪亮的克利斯勒帝國牌轎車嘶嘶地駛到了門口，一個穿了淡褐色制服，身體强

壯的司機，匆匆地打開車門，龐德走進去，坐在那柔軟的坐位上。車子的內部非常涼快，簡直涼快得近乎寒冷，美洲橫貫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連忙提着龐德的手提皮箱跑出來，把它交給司機，然後，對龐德鞠了一躬，走回機場去了。杜朋先生對司機說：「海濱畢爾大飯店」，這輛大型轎車就離開機場，穿過擁擠的停車地區，上了公路。

杜朋先生靠在沙發上，「龐德先生，希望你喜歡石蟹，你嚐試過這種東西嗎？」

龐德說嚐試過的，他非常喜歡吃這種東西。

杜朋先生談到「海濱畢爾大飯店」，談着石頭和阿拉斯加蟹肉的相關優點。這時，他們所乘的這輛克利斯勒帝國，剛駛過邁阿密的商業區，沿着必斯開尼林蔭大道向前走，由麥帥提道橫過必斯開尼灣。龐德說着些鑑賞的話，他內心隨着汽車的疾駛而開朗，感到舒適，一路上和杜朋先生聊天閒談。

他們的車子停在一座白色建築前面，它的正面是仿「攝政式」的，有灰泥護牆板。上面的淡紅色霓虹燈，寫這麼幾個草字：「海濱畢爾大飯店」，當龐德下車時，杜朋先生在吩咐司機。龐德聽見了他說的話，「歡迎號套房」，以及「如果有什麼困難，就叫費立先生到這兒來找我。聽清楚了嗎？」

他們拾級而登。在室內，這個大房間是雪白的，窗子上方有淡紅色的回教徒花飾，桌子上的光是淡紅色的，這個飯店擁擠着爲太陽晒黑的人，他們都穿戴着奢華的熱帶打扮——華美晶亮的

襯衫，叮噹作響的首飾，珠寶鑲邊的太陽眼鏡，美麗悅目的本地草帽。這兒有一種混雜的氣味。那是整天在太陽地裏來去的身體上那種難聞的氣味。

畢爾連忙向他們走過來，他是個愛打扮的意大利人，他說：「啊，杜朋先生，眞高興，今晚顧客相當擁擠，馬上替你安排，請這邊走。」

這個人把一份皮面菜單舉在頭上，在吃飯的顧客之間帶路，一直走到這兒最好的餐桌邊。這張桌子在一個角上，可坐六個人。他拖出兩張椅子，撚響着指頭找侍者領班，把兩張菜單擺在他們面前。和杜朋先生交換着問候的話，然後，離開了他們。

杜朋先生把他的菜單闔上了。他對龐德說：「呃，你何不讓我替你來點？如果點得不合你的口味，把它退回去好了。」然後，向着侍者領班表示：「石蟹，要新鮮的，沒有冰凍過的，溶解的白脫，厚吐司，聽清楚了嗎？」

「杜朋先生，很好，」司酒侍者洗着他的手，代替了侍者領班的位置。

「兩瓶淡紅的香檳酒，一九五〇年朋美利的出品，大銀杯，聽清楚了嗎？」

「杜朋先生，很好，開頭來一杯鷄尾酒？」

杜朋先生轉身向着龐德，他微笑着，把他的眉毛聳了起來。

龐德說「伏特卡馬提尼，請，加一片檸檬皮。」

杜朋先生說：「這種雞尾酒，來兩份。」司酒侍者匆匆地走了，杜朋先生靠椅背坐着，把他

的香烟和打火機掏出來，他向餐廳內環視了一下。以微笑回答了一兩人的招呼，舉了一次手，對鄰近的餐桌上瞥視着。他把他的坐椅移近龐德的椅子，「恐怕這兒的聲音太嘈雜了。」他抱歉地說，「到這兒來祇是爲了螃蟹。牠不是本地的出產，希望你對牠沒有過敏症，我有一次帶一個女郎到這兒來，請她吃螃蟹，結果她的嘴唇腫得有如脚踏車的車胎。」

龐德對於杜朋先生的改變感到興趣——這種有趣味的談話，這種權威的態度，在杜朋先生一經認爲他已經把龐德釣到鈎上，羅致在他的薪水賬上，這種改變就顯露出來了，本來，當他在機場懇求龐德的時候，他是忸怩羞怯的，現在，他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杜朋先生對龐德有什麼希望呢？現在，這有關的建議，隨時都將會提出來。龐德說：「我吃螃蟹不會患過敏症的。」

「好，好！」

然後，停頓了一下，杜朋先生把打火機的蓋子上下掀動了好幾次。他感到他是在製造一種刺激的嘈雜聲，接着他以那種似乎已下定決心的姿態，把手放在他面前的餐桌上，說：「龐德先生，你打過卡納斯達牌嗎？」

「打過的，這是一種良好的遊戲，我喜歡它。」

「兩個人打的卡納斯達呢？」

「我也打過，那並不怎麼有趣。如果你不弄出笑話來——如果你們兩個人都不——那是容易打成平手的。這是打牌的平均律，在這種玩法方面，並沒有什麼機會造成太大的差異。」

杜朋先生點點頭，予以强調，「正是如此。這就是我心中曾經忖度過的話。就是打一千場，兩個勢均力敵的對手，都是會不分勝負的。這種牌並沒有津牌或奥克拉荷馬牌那麼好玩。但是，在某方面，我喜歡它，你消磨時間，操持充分的牌，一會兒輸，一會兒贏，沒有誰感到匆忙，對不對？」

龐德點點頭，兩杯雞尾酒來了，杜朋先生對着司酒侍者說：「在十分鐘之內，再來兩杯。」他們喝着酒，杜朋先生轉身面對着龐德，他臉上現出傷腦筋的樣子。他說：「龐德先生：如果我告訴你，在一星期之內，由於打卡納斯達牌，兩個人打，我輸掉了美金兩萬五千元，你有什麼話說？」

龐德要開口回答，杜朋先生舉起了一隻手。「並且，告訴你：我打牌是個能手，攝政俱樂部的會員，像査理，戈倫，强尼。郭勞福等名手，我都交手過多次——那是在橋牌方面。不過，我的意思是說：我明瞭我自已在牌桌上的本領。」杜朋先生探究着龐德的眼色。

「如果這一星期你一直都是和同一個人交手，那你就受到了欺騙。」

「一點——不錯。」杜朋先生拍着檯布，他靠到椅子背上，「一點——不錯。在我失利——整整四天都失利之後，我心中就是這麼想。於是，我告訴我自已：這個雜種在欺騙我。老天爺，我要發現他做了什麼手脚，把他趕出邁阿密。於是，我把賭注加了一倍，然後再加了一倍。他對於這種情形感到很高興，我注意他所打的每一張牌，每一個動作。沒有什麼發現！沒有一點跡象

或暗示，牌是沒有記號的，我何時需要新牌，就何時換一副新的。他沒有對我手上望過，而且也根本看不到，因為我總是靜靜地坐在他對面，沒有什麼好管閒事的人向他放水，他只是繼續得勝，贏了又贏。今天上午，他又打敗了我，今天下午，我又繼續輸了。最後，我對這種牌局異常憤怒——但是我沒有顯露出來——」龐德可能認為他不是一個好傢伙——「我客氣地付了錢。不過，我並沒有告訴這個人我要收拾行囊到飛機場，去購買即將到紐約去的班機的機票。想想看！」杜朋先生把他的手舉起來，「逃走，雖然，二萬五千元并不稀罕，我可以看見它增加到五萬、十萬，但是我再也不能忍受這種討厭的賭博。我沒有抓着這個傢伙的漏洞，我再也受不了。所以，我離開這兒，你以為如何？我，久違。杜朋，由於再也不願敗北，我只好認輸了！」

龐德同情地哼了一聲，第二杯鷄尾酒來了。龐德已經相當感興趣了。他對於和打牌有關的任何事情，總是感興趣的。他幾乎看見這種情景：兩個人打了一局又一局，一個靜靜地洗牌和發牌，把他的積分加起來，而另外一個則總是用一種抑制着的厭惡手勢，把牌丢到桌子中間去。杜朋先生顯然是受了欺騙。「怎樣？」龐德說：「美金二萬五千元是一個數目。你們是怎樣下賭注的？」

杜朋先生現出害羞的樣子。「得一分贏兩角五分。然後，加為五角，其次，倍增為一元，由於一局牌得分平均在二千分左右，我想：這種賭注是非常高的。縱使是一分為兩角五分，那一局牌的輸贏也有五千元。如果你繼續輸下去，那麼，在一分一元時，那就是謀殺了。」

「有時候，你必定曾經獲勝。」

「啊，當然。不過正當我獲得他媽的一手好牌，可以廝殺一番之時，他就把他要配合的牌放下來，自然，我贏了一些零錢。不過，那祇是在他須要一百二十點成牌，而我已經獲得了一切百搭牌的時刻。你知道如何的成卡納斯達的，你必須打出適當的牌，安置陷阱來使對方把牌給你。噯，糟糕，他似乎是個未卜先知的巫人！不論我何時佈置陷阱，他總是會規避。而當他佈置陷阱時，差不多每一次我都掉下去了。至於把牌給我——唉，當他受到壓力時，他會選擇最不重要的牌——打出單張、么點、他好像非常清楚我手裏的每一張牌。」

「當時房間裏有什麼鏡子掛着嗎？」

「啊，沒有！我們總是在戶外打牌。他說他希望讓他自己晒太陽，自然是那樣實行了。結果紅得有如龍蝦。只有在上午和下午，他纔打牌。他說：如果他在晚上打牌，那他就睡不着。」

「那麼，這個人是誰？他姓什麼？」

「金手指！」

「什麼名字？」

「奧利克。它的意義爲金色，對不對？佈自然是那樣的，長了火焰般的紅頭髮。」

「那一國人？」

「說來你將不會相信。可是，他是個人，原籍爲納索，從他的姓名看來，你將會認爲他是個

猶太人，不過，相貌並不像。我們在佛羅里迪亞納樂園受到限制。如果有他在，我們就進不去。他持有納索的護照。四十二歲，未婚，職業爲經紀人。這都是從佈護照上看來的。當我開始和他打牌時，曾經由旅館偵探窺視我一次。」

「那一種經紀人？」

杜朋獰笑着，「我問過他。他說：『在跟前的任何事情。』一種不可捉摸的人，如果你向他詢問一個坦直的問題，他就撇開正題，非常愉快地講些毫不相干的話。」

「他的財富如何？」

「哈！」杜朋先生以破裂的聲音說，「那是最討厭的事，他是有錢的，不過有錢而已，我吩咐我的銀行在納索地區查核了一下，他有許多錢，在納索，百萬富翁是車載斗量的。不過，他在那些富翁裏面，並不是數一數二的人，他的錢似乎買了金條，在世界各地移動，以在金價方面博取利潤，運用得如同一家討厭的聯合銀行，不要相信貨幣，在那方面，不能說他錯誤，鑑於他何以是世界上的最富者之一，那他的方式必定有點道理。不過，如果他是那麼有錢的話，要點是：「他需要在我身上騙取二萬五千元，究竟爲了什麼？」

在他們餐桌周圍的侍者們的喧鬧，免除了龐德來想出一個答案。一個盛了螃蟹的大銀盤，隆重地放在桌子的中間。這些螃蟹都是巨大的無腸公子，它們的殼和鉗，都已經弄碎了。一個銀質的船形容器，盛滿了溶解的白脫，一些吐司，則分置於他們盤子的旁邊，倒了香檳酒的大酒杯，

起着淡紅的泡沫。最後，侍者領班出現一種阿諛的笑容，來到他們的坐椅後面，逐一地把雪白的絲質圍裙，繫在他們的脖子上。這種圍裙很長，一直觸及了他們的膝蓋。

龐德想起了查理。勞孚敦扮演英王享利第八，不過，杜朋先生或在隣近吃飯的人，對於這種粗鄙的陳列，似乎並不感到驚奇。杜朋先生說了一聲「請」，就挑了幾塊大的螃蟹放在他自己的盤子裏，把它們在溶解的白脫油裏浸透了，大嚼起來。龐德倣傚他，隨卽狼吞虎嚥着。這是他有生以來所吃過最美味的一餐飯。

這種石蟹的肉，是他所曾嚐過的最嫩、最香的海味，乾脆的吐司和有點焦味的溶解的白脫，把這種味道完全襯托出來。香檳酒似乎具有最微弱的草莓氣味。它是冰冷的。在每吃一口蟹肉之後，香檳酒就爲第二口淸滌了牙床。他們不停地大嚼，全神貫注地吃，直到盤底現出青花爲止，他們幾乎沒有說出一句話。

杜朋先生輕輕地打了一個噎，把圍裙作了最後一次的使用，以將下巴上的白脫揩掉，再靠椅背坐着。他的臉是通紅的了。他驕傲地望着龐德，恭敬地說：「龐德先生：我不知道在世上的任何地方，有人曾經吃過如今天晚上一樣好的晚餐，你以爲如何？」

龐德思索着：我尋求安逸的生活，豐富的生活，我怎會喜歡這樣？我怎會喜歡像一隻猪一樣地吃，並且聽像這樣的評論？突然，杜朋先生的這種誇耀之辭，使他起了厭惡之感。刹那間，他對他的厭惡又感到慚愧，他曾經要求，並且它已被給與，只是在他內心不能接受它，他曾經作他

的希望，這種希望不但已經獲得許可，而且它已經被塞下了喉嚨，龐德說：「關於這一點，我不知道，不過，這頓晚餐自然是很好的。」

杜朋先生是滿意的，他叫了咖啡，他請龐德抽雪茄或喝酒，龐德都推辭了，他點燃一枝香烟，很感興趣地等待着動心的事物出現。他知道必定有什麼事的，一切都是這個主意的一部份，這是顯然的。噯，讓它來吧！

杜朋先生淸淸嗓子，「現在，龐德先生，我要向你作一個建議。」他凝視着龐德，打算預先估量他的反應。

「什麼建議呢？」

「像那樣在飛機場遇見你，的確是天意。」杜朋先生的聲音是鄭重的，眞摯的。「我沒有忘記我們第一次在皇家賭場見面的情形。我回憶着那次相遇的每一個細節——你的冷靜，你的大膽，你對牌的處理。」龐德低頭望着檯布，不過，杜朋先生已經倦於他那嚕嚕嗦嗦的談話。他匆促地說：「龐德先生，我付你美金一萬元，請你留在這裏做我的客人，以發現金手指那個傢伙在打卡納斯達牌方面怎樣欺騙了我。這事辦妥之後，你再離去。」

龐德瞧着杜朋先生的眼睛。他說：「杜朋先生，我不得不趕回倫敦。因爲我必需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在紐約搭上返國的飛機，如果你將在明天上午和下午作你們通常的牌戲，我將有充分的時間來發現答案。不過，不論我能不能幫助你，明天晚上一定要離開這兒，行嗎？」

「行！」杜朋先生說。

三　怪人怪病

窗帘的撲拍聲喚醒了龐德，他把一床薄被單推開，走過厚大的地毯，到達美麗的長窗邊上，這個窗子填充了這整個的一堵牆。他把窗帘拉開，走出窗口，進入一個充滿了陽光的陽台。黑白相間的西洋棋盤磚是溫暖的，這時雖然還沒有到八點鐘，可是脚踩到磚上就感到熱了。一陣令人興奮的微風從海上吹過來。沿着私人遊艇海灣碼頭飄揚的各國國旗都飛舞起來了。這陣微風是溼潮的，有强烈的海洋氣息，龐德猜想：就是這種微風，使得遊客高興，而令當地居民厭惡。因爲它會使他們家中的金屬用具生銹，使他們書籍的冊頁變色，使他們的糊牆紙和圖畫腐爛，並使他們的衣服生霉。

在十二層樓下面的花園，散佈着棕樹和鮮明燦爛的巴豆花壇，在紫茉莉大道之間，伸展着砂礫步道。那兒是鮮艷和陰暗的。園丁們正在工作，他們以有色僕人那種有氣無力的緩慢動作，打掃路徑和拾起落葉。兩具剪草機正在草坪上轉動，在已經剪了草的地方，灑水器正在均勻地噴雲吐霧。

在餐廳的下面，爲卡巴納俱樂部悅目的彎曲建築，一直伸展到沙灘——在它的一個平台下面，是一座兩層的更衣室。平台上點綴着椅子、桌子，和一把有紅白兩色條紋的傘。在這個曲彎

之內，有一個碧綠的長方形游泳池，它是合乎世界運動會的標準長度的。每一邊都有一排一排的蒸氣椅，椅上有墊席，顧客們以美金五十元一天的代價，到這上面來晒太陽，穿了白茄克的人們，正在椅子中間工作，把椅子行列線排直，轉動墊席，把昨天的香烟蒂掃掉。在這外面的，爲迤邐的、金黃色的沙灘，和大海以及更多的人，他們在那裏弄潮，張開陽傘，鋪設墊席。

無疑的，在龐德的衣櫥中那張美麗的卡片，已經說明了這種「歡迎套房」的房錢，爲美金二百元一天，龐德作了一個粗略的估計，如果他來付房錢，那他一年全部薪水，只能在這兒盤桓三個星期，龐德獨自愉快地微笑着。他走回到臥室裏，拿起電話，爲他自己叫了一客美味、昂貴的早餐，一個大形紙板盒，和一份晨報。

到他刮了鬍子，洗好臉，用冰冷的水作了一次淋浴，穿好衣服的時候，已經是早晨八點鐘了。他走到起坐間，看見一個穿了華美的金色制服的侍者，正在把他的早餐放在窗子邊上，龐德把邁阿密前鋒報瀏覽了一下，前頁刊載着頭一天美國一顆國際彈道飛彈在卡納佛拉爾角發射失敗的消息，和在希亞利亞一次大賽馬的混亂。

龐德把報紙丟在地下，坐到椅子上慢慢地吃早飯。同時，心中思索着杜朋先生和金手指先生。

他的思索是沒有結論的，在他的心目中，已經看出了杜朋不屈不撓，機警的性格。如果他是一個比他所想像的更壞的玩牌者，那金手指就是一個騙子。如果金手指在打牌時實行欺騙，雖然

他現在並不需要金錢，那他必定會經以更大的規模施行騙術，使他自己發了大財。

龐德對於大騙子是感興趣的。他設想着第一眼看見金手指的景象，他也計劃着看透金手指那種非常成功和在表面上非常神祕的詐騙杜朋先生的方法。

這一天，行將是一個最有趣的日子。龐德懶洋洋地等待着它開始。

他們約好了他於上午十點鐘在花園裏和杜朋先生碰頭，這個故事行將是這樣的，龐德從紐約乘飛機到這兒，試圖把一個英國人所擁有的加拿大一家天然煤氣公司的大宗股票出售給杜朋先生，這件事情是非常機密的，金手指將不會想到同龐德詢問詳細的情形，股票、天然煤氣，加拿大，龐德所需要記憶的，全都在這兒了。

他們將要一同走到卡巴納俱樂部的屋頂上去。兩個打牌的人在那兒打牌，龐德則坐在一旁參觀和看報紙，在吃午飯之後，龐德和杜朋先生將要討論他們的「商務」，那將是同樣的安排。

杜朋先生曾經詢問：是不是還有別的什麼事情要他安排，龐德曾經詢問金手指先生所住套房的號數並索取一柄可以打開他房門的總鑰匙。他曾經說明，如果金手指是個專門打牌行騙之人，或者甚至一個老練的業餘騙子，他將會攜帶着通常行騙的工具——有記號或括劃過的牌。

杜朋先生曾經說：當他們在花園中相遇時，他將會把這麼一柄鑰匙交給龐德，因爲這種東西他從經理那裏拿來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早餐後，龐德是輕鬆的，他向着中距離的大海凝視。他並沒有受到在眼面前這件事情的鼓

舞，只是感興趣，覺得好玩。他正需要這種工作來清理在黑西哥之後的味覺。

到九點半鐘，龐德離開了他住的房間，沿着他房間這一層的走廊漫步，以勘查旅館的設計，結果迷了路，找不到電梯。然後，由於兩度遇見了同一個女僕，向她詢問到道路，由電梯中下樓去，在稀疏的早起者之中移動，穿過「鳳梨陳列走廊」。他瞥視着「竹林咖啡店」，「集合酒吧」，兒童「克凱俱樂部」和「隆隆夜樂園」。

然後，龐德由這兒走出去，照預定計劃進入花園。現在，杜朋先生穿着第一流服裝公司縫製的「沙灘服裝」，已經在這兒等候，把金手指套房的總鑰匙交給了他，他們一同閒逛到卡巴納俱樂部，走上那兩段短短的扶梯，到達了俱樂部的屋頂上。

龐德第一眼看見金手指先生，是大吃一驚的，在屋頂上一個遙遠的角落裏，恰好在旅館絕壁下面，一個人仰面朝天地躺在一張蒸氣椅上，兩隻脚豎起來。他幾乎是全身赤裸的，上身只繫了一條黃緞子的浴巾，戴了太陽鏡，在下顎下面，有一副洋鐵皮翅膀，這種翅膀圍着他的脖子，伸展到肩膀以外，然後再向上翹起。

龐德說：「他把這種東西圍在他脖子上幹什麼？」

「你沒有看見過這個玩意兒嗎？」杜朋先生是驚異的，「這是一種幫助你作日光浴的裝置，洋鐵皮是雪亮的，把陽光反射到你下顎下面和耳朵背後——這些地方，通常是晒不到太陽的。」

「啊，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倒還是第一次見識。」龐德說。

他們走到了離這個斜臥着的人不遠的所在，杜朋先生愉快地叫着：「嗨！閣下！」這種聲音，就龐德而論，叫起來似乎太高了。

金手指先生並沒有移動。

杜朋先生以一種正常的聲音說：「他的耳朵是很聾的。」現在，他們走到這個人身邊了。杜朋先生再度提高了嗓子向他打招呼。

金手指先生連忙坐起來。他取下了黑眼鏡。「喂，閣下。」然後，他把洋鐵皮翅膀從他脖子上解下來，小心地把它們放在他旁邊的地上，吃力地站起來。他以一種詢問的神氣對杜朋先生望着。

「希望你願意逢見龐德先生，詹姆斯。龐德，從紐約來的一個朋友。你們英國人，他到邁阿密來和我商談一點小小的生意。」

金手指先生把一隻手伸出來，「高興遇見你，炸彈先生。」（譯者按炸彈bomb原文與龐德Bond發音相近。）

龐德和他拉拉手。這隻手是結實而乾燥的，只稍微輕輕地握了一下就縮回去了。有一會兒，金手指先生淺藍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呆呆地凝視着龐德。他的目光一直由他的臉上穿透到他頭蓋的後面。然後，他的眼皮垂下來，鏡頭上的開闔掩蔽着X光，金手指先生拍得了這張顯霧的底片，把它放到他的檔案系統裏。

「那麼，今天不能打牌了。」這種聲音平淡的，沒有表情的。這是一項陳述，而不是一句詢問的話。

「不打牌，你這是什麼意思？」杜朋先生狂暴地大叫起來了。「你認爲我會讓你贏了我的錢就算了嗎？再繼續打牌，否則，我就沒有面目離開這個討厭的旅館。」杜朋先生吃吃地笑着，「我會叫山姆佈置牌桌的，我這位朋友說過他對於這種牌不大懂，他願意在旁邊學習。詹姆斯，對不對？」他轉身向着龐德，「你眞的就在這兒看看報紙，晒晒太陽嗎？」

「我高興在這兒休息，」龐德說，「因爲我在外面旅行得太多了。」

金手指先生的目光再度審視着龐德，再垂下眼皮，「我必須把衣服穿起來，今天下午，我本來曾經和艾蒙先生約定，到波卡拉頓去上一堂高爾夫球課，不過，打牌在我的嗜好之中有優先權。打高爾夫球可以慢一步。」他的目光再度落在龐德身上，「炸彈先生，你打高爾夫球嗎？」

龐德提高嗓子說：當我在我們英國本土時。「偶然打一場。」

「你在什麼地方打球？」

「獵人谷。」

「啊，一個可愛的小球場，我最近參加了皇家聖麥克斯俱樂部，它位於聖維契，離我的一處產業很近，你知道這個地方嗎？」

「我曾經在那兒打過球。」

「你的差點是什麼？」

「九。」

「這是一種巧合。我也是這樣，改天我們必須打場球。」金手指先生彎下腰拾起他的洋鐵皮翼。他對杜朋先生說：「在五分鐘之內，我會來和你打牌。」他向着樓梯慢慢地走過去。

龐德覺得頗爲有趣。這種輕視他的社交，只是偶然和這個大亨接觸一下就停止了。這個大亨並不不眞正介意龐德是死的還是活的，不過，由於活生生的來到這兒，可能把他放在一種相近的範圍裏。

杜朋先生對一個穿白上裝的侍者發出了一些指示。另外兩個侍者已經佈置了一張牌桌。龐德走到圍繞着屋頂的欄杆邊上，俯視着下面的花園，心中思索着金手指先生。

他的印象是深刻的，金手指先生是龐德所曾經遇見過的最放鬆身心的人，這在他的簡約的運動、言詞和表情方面顯現出來。金手指先生不浪費什麼精力，然而，在這個不愛動的人身上，有一些盤結，壓縮的事情。

當金手指站起來時，第一件使龐德特別注意的事情，是他的身體每一部份都不成比例，金手指身材矮，還沒有五吋高，身軀却非常寬厚，兩脚又粗又短，沒有一點腰身，從肩部到腿部，幾乎是垂直的，在這個汽油桶似的身體頂上，安置了一個巨大而似乎十分圓的頭。看起來好像金手指是由另外幾個人部分的身體拼湊起來的，似乎沒有什麼東西是屬於他的。

龐德心想：也許是爲了隱藏這種醜陋的樣子，金手指纔這樣崇拜日光浴，以把身體晒黑，沒有這種紅褐色的僞裝，他的蒼白的身體似乎是可笑的。在他那水手式紅頭髮下面的臉，是和他的身體一樣令人吃驚的，雖然，並不那麼醜陋，他的臉圓得有如月亮，祇是沒有光。前額高而開朗，稀疏的淡茶色眉毛，是筆直地橫在他那淡藍色的大眼睛上方的，他的睫毛則是灰色的，他的鼻子是鈎的，肉很多，顴骨高，兩臉肌肉發達，而不是肥胖，嘴唇薄，非常直，但開闔時並不難看，下顎和嘴唇都是堅實的，閃現着健康的光彩。

龐德心中下了一個結論：這是一思想家——也許是科學家——的相貌。它是殘忍的性感的，冷靜的，頑強的，一種奇異的聯合。

他猜想着別的什麼？龐德總是不相信那些矮子的。他們懷着一種自卑感，從兒童時期長大成人，他們的一生，都在努力變高大——變得比那些揶揄他們爲小孩的人更高大，拿破崙是矮子，希特勒亦然，就是這些矮子，引起世界上一切的粉擾。

關於一個像這樣有紅頭髮和古怪相貌的畸形矮子，那可能湊成爲一種可怕的不能適應環境的人，一個人自然會感覺到心中有壓抑的情緒，有一個生活力的發電廠在這個人腦子嗡嗡的響，如果有人把一個電燈泡安置在金手指口裏，它將會點亮，龐德對這種幻想微笑着。這個燈泡安到金手指所放出的那一種活力的系統裏——致富的系統？性的系統？權力的系統？可能安在這三個系統裏。

他的履歷怎樣？今天，他可能是一個英國人。他的血統如何？不是一個猶太人——雖然，他身上可能有猶太人的血液，不是一個拉丁——或者在那更南之處的什麼族人。也不是一個斯拉夫人。也許是一個德國人——不，是一個波羅的海人！他是從那個地區遷移過來的，納索是波羅的海地區從前的一個省，可能是爲了逃離俄國人。金手指必定曾經獲得警告——或者，他們的父母曾經感覺到麻煩，他們叫他及時逃出來。

那麽，後來發生了什麽事？他怎樣努力奮鬥，排除困難，成了世界上的最大富翁之一？有一天，把它尋找出來，可能是有趣的。在目前所要做的事情，是去發現他在打卡納斯達牌方面如何致勝。

這時，金手指在橫過屋頂，向着牌桌走過來，杜朋先生對他說：「一切都安置好了？」金手指穿着一套非常合身的深藍色的衣服，一件做開領口的白襯衫。由於這種情況，他幾乎變成一個還可以過得去的人。不過，他那個褐色的足球似的大頭顱，是沒有什麽裝飾的，他那插在左耳中的顏色鮮明的助聽器，並沒有改變。

杜朋先生背向旅館的大廈坐着，金手指坐在他對面，開始洗牌，杜朋先生贏得了洗牌，把另外一副牌推到金手指面前，在牌上拍了一下，表示牌已經洗過了，他不再費神，然後，金手指開始分牌。

龐德閒逛過去，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杜朋先生身邊，他輕鬆地靠在椅背上，然後，他把報紙揚

了一下，在體育那一頁摺起來，觀看分牌。

龐德在分牌方面有所期待，可是，這並不是打牌的郎中。金手指迅速而有效地分牌，並沒有顯示那種「打牌郎中緊握法」，那種握牌法是三個主要的指頭沿牌的長邊捲曲着，食指則放在牌上部的短邊，這樣他可以偷看到底牌，他既沒有戴什麽戒指來刺戳牌，也沒有用外科帶子纏在手指上，以便在牌上做記號。

杜朋先生轉向着龐德，他說明：「發十五張牌，你抓兩張，打出一張，在其他方面，純粹的「攝政」規則。沒有什麽惡作劇，要使用紅色三點牌來計稱一、三、五、八，或歐洲大陸的其他任何臺詞。」

杜朋先生把他的牌摸起來，龐德注意到：他熟練地把它們予以整理，並不依照價值從左而右把它們分類，或者壓住他的百搭牌，那樣的分類法，他的對手是很容易猜透他的牌的，杜朋先生把他的好牌集中在他手的中央，而將單張牌和零碎配合的牌放在好牌的兩邊。

牌局開始了，杜朋先生第一個抓牌。兩張奇妙的百搭牌。他仍舊不動聲色，漫不經意的打出不好的牌，他只需要再摸兩次好牌，就可以奠定勝利的基礎，不過，他必須有這種運氣，摸兩次牌增加了你取得你所需要的牌的機會，不過，這也增加了你獲得無用的牌的機會，那些無用的牌，只是塡塞在你手上。

金手指的牌打得更爲優雅，態度非常從容，沒有一點火氣。他摸起牌之後，在把牌打出以前

，他一再慢吞吞地混和着他手裏的牌。

在第三次摸牌時，杜朋先生手上的牌已經大爲改善，現在，他所需要的五張牌，只差一張，就可以成牌，以克制有一些對他不利的牌的對手，好像金手指知道了他所處的危險一樣，他以五十點成牌，繼續用三張百搭牌和四個五做成了一副卡納斯達。他也再度擺脫了一些組合的牌，結果手上只剩了四張牌。在任何的情況中，這是一種非常惡劣的玩法。可是，在事實上，他已經獲得了四百點，而代替失去一百多點。因爲，在其後一次摸牌中，杜朋先生填滿了他的空，而由於金手指的脫逃，挫折了他的勝利，結果，他反勝爲敗了。

「天呀！這一次我幾乎克制了你。」杜朋先生的聲音，有一種憤怒的腔調，「倒底什麼告訴你逃跑的？」

金手指冷淡地說：「我體會到了困難。」他計數着他獲得的點數，宣布一下，紀錄下來，等待着杜朋先生紀點和洗牌，然後，他切牌，靠椅背坐着，以感興趣的樣子瞧着龐德。

「炸彈先生，你會在這兒就擱很久嗎？」

龐德微笑着。「我是龐德，龐——德，不是炸彈，我不會停留很久，今天晚上，我必須回紐約去。」

「眞糟糕。」金手指噘着嘴唇，作禮貌上的道歉。他轉身向着牌桌，牌局又繼續了，龐德把報紙拾起來，凝視着足球欄，事實上他並沒有看，而是在傾聽牌局靜的照同例進行。金手指贏了

這一手。第三手，第四手，也是他贏的，於是，他贏了這一局。他們的得分，有一千五百點的差異——這對於金手指是美金一千五百元。

「再打一局！」這是杜朋先生憂鬱的聲音。

龐德把手上的報紙丟下來。「他時常勝利嗎？」

「時常！」杜朋先生哼着鼻音說，「他總是贏。」

他們再度切牌，金手指開始分牌。

龐德說：「你們不用牌的點子定坐位的嗎？我時常發現，換換位子，手氣會改變的。輸家可能變成贏家。」

金手指停止了分牌。他嚴肅地向龐德凝視着，「龐德先生，非常不幸，那是不可能的，否則，我就不打牌了。我患了一種人們不大知道的手病——對寬敞地方的恐怖症——害怕空曠的空間。我不能忍受空曠的地平線。我必須坐得面向旅館。」然後，他再繼續分牌。

「啊，那我非常抱歉。」龐德的音調是鄭重的，感興趣的，「這是一種稀有的疾病，我總是不瞭解對寂閉房屋的恐怖症的，不過，相反的情況却沒有什麼疑問，這種毛病因何而起。」

金手指把他的牌摸起來，開始整理，他心平氣靜的說：「我沒有什麼意念。」

龐德站起來了。「我想，我要伸伸腿，走動一下，去參觀游泳池那邊的情況。」

杜朋先生高興地說：「隨你的便好了，詹姆斯，輕鬆一下吧。吃過午飯之後，還有充分的時

間討論交易，我看看這一次是否能夠勝過我的朋友金手指，而不致遭遇失敗，一會兒見。」

金手指的目光並沒有離開他的牌。龐德在屋頂上漫步，經過另外一個作日光浴的人的身邊，走到屋頂另一端的欄杆邊上，俯瞰着游泳池。有一會兒，他站着凝視躺在下面那些蒸汽椅上的人，他們那淡紅、褐色、和雪白的肌膚，一排一排地呈現着。那股濃烈的日光浴的氣味，傳到了他的鼻孔裏。

游泳池裏有一些兒童和青年，一個男子，顯然是個職業的跳水者，或許是個游泳教練，站在一個高高的跳水檯上，他點起脚尖，平衡着身體，這是一尊肌肉發達的希臘金髮神像。他跳動了一下，便向下俯衝下去，他的兩臂伸開，好像翅膀，他的身體安逸地射向游泳池，這項衝擊祇在池中引起短暫的浪花，這個跳水的人隨卽由水中浮現了，他稚氣地搖搖頭，池邊掀起了一陣冒充內行的喝采。

這個人慢慢地在游泳池中踩水，他的頭浮現着，他的肩膀偶爾着力地移動。龐德心中暗想：祝你好運！你這種令人羨慕的情形，至多只能再維持五、六年。高檯跳水是不能長期忍受的，因爲這是腦殼的一再衝擊，滑雪跳躍對身體也有同樣的影響，因此，高檯跳水和滑雪跳躍都是壽命最短的運動，龐德對這個跳水的人打無綫電話：「抓住賺錢的機會！在你的頭髮仍舊金黃時，趕快去拍電影吧！」

龐德回頭觀看，眺望着那兩個在旅館的絕壁旁邊打卡納斯達牌的人。金手指這麼喜歡面對旅

館，這是不是他希望杜朋先生的背部向着這幢建築物？那麼，這是爲什麼呢？金手指所住的套房是多少號，二百號，夏威夷號套房，龐德在頂上一層，一千二百號，呃，一切東西都是相等的，那麼金手指的套房，就直接位於龐德的套房的下面，那兒是二樓，離卡巴納俱樂部的屋頂二十碼，換句話說：就是金手指的套房離牌桌二十碼，龐德數計着，他心中揣度着金手指的套房的位置，仔細觀察它的正面，沒有什麼東西。一個空無一物的陽台，陽台通室內的門是打開了的，裏面黑漆一片，沒有一點光。

龐德估量着距離、角度，不錯，那可能是所以然，那必定是所以然，聰明的金手指先生！

四　牛刀小試

午餐是慣常的蝦子鷄尾酒，當地的甲魚連同一小紙杯酒石醬油，大塊的烤牛肉，還有，鳳梨。午餐後，在這天下午三點鐘和金手指重聚以前，是午睡的時間。

杜朋先生在上午又輸掉了美金一萬多元，他確信金手指有一個女祕書。「從來沒有看見過她，不離開他的套房，可能只是一個歌劇的配角舞女，他弄出來使用的。」他微笑着說，「我的意思是指日常的使用。怎麼樣？你注意到一些東西嗎？」

龐德沒有表示確定的意見，「現在還不能說，今天下午我可能不去看你們打牌了。就說我倦於看牌——到大街上去了吧。」他停住了一下，「不過，如果我的看法正確的話，到時候對於可

能發生的事情，不要感到驚奇。如果金手指開始作古怪的舉動，只要靜靜地坐着觀看，我不是在斷定任何事情。我認爲我已經猜中了他的祕密。不過，我可能是錯誤的。」

杜朋先生是熱情的：「老兄，好！不錯！」他熱情洋溢地說，「我只是不能等待着看見那個雜種原形畢露，這個該死的東西！」

龐德乘電梯上樓，到達他的套房，他把他的手提皮箱拿過來，從裏面取出一架M3萊卡照相機，一個MC曝光表，一個K2濾光器，和一個閃光燈罩，他把一個燈泡放到燈罩裏，校對着照相機。

他走到陽台上，對太陽瞥視一下，以估計到下午三點半它在那兒，然後走回到起坐間，仍舊讓通陽台的門打開着。他站在陽台門口，對準着曝光表，曝光是百分之一秒，他在萊卡上安置好這一點，把光閘關放在F十一上，距離則爲十二呎，他握住一個透鏡蓋子，拍了一張照片，看看一切是不是配合好了。然後，他轉動底片，隨卽把這架照相機放在旁邊。

龐德再度把手提皮箱拿過來，取出一本厚書——文學性的聖經節要本——把它打開，抽出一個手槍皮套。他把這個手槍皮套插在他褲帶內部的左邊，他拔了一兩次槍，試驗是不是迅速，結果都很滿意。

他仔細地査驗他套房的地形，因爲他假定它和夏威夷套房的構造是一樣的。他幻想着當他走進下面那個套房時那種幾乎會奔入他眼中的情景，他把那柄總鑰匙試開各種的鎖，並實驗無聲無

息地開門。

然後，他搬了一把安樂椅，放在通陽台那扇門的前面，坐在那兒，點燃一枝香烟，他一面抽烟，一面向大海凝視，心中思索着：當時間來臨之際，他如何來對付金手指，把事情辦妥。

在三點十五分，龐德站起來，走到陽台上，仔細地向下觀看在綠色廣場那邊屋頂上打牌的兩個人，在這麼高的樓上望下去，他們顯得很小。

他回到房間裏，校對萊卡上的曝光表，光線是一樣的。

他把一套深藍色的熱帶絨線上裝穿起來，整理一下領帶，把萊卡的帶子掛在脖子上，讓照相機懸在他胸前。

最後，他對房間裏環視一下，走出他的套房，沿着走廊，到達電梯邊，他乘電梯到達底層，檢査在休息室的商店窗戶，在電梯已經上升之後，他走到樓梯口，慢慢地走上兩層樓。第二層樓的地形和第十二層是相同的。二百號房間就在他所設想的所在。這時，附近沒有一個人。他把總鑰匙拿出來，輕輕地把門打開，走進去之後，又輕輕地把它關上。

在這個小小的休息室裏，一件雨衣，一件輕便的駱駝毛上裝和一頂淺灰色的漢堡帽，掛在鉤子上，龐德把他的萊卡取下來，牢牢地拿在右手上，再把它舉起來，靠在右臉上，輕輕地試着通會客室的門，這扇門沒有鎖，龐德輕輕地把它推開了。

甚至在他可以看見他預期會看見的東西以前，他就可以聽到聽音了。這是一種低低的、有吸

引力的、女子的聽音。說的是英語，這種聽音正在說：「摸到五和四，完成了有兩張二的卡納斯達，打出四，有老K，賈克，九，七等單張。

龐德悄悄地溜進了這個房間。

一張檯子上放了兩個坐墊，有個女郎坐在上面。通陽台的門是開的，這張檯子離門口大約一碼，她需要這兩個坐墊來增加她的高度。

這時是下午最熱的時候，除了黑色的奶罩和黑色的絲質三角褲之外，她根本是赤裸的。她正在疲乏地搖動她的大腿，她的左手指甲剛剛搽好蔻丹。現在，她把這隻手伸到她眼面前去檢查是不是搽得好。然後，她把手縮回來，放在嘴唇附近，對着指甲吹氣。她的右手放在旁邊，把刷子放回在她旁邊桌子上的指甲油瓶子裏。

在離她眼睛幾吋遠的地方，是一具看來視力很強的雙目望遠鏡的目鏡，這具望遠鏡用一個三脚架架起來。三脚架的脚，從她那太陽晒黑的兩腿之間，通到地上。

在望遠鏡下面，有個麥克風突出來，麥克風上有電線，導向一個盒子，這個盒子在檯子下面，大小和一個輕便的留聲機差不多。另外有些電線從盒子通到一具發光的室內天線，天線放在靠牆的邊架上。

當她再傾身向前，用眼睛去看望遠鏡時，她的三角褲綳得更緊了。「摸到一張皮蛋和一張老K，皮蛋配合好了。可以用一張百搭配合老K，把七打出。」她把麥克風關閉了。

在她聚精匯神之際，龐德迅速地橫走過去，直到他幾乎在她後面爲止。這兒有一把椅子，他站上去，祈求它不會吱吱叫。現在，他的高度可以把全部情況看清楚了。

他把眼睛放到反光鏡上，好了，這兒有這個女郎的頭部，望遠鏡的邊緣，麥克風，還有，在二十碼下面，牌桌上的兩個人，杜朋先生的一隻手拿着牌，放在面前——這一切全都在一條線上。龐德可以分清楚牌的紅點和黑點。

他按了照相機的按鈕。

燈泡突然銳聲地爆裂和耀眼的閃光，使這個女郎發出一聲尖叫。她連忙回轉身來。

龐德由椅子上走下來。「午安！」

「你是什麼人？你想要做什麼？」這個女郎的手舉到他口邊上，她的眼睛盯着他。

「我想要的東西，我已經獲得了。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名叫龐德•詹姆斯•龐德。」

龐德把他的照相機小心地放在椅子上，走來站在她嗅覺的半徑範圍之內。她是非常美麗的，她那極淡的金色頭髮，相當長，拖在肩膀上，這並不是一種時代的打扮。她的眼睛是深藍色的，皮膚晒黑了一點，她的嘴巴粗大，將會作可愛的微笑。

她站起來，慢慢地把手從嘴邊移開，她是修長的大概有五呎十吋高，她的手臂和大腿都很結實，好像她可能是個善於游泳的人，她的乳房突起來，抵在那黑色的絲質乳罩上。

她的眼睛裏已經消失了一點恐懼的神色。她低聲地說：「你來做什麼？」

「和你沒有關係，我可能要開金手指的玩笑，你有點像一個善良的女郎，讓我到望遠鏡上看一下！」

龐德取代了這個女郎的位置，在望遠鏡上瞧着，牌局在正常地繼續下去，金手指並沒有現出知道他的通訊已經受到破壞的樣子。

「如果沒有獲得信號，他會介意嗎？他會停止和杜朋生先打牌嗎？」

她遲疑地說：「以前，當一個插頭拉脫或有什麼障礙時，會經停止過，他只是等待着，直到我這兒情況正常了，他再繼續打牌。」

龐德對她微笑着，「那麼，讓我使他着急一會兒。現在，我們抽枝烟，輕鬆一下。」他拿出一包契斯特菲德牌香烟，她取了一枝。「現在，這是你右手的指甲搽蔻丹的時候」。

她的嘴唇閃現了一個微笑，「你進來有多久了？簡直把我嚇壞了。」

「沒有多久，使你受驚，我感到抱歉，金手指已經使可憐的杜朋先生受驚一星期了。」

「是的，」她懷疑地說，「我想那是眞正有意義的事情，不過，他非常有錢。是不是？」

「不錯，我不應該爲杜朋先生犧牲什麼午睡。不過，金手指可能選擇了一個不肯把錢勻出來的人。無論如何，他自己也是個有無數家財的大富翁，他爲什麼這樣做？他想在錢上面爬？」

她臉上又現出了容光煥發的樣子。「我知道，我只是不能瞭解他，他有一種刮錢的怪癖，他不能離開它。我會經問他這是什麼緣故。他只是說：當勝算在握時，一個人不弄錢，是個傻瓜，

他總是不斷地做這同樣的事情，製造勝算的局面。」

她把香烟對着望遠鏡揮動了一下，「當他叫我做這種事情的時候，我問他倒底爲什麼冒這些愚笨的險，他的回答，只是：『那是第二課程。當勝算不穩定時，要使它能操左券』」

龐德說：「啊，那他眞是幸運，因爲我並不是平克敦偵探社或邁阿密警察局的人。」

這個女郎聳聳肩，「啊，那不會使他煩惱的。他可以向你行賄，他能够收買任何人，以把他開脫。沒有誰能够抗拒黃金的！」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不在乎地說：「他除了通過海關時之外，他總是隨身隨帶着價値美金一百萬元的黃金的，然後，他繫上一根腰帶，腰帶裹是裝滿了金幣的，要不然，就是用薄薄的金片，塞在他那些手提皮箱的底部和旁邊。它們都是牛皮包着的眞正的黃金手提皮箱。」

「那它們必定有一噸重。」

「他總是乘汽車旅行，這輛汽車裝了特殊的彈簧。他的司機是個巨人，他攜帶着那些黃金。其他的人，沒有一個會經接觸它這種東西。」

「那他爲什麼總是把許多黃金攜帶他的身邊？」

「只是爲了他需要它，他知道：黃金將會買到他所需要的任何東西，它們全部是二十四開的足赤，無論如何，他喜愛黃金。他眞正喜愛它，好像人們喜歡珠寶、或郵票、或——」他微笑

着，「女人。」

德也報以微笑，「他愛你嗎？」

她臉紅了，憤慨地說：「自然不」然後，較合理地表示：「當然，你可以想到任何你所愛想的事情，不過。他眞的不喜愛我。我的意思是說：我認爲他喜歡人們認爲——我也是——這是一個愛情問題，你知道，他並不是可以特別給人好印象的，我認爲這是一個空虛的問題。」

「不錯，我瞭解，那麼，你只是祕書之類的人了？」

「伴侶，」她矯正他的話，「我不會打字，或做任何事情。」她突然把她的手舉起來，放在她嘴唇上。「啊，可是，我不應該把這些事情全都告訴你的！你不會告訴他的，對不對？他將會開除我。」她的眼睛裏現出驚慌的樣子，「否則，會發生別的事情，他會做什麼？我不知道。他是那種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人。」

「我當然不會告訴他。不過，這對於你的生活也沒有多大的意義，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她尖刻地說：「英幣一千鎊一星期，這一切，」她對着房間裏揮揮手，「並不是樹上生長的，當我積蓄到足够的錢的時候，我會離去。」

龐德忖度着金手指是否會讓她走，她瞭解得並不太多嗎？他瞧着她那美麗的面貌，絕妙、自然的身體。她可能並不懷疑這一點。不過，爲了他的錢，她和這個人可能處於極度的困擾之中。

這個女郎是侷促不安的，現在，她笑了笑，困惑地說：「我覺得我並沒有穿非常適當的衣

服，我可以去加一件蔽體的東西嗎？」

龐德覺得對她不放心，一星期付她一千鎊的，並不是他。他愉快地說：「你的樣子不錯，和在游泳池的那許多人的是一樣令人尊敬的。」他伸伸腰，無論如何，這是對在下面的金手指把火點燃的時候。

龐德曾經不時地瞥視在下面的牌局，他們似乎是在正常的進行。龐德又彎腰看看望遠鏡。杜朋先生已經完全變成爲另外一個人了。他的態度是豁達的。他那淡紅色臉部的側影，是容光煥發的，在龐德觀看時，他摸了一手好牌，擺在桌上——這是一個純老K的卡納斯達。

龐德把望遠鏡移高了半吋。那個巨大的紅褐色圓臉，是冷淡的，失去了興趣的。金手指先生在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勝利機會，以把劣勢扳回來，當龐德觀察時，他舉起一隻手去摸助聽器，把耳機再往耳孔中塞進去一點，等待着消息再度傳過去。

龐德退回來，「精巧的小機器，」他評論着，「他告訴你怎樣發報嗎？」

「他對我講過的，不過，我記不清楚了。」她把她的眉毛聳起來。「一百七十之類的什麼東西，它好像是什麼兆——？」

「兆波，可能，不過，我覺得非常驚奇，因爲，這樣很容易聽到出租汽車公司和警察局的通訊，而混亂你們的談話。它必定有强力的集中器。」龐德微笑着，「那麼，現在，一切都安置好了嗎？這是把地毯拖開的時候了。」

她突然走過去，把一隻手放在他袖口上。在她的中指上有一個克拉達孚戒指——兩隻金手緊捧着一顆金心，她一面流淚，一面說：「你必須這麼做嗎？你不能由他去嗎？我不知道他將會對我做些什麼事！請……」她遲疑着，她兩臉通紅了，「我喜歡你，我已經有很久沒有看見像你這樣的男子漢了。你再在這兒停留一會好不好？」她對地下瞧着，「如果你可以由他去的話，我可以做——」這話講得很奔放——「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龐德微笑着，他把這個女郎的手拉離他的手臂，並把它揑着，「抱歉，我是受了報酬來做這件工作的。這件工作我必須做，無論如何——」他的聲音放低了——「我要做這件工作，這是某人讓金手指受一點教訓的時候，準備好了嗎？」

他沒有等她回答，就低頭向着望遠鏡。鏡頭仍舊對準着金手指，龐德清清嗓子。他仔細觀看着這個大圓臉，他的手摸到了麥克風，把開關打開了。

助聽器上面必定有了一點輕微的響聲，金手指的表情並沒有改變。不過，他慢慢地抬起頭來，向着天空，然後，又望着地下，好像在祝禱一樣。

龐德以一種輕輕的，逼人的聲音對着麥克風說：「金手指，現在，且聽我說。」他停住了一下，金手指並沒有現出顫抖的樣子。不過，他把頭低了一點，好像在傾聽。他專心研究他的牌，他的手十分安靜的。

「現在是詹姆斯。龐德在說話。記得我嗎？牌局已經結束了，這是付錢的時候。我已經拍攝

了一張照片，全部的佈置、金髮、望遠鏡，麥克風，和你以及你的助聽器。都已經納入鏡頭，只要你乖乖地聽我的吩咐，這張照片將不會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或英國倫敦警察廳，如果你瞭解這話的意義，點點頭。」

金手指的臉部仍舊是沒有表情的。他那圓形的大頭，向前低下來，然後又伸直了。

「把你的牌放下來，牌面朝天。」

金手指的兩手放下去，隨即張開，手上的牌滑離了手指，落在桌上。

「把你的支票簿拿出來，開一張兌付美金五萬元的支票。這筆錢是這樣的：你已經從杜朋先生那裏巧取了三萬五千元，一萬元是我的工作報酬，另外五千元是杜朋先生和你打牌所耗費寶貴光陰的代價。」

龐德看看，感到這個命令正在金手指身上貫澈。他又對杜朋先生瞥視了一下，杜朋先生這時正靠在椅子背上，喘息着。

金手指先生慢慢地把一張支票撕下來，然後再在它的背面簽名。

「好，有一些事情要記在支票簿的背面，看你會不會辦妥。在今晚赴紐約的白墨托飛快車上替我定一個房間，房間裏要放一瓶冰過的葡萄香檳酒，和充分的魚子醬三明治，最好的魚子醬，不要和我見面，決不要做開玩笑的事，如果明天我沒有異常健康地在紐約出現，那麼，照片將會連同一份詳細的報告，由郵局遞達，以供有關方面拆閱和採取行動的，如果你聽懂了這些話，點

點頭。」

金手指的大圓頭又慢慢地低下來，再行伸直。現在，在他那高高的，沒有皺紋的前額，已經出汗了。

「好，把那張支票送給杜朋先生，對他說：『我非常抱歉，因爲我曾經欺騙你。』然後，你可以離開。」

龐德看見他的手橫過桌面，把支票放在杜朋先生面前，他的口張開來說話，他的眼睛是沉靜的，慢慢轉動的。金手指已經感到輕鬆了。這衹是錢的問題，他已經出錢消災了。

「金手指，等一等，還有事情要你辦。」龐德對這個女郎瞥視了一下。她正在奇異地瞧着他，她現出可憐和害怕的樣子，不過，也有一種順從的神情，一種渴望的態度。

「你叫什麼名字？」

「吉兒•馬斯珍。」

金手指已經站起來了，正在轉身，龐德厲聲地說：「站住！」

金手指跨了半步又停下來了，現在，他對陽台上瞧着。他的眼睛睜得很大，和龐德第一次看見他時一樣，瞪瞪地凝視着。

這時，金手指兩眼那種X光透視式的凝視，似乎要發現望遠鏡的透鏡，並由透鏡中看過去，穿越龐德的眼睛，到達他腦殼後面，它們似乎在說：「龐德先生，我會記得這件事的。」

龐德輕聲地說：「我忘記了，最後還有一件事。我要帶一個人質去乘赴紐約的夜快車，這個人質就是馬斯珍小姐，要在火車上看到她。噢，我定的那個房間要有一個休息室，沒有別的事了。」

五　深宵值勤

一星期後，龐德站在倫敦攝政公園內一幢高大建築物七樓的窗子邊上，這是英國情報局的辦公大廈，窗子是開着的，他站在這兒眺望着已經進了夢鄉的倫敦。這時，一輪皓月，正在倫敦市區的上空，迅速地穿越一堆人字形的雲彩，倫敦的標準鐘響了三下，這個黑暗的房間裏有一具電話在響。

龐德連忙轉身，走向中間的辦公桌，那兒有燈光照射着，光是從一盞有綠色罩子遮掩的檯燈上發射出來的，他從第四排把那具黑色的電話拿起來。

他說：「値日官辦公室。」

「先生，香港工作站來的電話。」

「把電話接過來。」

然後，發出了一種嗡嗡的回聲，香港的無線電話接得不好總是這樣響的。在中國大陸上空爲什麼總是有太陽黑子？一種唱歌式的聲音在問：「宇宙出口公司嗎？」

「是的。」

一種深沉，在近處的聲音——倫敦——說：「你現在可以直接和香港方面通話了。請你說吧。」

龐德不耐煩地說：「請把線路清理一下。」

這種唱歌似的聲音說：「現在，你說話可以暢通了，請說吧。」

「喂！喂！宇宙出口公司嗎？」香港方面的人說。

「是的。」龐德回答。

「我是狄克遜。你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

「那封電報，我發的，關於那批裝載的貨物。芒果、水果，你知道嗎？」

「我知道，請等一等。」

龐德把檔案拉到他面前，他知道這話是什麼意義，香港工作站需要一些水雷，去報復三艘共產黨間諜的機帆船，這三艘機帆船把澳門作爲基地，以攔截英國貨船，到船上來搜索由中國大陸逃出來的難民。

「必須在十日償付。」

這就是表示：這三艘機帆船。在那天以後，正在離去。不然的話，就是船上的警衞人員加了

一倍，或者有其他的緊急事件。

龐德扼要地說：「照辦。」

「謝謝，再見。」

「再見。」龐德掛斷了電話，他把一具綠色的電話拿起來，撥Q支局的電話，和這個單位的值日官談話。這件事不成問題。在早晨，有一架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大不列顛號客機離去，支局將會負責把裝水雷的箱子運上飛機。

龐德坐下了，他把香烟掏出來，點燃了一枝，他想到了在香港碼頭上空氣調節設備不佳的小辦公室，看見了在第二七九號情報員白襯衫上的汗印，他和那個情報員很熟，剛纔自稱爲狄克遜的，就是那個人。現在，二七九號情報員可能在和他的副手談話：「事情談妥了。倫敦方面說可以辦到，我們只要再仔細檢查工作時間表就行了。」

龐德咧嘴微笑着。他們做這種事比他適宜，他不願意出來對抗共匪，那兒匪諜太多了。香港工作站可能攪動一個大黃蜂的巢。不過，局長決定：在香港方面的情報組織並沒有完全垮台，這是對反對黨顯示的時候了。

三天以前，當局長第一次告訴他：他的名字已經排在值夜時，龐德并不喜歡這個主意。他曾經爭論：關於各工作站的例行工作，他知道得不够多。他在〇〇部門工作，已經六年，工作站的工作，他本來是很熟的，現在已經全部忘記了，這種工作對於他，責任實在是太重了。

「你馬上就會習慣，明瞭情況的。」局長毫不同情地說，「如果你遭遇了困難，有值班組的同事，或督察長——或我。都可以研究那件事。」（由於在東京或雅典的某個人有消息傳來，要在半夜裏把局長叫醒。龐德想到這一點，不禁微笑了。）「無論如何，我已經決定了，我希望全體高級官員都輪流值班。」局長凜然地橫過桌面瞧着龐德，「〇〇七，事實上，前幾天我曾經和財政部部長見面，他們的連絡官員認爲〇〇部門的人員太多了。說這種事情是不合時宜的。我沒有和他們爭論。」——局長的聲音是溫和的，「只是告訴他：他有所誤解。（龐德可以想像到那種情况。）「然而現在，你回到了倫敦，担負一些額外的責任，對你是沒有任何害處的。你要振作精神，不要洩氣。」

龐德對於這番話並不介意，他的第一個星期已經過了一半，到目前爲止，這只是一個常識問題，或者，把例行的問題傳交給有關的部門。他有點喜歡這個寗靜的房間，和知道每一個人的祕密，以及偶而由局內酒店的一個美麗女郎把咖啡和三明治送來。

在第一個晚上，有個女郎曾經替他送茶。龐德嚴肅地瞧着他，「我不喝茶，我討厭這種東西。這是泥漿，而且，大英帝國的衰落，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做一個好女郎，替我送咖啡來。」

這個女郎吃吃地笑着，連忙跑回酒店，去傳播龐德所說的話，從這時起，他就開始喝咖啡了。「一杯泥漿」的說法，傳遍了這幢大廈。

龐德喜歡這種漫長的値夜工作，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樣可以使他有時間來實行一項計

劃——各種非武裝戰鬥祕密方法手冊——這項計劃已經構想了一年多。這本手冊的名字將爲「活下去！」在情報工作界，這個主題方面所有著作的優點，都將包含在內。

龐德并沒有把這項計劃告訴任何人。不過，他希望：如果他完成了這項著作，局長將會允許把它加到那少數的情報教範裏去，那些教範包括着情報工作的詭計和技巧。

龐德已經借來了一些嶄新的敎本，和一些必要的翻譯著作，它們都是放在檔案室的，這本書大多數從敵人的特務工作人員或組織方面俘獲而來，有些是由姐妹組織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法國情報組織等處贈送的。現在，龐德把一本特殊的手冊的譯文移到他面前，它的書名很簡單：「防衛」，它是蘇維埃的報復與死亡組織「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出版給它們特務工作人員閱讀的。

這天晚上，他已經看到了這本手冊的第二章，這章的標題可以粗疏地譯爲「擒拿術」，現在，他繼續看下去，以半個小時的時間，看完了處理一些平常動作的部份：「腕扼」、「臂捺」、「頭頂」、「頸壓」。

半小時之後，龐德把這本手冊推開了，他站起來，走到窗子邊上，站在那兒向外面眺望，俄國人所使用的那種枯燥無味的散文，簡直令人作嘔，這種文字會誘發心理上的另外一種突變，那種突變，十天以前，在邁阿密機場，龐德曾經發作過。他有什麼不對嗎？他不能再閱覽它嗎？他是在變爲軟弱，抑或只是疲憊？

龐德站了一會，觀看着月亮在雲堆裏奔馳，然後，他聳聳肩，回到他的辦公桌上，他判定：和一個治療精神病的醫生對他病人的精神錯亂感到不耐一樣，他對於各種暴力的行動，已經感到厭倦了。

龐德繼續閱讀這使他發生惡感的文字：「用姆指和食指捏住下唇，通常也可以處理一個吃醉了酒的女人。在拉扯時，那樣用力抉而扭之，這個女人會跟着走的。」

龐德發出低沉的咕嚕聲，那種「姆指和食指」猥褻的敏感！龐德點燃一枝香烟，凝視着檯燈的燈絲，把他的心靈轉到其他的事情上，希望會有一個信號傳來，或者有電話響起來，再過五小時，在九點鐘以前，要向督察長報告，或向局長報告——如果局長到得早的話。

他心頭總是掛記着一些事情，這種事情是在他有時間時他要查對的，到底是什麼事？怎麼想不起來了？啊，有了，「食指」——金手指、他要看看檔案室有沒有關於這個人的任何資料。

龐德把綠色電話拿起來，撥檔案室號碼。

「先生，不必再打電話來，我查好了會打電話給你的。」檔案室值班人回答。

龐德放下了電話。

在火車上，那是一次奇異的旅行，他們已經吃了三明治，喝了香檳酒。然後，在那柴油車隆隆前進的韻律中，他們在狹窄的房間裏長久而緩慢地調情，這個女郎似乎在肉體的愛方面感到饑渴，她曾經在晚上弄醒他兩次，在他清瘦而結實的身體上做着輕柔的要求性撫愛動作，沒有說什

麼話。第二天，她又曾經兩度把窗子上的帷幔拉下來，以遮蔽明亮的光線，用手抱着他，說：「詹姆斯，愛我。」好像她是個小孩子，在要求一塊糖。

就是在現在，龐德幾乎還可以聽到車上悅耳的鈴聲，在前面號叫的汽笛聲，和車站上那種單調的喧嘩聲。那時，他們躺下來，等待着色慾的輪子再度開始奔馳。

吉兒．馬斯珍曾說：金手指是輕鬆的，對於他的失敗并不介意。他叫這個女郎告訴龐德：在一個星期之內，他將會回到英國去，很願意在聖維契和他打一場高爾夫球。沒有別的事情——沒有恐嚇，沒有譴責。他說他希望這個女郎乘第二班火車回邁阿密。並且，吉兒告訴龐德：她要照辦。龐德和她爭論，不過，她並不怕金手指他將會把她怎麼樣？這是一件待遇很好的工作。

杜朋先生對龐德千恩萬謝，把那報酬美金一萬元塞到他手中。龐德收下了，他決定將這筆錢給她，說了一番話使她接受。

「我不需要這筆錢」龐德說，根本不知道怎麼處理它。無論如何，妳可以把它當作一種應付急需的私房錢，以備萬一你想匆匆地離開金手指時使用。它本來應該是一百萬元，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昨夜和今天。」

龐德把她帶到火車站，在她嘴唇緊緊地吻了一次，然後離開了，這并不是戀愛，不過，當他乘的出租汽車離開賓夕凡尼亞車站時，龐德心中想起了一些話：「有些愛是火，有些愛是銹，不過，最美妙，最高明的愛是色慾。」彼此都沒有遺憾，他們有罪嗎？如果有，那一種？不貞潔的

罪？龐德對自己微笑着。在這方面也有一些話可以引用，那是一位聖僧說的——聖僧奧古斯汀說：「啊，上帝，把貞潔給我。不過，不要處罰！」

綠色的電話響了。「先生，有三個叫金手指的人。不過，其中兩個已經死了。還有一個是俄國人，把情報供給在日內瓦的辦公處。他在那兒經營理髮業，當他替顧客剃頭髮時，他們情報悄悄地放進這顧客上裝右手的口袋，他曾經在史達林格勒失去一條腿，先生，還要什麼嗎？關於他，還有更多的資料。」

「謝謝，不用費神了，這個金手指不是我所要找的那個人。」

「先生，我們可以在早晨和刑警總隊的檔案室聯絡一下，找一張照片來，好不好？」

龐德想起了萊卡照相機上的底片。就是把它放大，他也嫌麻煩，在「原形畢露機」上來模擬這個人的面貌，也許更快一點。他說：「原形畢露機室有空嗎？」

「先生，空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為你效勞。」

「謝謝，我馬上就來。」

龐德告訴總機，讓各部門主管知道他將到什麼地方，然後走出辦公室，搭乘電梯下樓到達在一樓的檔案室。

在晚上，這幢大廈是異常肅靜的。在這種肅靜之中，有機械和隱祕生命輕柔的響聲——龐德經過一個門口時，有一架打字機在噼啪的響，當他走過另外一個門口時，又有一具無線電收報機

在急速地轉動。此外，還有通風系統在暗中發出嗡嗡的聲音。這時，這種情形使你想到你好像是在一艘停泊在港口內的戰艦上。

檔案室的值日官，已經先到了控制原形畢露機的投影室，他對龐德說：「先生，你可以把那個人面貌主要的輪廓告訴我嗎？那將幫助我把一些不必要的錯誤除去。」

龐德於是把金手指面貌的特徵敘述了一遍。然後，坐下來，觀望着那發光的銀幕。

原形畢露機是一種機械裝置，可以把一個嫌疑犯相似的照片顯示出來，你在街道上，或火車中，或經過的汽車中瞥見過的人，也可以顯影。它是根據幻燈的原則來運用的。使用這種機件的人，把各種頭部的形狀和大小閃現在銀幕上。當某一種形狀被認定時，它就留在銀幕上。然後，各種髮型顯示了。接着，臉部其他的特徵先後出現，逐一予以認定——不同形狀的眼睛、鼻子、下巴、嘴唇、眉毛、顴骨、耳朵。最後，形成了一個面貌的全圖，和曾經目擊者所能記憶的，極為相近。然後，它拍成照片，保存在檔案裏面。

把金手指那副特殊的長相拚湊起來，頗費了一些時間。不過，最後的結果，是一幅非常相像的單色畫。龐德在太陽晒過的皮膚、頭髮、和眼睛的顏色方面指點一、二之後，這項工作就完成了。

「在一個黑暗的晚上，我不願意遇見像這樣的人。」那個檔案室的職員評論。「當刑警總隊的人來上班時，我會把這張照片給他去査對的，到吃午飯之際，你就可以獲得答案了。」

龐德回到七樓，在這個世界的另一面，這時是午夜了，東方的那些工作站，快要停止工作了。不過，還有一陣信號要予以處理，值日的記事簿也要書寫。然後，那就是早晨八點鐘了。

龐德打電話給局內餐館，叫他們送早餐。他剛剛吃完飯，紅色電話那粗糙的嗚嗚聲就響了。局長！他爲什麼早半小時就打電話來？

「局長，是的。」

「〇〇七，到我辦公室來。在你值夜退公以前，我需要和你談一談。」

「是，」龐德放下了電話。他把上裝穿起來，用手摸了一下頭髮，告訴電話總機他要到那兒去，拿着記事簿，跨進電梯，再上一層樓——八樓，最高的一層。這時，可愛的孟平妮小姐和督察長都還沒有上班。龐德敲敲局長的門，走了進去。

「〇〇七，請坐。」局長在照例地點燃烟斗，他面色紅潤，非常潔淨，穿着白色硬領襯衫，寬鬆地有花點的領結，現出非常爽快和愉悅的樣子。龐德意識到他自己下巴長出的鬍子，和他的皮膚與衣服熬了夜的那種樣子，他提高了他的注意力。

「晚上很平靜？」局長抽着烟斗，他那銳利的目光，熱切地注視着龐德。

「局長，非常平靜。香港工作站——」

局長把左手舉起了一兩吋。「不必報告了，我會在記事簿上閱覽一切有關情況的。現在，把記事簿給我。」

龐德把這件最機密卷宗遞過去，局長接着，將它放在一旁。他現出了一個微笑，這種微笑是罕見而帶有諷刺意味的。「〇〇七，事情改變了。從現在起，我停止派你在晚上值班。」

龐德回報的微笑是勉强的，他覺得他的脈搏加速了，他在這個房裏往往有這種經驗。局長替他找了一些事情，他說：「局長，我剛剛瞭解了情況。」

「不錯，不過，將來的機會多得很，有些事情發生了，奇怪的事，除了一個特殊的角度之外，並非你們這一行的領域——而這個角度可能根本不是一個角度。」局長把他的烟斗急忙推向一邊。

龐德坐下來，沒有做聲，他等待着。

局長說：「昨天晚上和英格蘭銀行總裁一同吃飯，一個人總是聽到一些新事情的。至少，這一切對於我都是新的。黃金——這種東西的黑暗面。走私、贋造、諸如此類，我並不明白英格蘭銀行在歹徒方面知道得這麼多，假定這是英格蘭銀行保護我們貨幣工作的一部份——」

這時，局長把眉毛聳起來，向龐德詢問：「知道任何和黃金有關的事情嗎？」

「局長，我不知道。」

「那麼，到今天下午，你將會知道的。我已經替你作了一項約定：在下午四點鐘，你到英格蘭銀行去和蘇邁森上校見面，在那以前，你還有時間補睡一些時候吧？」

「局長，有的。」龐德回答。

「好，那個名叫蘇邁森的，是蘇格蘭銀行研究部門的負責人，由總裁告訴我的話來研判，那種單位大概和一個偵探系統差不多，這還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們有這種機構。這顯示我們要介入一種多麼嚴密的組織。

「無論如何，蘇邁森和他的僚屬，對於銀行界任何可疑的事情，保持着密切的注意——對於偽造他們的貨幣和作貨幣準備金的金條以及這類東西有關的事情。最近，有些意大利人偽造我們的金鎊。是用眞正黃金鑄造的，成色和其他情況都完全一樣。

「不過，一枚金鎊或一枚金法郎的價值，顯然是比鑄成它的黃金價值要高得多的。不要問我這是什麼道理。如果你感興趣的話，今天下午蘇邁森將會告訴你。」

「不管怎樣，英格蘭銀行聘請一批律師來追究這些意大利人——在技術上，這並不是一種刑事犯——並且，他們在意大利法庭失敗之後，最後，他們在瑞士抓住了這些壞東西，你可能在報上看到了這件新聞。」

「然後，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方面，發生了美金平衡的事。在報紙上造成了極大的新聞。我自己對這種情形並不明白，在我們加諸於我們貨幣的藩籬方面，有一些漏洞，在倫敦的同事們，已經發現了它，去找出這是那一類的欺騙行爲，則爲蘇邁森的工作。

「總裁把這一切情況告訴我的原因，是因爲多年前，顯然就在大戰之後，蘇邁森就專心地想到關於英國黃金流出的大漏洞，大部份由於推論，再加上某種直覺，蘇邁森認爲他無法繼續研究

下去，不過，他說服了他們的總裁，去向上級呈報，獲得了首相的批准，請我們去參加工作。」

局長停住了說話。他奇異地向龐德望着，「你曾經想到過：在英國誰是最富的人嗎？」

「局長，我不知道。」

「那麼，猜猜看，或者，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說：誰是最富的英國人？」

龐德心中思索着，他知道一批富翁，有的是聽見別人講的，有的是在報上看見的。可是，誰眞正在銀行裏獲得這種資料？他必須回答局長的問題，於是，他遲疑地說：「噢，局長，我想：沙松是一個，其次，那個擁有輪船的人——噢——于爾曼。他們說高德酒爵士是很有錢的。還有一些銀行家——羅茲奇，巴林斯、韓布洛。還有韋革森，他是鑽石大王。還有，在南非的歐本海，有些公爵仍舊有很多錢。」龐德說話拖着尾音。

「不壞。的確不壞，不過，你沒有作正確的回答。你所談到的這些人雖然都是富翁，但是，其中沒有一個是英國最富的人，這個人我也沒有想到，直到總裁說出來了，我方纔知道。他在這許多大富翁裏是首屈一指的，這個人是金手指，他的全名爲奧利克。金手指。」

龐德聽見局長這麼說，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怎麼一回事？」局長詢問，「你怎麼突然這樣縱聲大笑起來了？」

「局長，恕我失禮，抱歉！」龐德抑制着他自己，「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晚上值勤時，我正在原形畢露機上確定他的面貌。眞是巧極了。」

這時，龐德對他的手錶瞥視了一下。他以一種窒息般的聲音：「要和刑警總隊的檔案室連絡。請他們供給關於他的線索。」

局長光火了。「你談話怎麼這麼胡扯？不要再表現得像是一個不講理的學生！」

龐德嚴肅地說：「噢，局長，有這麼一回事……」龐德把他在邁阿密所經歷的事，一五一十地講出來了。

局長的怒氣消失了。他傾身向前，聚精匯神地傾聽，到龐德講完時，局長再靠椅背坐着。他說：「啊，啊……啊。」他的聲音越說越小。他把手放在腦後，對着天花板凝視了幾分鐘。

龐德覺得他又想發笑了。他心中在思索着刑警總隊今天將會有些什麼資料傳過來，然後，局長問了一句話，使他從沉思中立即恢復過來。局長說：「順便問一聲：那美金一萬元怎樣處理了？」

「局長，把它送給那個女郎了。」

「眞的！爲什麼不送給白十字基金會？」

白十字基金會是情報局的一種福利機構，專門爲那些殉職的男女情報員家屬們服務的。

「局長，抱歉！」龐德不預備來爭論這件事。

局長「哼」了一聲，他是不贊成龐德這樣玩女人的。這對於他的維多利亞精神不能投合。不過，他決定不追究這件事。他說：「噢〇〇七，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今天下午，一切和這有關

的情況，你都會聽見了。金手指那人眞是個有趣古怪的傢伙，曾經在花花公子俱樂部看見過他一兩次。當他在英國時，他在那兒打橋牌，他就是英格蘭銀行所追查的那個傢伙。」

局長停了一下，他和顏悅色地望着在他對面的龐德，「從現在起，這是你的事情了。」

六 漫談黃金

龐德拾級而登，進入英格蘭銀行的那悅目的青銅色正門，走到寬大的，會輕輕地發出聲的走道大廳，他向四周觀看着，在他腳下的，是波利斯安利普式閃閃發光的金黃色鑲木地板，在廿呎高的拱形窗外面，爲綠色的草坪和天竺葵，在中間的院子裏，發出綠油油的光輝。左右兩邊都是磨光的霍普敦伍德石柱步道。這兒有一股經過調節的空氣的氣味，氣氛是非常莊嚴而富麗的。

這兒有些穿着淡紅色大禮服式軍服、運動員似的門警，其中有一個向龐德走過來。「先生，有何貴幹？」

「見蘇邁森上校。」

「先生是龐德中校嗎？請這邊走。」這個門警走到了右邊的石柱步道中間。

這兒有一座完全隱藏的電梯，它那青銅色的門打開了。電梯昇上了十多呎，到達一樓，現在，有一個裝了格子的走廊，終止於一個亞當式長窗，地下是舖了灰棕色地氈的。這兒有幾個比通常的門較高而雕刻得更美麗的門。這個門警在其中最後一個門上敲了兩下。

一個頭髮灰白的婦人坐在一張桌子上，房間裏的牆壁上排列着灰色的金屬檔案橱。這個婦人正在一本四開的黃色拍紙簿上寫字，她現出了暗示知道來人爲誰的微笑，隨即抓起一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龐德中校來了。」

她放下電話，站起來，說：「請這邊走吧。」她橫過房間，走到一個覆着綠色毛布的門邊，把它打開，讓龐德走進去。

坐在桌上的蘇邁森上校連忙站起來，他鄭重地說：「你能光臨，眞是幸會。請坐！」龐德坐在一把椅子上，「抽烟？」蘇邁森上校把一個銀盒子向前推過來，他自己坐下去，開始裝烟斗，龐德取出一枝雪茄，把它點燃。

蘇邁森顯然充任過上校，可能是在參謀本部。他有一種安靜、文雅、嚴肅的風采。不過，由於他那角質鑲邊的眼鏡，他可能是在王室中是一名有效能而無甚教養的弄臣。

龐德開門見山地說：「今天你叫我來，似乎要把一切和黃金有關的情況都告訴我。」

「我的瞭解也是如此，我們總裁寫了一張手諭給我，我覺得我無須保留什麼事件。當然，你瞭解」——蘇邁森上校對龐德右肩上瞧過去——「我對你談的話，大部份都是非常機密的。」他的眼睛在龐德臉上迅速地掃視一下。

龐德的臉上是沒有表情的。

蘇邁森上校感覺到龐德意欲他感覺到的那種靜寂，他抬起頭來，看見他已經說錯了話，連忙

又把話說回來，「我顯然不用提到這一點的。因爲你是一位受過訓練的幹員……」

龐德說：「我們都認爲我們自己的祕密是唯一有關係的祕密。你提醒我可能是對的。別人的祕密是不如自己的祕密那麼重要的。不過，你不必躭心，除了我的主管以外，我將不會和其他任何人討論這件事。」

「好，好，你這樣做眞是好極了。在英格蘭銀行，一個人會養成一種過分小心的習慣 。那麼，現在，」蘇邁森上校匆匆地回到了他的本題。「這是黃金方面的事。我想：這件事情，你不會多加思索吧？」

「當我閱歷時，我會瞭解的。」

「啊，是的——噢，現在，關於黃金方面要記住的大事情，是它在世界上是最有價值和最容易出售的物品。你幾乎走到世界上任何一市鎭，幾乎每一個鄉村，把一點黃金拿出來，就可以交換實物和償付服務。對不對？」蘇邁森上校的聲音，以一種新的興奮的調子響着。他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取出他的談話拍紙簿。

龐德坐得靠在椅子背上，他預備了傾聽任何主宰着他的話題的人講任何問題。

「其次一件要記住的事情，」蘇邁森上校舉起他的烟斗來警戒 ，「是黃金實際上難以追蹤的，金錠并沒有相連的數目字。如果金條上用戳記蓋了印，這種刻印也會被人剷掉，或者，被人把金條熔解，鑄成一種新的金條。這些情形，便得查對黃金在那兒，成爲不可能的事。同樣的，

要在世界上查它來自何地或它如何運行，也不可能。例如：在英國，我們英格蘭銀行，祇能清點在我們自己地窖銀行和造幣廠的黃金 ，以珠寶貿易和典當團體所保持的數量，作一個粗略的估計。」

「在英國有多少黃金這件事，你爲什麼這樣急於想知道呢？」

「因爲黃金和以黃金作準備金的貨幣，是我們國際信用的基礎。我們祇能說金鎊眞正的力量是什麼，其他的國家則祇由於知道在我們貨幣後面我們所具有準備金數量，纔能瞭解。」

「龐德先生，我的主要工作」——蘇邁森上校柔和的眼睛，這時已經變得意外的銳利了——「是觀察黃金由英國——由任何英鎊地區——流出的漏洞。當我看出一個漏洞時，這就是說我發現黃金逃向某個國家，黃金在那兒調換，比我們公定的購貨價格，更爲有利，那我的工作就是請刑警總隊的黃金小組去追查逃走的黃金，設法使它回到我們的庫房。堵塞漏洞，逮捕負責的人。」

「龐德先生，困難是」——蘇邁森上校絕望地聳聳肩——「黃金吸引最大，最巧妙的罪犯。要去捕捉他們，實在是非常困難的。」

「這一切的情況，是不是一種暫時的現象？這種黃金短少的情形，爲什麼會繼續下去？從非洲金鑛裏挖掘出來的黃金，似乎足以超過這個漏洞而有餘，是不是現在沒有足夠的黃金來流通，是不是像其他的黑市一樣，當供應量增加時，它就會消失？從前，在戰後，像盤尼西林，不是發

生過這種情形嗎？」

「龐德先生，恐怕不會，這種事情並不像盤尼西林黑市那樣容易消失的，世界的人口，正在大量地增加，平均每一小時要增加五千四百人。這許多人，一小部份變成了黃金囤積者，他們對紙幣不放心，喜歡把一些金幣埋在花園裏或床底下，另外一部份人需要黃金來鑲他們的牙齒，還有一部份人需要金邊眼鏡，鑲金珠寶，訂婚和結婚戒指。每一年，這許多新角色都要在市場上消耗若干噸黃金。

「新的工業需要金綫、金板、金的混合物。黃金有特殊的性質，每天可作新的用途。除了白金之外，普通金屬的密度，都沒有黃金大，而它又是光輝的，有伸展性的，柔軟的，幾乎不變的。它耗損得快，會留在我們口袋的襯裏上，我們皮膚的汗水上，每一年，黃金的儲藏量，由於耗損而不知不覺地減少。

「我認爲黃金有兩個缺點，」這時蘇邁森上校現出憂愁的樣子，「除此之外，另外一項——在目前最大的缺點，是它是恐懼的護身符。龐德先生，恐懼使黃金停止流通，把它囤積起來應付不好的日子。在歷史上某個時期，當每一個明天可能是壞日子時，那相當多的黃金從地球上的某個角落裏挖出來，就馬上又在另外一個角落裏埋下去，這種說法是一點不錯的。

龐德對蘇邁森引述的話微笑着，想到黃金，夢見黃金。呃，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他可能是在黃金堆裏打滾。龐德在追查鑽石走私客的時日，他首先會經自行研究那

種魔力，鑽石的神話。因此，他說：「在我靜心研究你們這個問題之前，我還應該知道一些別的什麼事情嗎？」

「你不感到討厭嗎？哦，你指出現在黃金的產量很豐富，因而應該注意這各種一切的消費者。不幸，情況並不是這樣，事實上，世界上黃金的蘊藏量，正在枯竭，你可能想到：世界上有很多地區仍舊在勘查金鑛，這是錯誤的。可以大胆地說，現在，只是海洋底下的土地和海洋本身，纔有可觀的黃金蘊藏。

「人們在地球的表面挖掘黃金，已經有幾千年了。埃及、米西納、蒙特紐瑪、和印加，都有巨大的黃金財富，克里薩斯和米達斯二人挖空了中東地區的黃金寶藏。歐洲地區挖掘過黃金的也不少——來因河和波河流域，馬拉加和格拉納達平原。塞浦路斯的蘊藏已經挖空了，巴爾幹半島也是一樣，印度興起了淘金熱。從土中鑽出來的螞蟻，身上攜帶着金屑，因而把印度人引導到他們冲積的田野，去挖掘黃金。

「羅馬人在威爾斯和迪文以及康瓦爾等處挖掘金鑛。在中世紀，墨西哥和祕魯發現了金鑛，其後隨着開發的，是黃金海岸，當時，那兒叫做黑人的土地。」

「此後，北美洲發現了不少的金鑛，湧向尤康和伊多拉多有名的『淘金人潮』，和歐利卡豐富的金鑛，顯示了第一個近代的黃金時代。」

「同時，在澳大利亞、班迪戈、和巴拉納特，也開始出產黃金」。

「在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里納和烏拉爾地區的黃金鑛藏，使得俄國成了當時世界上出產黃金最多的國家。」

「然後，來了第二個近代的黃金時代，因爲發現了南非聯邦的維瓦特斯朗金鑛。舊式採取黃金的方法，是用水銀使石塊和黃金分離，這時，出現了一種新的方法來提煉黃金，那就是氰化法」。

「今天，由於開採了南非聯邦奧蘭治自由邦的黃金鑛藏，我們是處於第三個近代的黃金時代。」

這時，蘇邁森上校舉起手來，伸了一個懶腰。「現在，黃金在從土地裏湧出來，從前在克朗迪克和荷默斯達克以及伊多拉多等地本來是世上出產黃金衆多的地方。可是，這些地方的黃金產量，加起來還只有非洲現在兩年或三年挖掘到的黃金數量！」

「剛纔所談的這種種情形，是從西歷一五〇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的事。在這四百年之間，全世界所出產的數量，大約爲一萬八千噸。當然，這是個近似的數字。而從一九〇〇年到現在，不過五十多年，我們却已經開採了四萬一千噸黃金！」

「龐德先生，以這種比率發展下去，」蘇邁森上校熱切地傾身向前，「——請不要引用我的話——」在五十年之內，如果我們沒有完全耗竭全世界的黃金蘊藏量，我認爲那將是令人驚奇的事！」

這篇滔滔不絕的黃金史，龐德聽得出了神，因而覺得自然而然地現出和蘇邁森上校同樣嚴肅的樣子，他說：「你剛纔講了一篇動聽的黃金史話，情況也許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壞，人們已經在海底開採石油，也許，他們將會發現一種在那兒開採金鑛的方法，現在，請談談在黃金方面走私的情形吧。」

這時，電話鈴響了，蘇邁森上校不耐煩地把電話抓起來。「我是蘇邁森，」他傾聽着，臉上現出了煩躁的樣子。「費碧小姐，我確實記得送了一張關於夏季比賽項目的便條給你。其次一項比賽，是在星期六對抗貼現商務隊。」

他再度傾聽着，「噢，如果華勒克太太不守球門，那恐怕她不得不退休了。我們爲她在球場上預備的，這是唯一的位置，不能每一個人打中前鋒，是的，請你辦，說如果祇這一次，我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她是非常好的——適當的體態和這一切。費碧小姐，謝謝你。」

蘇邁森上校取出一條手帕，揩拭他的前額。「剛纔有電話來打岔，非常抱歉。現在，運動和福利差不多變成了我們銀行一種過分崇拜的事。最近我担負了領導婦女水球隊的責任。我不得不處理行將來臨的一年一度的運動會。」

「然而——」蘇邁森上校把這些煩躁的小事擱在一邊——「如你所說，現在是要談到走私的時候了，呃，在開始，祇談英國和行使英鎊地區，這眞是一種大事，龐德先生，英格蘭銀行總共雇用了三千個職員，其中在交換控制部門工作的，不足一千，在這一部份人裏面，至少有五百人

（包括我這個小組在內），在從事控制非法的價格運動，走私的嘗試，或逃避交換控制規定。」

「這是一種龐大的體系。」龐德把它和情報局的人員來比較，情報局總共約兩千人。「你講個走私的例子給我聽好嗎？在黃金方面的走私例子，我不明瞭這些不法情況。」

「好的。」現在蘇邁森上校以一種輕柔、疲乏的聲音來談話了。這是一個在政府服務過勞的人說話的聲音。這是一種在司法界特殊部門的專家的聲音。它表示他知道和這一部門有關係的最多的事情；而對其餘的一切則可以作適當的猜測。龐德是非常瞭解這種聲音的，這是第一流公僕的聲音，除了他的平凡單調之外，龐德現在開始喜歡蘇邁森上校了。」

「好的，假定你口袋有一根金條，大小和兩包運動員牌香烟差不多，大約五又四分之一磅重，你不必介意它的來歷如何——或者是偷來的，或者是繼承的，或者是其他形式得來的。這根金條的成色是足赤的，二十四開的，卽是說純金的，現在，有法令規定：你必須把它出售給英格蘭銀行，價格是公定的，每兩十二鎊。那麼，這根金條的價值就在一千鎊左右了。

「不過，你是貪婪的，你有個朋友，要到印度去，或者，你和一個飛機的駕駛員或輪船的膳務員有交情，他的航線是到東方去的。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你這根金條切成薄片或薄板——你可以很快找到一個人替你做這件事——這些薄片或薄板要比撲克牌小——把它放進一條布帶子裏面，交給你的朋友，請他繫在身上。說明以一百鎊酬謝他。

「你的朋友飛到孟買，走到市場上的一家銀樓裏去。銀樓的老板，將會出英幣一千七百鎊，

來收購你五磅重的金條，你這就比在英國要多賣得七百鎊了。」

「請你注意，」蘇邁森上校把烟斗在空中揮動了一下，「那只是百分之七十的利潤 ，在戰後，你可以獲得百分之三百。每一年，如果你只做六、七次那樣的小買賣，到現在，你就可以退休了。」

「印度方面的金價爲什麼這樣高？」龐德並不眞正想知道這一點 ，他想他們局長可能詢問他。

「這事說來話長，簡而言之，印度是個短缺黃金的國家，尤其是在它的珠寶貿易方面，需要黃金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殷切。」

「這種走私的規模如何？」

「巨大，爲了給你一個印象，我可以告訴你：在一九五五年，印度情報局和海關，截獲了黃金四萬三千兩。我不知道這個數目有沒有達到實際走私數額的百分之一，黃金從很多地區流入印度。最新的花樣，是從澳門空運入境，然而用降落傘把它投到一個接收委員會——一次空投一噸——像我們在戰時把補給空投給納粹佔領地區的那些抵抗敵人的武力一樣。」

「我明白了，還有沒有別的什麼地方，可以用金條獲得相當的利潤嗎？」

「在大多數國家，你都可以在這方面獲得一點利潤，例如：瑞士——不過，到那兒去博那種細頭小利是沒有意思的，印度仍舊是個理想的地方。」

「好了，」龐德說：「我想我已經領略要領了。現在，你們特殊的問題是什麼？」他靠椅子背坐着，點燃了一枝香烟。他是異常盼望着聽這位上校談到奧利克．金手指先生的情況的。

蘇邁森上校的眼睛，呈現着冷酷和狡猾的神色。他說：「有一個人 ，在一九三七年來到英國，他是從拉特維亞首都里加來的一個難民，名叫奧利克．金手指，當他到達英國時，他大概只有二十歲。不過，他必定是個聰明的青年，因爲他感到：俄國人不久就會併吞他們的國家；他是個珠寶商和銀匠。這是他父親和祖父世代相傳的職業，他們曾經爲華伯基精鍊黃金。

「他有一點錢，可能有我剛纔和你談過的那種攜帶黃金的一條帶子。我猜想是從他父親那兒偷來的。」

「他是一種無害的人，有正當的職業，因而他獲得英國的國籍，並沒有什麼困難。在他歸化了英國之後，他馬上就開始到英國各地去收購小型的典當商，他派他自己的人去經營，給他們優厚的待遇，把那典當商的行號一律改名爲『金手指當舖』。

「然後，他又把這些典當舖改爲小型的銀樓，出售廉價的珠寶，和購買舊的金飾——你知道那種地方——『高價收購舊金飾，不拘大小，一律歡迎』」。

「金手指有他自己的標語：『用奶奶的小金盒，購買訂婚戒指給她 。』他的事業經營得很好。他往往選擇到適中的地點，恰好在富裕的街道和中下級街道之間的分界線上，這些銀樓從來不收買小偷的贓物，因而在各地的警察機關方面建立了良好的聲譽。」

「他居住在倫敦，每個月到各地旅行，巡視他的店舖一次，收集所有的舊金飾，他在珠寶方面並不感興趣。不過，他還是讓他各地的經理們照他們各人的愛好去經營他們的銀樓。」

這時，蘇邁森上校對龐德奇異地望着，「你可能認爲這些小金盒和金十字及其他金飾都是非常小的東西。自然它們都是很小的，不過，如果你有二十家小銀樓，每一星期，每一家都收購六、七件這一類的小東西，那它們全部加起來，也就可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了，金手指和其他所有的珠寶商一樣，必須宣佈他貯存的黃金數量。在我們的舊紀錄上，我查看了一下他的數字，他這整個的系統，只有五十兩！這個數目，只够一個營業的銀樓保持它對顧客供應金戒指之類的首飾，在這種貿易方面，這是他們所謂的珠寶商的零件。」

「當然，他獲准保有這些黃金。在戰時，他在威爾斯的一家機械工具公司隱藏起來——那兒在火線以外——不過，他仍舊盡量使他的店舖繼續營業。這些店舖恐怕和大兵們做了不少生意，因爲在英國的美國大兵們經常攜帶着一枚十元的金幣或一枚五十元的墨西哥金幣旅行，以作爲到最後拿出換錢使用的法寶。」

「然後，當和平來臨時，金手指移動了。他自己購買了一幢房子，它在利堪爾佛，地當泰晤士河口，是一個有利的位置。」

「他也在一艘很有基礎的不列克斯罕拖撈船和一輛舊的『銀影滾王』——汽車方面投資，（

這輛裝甲車是爲南美洲的某個總統製造的，在車子沒有交付以前，他就被人殺死了。）」

「他建立了一個小工廠，名叫『泰納合金研究所』，地點就在他住宅旁邊，工廠裏雇用了一個德國籍的冶金家——一個大戰時的戰犯，他不想回德國去，六、七個韓國的脚夫——他們是他從利物浦挑選來的。他們並不懂得任何文明的語言，所以他們沒有安全方面的危險。」

「然後，有十年之久，我知道他只乘他的拖撈船到印度去旅行一次，爲時一年，此外，他也會乘他那輛裝甲車每年到瑞士去蹓躂幾次。」

「他在日內瓦附近，爲他的合金工廠建立了一家附屬公司。他使他的店舖照常營業。他自己去收集各銀樓收購的舊金飾，用一個他所訓練過的韓國人駕駛汽車。」

「不錯，也許金手指先生並不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不過，他的態度表現得很好，並且和警察機構都相處得不錯，全國各地都發生很多欺詐的事情，可是，并沒有誰對他予以任何注意。」

蘇邁森上校停頓了一下。他現出抱歉的樣子，對龐德望着。「我說的話沒有使你厭煩嗎？我非常希望你獲得一張這個人的照片，他是安靜的，小心的，遵守法律的，並且有一種我們全都稱讚的精力和單獨行事的力量，在他沒有遭遇一次小小的災難以前，我們甚至沒有聽到過他。」

「一九五四年夏天，他的拖撈船從印度駛回英國，在固德文斯靠岸，他把這條破船廉價出售給丹佛救護船舶公司。這家公司開始把這條船予以解體，在支體船艙時，他們發現這兒的木板充滿了一種褐色的粉末，他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於是，這家公司把一些樣品送給當地的一個化學家去檢査。結果，這個化學家說這種東西是黃金，他們都感到驚異了。」

「我並不用公式來煩擾你，可是，你知道黃金可以熔解在一種液體裏，這種液體由氯化氫和硝酸混合而成。如果在這種液體中加入還原劑，如二氧化硫或草酸，就會使黃金沉澱，變成一種褐色的粉末，在攝氏一千度的高熱中，這種粉末可以還原爲金塊。當然，必須注意氯氣，可是，這是一種簡單的過程。」

「這家海上救難公司好管閒事的人們，把這件事在聊天時告訴丹佛海爾的一個工作人員。經理相當的時候，一篇報告就透過警察局和刑警隊到了我面前，同時，金手指每一次到印度去旅行所攜帶的貨物清單，也訂在一起，作爲附件送來了。」

清單上說：「這些貨物都是鑛屑，用以做農作物肥料的——這會令人深信不疑，因爲這些近代的肥料，在製造過程中，的確要使用多種鑛屑的。」

「這幅全圖已經和水晶一樣的清明了。金手指把他收購的舊金飾溶解，使它沉澱爲這種褐色的粉末。再把它冒充爲肥料，裝在那條拖撈船上，運往印度。」

「可是，我們可以用這一點來加罪於他嗎？不能。我們曾經把他的銀行存款和繳稅情形暗中調査了一次。在藍斯格特市巴克萊銀行有存款二萬鎊，所得稅和特別附加稅，每年都在開征時立即繳付。數字顯示了一種經營得當的珠寶業自然的進步。」

「我們在刑警總隊黃金小組找了兩個幹員來，把他們派到利堪爾佛去實地調査金手指的工廠。『先生，抱歉來打擾你。我們是勞工部小工程司派來作例行檢査的。工廠法規定要檢査工廠的安全與衛生。我們的目的就是來確定這兩件事。』『請進，請進。』金手指熱烈地歡迎他們。」

「請你注意。那家銀行的經理或某聞人可能祕密地向他透露了消息。不過，這家工廠却完全是專門研究一種廉價的合金，以供珠寶商應用的——試驗像鋁和錫等不常用的金屬，以代替常用的鉄和銅及鈀。」

「當然，這兒有黃金的蹤跡，冶金爐的溫度也高達攝氏兩千度，不過，金手指畢竟是個銀匠，這個小熔爐和這一切設備，都是光明正大的。黃金小組的這兩個人失望而回。於是，我們當地的分局決定：在那條拖撈船木板內的褐色粉末，如果沒有支持的證據，不足以到法院去控訴他。」

「這件事多少就是這樣，除非」——蘇邁森上校慢慢地揮動着他的烟斗——「除非我對這些文件繼續注意，並開始到世界各地的銀行去調査。」

蘇邁森上校停住了說話，街道上的喧嘩聲，從他椅子後面那堵牆上面半開的窗戶裏傳進來，龐德悄悄地瞥視了一下手錶，五點鐘。

蘇邁森上校站起來，他把兩隻手掌放在桌上，支撐着身體，傾身向前，「龐德先生，我花了

五年的時間，發現金手指先生在現金方面是英國最大的富翁。在蘇黎世、在納索、在巴拿馬、在紐約，他都有金條存放在銀行的保險箱裏，這些金條總共的價值爲英鎊二千萬鎊。」

「同時，龐德先生，這些金條並不是英格蘭銀行這種有刻印的金條。它們都沒蓋上任何表示源於何處的記號，因爲它們全都是金手指自己熔鑄而成的東西。」

「我曾乘飛機到納索，在當地加拿大皇家銀行的金庫裏，把那批價值英幣五百萬鎊左右的金條，看了一下。」

「奇怪得很，像所有的藝術家一樣，他禁不住要在他的作品上簽名，這兒簽的名，要用顯微鏡纔能看出來。不過，在金手指每一根金條上，某個地方，刻了一個小小的字母『Z』。這種黃金，或者它的大部份，都是屬於英國的。」

「英格蘭銀行對此無法可施。因此，龐德先生，我們要求你去請金手指予以解釋，把那些黃金收回來。」

「你知道關於貨幣危機和銀行日息很高的情況嗎？當無知道。唉，英國需要那些黃金，非常需要——把它收回，越快越好。」

七　車中忖度

龐德跟着蘇邁森上校到達電梯旁邊，當他們在這兒等待時，龐德從走廊盡頭的長窗對外面瞥

視。他向下望着，目光掃射到英格蘭銀行後院那個高深的天井。一輛整潔的巧克力色沒有廠商名字的貨車，已經穿越了三重鋼門，進入庭院，車上裝的紙板盒正在卸下來，放在一條短短的輸運帶上，這條輸運帶消失到銀行的內部。

蘇邁森上校走到他身邊對他說：「這些盒子裏裝的都是面額五鎊的紙幣，它是從洛克頓的印製廠運來的。」

電梯來了，他們走進去，龐德說：「我對於這些新的貨幣，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它們的外表和其他任何國家的鈔票相似，舊的錢則是世上最美麗的鈔票。」

他們一同橫過走道大廳，現在，這兒燈光暗淡，沒有什麼人，蘇邁森上校說：「事實上，我同意你的意見。問題是這樣：在戰時，德國國家銀行僞造的英鎊，非常美麗，非常逼眞。在俄國人擄掠柏林時，在許多搶奪品之中，他們找到了這種僞鈔的印模。」

「我們同納洛尼銀行要求把這些印模交給我們，可是他們拒絕了，我們和財政部決定：這樣太危險了。在任何時候，如果莫斯科感興趣，他們就會對我們的貨幣開始一項大規模的攻擊。」

「我們不得不收回這種舊的五鎊券。新的五鎊券，外表並沒有從前美麗，不過，至少，它們是不易僞造的。」

值夜班的衛兵開門，讓他們走到外面的台階上，針線街幾乎沒有行人了，路燈已經亮了，龐德和蘇邁森上校告別，沿着這條街走到地下鐵路。

老小姐，可能是老了。不過，她仍舊有一些牙齒健在。

龐德從來沒有對英格蘭銀行多加考慮，不過，現在，他已經升堂入室。他判定：這位針線街

龐德曾經得到指示，要在六點鐘回去向局長報告，他照辦了。這時，局長的臉上不再是容光煥發的。整天的工作已經碰擊他，壓抑他，使他萎縮。當龐德走進去，坐在他桌子前面的椅子上時，他注意到局長所作意識上的努力，來清理他的心靈，以處理這天已落在他身上的新問題。局長在他坐的椅子上伸直了腰，伸手摸着他的烟斗，對龐德說：「如何？」

龐德明白：這種特殊的咆哮聲，並不是眞正發脾氣。龐德扼要地報告了一下　，還沒花五分鐘。

當他報告完畢時，局長深思地說：「假定我們必須承辦這件案子。雖然不明瞭一件關於英鎊和銀行日息以及那一切的事件，不過，每一個人似乎要非常鄭重地承担它，我個人曾經思索過：「英鎊的力量，依賴我們大家如何努力工作，而不是依賴我們有多少黃金。大戰後，德國人並沒有很多黃金，且瞧瞧在十年之內他們的成就如何？然而，這對於政治家們，可能是一個太容易的答案——或者，更可能是一個太難的答案。」

「怎樣去抓住金手指那個傢伙？想到什麼主意嗎？用什麼辦法去接近他？表示願意爲他做一些汚穢的工作，或那一類的事情？」

龐德深思地說：「局長，向他求一件工作或那一類的事情，我將無法接近他，我可以說：這

種人，只尊敬比他更頑强或更聰明的人。我已經打敗了他一次，我在他那兒所獲的唯一信悉，是他將喜歡和我打高爾夫球，或者，最好我只能做那件事。」

「這是我的高級幹部消磨時間的好辦法，」局長帶有諷刺性的聲音是疲勞的，順從的，「好的，就這麼進行吧，不過，如果你所說的話是對的，那你最好注意；你打敗過他，你所假託的故事是什麼。」

龐德聳聳肩，「局長，我還沒有考慮。或者，我最好還是想到要離開宇宙出口公司吧。在這家公司裏沒有前途。當我另覓生路時，有一次假期，打算遷居到加拿大去。對這兒感到厭煩。談到像這一類的事情。不過，也許我最好要小心謹愼地來從事，我並不認爲金手指是一個容易被人愚弄的人。」

「好的，報告發展情形。不要認爲我對這件案子不感興趣。」局長的聲音改變了，他的表情也是如此，他的目光已經變得急切，有威嚴了。「現在，我要給你一些資料，這是英格蘭銀行所沒有供給你的。這是偶然的事。我也知道金手指的金條像什麼樣子。」

「事實上，今天有人把這麼一根金條交給我——上面刻了一個『Z』字　，其他情形完全相同。上星期，當丹吉爾的呂德蘭居民指揮官辦公室『着火』時，我們有所收穫。這是和那些收穫一同運來的。你曾經看見過這種暗號。呃，在大戰後，這種特殊的金條，曾經落到我們手上的，這是第二十根。」

龐德插嘴說：「可是，那種丹吉爾的金條，是從蘇俄國際特務工作縱隊流出來的。」

「一點不錯，我曾經查對過。從前那十九條上面刻了『Z』字的金條，都是從蘇俄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的工作人員手上得來的。」局長停了一下。

然後，局長再溫和地說：「〇〇七，你必定知道：如果金手指被判明為一個外國的銀行家——這就是說：蘇俄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的財務主任，那我將一點兒也不感到驚奇。」

× × ×

龐德駕駛着一輛「DB三」轎車，在這條康莊大道上前進，急速地穿過這段直路的最後一哩路。他改變了速度，把加速器移到三，然後又移到二，以上一座小山，而免那許多穿越洛契斯特地區緩慢移動的車輛，把他擋在後面。這時，引擎發出了一點喃喃的抗議聲，龐德又把加速器恢復到三。開燈照射着山麓，無可奈何地滑到汽車行列的後面，如果你幸運的話，穿過洛契斯特與查湛這兩個地區，要慢慢地行駛一刻鐘。

龐德又把加速器移到二，讓車子慢慢地走。他伸手到圓背座位上，取出裝香烟的青銅盒子，摸出一枝香烟，把它點燃。

他選擇了這條路到聖維契去，因為他希望對金手指的所在地——利堪爾佛早點去看一下。然後，他將要橫過泰納島，到達藍斯格特市，把他的高爾夫球袋留在查尼巴克，早點吃午飯，以便到聖維契去。

這輛汽車是從車庫裏駛出來的，有關方面本來打算把一輛亞斯頓馬丁牌或美洲虎三點四牌的轎車供給他。但是他挑選了這輛DB三 。這些車子每一輛都適合於做他的掩護物——一個富裕的，頗為冒險的青年，有一種行善的愛好，喜歡放蕩的生活。

不過，這輛DB三有它特殊有利之處，它的顏色不引人注意，是像軍艦那樣灰暗的。車上有些額外的裝置，例如它有幾個開關，可以改變頭燈或尾燈式樣和顏色，這是車子在晚上跟踪時使用的。它的前面和後面，有加强的鋼質緩衝橫槓，必要時可以供駕駛人去撞擊。在駕駛座位下，有一個巧妙的空穴，裏面有一枝長管的口徑零點四五手槍，它有一個輕便的收音機，可以收聽一種叫做「傳信鴿」的儀器的廣播，此外還有不少隱蔽的空間，可以逃避大多數海關人員的耳目，諸如此類的裝置，可能是有用的，也可能是沒有用的。

至於亞斯頓馬丁和美洲虎三點四那兩種汽車，雖然各有各的特色，但是龐德都不中意。

在前的車輛很多，而且是一輛接着一輛，龐德無法超越，只好跟隨着。

然後，龐德發現一個機會，向前越進了五十碼。只留下了十碼的空隙，給後面一輛反應遲鈍的家庭轎車，那個駕駛的人，大概技術不高明，身上還繫了不會墜跌的帶子，他頭上戴的帽子，牢牢地壓在頭頂上。他憤怒地叫囂着。龐德舉起拳頭，伸到窗子外面，叫囂停止了。

噢，現在，關於局長所說的那種理論如何？那是可以理解的。俄國人沒有能力支付他們工作人員的費用，衆所周知，他們的特務分支機構總是金庫空虛的，以致他們的工作人員向莫斯科抱

怨：他們不能吃一頓滿意的飯。

這也許由於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不能從安全部獲得補給。或者是安全部不能從財政部獲得經費，不過，情況總是這樣——他們有無窮的金錢困難，以致他們失去機會，爽約食言，荒廢危險的無線電廣播時間。

因此，可以了解，在俄羅斯境外的某個地方，一個會理財的人，具有聰明的頭腦，他不但把經費送到特務分支機構，而且會賺大量的錢，足以維持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海外分支機構的開銷，而不必從莫斯科方面獲得任何財務的支援。

不僅止於此。在這個例子上，金手指還相當地損害了一個敵國的貨幣基礎。

這一切如果全部都正確的話，那是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一個標準的、美妙的計劃，由一個特出的人切實無誤地實行着。

龐德心中一面這樣忖度，一面駕着汽車飛快駛上小山，進入了查滙區域，越過了六、七輛汽車，使它們落在後面。

那部份地說明了金手指的貪婪，還想獲得更多的金錢。對這個運動，對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或對一枚列甯勛章的熱忱，將是一種驅策的力量，可以在勝算在握或者作了良好的安排之時，去獲取一萬或兩萬鎊的收入。

在赤色革命運動方面的經營，在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特殊化的恐懼訓練方面的經費，都

可能是不够多的。金手指並不是在以賺錢滿足他自己的慾望，而是在爲征服世界籌集基金！

那種被發現的小危險——如已經被龐德所發現的——是無傷大雅的。爲什麼？如果他過去的每一種行動，都要予以揭露的話，那英格蘭銀行在他身上能够瞭解什麼？要花兩年還是三年的工夫？

在穿過吉林罕郊區時，路上的車輛減少了。龐德再度開始加油。不過，現在，當手和脚在進行它們自動的反應時，他安逸地，而不是匆促地運用他的思想。

那麼，在一九三七年，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必定用藏了黃金的帶子，纏在年青的金手指腰上，把他遣送出來。當他在列甯格勒的間諜學校受訓練之際，他曾經顯示他特殊的才能，他貪多務得的傾向。有關方面曾經告訴他，將會有一次戰爭，他必須埋頭苦幹，靜靜地開始積聚金錢。金手指必須保持清白，不和一個祕密工作人員見面，不接受或傳遞一件文書，有些例行事務也安排好了。「一九三九年二手貨窩克斯荷爾牌汽車，出價一千鎊。」「良好的絡維牌汽車二千鎊。」「班萊牌汽車，五千鎊。」經常有一條不引人注意的廣告或通訊。價格是非常高的，描寫是不適當的。或者，在泰晤士報的人事廣告欄裏。金手指會順從地把值兩千鎊或五千鎊的金條，留在一長串信箱之中的一個信箱裏。這種信箱在他離開俄國以前，就已經由莫斯科方面安排好了。一條特殊的橋，一棵空的樹，在一條川流中某處的巖石下，在英國任何其他的地方。無論如何，他不會再去造訪那個信箱。通知地下工作人員去收取藏金是應該由莫斯科負責的。

後來，在戰後，當金手指已經大展鴻圖，當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大亨時，這種信箱不再是橋樑和樹木。現在，他將獲得日期和銀行保險箱中的號碼，火車站存放行李的有鎖小房間。不過，規則仍舊和以前一樣，金手指不能再去造訪那些現場，不能使他自己出危險。

也許，一年之中，他祇獲取一次訓令。或者在某個公園裏一次偶然的聚會上，或者在一次乘火車旅行時溜到他的口袋中的一封信裏。

不過，事情總是金條，匿名的金條，如果被截獲了，並沒有蹤跡可尋——只有那個小小的Z字，這是他的虛榮心雕刻在他的作品上的，就是這個小小的Z字，被英格蘭銀行那個名叫蘇邁森上校的笨傢伙，在他執行職務的過程中，偶然發現了。

現在，龐德正在駕着這輛DB三穿越華維沙姆園藝人士所種植的蘭花地帶，太陽從倫敦的濃霧後面鑽出來了。在他左邊遙遠的地方，泰晤士河那條微光出現了。河上有船舶在行動——有長長的，發閃光的油船，粗短的商船，古色古香的荷蘭貨船。

龐德離開了肯特伯利路，轉進到一條風景宜人的道路上，這條路穿過廉價的渡假土地上的平房世界——韋茲達伯耳，赫尼灣，伯清頓，瑪格特。

他仍舊在以每小時五十英里的速度安逸地前進，把奔馳的輪子操持在一根輕的轠繩上，傾聽着排氣裝置的嘶嘶聲，並且，思前想後，把他現在想到的，和他在原形畢露機上和金手指面對面以前的兩個晚上所思量過的，彼此聯繫起來。

同時，龐德思索着：當金手指在一年以一兩百萬鎊的款額吸收到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的血盆大口中去時，他在把他的貯藏像金字塔一樣的堆積起來，不論何時，只要勝算在握，他就在這些貯藏方面工作，在使這些貯藏爲他工作，在積聚剩餘的錢財，以準備有一天在克里姆林宮的號角吹奏之際，每一個黃金的來源，都要予以動員，予以流通。

在莫斯科方面，沒有一個人曾經注意到這種過程，沒有一個人懷疑：金手指這個銀匠，這個合金製造人，這個利堪爾佛和納索的居民，這個花花公子俱樂部和聖維契的聖麥克斯俱樂部的受人尊敬的會員，竟一直都是個最大的陰謀家，對全世界各地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謀殺幾百或者幾千個犧牲者，曾經供給經費！

祇有局長懷疑，祇有龐德知道！

現在，由於一連串倖得的機會，一系列的巧合——從一架飛機在世界的另一面墜毀開始——龐德在着手對抗這個人。

龐德在冷笑着自己。在這種職業方面，同樣的事，眞是司空見慣——巧合的小種子，高聳爲巨大的橡樹，它的枝椏使天空黑暗。現在，他又在出發，去把這種可怕的生長摧毀，用什麼去實行？一袋高爾夫球棒？

一輛重新油漆的天藍色福特大衆型轎車，正在沿着在前頭的公路升高處向前疾駛，龐德按了兩下喇叭，輕輕地，短短地，客氣地，可是，前面的這輛汽車沒有反應。

這輛福特牌汽車正在以每小時四十英里的速度前進。這種速度已經相當快了，一個人爲什麼想跑得比這更快呢？這輛福特固執地擋在前面繼續它的進程。龐德猛力按了一下喇叭，使它發出尖銳的響聲，希望它避離正路。當他不避開的時候。龐德必須去摸煞車。

當然，這個討厭的傢伙－尋常緊張的人，兩手高高地把握着駕駛盤，必然還戴了帽子，這一次，一頂非常醜惡的黑帽子，戴在一個子彈般大頭上，龐德心想：呃，它們並不是他的對象。他改變了進路，傲慢地使DB三從內側衝過去。

另外五英里過去了，龐德在駛過赫尼灣優美的電視世界，在他的右手，可以聽見曼斯頓的喧囂聲。三架超級軍刀機飛進來降落。它們在他右邊的地平線之下掠過去，好像它們要衝到泥土中去一樣。龐德隱約地聽到：當它們着陸，在地面駛進飛機庫的時候，它們噴射的吼聲把它們淹沒了。

他駛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路牌說：左邊是至利堪爾佛去。在下面的是古代的碑石，表示利堪爾佛教堂。

龐德減慢了速度，可是並沒有停下來，不必徘徊，他緩慢地前進，保持着注意，這兒的海岸線太暴露了，一艘拖撈船難以做什麼事情。金手指可能曾經利用藍斯格特，靜靜的小港口，海關和警察人員，可能祇注意着從法國運來的白蘭地。在道路與海岸之間，有一叢濃密的樹木，有屋頂的閃光，有一個中型工廠烟囱的閃光，蒙着一層薄烟或水蒸汽。

大概就是這兒，不久，就看見一條很長的車道，路口有門，這兒有一塊謹慎地命令式的牌子，上書：「泰納合金研究所」，下面又寫：「閒人免進」，一切都是非常體面的。

龐德駕着車慢慢地走，此外沒有什麼東西可看的了。他在右手第二個轉彎之處拐了彎，橫過曼斯頓台地，駛到了藍斯格特。

這時是十二點鐘。龐德審視着他的房間，一張雙人床，一個浴室，在奔尼巴克旅館的頂樓，他把簡單的行囊解開，走到樓下的快餐館，在那兒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兩份放了不少芥末的火腿三明治，然後，他走回到汽車裏，慢慢地前進，駛往在聖維契的聖麥克斯俱樂部。

龐德把他的球棒帶到行家的辦公室，進入工作場，亞菲．布勒金正在把一個柄捲到一根長打棒上去。

「喂，亞菲。」

這位行家猛然抬起頭來，他那太陽晒黑的臉上，現出了非常高興的微笑，「嗨！你不會不是龐德先生吧！」他們握着手，「必定過了十五或者二十年，閣下，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的？不久以前，有人告訴我，你在外交界或者某些事情方面，總是在海外。呃，我從來沒有去過！閣下，你打球時仍舊是同樣平板的使腰嗎？」亞菲布勒金攜着他的手，望了一下。

「亞菲，恐怕還是這樣，沒有時間來使我自己改正，你太太和西雪都好嗎？」

「閣下，都還好，西雪在去年的肯特錦標賽裏獲得了第二名，如果他可以離開工作場，在這

方面多努力一點，今年他將會得冠軍的！」

龐德把他的球棍豎起來，靠在牆上，這樣支持着是好的，每件東西都是一樣，在他的少年時代，有一個時期，每天都在聖麥克斯打球，一天打兩場。

布勒金總是希望掌握他的，「詹姆斯，練習一下，你將會進步的，不要做傻事，你眞的會進步的，你爲什麼退縮呢？除了平板的使腰和在沒有必要時希望把球打離視線之外，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同時，你克制了脾氣，兩年，或者祗一年，我將使你成爲一個業餘的球手。」

不過，有些事情告訴龐德，在他的生涯中，將沒有很多高爾夫球可打。如果他喜歡這種運動，他最好忘記課程，只是儘可能的打。

不錯，自從他在聖麥克斯打那最後一場球之後，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有二十年了。他一直沒有到這兒來打過球。也許有感傷性。在聖麥克斯之後，當龐德在總局工作時，他曾經在很多週末打過高爾夫球。不過，總是在倫敦附近的球場打球，像獵人谷，斯文萊，聖甯達爾，柏克郡等地，他都去過。

龐德的差點已經上升到九。不過，他是名符其實的，這是他和他人較量的結果。

「亞菲，有打一場的機會嗎？」

這位行家面向後窗，對旗桿周圍的停車場督視了一下。他搖搖頭。「閣下，機會很少。在每年這段時間的星期中間的日子，難得有很多人來打球。」

「和你打如何？」

「閣下，抱歉，我已經和他人有約，要和一個會員打球。這是有規律的事。每天下午兩點鐘。困難是西雪到普林斯去了，他到那兒去練習，以準備參與錦標賽。眞是糟糕！閣下，你在這兒停留多久？」

「不怎樣久。不必介意。我可以和球僮打一場的。要和你交手的人是那一個？」

「閣下，他是金手指先生。」亞菲現出沮喪的樣子。

「啊，金手指，我認識這個傢伙。不久以前，我曾經在美國和他見面。」

「閣下，你認識他嗎？」亞菲顯然覺得難以相信；有誰居然會認識金手指先生，他仔細地注視着龐德的臉，以等待任何進一步的反映。

「他打得還好嗎？」

「閣下，勉勉强强，差點是九。」

「如果他每天都和你打，那他必需非常鄭重從事。」

「閣下，是的。」這個行家的臉上，現出龐德記得很清楚的表情，這是表示他對於一個特殊的會員，有一種不好的看法。不過，他是這個俱樂部的一個極好的職員，他將會把底蘊說出來的。

龐德微笑着。他說：「亞菲，你並沒有改變，你的意思是說將沒有別的人和他打球。記得華

卡遜嗎?英國打高爾夫球最慢的人。我記得:二十年前,你還是一再地和他交手,繼續下去,關於金手指的事是什麼?」

這位行家笑起來了。他說:「詹姆斯,沒有變的是你,你總是喜歡盤根究底的。」他向龐德走進一步,降低了聲音:「實情是這樣的:有些會員認爲金手指先生有點不正派,閣下,你知道,如改正他的球的位置等等。」

這個行家用他手中拿着的第一號球棒採取一種擊球的姿勢,凝着一個想像的球洞。把棒頭在地下上下地敲着,好像在對着一個想像的球說話,「現在,讓我來看看,這是一個第二號木棒的球的位置嗎?球僮,你以爲如何?」

亞非吃吃地笑起來了。「呃,當然,到他完成了在這個球後面的土地上的敲擊時,這個球已經升高了一吋,它是一個第二號木棒的球的位置了。」

亞非的笑容收斂了,他含糊地說:「不過,這祇是傳聞,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事情。他是個沉默寡言的紳士。他已經在利堪利佛安身立業。時常到這兒來。不過,在最近幾年,他到英國來一次祇停留幾星期。他打電話來,問有沒有人想打一場球。當這兒沒有別人的時候,他就約定西雪或者我。」

「今天上午,他打電話來,問這兒有沒有什麼人來打球。有時候,會有一個陌生人走來的。

亞非抬起頭來,滑稽地瞧着龐德。「我想,今天下午,你不會介意和他打球吧?你在這兒,沒有對手打球,那好像是奇異的事,你認識這個人,他可能認爲我在設法使他和我繼續打球,那是不行的。」

「亞非,那兒的話,這是你謀生活要做的事。何不我們三個人對抗,各擊各的球?」

「那他不會打的,他會說打得太慢了。我也同意他話,你不必躭心我的報酬,在辦公室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到那兒去靜心地做,一個下午都會快樂的。」

這時,亞非對他的錶瞧了一下。「現在,他隨時都會到達,我已經替你選了一個球僮,你記得何克嗎?」亞非縱聲大笑起來了。「仍舊是同樣的老何克,他將是另外一個高興看見你光臨此地的人。」

龐德說:「非常感謝。亞非。看這個傢伙怎樣打球,我很感興趣。不過,何不把這件事這樣來安排一下?說我偶然到這兒來修理一根球棒,老會員。戰前時常在這兒打球的,我需要一根新的四號木棒,你們有現成的可以供應。只是偶然的。不要說你已經把和他有關的事告訴了我。我將會留在辦公室,這樣,就可以使他有一個機會作他的選擇,而不致觸怒我,或者他不願意見我。好不好?」

「很好,閣下,我會照辦的,你瞧,現在,那就是他的車子來了。」亞非由窗口指出去。「大約在半哩以外,一輛鮮黃的汽車,正在公路上轉彎,駛上到球場的專用路線。「怪好看的汽車。

這是一種摩托車，當我還是少年時，我們時常看見這種東西的。」

龐德看見那輛舊「銀鬼」雍容地向着通俱樂部的車道疾馳而來。這輛汽車眞是美極了！太陽照在白色的散熱器上，閃閃發光，它頂上的行李欄杆，是和黃銅一樣亮的。它這種高大的轎車，在二十年前非常難看，但到今天却非常悅目，這輛汽車，除了黑色的頂，和窗子下面的黑格子等之外，全都是淡黃色的。

龐德這時想到：那個南美的總統，可能要把它製造得和有名的黃色車隊一樣。那種車隊曾經由郎沙德爵士駕駛到德比和亞斯科。

而現在呢？在駕駛人坐位上，坐着一個這樣的人：身穿淺褐色禦風輕便外衣 ，頭上戴了帽子，他的臉大而圓，被那擋風沙的黑邊大眼鏡遮暗了。在他旁邊的，是一個矮胖的人，穿黑色衣服，一頂圓頂高帽，牢牢地戴在他頭部的中間，這兩個人以一種好奇的樣子，筆直地向前凝視，這差不多好像駕着一輛靈車一樣。

這輛汽車駛近了。六隻眼睛——這兩個人的眼睛和這輛汽車的兩個大眼球——似乎是筆直地望進這個小窗子，進入龐德的眼睛裏。

龐德本能地後退幾步，站在辦公室裏的黑暗所在。他注意到這種動作，暗自微笑着，他抓起某個人的推球入洞的短球棒，低下頭去，在這兒的地板上，深思地對着一個節，採取準備開始擊球的位置。

八 球場相遇

「布勒金，午安，都準備好了嗎？」這種聲音是冷淡的，命令式的。「我看見俱樂部外面有一輛汽車，我想：是不是有什麼人來找球打？」

「先生，我不能確定。這是一個老會員，他來修理一根球棒。先生，你要我去問問他嗎？」

「他是誰？姓什麼？」

龐德現出一個獰笑，注意傾聽。他希望聽到每句話的音調的變化。

「先生，一位姓龐德的先生。」

停頓了一下。「龐德？」這種聲音並沒有改變。它是相當感興趣的。「不久以前，遇見過一個姓龐德的傢伙。他叫什麼名字？」

「先生，他名叫詹姆斯。」

「啊，對了，」這一次停頓的時間更長了。「他知道我要到這兒來嗎？」龐德可以感覺到：金手指的觸覺在探測情況。

「先生，他現在在辦公室。可能看見你的汽車駛過來。」龐德心想：亞菲向來是個不說謊話的人，現在，他也不預備開始。

「可能是一種計劃。」現在，金手指的聲音並沒有舒暢。他希望從亞菲，布勒金方面獲得一

些事情，一些資料。「這個傢伙打的是那一種球？他的差點是什麼？」

「先生，當他是個少年的時候，他是時常來打球的。後來就沒有看見過他到這兒來打球了。」

「啊。」

龐德可以感覺到這個人在權衡這些話，他意味到魚餌行將被吞下去了。他把手伸進他的球棒袋，取出第一號木棒。開始用一塊虫膠片來摩擦棒柄，可能看來是忙碌的。辦公室裏的一塊板子響起來了。龐德孜孜不倦的磨擦着，他背向着打開了的門。

「他根我們以前曾經見過面。」從走廊上傳來的這種聲音是低的，淡漠的。

龐德迅速地回過頭來望着，「老天爺，你要使我驚奇得跳起來了。呃——」漸漸地想起來了，「你是金，金人……呃——金手指。」他希望他做得不致過火。他以一種不高興或不信任的口吻說：「你從那兒跳出來的？」

「我曾說我要和你在這兒打球，記得嗎？」金手指狡猾地望着他。現在，他的眼睛睜得很大了。他眼睛裏的X光線。透視到龐德腦殼的後面去了。

「忘記了。」

「馬斯珍小姐沒有把我的話告訴你嗎？」

「沒有，什麼話？」

「我說：我將會到這兒來，我願意和你打一場高爾夫球，她沒有提到嗎？」

「啊，那麼，」龐德以頗爲客氣的腔調說，「我們必須改天來打了。」

「我本約定了來和行家打的，現在，我可以改和你打。」金手指陳述着這件事。

毫無疑問的，金手指已經上鈎了。龐德現在必須努力來抓住。

「何不改天再打呢？我今天到這兒來修理一根球棒的。無論如何，我並不是在練球。可能一時找不到球僮。」龐德故意儘量的推辭。顯然，他最後想做的事，是和金手指打一場高爾夫球。

「我也有相當久沒有打球了。」（龐德心想：殘酷的說謊者。）「修理一根球棒並不要花多少時間。」金手指轉身走進辦公室，「布勒金，你能够替龐德先生找到一個球僮嗎？」

「先生，可以找到。」

「那麼，就是這樣安排了！」

龐德厭倦地把他的第一號木棒放回他的球棒袋裏，「呃，那麼，就這樣辦吧。」他思索着最後一種推辭金手指的方式。他粗率地說：「不過，我警告你，我喜歡定金錢的輸贏來打高爾夫球。我不能只是爲了好玩而不厭其煩的來把一個球敲得滾過去。」龐德對於他爲他自己所建立的性格，感到很高興。

是不是有一種勝利的閃光，迅速地隱匿在金手指的眼睛裏？他淡漠地說：「那也適合我的胃口，隨你的高興吧。當然，以差點爲準，我想你說過你的差點是九。」

「不錯。」

金手指仔細地說：「我可不可以問一聲：什麼地方？」

「獵人谷。」龐德在聖甯達的差點也是九，獵人谷是個比較容易打球的球場，在獵人谷的差點爲九，不會嚇倒金手指的。

「我的差點也是九，是在這個球場，差點板上有紀載的。那麼，這是一場球技平衡的比賽，對不對？」

龐德聳聳肩，「你比我高明得多。」

「然而，我對這話表示懷疑。」金手指信口回答，「告訴你我要做什麼，賭注是你在邁阿密從我這兒移過去的那筆錢。你記得嗎？數額是美金一萬元。我喜歡一種賭博。必須試一試，對我有益的。我可以加一倍或者以原數和你打球。」

龐德無可無不可地說：「這個數目太多了。」然後，好像他想最好是這樣，他想他會得勝一樣，他說——用適量的手腕，混和着勉強——「當然，你可以說那是『拾來的錢』。如果再來一次，我不會失去的。噢，那麼，好吧。容易來，容易去，原數平行的打賭，這就是說彼此的賭注都是美金一萬元。」

金手指轉身走開，對布勒金說：「布勒金先生，那麼，一切都安排好了，非常感謝。把你的手續費記在我的賬上。我今天不能和你打球，眞是非常抱歉。現在，我來付球僮的報酬。」他那平淡的聲音裏突然有了佳調。

亞非。布勒金走進工作場，把龐德的球棒拿起來，他瞪瞪的瞧着龐德。他說：「閣下，記着我告訴你的話。」一隻眼睛閉了一下，隨即又張開了。「我的意思是指你那種平板的使腰。這需要觀察——那時一直要觀察。」

龐德對他微笑着。亞非的聽覺有欠靈敏，他可能沒有聽清楚這個數目。不過，他頗爲了解這將是一場重要的球賽。「亞非，謝謝你。我不會忘記的。四個彭福德型球——上面有心形花樣，十二個球座。」

龐德穿過辦公室，走出俱樂部，到達他的汽車旁邊。一個戴圓頂高帽的男子，正在用一塊布把那輛「銀影滾王」上的金屬擦亮。龐德覺得看見他停下工作，注視龐德取出他的拉鍊袋子，走進俱樂部的房屋，這個人的臉是方的，扁平的，黃皮膚，那些韓國人之一？

龐德把他的草地費付給管事人韓普敦，走進更衣室。情況還是一樣——一樣的舊鞋子、短襪、客夏的汗水的氣味。這是最有名的高爾夫球俱樂部的一種慣例：它們在衞生方面，應該以一所維多利亞時代私立學校爲標準，爲什麼？龐德換了他的短襪，穿上一雙有釘子的舊鞋子。他把他的上裝脫下來，披上一件已經退色的黑風衣，香烟？打火機？他是預備好上場了。

龐德慢慢地走出去，心中想着這場球，他曾經故意揶揄這個人，使他來從事一種高尚的、費力的比賽，使金手指對他的尊敬因而增加，而金手指對龐的看法，也將予以確定。（金手指對他的看法，將是那種無情的、努力的冒險者，他對於金手指可能是很有利的。）

龐德曾經想到：這場高爾夫球的賭注，也許是一百鎊，可是，結果竟是美金一萬元！高爾夫球史上或者可能沒有過一場球的賭注有這麼高的——除非是美國的冠軍賽，或者是加爾各答業餘球手大比賽，纔有這種情形，但那是贊助人而不是打球者，來下賭注。

金手指的私賬，必定留下了一個缺口，他不喜歡這樣，他將會渴望着弄一些錢回去。當龐德談到下賭注打球時，金手指就發現了他的機會。於是，賭注就談妥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無論如何，龐德不能失敗。

他穿過辦公室，在亞非。布勒金那兒挑選高爾夫球和球座。

「閣下，何克已經替你拿着球棒。」

龐德走出去，橫過這片修剪了的海濱草地，它通向第一號球座，大約有五百碼遠。金手指正在球洞周圍二十碼以內的綠地上打棒推球。他的球僮站在附近，把球滾給他，金手指以新的姿勢——把一根木質短球棒放在兩腿之間——輕輕擊球。龐德覺得他的勇氣被鼓起來了。他並不信任這種打法，他知道他自己這樣實習是不適宜的，他的舊胡桃木棒有它的好日子和壞日子，這是無法可施的。

他也知道：聖麥克球場的實習草地，在速度或結構方面，並不和球場上的草地相似。

龐德趕上了他的球僮何克。何克是個一拐一拐，無憂無慮的人，正在向前漫步，手中拿着龐德的一根球棒，測量着一個想像的球，「何克，你好！」

「先生，你好！」何克把球棒遞給龐德，丟下三個舊的球，他那明敏諷刺的偷獵者臉上，裂出一點歪曲的微笑，以示歡迎。「先生，好久不見了，你好嗎？二十年來，你曾經打過高爾夫嗎？你仍舊把球打到出發點小屋的頂上去嗎？」這是談到從前，龐德在一次比賽之先，曾經把兩個球打得穿過了出發點小屋的窗子。

「等着瞧吧。」龐德接過球棒，用手舉起來，估計着距離。在實習草地上，拍球的聲音已經停止了。龐德對一個球採取準備開始擊打的位置。迅速地使腰，把他的頭抬起來，幾乎以直角跟擊着這個球。他又試了一次，這一次它是一個向前衝的球。一呎草皮飛了起來，這個球滾了十碼。

龐德轉身對着何克，他正在以諷刺的樣子瞧着他，「何克，還不錯，這兩球是表演的。現在，再來打一個給你看。」

他走到第三個球邊上，把他的球棒慢慢地向後移，用棒頭敲過去，這個球高飛一百呎，美妙地停下來，再下落八十呎，跌在出發點小屋的茅草頂上，再彈下來。

龐德把球棒交還了何克，何克現出深思，感興趣的神色。他沒有說什麼。然後，他把第一號球棒取出來，交給龐德。他們一同走到第一號球座。一路談着關於何克的家庭情形。

金手指也走到他們一起來了，他是輕鬆的，冷淡的。龐德向金手指的球僮打招呼，這個人名叫傅客時，是個會拍馬屁的，好說話的傢伙，龐德向來不喜歡他。

龐德向金手指的球棒瞥視了一下。它們是一套美國米何根斯公司的新出品，木棒上有標準的聖麥克斯俱樂部的皮套子。球棒袋是美國專家們所喜愛的黑皮帆布袋，球棒都是分別放在卡紙板管子裏，以便容易取出來的。這是一種虛誇的裝備，而不是最好的行頭。

金手指輕彈着一枚硬幣，「我們來猜正反面決定誰先發球好不好？」

「好的，我猜反面。」

結果是正面。於是，由金手指先發球。他把他的第一號球棒取出來，掏出一個新球。他說：

「鄧祿普六十五型球。一號。總是用這同樣的球。你的球是什麼型的？」

「彭福德型，心形花樣。」

金手指熱切地瞧着龐德。「嚴格的高爾夫球規則？」

「自然。」

金手指走到球座邊上，把球擱在球座上。他仔細地，聚精匯神地練習了一兩下使腰。這種使腰，龐德是非常明瞭的。它是一種挖溝的、機械的、重複的使腰，顯示這個人曾經以極大的注意研究這種球類，閱讀了一切有關的書，花了五千鎊在一些最好的行家教師身上。這將是一種優良的、得分的使腰，在壓力之下，可能不會崩潰，龐德羨慕這種動作。

金手指擺出擊球的姿勢，優雅地轉動着，以一個極大的弧形，使他的球棒頭部向後擺，兩眼盯着球，正確地扭着他的手腕。他機械地，有效地使棒頭向下，對着球作了一下美妙、標準的敲

擊。這個球向前疾駛，大約在良好的草地上滾了二百碼。

這是一次優越，但並不動人的擊球。龐德知道：在打這十八洞球之時，金手指能够用不同的球棒，一再地重覆作這種使腰的。

龐德站到他的位子上。爲他自己安置了一個低的球座，以一種平板的打網球者的使腰，採取準備開始擊球的位置，把球敲出去。這是一次良好的猛烈攻擊，使得他的球越過了金手指的球，並再前進五十碼。不過，這是一個左曲球，停在優良草地左邊的深草地的邊沿。

它們是兩個良好的重擊球。龐德把球棒交給何克，隨着比較不耐煩的金手指之後，漫步走開了。這時，他在這場猛擊和冗長的高爾夫球賽的開始，聞到了香甜的氣味。這是五月間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雲雀在這個全球最大的海濱球場上空歌唱。

聖麥克斯俱樂部球場的第一洞，有四百五十碼遠——四百五十碼起伏不平的優良草地，中央有一個沙坑，以陷落有失誤的第二棒擊出的球。又有一連串的沙坑，守衞着球洞所在處的四分之三的草地，以陷落一個打得好的球。你可以溜過這四分之一沒有防衛的草地，但是，優良草地向右邊傾斜到那兒，你很可能結束於這天第一個不易通過的缺口，越過深草地，金手指妥善地安置着來試驗這個缺口。龐德注視着他取出了三號木棒，作了兩次實習使腰，採取準備開始擊球的位置。

很多不大有希望的人打高爾夫球，其中包括瞎了眼睛的人，只有一隻手的人，或者甚至沒有

脚的人。並且，人們往往穿古怪的衣服去打球。其他打高爾夫球的人，並不認爲他們是奇異的，因爲並沒有什麼條例規定在打高爾夫球時儀表如何，或該穿什麼衣服。這是打高爾夫球一些微小的快樂事情之一。

不過，金手指已經作了一個嘗試，在打球時現出整飭的樣子，而就是他這種穿衣的方式，在球場上顯得不相稱。每一件東西，從戴在那大頭上火紅的頭髮中央那頂以鈕扣固定的「高爾夫球手帽」起，一直到擦得雪亮的幾乎桔紅的皮鞋爲止，都是配合着一種銹色呢子的强烈光輝的。這套打高爾夫球的衣服是時髦的，短褲的脚管有鬆緊帶繫着，長襪子是配合石南的顏色的，上面有綠色的襪帶。

這好像是金手指曾經走到裁縫那兒去說：「替我做打高爾夫球穿的衣服——你知道，像在蘇格蘭的那些高爾夫球手所穿的一樣。」

社交的錯誤對龐德幷不會造成什麼印象。在那種事情方面，他很少予以注意。但在金手指身上，却是不同的，關於這個人的每一件事情，從他最初看偏他的那個時刻起，已經使龐德有了深刻的印象，他這種特別炫耀的衣服，祇是這有惡意的動物吸引力的一部份。這種吸引力從開始起就是影響着龐德的。

金手指表演着他那機械的，沒有缺點的使腰，球兒飛了起來。但是沒有越過那個斜坡，並且彎到右邊，停止在短距離深草地內的優良草地上。輕易的五棒。一個好的起撲球會把它變成爲四

棒。不過，這必須是一個好的起撲球。

龐德走到他的球邊上，它突出地躺着。恰恰在優良草地的外面。龐德取出他的第四號木棒。現在，關於這「全部空中的蹤線」——一次高翔的射擊，它將橫越這些沙坑，使他在綠地上擊兩次球，四桿。

龐德想起了專家們的金言：「開始獲勝，是永遠不會太早的。」他感到悠然自得，決定不緊迫這漫長而安逸的距離。

龐德一把球擊出去，他就知道這一棒不會達到目的了。在高爾夫球的一次佳擊和一次劣擊之間的不同，是和在一個美女與凡婦之間的差異是一樣的——一個相差很微小的問題。

在這件事例中，球棒頭的擊球敲擊得祇在球下面低了一毫米，球兒飛行的弧形是高而軟的——沒有脛部，他爲什麼不用一根三號木棒或一根二號鐵棒來擊飛這個停止的球呢？結果，球兒擊中了遠處沙坑的嘴上，向後落下。現在，要使用挖起棒，作一次半使腰的敲擊。

龐德並不過於担心他不好或愚笨的擊球，他把它們擱在一邊，想到其次的事，他走近沙坑，把他的挖起棒取出來，估量着到標桿的距離，二十碼。球兒向後安躺着，他應該把兩脚站得很開，作一種外進的使腰，以把球擊出去呢，還是應該挖起它，揚起很多沙呢？爲了安全的關係，他應該把它挖起來。

龐德走進了沙坑，球棒頭向下，並且送球。在高爾夫球中最容易的一擊，試一試，使它離洞

口很近。半途下後使腰，希望催促着那在球棒頭前面的手，棒端的斜面度煞住了，球兒滾離擊球面。你這個傻瓜，打出去，把它打過這段優良草地，進入洞中！現在，龐德擊起了很多沙，然後，他走出了沙坑，不過，祇是在草地上。

金手指彎下腰去打他的起撲球，他的頭繼續低垂，直到球兒滾到了赴球洞的半途，方纔抬起來，球兒停住了，離標竿三吋。金手指沒有等待在草地上擊球，就轉身背向龐德，對着第二號球座走過去。

龐德把他的球拾起來，從何克那兒把他的第一號木棒取到手上。

「先生，他說他的差點是什麼？」

「九，這是一場平行的比賽，必須打得比想像的比較好。應該取出我的第三號木棒來打第二洞球。」

何克鼓勵地說：「先生，這還是前些時候。」

龐德知道並不是那樣的。最初的失誤，始終是嫌太早了。

九 草坪角逐

金手指已經把球放在球座上，龐德慢慢地走過去，何克跟在後面。龐德倚靠着他的第一號球棒，站在那兒。他對金手指說：「我想你說過我們要遵照嚴格的高爾夫球規則來打球的。不過，

我還是承認你那棒沒有打進洞的球。這使你多一棒。」

金手指敷衍的點點頭。他完成了他的例行練習，照常打了一個優美、安全的重擊球。

第二洞有三百七十碼遠，是一片向左拐的狗腿形地區。有一些橫斜的沙坑，激使你越過老虎線。不過，這時有一點有幫助的微風，就金手指而言，現在要用一根五號鐵棒，來打第二下。

龐德決定設法使這一洞對他自己比較容易，祇用一枝挖起棒去擊上綠地。他集中注意力，用力打這個球，使它筆直地朝向沙坑，這是個左曲球，微風吹着它，使它飛起來，向前疾進。然後，它向下落，掉進乾溝裏，只差一點就上了綠地。四棒，可能三棒。

金手指沒有開腔，大踏步走開了。龐德加快脚步，追趕上去。「你那種對寬敞地方恐怖症如何？這一切空曠的空間，不會使你感到害怕嗎？」

「不會。」

金手指故意走向右邊，他對着在遠處的，半隱伏的旗子望了一下，計劃着他的第二棒球。他把第五號鐵棒取出來，仔細地敲擊着，這一球沒有到達綠地，而是落到左邊的深草裏去了。龐德明瞭這個區域。金手指能够以兩棒打下洞，就是幸運的了。

龐德走到他的球邊上，用挖起棒輕輕地把它打上綠地，球兒向前滾，越過了球洞一碼，再停下來。

金手指打了一個很好的劈起球，可是失誤了十二呎的入洞球。

龐德對這個離洞一碼的球可以擊兩次。他並沒有對球洞瞄準，只是走過去棒擊，球兒停在離洞一吋之處。金手指走離了綠地，龐德把這個球打進了洞。

這一洞是勢均力敵的。

第三洞是一段盲射的二百五十碼，全程都要飛越，困難的第三洞，龐德選擇了他的第二號木棒，打了一個好球。球可能落在綠地上或那附近。

金手指重擊球照例是打得很好的，不過，可能沒有足够的精力使球飛過深草地的最後地區，球兒因而向着綠地附近落下去，結果，球兒掉在深草的保護塚頂上。它停在一個杯形的所在，後面有一個小土堆。

金手指站在那兒望着球，他似乎打定了主意。他從球邊上走過去，到他的球僮手上取出一根球棒。他的左脚踏在球後面，弄平這點小土堆，現在，金手指要使用他的棒推了，他果然這樣做了，把這個球推下了塚坡，向球洞滾過去。它在離球洞三呎之處停住了。

龐德皺起了眉毛，在高爾夫球方面對抗一個騙子的方法，是不再和他打球。不過，在這種比賽中却不適用。龐德無意和這個人再打什麼球。同時，在金手指開始幹不法勾當之時就不聞不問，直到他再捉到了金手指更無法無天地做一些事情，方纔去爭論，也是不妥當的。龐德必須設法把他打敗。

現在，龐德在綠地上的二十呎棒推球，並不是開玩笑的。滾向球洞，沒有問題。他必須注意

使它成爲一個待得球。通常，當一個人打這種待得球的時候，這個球要在離球洞很近的地方停下來，停在一碼以內。龐德對這個棒推球不憚煩勞，把它打入洞中。他身上出汗了。

他把金手指的球打開了。他將要繼續避免金手指的棒推球，直到龐德突然要求他打一個這種球入洞爲止。那時，那個球可能看來要比較困難一點。

仍舊是不分勝負的。

第四洞有四百六十碼，這兒有英國球場中一些最長和最深的沙坑，你得把球重擊得越過一個這樣的障礙，然後，又作第二次遠射，橫過一段高低不平的丘陵地上的優良草地，到達一個台地上，球洞就在這兒。在上這個台地之前，有一個陡聳的斜坡，這個斜坡使得擊球進洞，打三棒比打兩棒要容易一點。

龐德和往常一樣，在重擊上多出五十碼，金手指打了兩棒相當好的球，到達綠地下面的乾溝。

龐德決心進攻，他取出第二號木棒，而捨棄第三號木棒，把球打得越過了綠地，幾乎碰到了邊界的藩籬。他從那兒很快地以三棒把球打進了洞。

第五洞也是一個長距離，合於龐德在球場上所中意的第二次遠射——越過一些沙坑，並穿過一個在兩座沙丘之間的谿谷，到達一面遙遠的，很高的旗邊上。

這是一個考驗的球洞，因此，最要緊的是一個安置良好的重擊球。龐德審視着球座，它高聳

在沙丘上。在擊球之前，他停住了，凝視着在遠處發光的海洋，和在伯格威爾灣以外的白色斷崖上空的新月。

然後，龐德採取擊球的姿勢，摹想着網球場，那是他的目標。在球棒頭和球相遇以前，他就他的所知，把球棒儘量緩慢地向後移，再開始向下飛快地增加速度，在他右手有一種糢糊的叮噹聲，要停止已經太遲了。龐德極力調節這個球，試圖保持他使腰的完整。這時傳來一個壞擊球的響聲，龐德的頭高聳着。

這是一個高翔的左曲球，它有距離嗎？成功了！成功了！這個球打中了一片山一般的深草地頂上，向前滾跳。它會到達優良草地開始的地方嗎？

龐德轉身向着金手指和兩個球僮，眼睛現出兇惡的樣子。金手指正在挺直腰，他的目光和龐德的視線冷淡地相遇了。「抱歉，掉下了我的第一號木棒。」

龐德簡略地說：「不要再做這種事情了。」他離開了球座，把他第一號木棒交給何克，何克同情地搖搖頭，龐德取出一枝香烟，把它點燃。

金手指重擊着他的球，和往常一樣，前進了二百碼。

他們靜靜地走下山丘，金手指突然發言，打破了沉寂，「你所服務的商店叫什麼名稱？」

「宇宙出口公司。」

「它開設在什麼地方？」

「倫敦，攝政公園。」

「他們輸出什麼東西？」

龐德從他憤怒的沉思中醒過來了，現在，注意！這是工作，不是遊戲！對了，他拿開了你的第一號木棒，可是，你獲得了藉口來思索，不要使他把你追究得在這方面犯了錯誤。編造你的故事。龐德不經意地說：「啊每一種東西，從縫衣機到坦克的輸出，都幹。」

「你的專長是什麼？」

龐德可以感覺到金手指的眼睛在盯着他。他說：「我照顧輕武器部份，我的時間，大部份都是在把五花八門的槍砲出售給酋長和土王們——外交機構認爲不需要武器來攻擊我們的任何人。」

「有趣的工作。」金手指的聲音是平淡的，厭倦的。

「並不非常有趣，我想辭職不幹了。到這兒來渡假一星期，以便把這件事仔細研究一下。在英國沒有太大的前途。有點想到加拿大去。」

「眞的？」

他們已經走完了深草地。龐德很欣慰地發現他的球已經向前彈離山丘，到達了優良草地上。

這片優良草地微微地向左彎，龐德甚至已經比金手指前進了幾呎。

現在是金手指擊球。他把他的第三號木棒取出來。他的目的不在於到達綠地，而祇是飛越那

些沙坑，和穿過那谿谷。

龐德等待着尋常、安全的重要球。他瞧着他那停在地上的球。是的，他可以使用第二號木棒。這時傳來木棒誤擊球的聲音，金手指的球，打離了球棒頭的後部，沿着地面迅速地滾，進入一個荒蕪的石坑去了。這個坑是最深的，最原始的，裏面有很多小鵝卵石。

這一次，金手指已經點頭——或毋甯說抬起了他的頭，也許他花了一半心靈在想龐德告訴他的話，良好的表演！不過，金手指仍舊可能打三棒把球打入洞中。

龐德取出他的第二號木棒，並不能打安全球。他探取準備擊球的位置，在他的心目中，瞧着八十八公釐的彈道，穿過谿谷，然後，跳兩三下，使球滾到綠地上。他向右邊移開一點，以便打左曲球。

這時有一種輕柔的叮噹聲傳到他的右邊，龐德離開了他的球。金手指背向着龐德，他正在向海洋凝視，全神貫注於沉思，而他的右手，則「不知不覺地」玩弄着他口袋裏的硬幣。

龐德獰笑着。他說：「請你等我把球打出之後再來玩弄你的金銀財寶好不好？」

金手指並沒有回轉身來，也沒有回答。不過，這種叮噹聲停止了。

龐德轉身向着他的球，極力設法使他心中再度甯靜下來，現在，他的第二號木棒實在是過於冒險。這一球需要打得非常理想，於是，他把它交給何克，並從他那兒把第三號木棒取來，安全地把這個球打得穿過了谿谷。球兒跑得很順利，停在球洞邊的草地上，五分，或者四分。

金手指順利地把他的球打出了石坑，使他的起撲球成爲待得球。

龐德棒推時太用力了，以致這個球沒有打進洞。

仍舊是旗鼓相當的。

第六洞，適當地稱爲「處女洞」，在高爾夫球社會方面，是一個有名的短距離的洞，綠地非常狹，幾乎被沙坑圍住了。根據風向，在這兒可能要使用第八號鐵棒到第二號鐵棒。

今天，就龐德而言，他使用的是第七號鐵棒。他把球打得高翔起來。隨着風兒向右邊落下去。它停的地方越過標桿二十呎。再打一個困難的棒推球。

應該是三棒。

金手指取出他的第五號鐵棒，隨卽把球打出去，微風吹起它，它滾到左邊的深沙坑裏去了。好消息！這將是一個困難的三棒。

他們靜靜走到綠地上，龐德向沙坑瞥視了一下，金手指的球，在一個很深的脚踵印裏面。

龐德走到他自己的球邊上，傾聽着雲雀的歌聲。這將鼓勵他來打這個球。他請何克把他的棒推棒拿過來，可是，何克這時在綠地的那一邊，聚精匯神地注視着金手指打球。

金手指攜帶着他的挖起棒，走下沙坑，他跳了一下，以看一看他的球洞。然後，靜止下來，準備擊球，當他的球棒舉起時，龐德的心也升高了，他是要設法把它輕擊出去的。像這樣去打這個埋在沙坑裏的球，是一種沒有希望的技術。唯一的希望，是使它爆炸。

金手指的球棒平隱地下移，一點也不匆忙，這個球飛出了沙坑，同時揚起了一陣沙，它跳了一下，再停下來，成了一個待得球。

龐德嚥着口水，簡直不能相信他的眼睛了！金手指怎麼會打出這種好球的？現在，由於好强，龐德必須試他的兩棒，他走去擊球，球兒只差一吋掉下洞中，並向前滾了一碼，眞是糟糕！

龐德慢慢地走去用棒推棒擊球，他把金手指的打開了。來吧，你這個傻瓜！不過，大振幅——由幾乎當然的勝一棒到可能的輸一棒——的恐懼，使龐德希望這個球進洞，而不是輕輕地敲它過來。這個球，由於缺乏果斷，從洞口溜過去了，輸一桿！

現在，龐德在光火，怨恨他自己了。他，只有他一個人，失去了這一洞。他已經從二十呎處使用了三下棒推棒，他必須重新振作，採取行動。

第七洞，有五百碼遠，他們兩人的第一棒球，都擊得很好，金手指乾淨俐落的第二棒，使球兒離綠地只有五十碼。

龐德取出他的第二號木棒，現在，要打一下均衡棒！可是，他從球頂上擊去，他的球棒頭下降得在他兩手前面太遠了，這個受壓制的球射到右邊去了，那兒有幾個沙坑，它掉下了其中之一。這並不是一個停止得良好的球，不過他必須把它打到綠草地上。

龐德使用了一根危險的第七號球棒，並沒有把球照他的理想打好。金手指使用第五號球棒則達成了目的。

龐德輸了兩桿。

第八洞，距離比較短，龐德和金手指二人都以三棒把球打入洞中。

在第九洞，龐德決心扭轉逆勢到祇輸一桿，再度極力設法避免使球停在不良的位置。

金手指四棒，龐德爲五棒。龐德又輸了！並不太好。

龐德叫何克拿一個新球來。何克慢慢把包皮紙打開，以等待金指手走過小丘，步向下一個球座。

何克輕聲地說：「先生，你看見金手指先生在第六洞的那個沙坑裏所做的事嗎？」

「看見的。這是一次令人驚奇的擊球！」

何克驚異地說：「先生，啊，你沒有看見他在那個沙坑裏做什麼嗎？」

「我離得太遠了，沒有看見。他做什麼？」

金手指和他的球僮已經走下了山丘，在這兒看不見了。何克靜靜地走下防衛着第九洞綠地的一個沙坑，用他的脚趾在沙地裏踢成一個洞，再把一個球丢進洞裏。然後，他恰好站在這個半埋的球的後面，把他的兩隻脚合攏來。他抬起頭來望着龐德，並對他說：「先生，你記得他跳起來看球洞嗎？」

「我記得他跳了一下。」

「先生，請你看我這樣做。」何克向第九洞的標桿望着，跳了一下，正如同金手指在第六洞

的那個沙坑裏所做的一樣，好像要看一看球洞。然後，他抬起頭來瞧着龐德，並指着他脚下的這個球。他兩隻脚在球後面這種沉重的衝擊，不但已經踩平了沙坑裏的這個停了球兒的洞，而且把球兒擠得突出來，以致它現在好像放在一個球座上，可以作輕易的一擊——這就是說：金手指在第六洞時滾到沙坑裏的那個深脚踵印中去的球，本來是不可能擊起來的，經過這麼一種不法的動作，就美妙地打出來了。

龐德默默地對着他的球僮望了一會兒。然後，他說：「何克，謝謝。把球棒和球兒給我。在這場球賽中，有人行將位於第二了。如果這個人將會變成我，我要使它不會成爲事實。」

何克獃頭獃腦的說：「先生，是的。」他一拐一拐地從一條捷徑上走開了，這條捷徑使他到第十洞的優良草地上去要少走很多路。

龐德優游自在地從起伏的山丘上信步走到第十洞的球座，他以嚴厲的目光瞧着金手指，這時，金手指正站在球座旁邊，很不耐煩地晃動着他的第一號木棒，龐德正在清理他心中的每一件事情，而下定冷酷的，攻擊的決心。從第一洞球座到現在，他第一次感到有異常的自信心。他所需要的，只是一種上蒼發出的信號，那時，他這場高爾夫球戲就要着火了。

聖麥克斯的第十洞，是這個球場上最危險的一洞，第二棒擊出的球，曾經使很多人傷心。因爲，要到達那種護船墊板般綠地上，左右兩邊都要經過洞穴的沙坑和一座陡聳的小山。

龐德知道，金手指將會把他的第二球打到球洞那邊的圍裙似的區域裏，或者那附近，並將愉

快地獲得五桿。龐德必須超過他，打四桿。

一點不錯，金手指用第一號木棒打了兩棒好球，他的第二擊果然把球打到圍裙似的區域，可能四桿。

龐德取出他的第七號鐵棒，靜靜地停下來等待一陣微風，然後把球猛擊得飛上天去。最初，他以爲他停止得太久了，沒有趕上這陣風，然後，球兒開始向左邊飄浮。它向下墜落，掉在綠地上柔軟的細沙裏，成了一個待得球——這些細沙，是從右邊的沙坑裏吹上來的。一個十五呎的棒推球。龐德頗爲高興。

眞的，金手指用棒推棒把他的球打到洞口邊一碼以內去了。

龐德在拿着棒推棒採取的姿勢時，心中暗想：這一棒，他必須把球打入洞中。這一棒，他打得非常標準，使球穿過那些細沙，同時，非常恐懼地看見它閃電一樣的橫越球洞邊那墊板似的綠地，老天爺，他行將要再打一個並非一碼而是兩碼的棒推球，以把它擊回頭！可是，突然，好像被磁鐵吸到了一樣，這個球筆直地滾向球洞，擊中了洋鐵球洞的背部，它跳起來，跌進洞中，發出一種可以聽見的叮噹聲。

這是上蒼傳來的信號！龐德走到何克身邊，對他霎了一下眼睛，把他的第一號木棒取出來。

龐德和金手指兩人離開他們的球僮，走下斜坡，到達其次一個球座。金手指冷淡地說：「那個棒推球應該滾離綠地的。」

龐德隨意地說：「總該給這球洞一個機會！」他把他的球放在第十一洞的球座上，用第一號球棒擊出去，這是這天他打得最好的一個球，它乘着微風，向遠處奔去。

金手指打着他正常的重擊球，結果也頗爲不惡。

他們再度一同離開。龐德說：「順便問一聲：那位美麗的馬斯珍小姐，發生了什麼事？」

金手指筆直地瞧着他的前面。他回答：「她已經辭職不幹了。」

龐德心中暗想：那對她太好了！他說：「呃，我必須再度和她接觸。她到那裏去了？」

「不能告訴你。」金手指離開了龐德，向着他的球兒走去。

龐德打出的球已經逸出了視線，越過等分優良草地的丘脊，它離標桿相當近，可能不會超過五十碼。龐德暗中思索着：他知道金手指心中會有什麼想法，大多數打高爾夫的人，在他們最初聞到了領先的氣味已經開始消失時，他們的心中的感覺是怎樣的。

這時，如果龐德看見挖溝式的使腰會加快一點，他將不會感到驚奇。果然如此。金手指打了一個左曲球，球兒掉到綠地左邊的一個沙坑裏去了。

如果龐德犯了一項錯誤，讓這個人逸去，那麼，現在就是這場球出現結局的時刻了。

龐德的球停在有點向下傾地方，要不然，這是一個輕易的起撲球——不過，它傾向於這個球場最難處理的綠地，龐德拿出大丈夫的氣概來打這個球，球兒停在離標桿六碼的地方。

金手指妥適地把球打出了沙坑。可是，在頗長的棒推球上失誤了。

現在，龐德只輸一桿。

在狗腿形的第十二洞，他們都以不精彩的五棒，打完了這一洞，不分勝負。

到頗長的第十三洞，也是彼此以五棒擊球進洞的，金手指打了一個優良的棒推球。

這時，金手指那大塊，沒有皺紋的前額，出現了一條小小的集中注意力的裂縫。他從第十四洞的球座旁邊的水龍頭上取了一點水喝。

龐德等待着他。他並不希望從洋鐵球洞傳來一種尖銳的叮噹聲，因爲球要越界超過藩籬到右邊去，乘着微風，成爲一個右曲球！龐德使他的左手揚起，以增進他的牽引力，並使他的使腰慢下來，這一擊是相當適當的，不過，最後，球停在界上。

金手指顯然沒有受到界外的障礙的影響，打着他標準的重擊球，並未失常。

他們都克服了橫越的溝渠，未受損害。

這一洞，又是平分秋色，每人各打了五棒。

龐德到現在仍舊還輸一桿，這時已經打了十四洞，祇剩下四洞待打了。

第十五洞爲四百六十碼，這一洞，也許是唯一的一個洞，長射者可能希望在這兒獲得一次沒有遮攔的射擊。用木棒猛擊兩次，將只使你剛剛越過那些沙坑線，那些沙坑是恰好阻在綠地旁的。

金手指的第二棒並沒有把球擊到那兒去，他幾乎不能改進他的五棒。現在，該是龐德從一次

非常適當的重擊上來作一次眞正卓越的長射了。

這時，太陽正在西沉，他們四個人的影子，已經開始變長了。龐德擺好了擊球的姿勢。這個球停在一種優良的位置。他繼續拿着第一號木棒，當他把身體正確地擺動兩下時，大家都是非常靜寂的，這將是一次重要的擊球。記住停在使腰的高峯，慢慢地下來，使球棒頭在最後一秒鐘敲過去。

龐德開始把球棒向後移，這時有一些東西在他右眼角上移動，金手指那個大頭的影子，忽然接近了在地上的這個球，接着遮着它，並繼續晃動。龐德中止了他的使腰。然後，他離開了他的球，抬起頭來。金手指的脚仍舊在移動。他正在翹首仔細地望着天空。

「金手指，你的影子，請走開。」龐德的聲音是極力抑制着的。

金手指停住了晃動，慢慢地轉過來瞧着龐德，他的眉毛聳起來，現出詢問的樣子，然後，他向後退了幾步，靜靜地站着，沒有說什麼。

龐德再度開始準備打這個球。現在，要輕鬆！這一下要勝過金手指，把球打到綠地上去，只是靜靜地站着，準備擊球。這時，好像全世界都是靜悄悄的了。

然後…然後，龐德擊球了—球兒在一種低低的軌道上優美地上升，飛過遠處那些起伏的沙坑。結果，它擊中了地下面的岸壁，高高的反跳起來，滾到標桿附近的地區，看不見了。

何克走過來，從龐德手上把那根第一號木棒接過去。他們一同向前走。何克非常鄭重地說：

「近三十年來，我看見過一些最好的長射球，這是其中之一。」然後，他降低了他的聲音表示：「先生，他會特別注意你的。」

「何克，他差不多已經這麽做了，打那種球的是亞菲。布勒金，並不是我。」龐德把他的香烟取出來，遞了一枝給何克，再把他自己的香烟點燃。他靜靜地說：「現在，打了十五洞，結果是旗鼓相當的，還有三洞要打。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剩下的三洞球。何克，你懂得我這話的意思嗎？」

「先生，不必就心，我會特別注意他的。」

他們一同提到綠地上去。金手指已經把球劈起，打了一個老遠的棒推球，可能四棒，可是，龐德的球離球洞只有兩吋遠，金手指把他的球檢起來，走離了綠地。

第十六洞的距離比較短，他們兩人都打了三棒好球，完成了這一洞。

現在還有兩個長距離的洞，轉回原地，四棒都將會到達這兩洞。龐德打了一個良好的重擊球，使球落在中央，龐德把他的球向右邊擊出去，打得老遠，球滾到深草地裏去了。

龐德向前走，試圖不要表現得太高興，不要打如意算盤，如果他在這一洞獲勝，那在第十八洞只要打成平手就行了。他祈禱着：金手指的球，將是不能表演的，或者，更好的，是已經迷失了。

何克已經走到前面了。他已經把他的肩上的球棒袋放下來，並且在忙於——比龐德所想像的

還要忙得多——找尋金手指的球，以在他們到達之時，把它找到。

這是不好的地方——荒蕪的鄉下，青草長得很茂盛，又長又密。這時，下午快要過完了，草根上還有昨天晚上的露水，除非他們的運氣很好，否則，他們將不會找到這個球。在找尋了幾分鐘之後，金手指和他球僮仍舊在到處搜索，走到那草兒已經變稀，成爲分散的一堆一堆的草叢所在去了。

龐德心中暗想：這是好事。這樣就沒有什麼像到球洞路線之類的事情了，這時，他突然踩到了一些東西，眞糟糕。這不是那個鬼球嗎？他該不該把它踩到泥土裏去？他聳聳肩，低下頭去，輕輕地把球移出來，使它不致湮沒，但也不致改良它的位置。

不錯，這是一個鄧祿普六十五型球。「球在這兒，」他勉强地叫着，「啊，不對，抱歉，這是一個七號球。你所打的是一號球，對不對？」

「是的。」金手指以不耐煩的聲音回答。

「呃，這是一個鄧祿普六十五型七號球。」龐德把它檢起來，向着金手指走過去。

金手指以奇異的目光對這個球瞥視了一下。他說：「這不是我的球。」接着，他繼續用他的第一號木棒的棒頭，在那一叢一叢的草裏面撥弄着。

這是一個好球，沒有毀損的痕迹，幾乎是全新的。龐德把它放到口袋裏，走回去尋球。法定的五分鐘差不多要過完了。再過半分鐘，老天爺，他就要宣佈他打贏這一洞球了。金手指曾經約

定，要實行嚴格的高爾夫球規則，朋友，好的，你將嘗到這條規則的滋味了！

金手指沉着地朝龐德走過來，他仔細地踐踏着，一步一步地穿過草地。

龐德說：「恐怕時間快要到了。」

金手指呻吟着，在他正要開口說話時，忽然傳來了他球僮的叫喊聲：「先生，你的球在這兒啦，鄧祿普六十五型，一號。」

龐德跟着金手指走到他球僮所站的地方。這兒是一塊較高的土地，爲一個小平台。他的球僮向地下指着，龐德彎下腰去檢查這個球。不錯，一個幾乎全新的鄧祿普六十五型一號球，並且停在一個令人驚奇的優良位置，這是一項奇蹟——實在是有點奇怪。龐德瞪着眼睛從金手指望到他的球僮。他平和地說：「這必定是幸運得出奇的一擊。」

球僮聳聳肩，金手指的目光是平靜的，沒有煩累的，「你的話似乎是不錯的。」他轉身向着他的球僮，「傳客時，我想我們可以用一根第三號木棒把這個球打過去。」

龐德離開了球邊上，心中在深思著。不過，他仍舊轉過身來看金手指打這個球。

金手指打了很多很好的球，這是其中之一。它高翔起來，越過遙遠的深草地邊緣，奔向綠地剛碰着右邊的沙坑。

龐德走向何克的所在地，他正站在優良草地上觀看打球，一片很長的草葉子從他那扭歪的嘴巴上懸垂下來，龐德對他苦笑着。

「我的好朋友在沙坑裏，還是私生子在綠地上？」龐德抑制着他的感情，這麼詢問。

「先生，綠地。」何克以沒有表情的聲音表示。

龐德走到他的球邊上，現在，事情又變得困難起來了，在勝利已經在握之後，他又要打成平手了。他對着標桿望了一下，估計着距離，這是一個難以處理的球，「第五號鐵棒，還是第六號鐵棒？」

「先生，第六號鐵棒是適當的，相當穩妥的一擊。」何克把球棒遞給他。

現在，定一下神，要保持緩慢，不慌不忙，這是一個容易打的球，只要碰他一下，讓他有充分的活力，在地下飛起來，越上坑岸，進入綠地上方，靜靜地停着，再落下來。

龐德用稍微靠近的棒頭面敲過去，卡搭！正如龐德的預期，球兒以中型的軌道飛起來。它向着坑岸下掉落。眞是好極了！啊，且慢高興，它的第二跳擊着坑岸，停下來，遲疑着，然後，又滾下來了。眞糟糕！

在高爾夫球場上，從坑岸下打待得球，是屬於一種最困難的棒推球，龐德伸手去摸他的香烟，取出一支，把它點燃，心中準備着打其次極難的一擊，以挽救這一洞——只要金手指那個私生子不會從三十呎之處把他的球打進洞！

何克走到他身邊來了，龐德說：「他找到了那個球，眞是奇蹟！」

「先生，那不是他的球。」何克在敍述事實。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龐德的聲音是緊張的。

「先生，鈔票遞過去了，帶白色的，可能是張五鎊鈔，傅客時必定從他的褲脚管放下了那個球。」

「何克！」龐德走了幾步停下來，他向四週望了一下，金手指和他的球僮都在五十碼以外，慢慢地朝着綠地走過來，龐德兇狠地說：「你可以發誓說這種話嗎？你怎樣可以確定呢？」

何克向他作了一個含羞、傾向一邊的微笑。不過，在他的眼睛裏，有一種詭詐的交戰狀態。

「先生，因爲他的球躺在我的球棒袋下面。」

當他看見龐德要開口說話時，他又接着表示：「先生，抱歉，在他對你做了那些不合法的動作之後，我不得不這樣做。不必提起這件事。不過，我必須讓你知道，他又在特別注意你了。」

龐德不得不發笑了，他讚美地說：「呃，何克，你是個聰明人，那麼，你是一直在全心全意地爲我着想，以打贏這場球了！他又苦痛地接着說：「不過，老天爺，那個人是忍不住的，我必須克制他，我不得不這樣。現在，讓我們來想一想！」

他們慢慢地走着。

龐德的左手放在他的褲子口袋裏，心不在焉地玩弄着他剛纔在深草叢中檢起來這個鄧祿普六十五型七號球，突然，消息傳到了他腦子裏。有了！他走得挨近何克，對另外兩個人瞥視了一下。這時，金手指已經停住了，他的背部對着龐德，正在球棒袋裏把他的棒推棒取出來。

龐德用肘子碰了一下何克，「現在，拿着它。」他把這個球悄悄地放到他手上，然後，輕聲地，急促地說：「你自然要去拿旗子，當你從球洞邊草地上拾起球兒的時候，不管球洞的情況如何，你把這個鄧祿普七號球遞給金手指。知道嗎？」

何克不動聲色的向前走，他臉上是沒有什麼表情的，「先生，拿着它。」他以一種正常的聲音說：「你要用棒推球打這個球嗎？」

「是的。」龐德向着他的球走過去，「你去替我指引一下到球洞的路線好不好？」

何克走到綠地上。他橫斜地站到棒推棒的線上。然後，高視闊步地循迴走，轉到旗子後面，在那裏蹲下來。隨即他又站起來。「先生，離洞口的右邊一寸。穩定的棒推球。先生，旗子？」

「不，請你讓它留在那裏。」

何克離開了，金手指站在綠地右面，位於他的球附近，他的球僅則停在斜坡的底部。

龐德彎下腰來使用棒推棒，呃，這個球必須打成待得球。靜靜地站着，球棒頭在這條線上筆直地向後移，隨着朝向球洞，給它一個機會，呀！球棒的中間結實地打着這個球，它已經奔上了堤岸，并且在向球洞行進，不過，糟糕，太用力了！擊中了標桿！球兒順從地彎進去，猛烈地撞着標桿，跳回了三吋——像一棵門釘一般地停下來，成了一個待得球！

龐德吁了一口長氣，把他丟在一旁的香烟檢起來，他向金手指瞧着。現在，你這個私生子，辛苦地把那個球打出來吧，老天爺，看你是不是會打進洞！

可是，金手指不得不努力一試，他把球打得離洞口只有兩呎。

「好了，好了，」龐德大方地說，「打成平手，還有一洞要進行。」

讓何克來拾這兒的球，是重要的事。如果他使金手指在這個短距離用棒推棒把球打進洞，那麼，把球兒由球洞裏面檢出來的，將是金手指，而不是何克。無論如何，龐德不希望金手指會失誤這個棒推球，這並不是這項計劃的一部份。

何克低下頭去，把這兩個球拾起來。他將其中的一個向龐德滾過去，並以另外的一個俥給金手指。

他們一同走離了綠地，金手指和往常一樣的走在前面，龐德注意到：何克的手伸進了口袋，現在，只要金手指沒有注意到在球座上的任何事情就行了！

不過，由於不分勝負，還有一洞球要打，你不會端詳你的球兒的。你的舉動多少是自動的。你會思索着如何把球打得飛起來：第二棒是否打到綠地上去，還是打在圍裙似的區域：風兒的力量——還有這重要的四分，必定是獲得了勝利，或是打成平手。

就那種情形而論，龐德並不十分等待金手指合乎他的計劃，來打那個不可靠的鄧祿普六十五型七號球——它看來和一個這種的一號球是那麼相像。

最後這一洞——第十九洞有四百五十碼，龐德打的第一棒球，是值得讚美的，如果他希望的話，現在他可以打到綠地上——如果他希望的話！

現在，金手指在球座上了。現在，他已經彎下腰去，球兒放上了球座，它的面朝上，對着他，不過，金手指隨卽伸直了腰，向後退了兩步，作了兩下和往常一樣的實習性使腰。他小心地、謹愼地向着球走上前去，站在那兒，搖擺着，對球兒看了一會。眞的，他將會發現的！眞的，在最後一分鐘，他會停住，低下頭去檢查這一個球的！難道他這種搖擺不會停嗎？不過，現在，他的球棒頭已經向後移了，然後，落下來，他的左膝正確地朝着球兒向裏彎，右臂則挺直得和一根擦槍管的通條一樣。

卡搭！球兒飛起來了。這是一個美妙的第一棒球，好得和金手指所會打的那些好球一樣，它筆直地向着優良草地上落下去。

龐德心裏非常高興。你中計了！你這個雜種！你中計了！你這個雜種！

龐德高興地離開了球座，向着優良草地慢慢地踱過去，心中計劃着下一個步驟。這個步驟將要和他所希望的一樣古怪，一樣邪惡。金手指已經被打敗了——把他自己的爆竹掛出來吧！現在，慢慢地，精緻地來烘烤他。

龐德的良心上並沒有什麼不安！金手指已經欺騙了他兩次，並且都逃避了懲罪。他除了在第六洞那樣用脚踩得把球擠上來，和在第十七洞由他的球僮把一個球放在優良的擊球所在之外，他又在第三洞改良球的位置，另外還有很多次會經企圖妨礙龐德擊球。現在，僅就在第六洞和第十七洞的欺騙而言，他早已被龐德打敗了，如果需要由龐德來欺騙一次，以矯正計分表，那也是富

有詩意的公平的。此外，這並不是一場單純的高爾夫球賽，它還是龐德的工作。龐德的責任是要獲得勝利。

由他對金手指的觀察看來，他必須獲得勝利，如果他被金手指打敗了，那在這兩個人之間的棒數將是相等的，如果他贏了這場比賽——和他現在的情形一樣——他將比金手指領先兩棒——龐德猜想，對於一個像金手指這樣自認爲萬能的人，這是一種不能忍受的事，是一種令人難堪的事。

金手指心中將會暗想：龐德這個傢伙頗有兩下。他具有我可以使用的特質，是一個堅毅冒險者，他的袖子裏有充分的錦囊妙計，這是一個我所需要的人——需要他做什麼？龐德不知道，也許沒有什麼事情給他做，也許他對金手指的觀察是錯誤的，不過，自然沒有其他的方式悄悄地接近這個人。

金手指小心地取出他的第三號木棒，來打這個長距離的第二棒，以橫過一些沙坑，到達通綠地的那個狹隘的入口，他比平常多做了一兩下實習性的使腰，然後，正確地打了這個適當的，控制着的長射球，使球到達圍裙般的區域。自然是要打五棒，也可能四棒，他將會表演得很精彩。

在辛苦地作了一次優異的表演之後，龐德把他的手降低在球棒前面，覆蓋着他的第三號鐵棒，使這個打在中心以上部份的球，僅僅爬過那些橫互的沙坑。然後，他用挖起棒把這個球打上綠地，離標桿二十呎，那他就到了他所希望的地方——足以造成一種威脅，使金手指欣賞勝利的

香味，使金手指眞正辛苦地來達成他的四棒。

而現在，金手指眞正在辛苦地工作了，當他彎下腰去打這個長距離的棒推球，使球兒上岸向球洞滾過去時，他那集中注意力和貪婪的神色上，有一種殘酷的微笑。不要太用力，也不能太輕了。龐德幾乎可以看出在這個人心中奔騰的每一種焦慮的思想。

金手指伸直了腰，仔細地走過綠地，到達旗子後面，以査對他的球洞線。然後，他又慢慢地從這種路線邊上走回來，小心地用他的手背掠過一兩叢青草，一點地上的碎石子，使它們平坦。現在，他再度低下頭去，作了一兩次實習性使腰，然後來打這個棒推球。他兩邊太陽穴的筋都突出來了，兩眼之間那種集中注意的裂口，陷得很深。

金手指打出這個棒推球，使球兒沿着球洞線向前滾，他一點也不忙，讓懸而未決的狀態積聚着，像是一片風暴雲，把他的陰影罩在灰色的，不幸的綠地上。

「請打旗號，我要把這個球打進洞，」龐德心中一面在研究是向洞右邊、或左邊、抑離它不遠而未能進洞，一面以一種很有信心的口吻這麼表示，他低下頭去打這個棒推球，結果球兒如意地從球洞右邊溜過去了。

「糟糕！沒有進洞！」龐德把痛苦和憤怒放到他的聲音裏。他走到球洞旁邊，拾起他們兩個人的球，非常仔細的瞧着它們。

金手指走過來，他臉上現出了勝利的光輝。「呃，你和我打場球，謝謝。結果，我似乎是足

以和你較量的」

「你是個優秀的差點九。」龐德以帶有充分酸味的口吻說。然後，他對着他手上的球瞥視了一下，把金手指的球找出來，再把它遞給他。這時，他現出非常吃驚的樣子。「喂！」他目光銳利地望着金手指的球，對他說，「你打的球是鄧祿普六十五型一號，對不對？」

「呃，當然是囉。」然後，一種不幸的第六感，掃除了金手指臉上勝利的神色。「這是什麼？怎麼一回事？」

「啊，」龐德道歉地說，「恐怕你打錯了球吧，這兒是我這個有心形的彭德牌球，另外這一個是鄧祿普六十五型七號球。」

他把這兩個球一同遞給金手指，金手指把它們撕破，瘋狂地檢査着。

金手指的兩腮慢慢地變紅了。他站在那兒，嘴巴移動着，從球上望到龐德身上，再從龐德身上望回到球上。

龐德輕聲地說：「糟糕，我們要遵守嚴格的規則打球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恐怕這一洞要算你輸了，當然，這是比賽，」龐德的眼睛冷淡地觀察着金手指。

「可是，可是……」

這是龐德所預期着的——金手指現出異常狼狽的樣子。龐德站在一旁等待，沒有說什麼。

金手指的臉色，通常是舒泰的。這時，突然變得異常憤怒，憤怒得像是一個炸彈爆炸了。「

這是你在深草地裏檢來的那個鄧祿普七號球，把這個球給我的，是你的球僮，那是在第十七洞的草地上。他故意把這個錯誤的球兒遞給我。這個鬼——」

「喂，沉着一點。」龐球溫和地說，「如果你不仔細的話，你是要犯誹謗罪的。何克，你弄錯了還是怎樣，怎麼把這個錯誤的球給了金手指先生？

「先生，我沒有弄錯，」何克的臉色沒有改變，他冷淡地說：「先生，如果你問我的意見的話，那麼，在打第十七洞之際，當這位先生把他的球在離線那麼遠的地方檢到那個球的時候，錯誤就已經造成了，」一個鄧祿普七號球看起來是和一個鄧祿普一號球差不多的，先生，我想那就是事情發生的原因，這位先生的球會落在它被發現的那麼遠的所在，可說是一項奇蹟。」

「荒唐的事情！」金手指哼着鼻息，表示厭惡的樣子，他憤怒地轉身向着龐德，「那個球是我的球僮拾起來的，你看見了它是個一號球。」

龐德懷疑地搖搖頭。「恐怕我沒有仔細地看清楚。」龐德的聲音變得輕快起來，顯得慢條斯理的樣子。「然而，打高爾夫球的人，要確定他是在使用正確無誤的球，實在是他的本分，對不對？如果你已經把這個錯誤的球放在球座上，並且對它打了三棒，我想不到你還能怪什麼人。你要見怪的話，也只能埋怨你自己。無論如何，」他開始起步離開綠地，「我非常感謝你和我作這次比賽，我們改天再來打一場吧。」

這時，正在西墜的太陽，把金手指照得發出光輝了。不過，有一個長黑影落在他腳下：他的

眼睛深思地盯着龐德的背部，慢慢地跟在龐德後面走。

十　登堂入室

有些富翁使用着他們的財富，好像是使用一根球棒。龐德沉緬在浴池裏，心中想到金手指是其中的一個，他這種人，認為他可以用他的金錢打倒這個世界，可以用他大堆的鈔票掃除煩惱和敵對者，他曾經想由於付他美金一萬元而使龐德喪失勇氣——這一萬元對他像是跳蚤咬一口，而對於龐德顯然是一筆財富。

在大多數情況中，金手指這種策略可能已經成功了。當大量的鈔票懸擊在這漫長的十八個球洞的每一次棒擊時，這需要一種鋼鐵般的神經，在你使腰時「等待着它，」並在短距離的棒推球上使頭腦保持清醒。

那些行家們，為他們自己和他們家人的衣食問題而打球，當他們在球賽不分勝負之際走向第十八個洞球座時，他們知道在他們脖子後面貧民院的寒冷的氣息。所以，他們過着儉樸的生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所以，獲勝的人，通常是懷有最少的想像的人。

不過，在龐德的例子方面，金手指可不知道高度緊張是龐德生活上的自然方式，壓力和危險使他感到輕鬆。同時，他可不知道龐德需要以儘可能高的賭注和他打球，並且，如果他打輸了，他有情報局做後盾，為他付錢，金手指時常這樣巧妙地操縱他人，這一次却昏瞶地受到了他人的

操縱。

或者，還是他受到了操縱？龐德深思地從浴池裏走出來，用毛巾抹乾身上的水。在金手指那個大而圓的腦袋裏，那強力的發電機，必定會在這個時刻嗡嗡地響，在龐德方面忖度着，知道他已經受到了反欺騙，想研究龐德何以兩度半途殺將出來，兩度暗中破壞了他成功的機會。金手指心中必定有很多疑問。

龐德處理得適當嗎？他使他自己表現得像是一種感興趣的挑戰，還是金手指敏感的鼻子聞到了一種威脅的氣息？如果是屬於後者，那就不宜再跟蹤金手指，龐德將不得不退出這件案子，而讓局長去設計一種新的門徑。

如果這條大魚已經上了鈎，要過多久他纔會知道呢？這條魚將要過充分的時間來嗅魚餌的。只要輕輕地來咬一口，告訴他已經選擇了適當的餌，那將是很好的。

這時，在他臥室的門上，傳來了兩下敲擊聲，龐德用浴巾把他的身體裹起來，走了過去。他把門打開，走廊上的門房站在門口，「什麼事？」

「先生，你的電話，一個叫金手指先生的人打來的。他向你問候，問你今晚願不願到他家去吃晚飯。先生，他家是在利堪爾佛的一座農莊，六點半以前飲酒，穿普通的衣服，不必拘泥服式。」

「請你謝謝金手指先生，說我很高興赴約。」

龐德關上了門，橫過臥室，走到打開的窗子旁邊。站在那兒對着黃昏時靜寂的海洋眺望。「啊，啊！和魔鬼談話！」龐德自己微笑着，「那麼，去！去和他吃飯！要當心些什麼？」

在六點鐘，龐德下樓，走到酒吧裏，喝了一大杯伏特卡，裏面有補藥和一片檸檬。酒吧裏幾乎是空的，除了他之外，只有幾個美國的空軍，他們是從曼斯頓來的，正在喝摻水的威士忌，談論棒球。龐德在詫異着：他們今天是否曾經把一顆氫彈，搬運過肯特郡、搬運過他和金手指曾打高爾夫球的沙丘內那四個小點。

他歪曲地思索着。老表們，那種威士忌並不多。他付了他自己的飲料費，隨卽離開了。

他駕着汽車慢慢地駛向利堪爾佛，玩味着黃昏，和他所喝的飲料，以及汽車上排氣裝置的洩氣聲。

這次吃飯，行將是一種有趣的晚餐會。現在是把自己賣給金手指的時候了，如果他所走的路有一步弄錯了，那麼，繼任他的人所採的間隔距離，就會因而大大地弄糟。

他並沒有帶武器——體會到那種情況，對金手指將是重要的，他感到一陣不安，不過，它很快的過去了，不會宣布什麼戰爭狀態——如果有任何事情的話，至多是對立。

當他們離開高爾夫球俱樂部時，金手指是現出一種圓滑的熱誠，他曾經詢問：他把龐德打這場球贏的錢送到什麼地方，龐德告訴他的地址是宇宙出口公司。他曾經問龐德住在何處，龐德也對他說明了，並且表示他只在藍斯格特停留幾天，以對他的未來作一決定。

金手指希望改天他們可以再打一場球，不過，不巧他明天要起程到法國去，而他什麼時候回來，又沒有確定。乘飛機去吧？是的。從利得乘「空中輪渡」。呃，謝謝打這場球，龐德也說謝謝你。

金手指的眼睛對龐德作了一下X光式的透視，好像是最後一次把他固定在金手指的檔案裏，然後，那輛黃色的大轎車，就嘶嘶地開走了。

龐德曾經對這個司機仔細地看了一遍。他是個矮胖的、扁臉的日本人，或者更可能是韓國人。在他那異常歪斜的眼睛裏，有一種粗野而近乎瘋狂的閃光，這種眼睛該在一部日本影片裏出現，而不宜於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在肯特郡的一輛滾王轎車中亮相。他的上唇好像是豬鼻子，上面還有裂縫，不過，他沒有說話，龐德並沒有機會知道他的猜想是不是對的。他那套黑色的衣服，緊緊地裹在身上，幾乎要裂開來，他頭上又戴了一頂滑稽的圓頂高帽，這種樣子，看來好像是一個在休假的日本角力者。

不過，他並不是一個製造微笑的人。如果一個人有微笑的傾向，他一感覺到在他黑皮鞋和黑手套上那種說不出的邪惡的樣子，就要改變他的意志了！——他的皮鞋像是跳舞鞋，雪亮的緊綳在脚上，手套是厚重司機用物品。

在這個人的側影上，隱約有一些龐德所熟悉的事情，那是在汽車開走時，龐德從後面瞥視了一下他的頭部聯想到的，他想起來了，這天中午十二點左右，在赫尼灣的公路上，有一輛天藍色

的福特牌轎車，固執地擱在前面，不肯讓路，那個司機的頭部，肩部，和圓頂高帽，就是這一樣的。他打從那兒來？他負有什麼使命？龐德想起了蘇邁森上校所說的一些話難道是這個韓國人現在在英國各地旅行，到金手指那一系列的銀樓去收集舊的金飾嗎？難道那並不特殊的小小汽車後面放行李雜物之處，塞滿了收集來的金錶，圖章戒指，小金盒，金十字嗎？當他瞧着那高大的，黃色的「銀鬼」的車子輪廓向聖維契那邊消失時，龐德所想到的答案是那輛車子裏一定是他。

龐德把車子駛離了大路，進入一條私人車道，在兩行高大的維多利亞時代常綠樹之間前進，到達了一片石子地，這片石子地就位於一幢所謂「農莊」的房屋前面。

這幢房子的樣子很難看，是一幢二十世紀初的大廈，有玻璃圍起來的門廊和日光浴室，在龐德把他的汽車熄火以前，在日光浴室中所關閉的陽光、橡膠裝置、和死蒼蠅的氣味，就在他的想像中出現了。

龐德慢慢地從車子裏面走出來，站在一旁觀看這幢大廈。這幢房子蒼白的光輝反照着他，房子後面有糟雜的聲音，像是一隻脈搏走得比較快的巨獸，在沉重而有韻律的喘息。

龐德猜想：這是從那個工廠裏傳來的，這個工廠巨大的烟囱，聳立在後面，像是一個巨大的警戒的手指，從高高的針葉樹伸到右邊，通常，馬房和車房都在那一邊。

這幢房子安靜，注視的正面，似乎等待着龐德的一些事情，作一些進攻的行動。以便有一個迅速的回答。

龐德聳聳肩，把心情變輕鬆，步上階級，到達了晦暗的玻璃框門口，按了一下門鈴，這時，他並沒有聽見鈴聲，但是，門却慢慢地開了。

那個開汽車的韓國人，仍舊戴着高頂圓帽，站在門內，他以並無興趣的樣子瞧着，他靜靜地站着，他的左手擱在門內的把手上，他的右手伸出來，好像一根路標，指向這幢房子黑暗的客廳裏。

龐德從他面前走過去，克制着一種想在他脚上踩過去，或者一拳結實地打在他肚子上的慾望。他時常聽到和韓國人有關的事情，這個韓國人就是和那一樣的，無論如何，對於這種房子這種陰暗的氣氛，龐德非常希望做一些事情。

這個幽暗的廳堂就是主要的客廳，裏面有一個寬大的火爐，前面陳列着火爐用具，爐裏閃着熊熊的火光。兩把矮背的安樂椅和一把諾爾式沙發擺在那兒，靜靜地注視着火焰。在它們之間，有一把矮的長椅，上面擺着貯存豐富的飲料盤。在這有生氣的火光四周的廣大空間，擺滿了第二帝國時期那種又大又重的洛斯契得式傢俱，和鍍金物、龜甲製品、黃銅器與青貝，它們都被火光照射得發出耀眼的閃光。

在這些普通的陳列後面，黑色的嵌板，一直上升到樓上的走廊，在廳堂的左邊，一座厚重彎曲的扶梯，通到這條走廊，天花板是用那個時期幽暗的雕花木材拼綴的。

當這個韓國人悄悄地走來時，龐德站在廳堂裏觀看這種種情景。他的一隻手又伸得像路標似

的指向飲料盤和椅子，龐德點點頭，仍舊留在他站立的地方，這個韓國人從他面前走過去，消失到一個門裏面去，龐德猜想這是僕人居住的房間，這兒是靜悄悄的，只有一具古老的鐘緩慢的擺，發出的搭的聲音。

龐德走過去，仍舊站着，背向着火爐，他耽耽地凝視着這個房間。這簡直是垃圾堆！這是一個多麼死靜可怕的地方，當一百碼之外有光明與空氣和廣闊的地平線時，一個人怎麼會居住在蒼松翠柏裏的一個富麗的陳屍處呢？

龐德取出一枝香烟，把它點燃，金手指怎樣處理享受、娛樂、和男女問題呢？這些事情也許他都不需要，也許追求黃金使他這一切渴望都遲鈍了。

在遠處的某個地方，有一具電話在響，電話鈴響了兩下就停止了。這時有一種喃喃的說話聲，然後，聽見了走廊上有脚步響了，在扶梯下面的一扇門打開了。金手指走出來，隨手又把門輕輕地關上了。

這時，金手指穿了一件深紫色天鵝絨晚餐茄克，他慢慢地從光滑的地板上走過來，他並沒有和龐德握手，只是嘴角上帶着微笑：「龐德先生，時間這麼倉促，如果不是你，我實在不便邀請。你是孤獨的，我也是一樣，我想：我們可能在一起談論玉蜀黍的價格。」

這是一種富翁們在一起聊天時的用語，龐德暫時變成了富翁俱樂部的一員，心中頗爲高興。他說：「得到你的邀請，我感到非常高興，對於我的問題，我正在煩厭地焦慮着，藍斯格特這個

地方並沒有多少貢獻。」

「現在，我還不能和你聊天，我先要道一聲歉。我剛纔接到一個電話，我這裏的一個人——順便告訴你，我顧用了一些韓國人——和藍斯格特的警察局，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糾紛，我必須去把它了結，我知道，在娛樂方面的一些意外，這些人很容易高興過度的。我的司機會送我去。我們此去將不會超過十五分鐘，同時，我恐怕我不得不讓你一個人獨自留在這兒設法消遣。請你自己倒些飲料喝吧？我可以向你保證不會超過十五分鐘。」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龐德感覺到這種情況有點蹊蹺，他不能去染指。

「啊，那麼，再見。」金手指在走向前門，「不過，必需爲你把電燈開一開。現在在房子裏面已經很黑了。」

金手指用手按了一下牆上的那些開關。突然，大廳裏每一個角落都有燈光發射出來了——堂中有標準燈、牆上有托架燈，天花板上還有四叢吊燈。

現在，這個房間裏是光明得和電影攝影廠一樣了。這是一種異常的變化。龐德在眼睛有點昏花的情況下，瞧着金手指把前門打開，大踏步走了出去。不久，他聽見了汽車發動的聲音，這不是那輛銀影滾王汽車，而是另外一輛汽車的馬達在旋轉，轉換速度，然後，駛上車道，迅速地開走了。

龐德直覺地橫過廳堂，走到門口，把前面打開。車道上是空的。在遙遠的地方，他看見汽車

的燈光向左轉，汽車走上了大路，向着藍斯格特方向消失了。

龐德回到房子裏，把門關上。他靜靜地站在廳堂中，側耳側聽着。除了那具古老的時鐘之外，這兒是靜寂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響聲的。

他橫過廳堂，走到僕役室門口，把門打開，一條長走廊，一直通向這幢房子的後面，走廊上是黑暗的，沒有燈光。他傾身向前，全身的感覺都在戒備着。靜寂，異常的靜寂，一點聲音都沒有。

龐德把門關上了，深思地對這燈火輝煌的廳堂裏環視着，金手指把他一個人獨自留在他的住宅裏，把它的祕密都留在龐德身邊，爲什麼？

龐德走到飲料盤旁邊，自己倒了一杯濃杜松子酒。自然，剛纔是有電話打來。但是，這很可能是事先安排好，從工廠裏打過來的。僕人和警察局有糾紛的故事是講得通的，金手指應該自己帶着司機一同去把那個人保釋出來，也是合理的。

金手指曾經兩次談到龐德要單獨過十五分鐘，在這個時期，「他是獨自留在這兒設法消遣的」，這可能是一句沒有特殊意義的話，它也可能是一種邀請，讓龐德一顯身手，犯某些輕率的行動。

有人在監視他嗎？這兒有多少韓國人？他們在做些什麼？龐德對他的錶瞥視了一下，五分鐘已經過去了。他下定了決心，不管是不是陷阱，這個機會太好了，不能失去。他要到附近迅速地

看一看——不過，是無意的行動，要想點藉口來說明他爲什麽會經離開廳堂。

他從那兒開始？看一看工廠。他怎麽說呢？就說是他的汽車在路上發生了一點小毛病——可能是閉塞了油路——他曾經走出去看看是否有一個機械匠，可能替他修理一下 。這種理由很牽強，不過還可以應付過去。

龐德把飲料喝完了，照着計劃走到僕役室門口，把門打開，跨了進去。

那兒有一個電燈開關，他把它打開，電燈照亮了走廊。他匆匆地沿着這條長走廊走過去。走廊的盡頭是一堵牆。兩扇門通向左右兩邊，他在左手的門上傾聽了一會，可以聽見廚房裏模糊的響聲。於是，他把右手的門打開，就走進了一個停車場了，這和他的預期是一樣的。在這兒唯一奇異的事情，是有弧光燈把它照射得非常光亮。停車場的那一端是工廠的長牆。現在，那種有韻律的機器轉動聲，已經變得非常高大了。

在對面那堵長牆上有一扇普通的木門，龐德橫過停車場，走到這間門口，偶然興起，向附近望了一下，這扇門並沒有加鎖。他小心地把它打開，走了過去，仍舊讓門開着。這時，他走進一個小小的辦公室，裏面是空的，天花板上一個光禿的燈泡，把它照明，房子裏有一張書桌，桌上有一些紙，一具時鐘，兩個文件櫃，和一架電話。

辦公室有一扇門通到工廠主要的空地，這扇門旁邊有一個窗子，可以對工人們保持注意。這大槪是工頭的辦公室，龐德走到這個窗子邊上，向外面觀看。

龐德並不知道他期望着什麽，不過，這兒似乎是一個小型金屬工廠那種通常的裝備，面對他的，是兩個鼓風爐的爐門，爐門是開的，裏面的火現在已經熄了。這兩個鼓風爐邊上有一排窯，這是用來熔解金屬的，一些大小和顏色不同的金屬片，一張張地靠附近的牆擺着，這兒有雪亮的圓鋸——大槪是鑽石鋸——鋼桌，是用來割切這些金屬片的。

左邊，在陰影之中，爲一個巨大的油料引擎，和一具發動機相連，它接連地打擊，以發生動力。

右邊，在弧光燈下面，五個穿了工裝的工人——其中四個爲韓國人——正在爲金手指那輛「銀鬼滾王」工作。那輛汽車在電燈下發着閃光，它除了左手的車門之外，都是潔淨的，那扇車門的樞鈕已經取下來了，現在它橫架在兩張附近的長板凳上，它的門板也擺在那兒 。在龐德觀看時，兩個工人抬起新的門板——一片沉重，褪了顏色的，鋁色的金屬板——把它放在車門的門樞上。地下有兩個手持覆護器，龐德心想：工人馬上會把門板覆護妥當，用漆來油漆，使它和汽車其餘的部份相配。

一切全都是無害的，光明正大的。這天下午，金手指曾經撞凹車門，現在要作一次迅速的修理工作。以準備他明天去旅行。

金手指對四周瞥視了一下，覺得沒有什麽收穫，便離開了窗口，從這個辦公室裏走出來，輕輕地把門關上。

這兒沒有一點什麼異常的事情，糟糕，現在，他的藉口是什麼？他並不希望去打擾那些正在工作的人——或者在晚餐之後，如果其中一個有機會的話，他再去和他打一下交道吧。

龐德仍舊沿着去時的道路，從容地回來，沒有犯一點什麼過失，重行走進了客廳。

龐德對他的手錶望了一下，十分鐘已經過去了。

現在，要去窺探樓上，通常，一幢房子的祕密，是在臥室和浴室裏的。

臥室和浴室是不公開的所在，在這些地方的藥櫃、梳妝台、床邊抽屜等等，都是透露祕密的東西。龐德有什麼藉口？他頭痛得很，要去尋找一片阿司匹靈 ，他爲一個看不見的觀衆裝模作樣，摸摸他的太陽穴，對走廊瞥視一下，果斷地橫過客廳，走上樓梯。

樓上的走廊是一條光明如晝的通道，龐德一路走過去，把一些門兒打開，向裏面瞥視 。不過，這都是備用的臥室，床鋪并沒有整理。它們有一股生霉和關閉窗戶那種難聞的氣味。

一隻活潑的大貓，不知從那裏出現，跟隨着他。它咪咪地叫着，并用身體磨擦他的褲脚管。

末端的房間是臥室了，龐德走進去，把門掩上，留了一條縫。

所有的電燈都是開了的，也許有個僕人在浴室裏，龐德大胆地走到通浴室的門口 ，把門打開，可是沒有一個人，而燈光却更明亮。

這是一個巨大的浴室，可能是由一個備用的臥室改成的，裏面除了浴池和衛生設備之外，還有各種健身的器械——一座划船練習台，一個固定的脚踏車輪子，幾根瓶狀的木棒，和一根拉利

健康帶。

藥櫃裏只裝了各種各樣的通便劑——旃那莢、鼠李、卡沙利特劑、伊諾果子鹽，和許多目的和這相同的機械。此外就沒有什麼藥品和阿斯匹靈了。

龐德走回到臥室，也搜了一個空，這是個標準的男子臥室，裏面頗爲舒適，有配備齊全的碗櫥，這兒沒有什麼顯著的特色。床邊有個小書架，上面陳列着歷史和傳記方面的書籍，全都是英文的，床邊桌的抽屜出現了唯一輕率的東西：一本黃紙面的「愛情的隱衷」，是巴黎芭拉點女神出版公司發行的。

龐德對他的錶望了一下，又過去五分鐘了，這該是離去的時候。他最後對着這個房間環視了一遍，便走向門口，突然，他停住了。

自從他走進了這個房間之後，他幾乎曾經下意識地注意到的是什麼？他定了一下神，增銳着他的感覺。某個地方有些不適當 ，這是什麼？一種顏色？一件東西？一種氣味？一種聲音？對的，是一種聲音！在他所站立的地方，他可以聽到一點微弱的、蚊子叫的嗡嗡聲，它的高度幾乎是超聽覺的。它是從那兒傳來的？它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那麼，在這個房間裏 ，有些別的東西，有些龐德非常瞭解的東西，這意味着危險。

龐德緊張地走近那個碗櫃，它放在門後面。他輕輕地把它打開。不錯，聲音是從這裏面傳出來的。這兒有一排玩具船，它們放在三個抽屜頂上，聲音就是從這些船後面傳來的。龐德把這些

船掃在一旁，在它們後面的東西，使得他目瞪口呆了。

在靠近碗櫃頂之處有三個狹長凹口，三捲十六公釐的底片，從這三個凹口慢慢地以分離的三長條向下轉進一口深深的箱子，這口箱子在那三個抽屜後面，這三個抽屜是假的。在這口箱子裏面，那三捲底片都已經差不多照了一半，盤旋在一起了。

龐德在注視這討厭的證據慢慢地捲成一堆時，他緊張地把眼睛瞇起來。那麼，情形是這樣——三具電影攝影機，它們的鏡頭透露：上帝知道在那兒——在客廳裏、在停車場、在這個房間裏——注視着他的每一個動作。從金手指離開這幢房子，開始讓照相機攝影，打開客廳裏耀眼的燈光之時起，龐德的一舉一動就都被攝入鏡頭了。

龐德爲什麼不會注意到這許多有意義的燈光呢？他爲什麼不會作初步的想像來體察這個陷阱呢？當然，有種種藉口！可是，當他差不多花了半小時到處亂闖，未能爲他的苦痛找到什麼東西的時候，藉口又有什麼用呢？

不錯！他沒有發現什麼東西——沒有揭露什麼祕密。這只是愚笨地浪費時間。現在，金手指已經抓着了他的把柄。現在，他完結了，像汽球一樣的爆炸了。有什麼方式來挽回這種頹勢嗎？

龐德站在臥室裏，聚精匯神地注視着這些慢慢轉動的底片。

現在，讓我想一想！龐德心中奔馳着，想到一些退路，藉口，又把它們全部丟棄。呃，由於打開碗櫃的門，他至少已經使底片曝露了一部份，那麼，爲什麼不把它全部曝露？爲什麼不，可

是，怎樣實行？碗櫃的門打開了，除了由於他動手之外，還有什麼緣故呢？

這時，臥室的門縫裏傳來一種咪咪叫的聲音，貓兒！貓兒爲什麼不會做這件事？理由很牽強。不過，它可以當作一個替身，減少他的嫌疑。

龐德將門打開，把貓兒捉起來，拉在手上，走回碗櫃前面，他粗暴打擊它，它咪咪地叫着。龐德彎着腰對着底片箱，把它捧起來，使它全部漏光，然後，當他認爲它必定已經毀壞時，他再把它丟回去，並隨卽把這隻貓兒放在它頂上。

這隻貓兒要想跑出來是不容易的。它可能會靜靜地躺下來，在這兒睡一覺。

龐德把碗櫃的門掩上，留下三寸的空隙，以便露光來毀壞那還在繼續拍攝的底片。臥室的門也留了同樣寬的縫。然後，由通道上跑回頭，在樓梯頂上，他減慢了脚步，輕輕地走下來。

客廳裏仍舊是空寂的，他走到火爐旁邊，又灌了更多的飲料下肚，然後，拉起一本『運動場雜誌』，他翻到伯納，達爾汶所寫的那篇評論高爾夫球的文章，瀏覽一下這上面說了些什麼話，然後，坐在一張沙發上，抽出一枝香烟，把它點燃。

他發現了什麼？在正面上有什麼？除了發現金手指患便祕，有骯髒的心靈，和他希望使龐德通過一次初步的測驗之外，其他的收獲就很少了。

他在這方面自然是很在行的。這並不是業餘的愛好。這種技術是非常適合蘇俄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的標準的。自然，一個人的技術有很多是隱藏起來的。

現在，將會發生什麼事？由貓兒做了替身，金手指讓兩扇門沒有關上——其中一扇是重要的——貓兒因而跑進了房間，對照相機嗡嗡的聲音感到迷惑。這很不可能，幾乎是令人難以相信的。

金手指將會斷定，這件事百分之九十是龐德幹的——不過，只有百分之九十。仍舊還有百分之十是不能確定的。

金手指會不會比他以前所知道的更明瞭一些——龐德是一個狡猾、有策略的顧客，龐德是好追根究底的，可能是一個賊？他可能猜想龐德走進過他的臥室，可是，龐德其他的行動，不論它們有什麼價值，在曝露攝影機的底片方面，將仍舊是一項祕密。

龐德站起來，取出幾本其他的雜誌，把它丟在他所坐的椅子旁邊。現在，他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厚着臉皮呆下去，爲將來作一個打算——如果有一個將來的話。他最好保持警覺，不要再犯任何錯誤。世界上並沒有足夠的貓兒，來幫助他離開更多的緊張地點——就像他剛陷入的那種緊張地點。

這時並沒有汽車的響聲從車道上傳過來，門口也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可是，龐德感覺到晚風吹在他脖子上，他知道金手指已經回到房間裏來了。

十一　韓國武士

龐德丟下手中的運動場雜誌，站了起來。前門卡塔一聲關上了，龐德回轉身來。

「喂，」龐德裝作有點吃驚的樣子，他懇切地說，「沒有聽見你到達。事情辦妥當了嗎？」

金手指的表情是同樣慇懃的，他們可能是老朋友，在鄉下的鄰居，時常互相過訪，喝一點飲料的。「啊，事情已經辦妥當了。我的工人在一家酒店裏和幾個美國空軍發生爭執，打起架來了。那幾個美國人稱呼他爲一個喜歡殺人的日本鬼子，我對警察局說明：韓國人是不高興被人稱爲日本鬼子的。他們訓誡了他一頓，就把他釋放了。我出去這麼久，眞是非常抱歉，希望你不致等得不耐煩。請你再喝點飲料。」

「謝謝。並沒有等多久，你離去之後，似乎還沒有過五分鐘，我在這兒閱覽達爾文所寫的一篇關於十四種球棒的規則，這是一種有趣的觀點……」龐德開始詳細敍述這篇文字的要點，並加上他自己對這種規則的意見。

金手指耐心地聽他說，直到他講完了，他方纔表示：「是的。這是一種複雜的事。當然，你打的球和我有點不同，比較有本領。由於我這種便腰，我發現我需要一切我所容許的球棒。呃，現在我上樓沒一下，洗洗手，然後，我們再去吃飯。請等一會兒。」

龐德端起杯子，自己再去倒飲料，並且把飲料倒得嘩啦作響。然後，坐下來，拿起一本「鄉村生活」雜誌。他注意着金手指爬上樓梯，消失到走廊上去了。他可以想像到，他所跨的每一下脚步，他發現他手上的雜誌拿倒了，於是，他連忙把它倒轉過來，心不在焉地瞧着一張照片，這

是布倫漢宮的照片，非常悅目。

樓上是異常靜寂的。然後，傳來了一種遙遠的廁所內拉動抽水馬桶機關的聲音，一扇門卡搭一聲關上了。龐德端起杯子，滿滿地喝了一口飲料，再把杯子放在他旁邊的椅子上。金手指正在走下樓梯。龐德把「鄉村生活」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並把他香烟上的灰，輕輕地彈到在他面前的爐子裏去。

現在，金手指在橫過客廳，向着他走過來。龐德降低他手中的雜誌，抬起頭來，金手指把那隻黃貓帶來了。他粗率地把它夾在一隻手臂下面。他走到火爐旁邊，低下頭去 ，按了一下叫人鈴。

他轉身向着龐德。「你喜歡貓兒嗎？」他向他凝視着，這種目光是冷淡的，沒有興趣的。

「非常喜歡。」

僕役室的門打開了，那個司機站在門框內，他頭上仍舊戴着那頂高頂圓帽，手上仍舊戴着他那雙發光的黑手套。他冷淡地瞧着金手指。

金手指撳響了一下指頭，這個司機於是走近來，站在火光的圈子裏。

金手指轉身向着龐德。他開開說話了，「他是我這裏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微微地露了笑容。「這有點像是一個笑話。老總，把你的手給龐德先生看看。」

他再度對龐德微笑着。「我稱他為老總，因為這表示了他在我的職工之中的作用。」

這個韓國人慢慢地把他的手套脫下來。走到離龐德一臂之長的地方站着。然後，把他的手伸出來，手掌向上。

龐德站起來，瞧着他這雙手，這兩隻是巨大的，肌肉很結實。十個手指似乎是一樣長的。手指的尖端都是非常粗鈍的，這些指尖一晃一晃地發光，好像它們是用黃色的骨頭製造而成的。

「把手轉動，讓龐德先生瞧瞧手掌的側邊。」

這個司機的手沒有指甲，代替的是這種同樣的、黃色的甲殼。他把手橫轉着。兩隻手掌的邊緣，也都是這種同樣的黃色骨質構成的硬脊。

龐德把眉毛聳起來，望着金手指。

「我們要來實地表演一下。」金手指這麼表示。

然後，金手指指着樓梯上密植的椽木欄杆柱子，欄杆橫木非常結實，有四寸厚，六寸寬，油漆得發出亮光。

這個韓國人遵照他主人的話，走到樓梯口 ，上升數級，他雙手下垂 ，站在那兒，把頭橫過來，好像一隻優良的獵狗，對金手指凝視着。

金手指連忙對他點點頭。然後，這個韓國人冷淡地把他的右手高高地舉起來，一直舉到頭部上方，再把他的手掌邊緣向下落，像一柄斧頭一樣的砍向這根光亮、結實的欄杆橫木，隨即響起了一種木材折裂的聲音，這根橫木向下凹，中間破裂了，他這雙手再度舉起來，飛快地落下去。

這一次他的手切斷了這根橫木，使它留下了一個犬牙交錯的缺口，橫木上的碎片彈到客廳裏來了。

這個韓國人伸直了腰，立正站着，等待下一步的指示。這時，他臉上並沒有用力而發紅，他也沒有現出因這種表現而感到驕傲的樣子。

金手指招招手。這個韓國人走下樓梯，回到客廳裏。金手指說：「他的兩隻脚也是一樣的。脚板的外緣和手掌的邊緣相同。老總，壁爐的面飾。」

金手指指着火爐上方，這種東西是一個沉重的木架子，它離地大約有七呎高，比這個韓國人高頂圓帽的頂端，還要高六吋。

「踢它一下？」這個韓國人含糊地說。

「是的，脫下你的帽子和上裝。」金手指轉身向着龐德。「這個可憐人是缺了嘴唇的。他所說的話，除了我之外，恐怕沒有什麼人聽得懂。」

龐德感到這種情況是多麼有用。一個奴隸，祇有經由他的傳譯，方纔能夠和其他的人打交道——這甚至比啞巴姬妾還要好，比他們對主人更專心，更安全。

老總已經脫下了他的帽子和上裝，把它們平整地攤在地上。現在，他把他的褲脚管捲起來，一直捲到膝蓋上。他退後兩步，站在客廳裏，擺出一種柔道能手般的優雅姿勢。他這種樣子，看起來好像一頭象來攻擊，也不會使他失去平衡的。

「龐德先生，最好站到後面一點。」金手指咧開嘴來說，他的牙齒閃閃發光。「這一擊折斷一個人的脖子，就如折斷一根水仙花一樣。」

金手指把那張矮椅子連同飲料盤拖到旁邊。現在，這個韓國人在跑步了，不過，他只跑了三長步。他怎能上躍到壁爐面飾那麼高的地方呢？

龐德注視着，看得出了神。

現在，在這扁平的黃色面具上，那雙傾斜的眼睛，發出了一種兇惡的閃光。

龐德心中暗想：一個人如果碰上了他這種人，那他只有雙膝跪下來，等待死亡。

金手指把一隻手舉起來。

這個韓國人在那雪亮柔軟的皮鞋裏的脚趾，好像抓住了地面，他把膝蓋彎起來，向下深深地蹲了一下，然後，他一躍起來，旋轉着離開了地面。在空中，他像一個跳芭蕾舞的人一樣，把兩隻脚合攏在一起，不過，這種高度，比任何跳芭蕾舞的人躍起來的都要高。然後，身體向旁邊和向下彎曲，右脚像一枝手槍一樣地射出去。這時，傳來了一種碰擊聲，他的身體向下栽下來，兩手著地，手指伸展開來，然後，彎曲肘子，承受體重，隨即突然伸直，把身體向上一拋，使他直立着站在地上。

老總立正站着，這一次，他的右脚邊緣這麼一擊，壁爐的面飾打出了一條三吋長的鋸齒形缺口。當他對這個缺口觀着時，他的眼睛裏流露着一點得意的神色。

龐德以非常敬畏的態度瞧着這個韓國人。祇在兩晚以前，他，龐德，曾經致力於編寫一本徒手戰鬥教範！在他所有的讀物中，在他一切的經驗中，沒有什麼事情，絕對沒有什麼事情，接近過他剛纔所曾經目擊的武功。這並不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這是一根活的木棒，也許是在地球表面最危險的動物。

龐德不得不敷衍一下，不得不向這個非常可怕的人表示敬意。他把他的手伸出來。

「老總，輕一點，」金手指的聲音，好像一根鞭子打得噼啪地響。

這個韓國人鞠了一躬，把龐德的手握在他手上，他的手指仍舊是伸直的，只是把大拇指彎過來輕輕地壓了一下，這好像是握着一片木板，他放鬆了龐德的手，走到他那堆疊得很整齊的衣服邊上去。

「龐德先生，請原諒。我鑑賞着你的態度。」金手指的臉上現出嘉許的樣子。「不過，老總並不知道他自己的力氣——當他受到鼓舞時，尤其是如此。他這兩隻手好像是機械工具。他可以把你的手捏成肉醬，而沒有什麼感覺。那麼，現在——」

這時，老總已經穿好了衣服，恭敬地立正站着。金手指對他說：「老總，你表現得不錯，我很高興看見你練習得很好。這兒，」金手指把那隻貓兒從腋下抓出來，把它拋給這個韓國人，這個韓國人急忙將它接着，金手指繼續表示：「我倦於看見這隻動物在身邊跑來跑去，你可以把它去做晚餐。」

這個韓國人的眼睛裏發出了光輝。「同時，告訴他們在廚房裏的人：我們立即要進晚餐。」金手指最後這麼吩咐。

這個韓國人迅速地鞠了一躬，轉身走開了。

龐德遮藏着他的厭惡，他確切地感覺到：這一切表演對他祇是一項信息，一個警告，一點輕輕的奚落。這是說：「龐德先生，你看看我的力量。我可以輕易地殺死你，或者使你殘廢。老總正在顯本事，你妨礙了他，我自然是無罪的，老總將會受到一點輕微的刑罰。不過，現在，貓兒成了替罪羊，代你接受懲處，當然，不幸落在貓兒身上。」

龐德漫不經心地說：「這個人爲什麼總是把那頂高頂圓帽戴在頭上？」

「老總！」這時，這個韓國人已經走到了僕役室門口「你的帽子。」金手指指着在火爐附近的木製品裏面的一塊嵌板。

老總仍舊把貓兒夾在左腋下，回轉身來，獃頭獃腦地走向他們，當他走到半路時，既沒有停住，也沒有瞄準，他伸手把他的帽子取下來，拿着它的邊緣，用他的全力向旁邊一擲，隨即發出了一種巨大的碰擊聲。帽緣迅即在金手指指定的嵌板上砍進一寸深。

然後，這頂帽子落下來，噼啪一聲，掉在地上。

金手指對龐德客氣地微笑着：「龐德先生，這頂帽子裏面有一種輕而堅固的合金，這一下恐怕已經損壞了外面的毛氈。不過，老總可以戴過一頂，他用針線是非常迅速的 。 如你所能想像

的。這一擊將會打碎一個人的頭顱，或者把他的脖子切斷一半，我非常相信你將會同意：這是一種家常而最巧妙的祕密武器。」

「是的，一點不錯。」龐德同樣客氣地微笑着，「在身邊有用的人。」

這時，老總已經拾起了他的帽子離開客餐了。龐德聽見了鑼聲，「啊，開晚飯了！我們進去吧？」金手指在前面領路，走到火爐右邊的嵌板前面，這兒有扇隱藏的門，金手指在一個暗藏的門閂上按了一下，門開了，他們一同走過去。

這個小小的飯廳是可以和客廳的富麗堂皇相配的，它的中間有一具枝形吊燈，在一張有銀器和玻璃器發光的小圓桌上，又有蠟燭，因而裏面異常明亮。

他們兩人面對面坐下來，兩個穿了白上裝的黃面孔僕人，從一張桌子上把菜端過來。第一道菜是有咖喱的糊狀物，金手指注意到龐德的遲疑，他乾笑了一聲，說：「龐德先生，這是蝦子，不是貓。」

「唔，」龐德的表情，並沒有明確地表示意見。

「請你試一試這種德國的白葡萄酒，一九五三年的出品。我希望它會適合你的胃口。請你自己斟酒，這些人會把酒倒到你盤子裏。」

龐德面前有個細長的瓶子放在一個冰桶裏。他倒了一些酒出來，嚐了一下。它是甘美而冰涼的。龐德祝賀着他的主人，金手指微微地點點頭。

「我自己並不喝酒，也不抽烟，龐德先生，我發現，抽烟在人類各種一切行爲中是可笑的，並且，這是唯一的一種完全反抗自然的行爲。你可以想像一頭牛或任何動物，口中含着正在咬嚼的草，然後吸一口烟，再把它從鼻孔裏噴出來嗎？哈！」金手指顯示一點情感。

「這是一種惡劣的習慣。至於喝酒，我是個初級的化學師，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有一種酒是完全沒有一點毒性的，這所謂毒性很多，酒裏所含的毒性，有一些是强烈的，例如雜醇油、醋酸、醋酸乙烷、和木脂精等等。這種種毒性，吃下去若干數量，就會把你殺死。在一瓶酒裏面，你會發現小量的毒性。它們會產生各種不良的影響，都被稱爲『酒醉反應』而輕描淡寫地略過去了。」

金手指停了一下，用叉子挑了一叉蝦子往口裏送，但是在半途又繼續說話了，「龐德先生，由於你是個喝酒的人，我要對你講幾句忠告的話，永遠不要喝所謂拿破崙白蘭地，那種描寫爲『在森林裏陳年老酒』的，尤其不能喝，那一種特殊的酒所含有的我所述及的毒質，比我所曾經分析過的任何一種酒，還要來得多。陳年的波邦威士忌，毒性位於其次。」

金手指把那一叉子蝦子塞到口裏去，結束了他對於烟和酒的評論。

「謝謝你，我會記住的。也許，由於某些原因，最近，我改喝伏特卡了。他們告訴我：它是用活性碳濾過的，這比較好一點。」龐德從他所閱經過的一些模糊的記憶中，撈出這麼幾句內行話，他對於能夠回答金手指這種有力的挑戰，感到有點驕傲。

金手指銳利地對他瞥視了一下，「在這方面的事情，你似乎懂得一點，你曾經研究過化學嗎？」

「祇是在這方面涉獵過，」這是改變話題的時候了，「對於你那個司機，我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什麼地方學得了那種奇異的戰鬥動作？這種動作是從那兒來的？這是那些韓國人所使用的嗎？」

金手指用餐巾輕拭着他的嘴唇，他把指頭撚得噼啪作響，這兩個僕人清理着盤子，把它們拿開，端了烤鴨子和一瓶一九四七年的陳年紅葡萄酒給龐德。當他們退到服務桌的兩端，靜靜地站着時，金手指說：「你曾經聽到過『唐手』嗎？沒有？現在世界上有三個人曾經獲得唐手黑帶獎，那個人就是其中之一。唐手是柔道的一個支派。不過，它和柔道有很大的距離。」

「我可以看出這一點。」

「剛纔他所表演的祇是一種初級的唐手。龐德先生——」金手指舉起他正在咬嚼的鴨掌——「我可以告訴你：如果老總曾經用適當的一擊，打在你身體上七個穴道之中的一處，你現在就已經歸西了。」金手指津津有味地咬着鴨掌。

龐德鄭重地說：「那是有趣的事，我只知道用一擊打死老總的五種方法。」

金手指似乎並沒有聽到這種評論，他把他的鴨掌放下來，滿滿地喝了一口水。

當龐德繼續吃他的美味可口食物時，金手指向椅背靠着繼續說：「龐德先生，唐手的理論基

礎是這樣的：人類的身體擁有五種打擊的面和三十七個容易受傷的穴道——這所謂容易受傷，是對於一個在唐手方面的專家而言。這種專家的指頭尖端，手掌邊緣，和脚板的外側，都是已經變厚得成爲層層的硬肉的，這種硬肉比骨頭要堅固得多，而又比較柔軟。

「龐德先生，在老總的生活中，他每天都要去練功夫，方法是去打擊一些裝了穀子的袋子，要不然，就是去打擊一些堅固的椅子，這些椅子的頂端，都是用粗繩子捲了很多層的。然後，他又以一小時的光陰，耗費於鍛鍊體格方面。他這種鍛鍊比一個芭蕾舞學校在體育館裏進行的，還要繁重。」

龐德並沒有什麼意圖屈服於這種心理戰，他說：「他在什麼時候實習擲那頂高頂圓帽子？」

金手指對於他這樣插嘴，現出不高興的樣子，「這一點，我沒有問過他。」他毫無興致地說，「不過，我認爲你可以這樣想像：老總對於他一切的本領，都是保持着注意的，然而，你可以以詢問唐手出源於什麼地方。

「唐手這種武功是出源於中國的。它的意義悉是：『唐人之手，奧妙無窮』，在中國，那些化緣漫遊的和尚，對於剪徑的强盜和土匪，變成了輕易的犧牲品，他們的宗教不容許他們攜帶武器，於是，他們發展了他們自己這種不武裝方式的戰鬥。

「這種武功傳到了琉球。當日本人禁止琉球人攜帶武器的時候，他們把它精鍊爲現在這種形式，他們發展了人類身體五種打擊的面——拳頭，手掌的邊緣，指頭尖端，脚板拇趾底部的肉球

和肘子——並使它們變爲强靭，直到它們被層層厚肉包住了爲止。

「在唐手的一擊之中，並沒有什麽完成動作，他打擊的姿勢繼續下去。在撞擊之際，全身肌肉都是僵硬了的，尤其着重在臀部，撞擊之後，肌肉立卽放鬆，所以，平衡不會失去。

「老總可以做的動作，是令人驚奇的。我曾經看見他用他的全力打擊一堵磚牆，他的手法並沒有受傷。三塊半吋厚的木材，堆在一起，他舉起手來砍一下，它們全都會斷裂。他用脚所能做的，你已經看到了。」

龐德喝了一大口非常美味的陳年紅葡萄酒。「這麽說來，你的傢俱必需比較堅硬。」

金手指聳聳肩。「對於這幢房子，我沒有什麽用處。我認爲：一次表演將會使你感到高興，我希望你同意老總應該獲得他的貓兒。」

這時，金手指那種X光式的眼睛，又橫過了桌面，短暫地光亮了一下。

「他在訓練貓兒嗎？」

「他把它們作爲一種珍饈。他小時候，在他的祖國發生了一次饑荒，那時候，他開始嚐到了這種味道。」

龐德認爲：這是發掘得比較更深一點的時候了，他問：「你爲什麽需要這麽一個有武功的人呢？他可能不是很好的伴侶。」

「龐德先生——」金手指對那兩個僕人用力撚響着手指——「這或者是因爲我是一個富翁，

一個大富翁。一個人的財富越多，他就越需要保護。」

「一般的保鏢或偵探，通常是一個退休的警察。這一類的人是沒有用的。他們的反應遲鈍。他們的方式陳舊，同時，他們是會接受賄賂的。而且，他們對於人類生活有一種顧慮。如果我希望繼續活下去，那是不好的。」

「這些韓國人沒有這一類的感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人雇用他們到集中營去充任衞兵，就是這個緣故。他們是世界上最殘忍的，最無情的人。

「我自己的職工都是親自挑選，具有這些特質的。他們都爲我作適當地服務。我沒有什麽不滿，他們也是一樣，他們待遇優厚，飲食豐盛，居處舒適，當他們需要女人的時候，街頭的妓女，就從倫敦接運到這兒來，她們服務的報酬是相當高的，事後再送回去。這些女人長得並不怎麽漂亮，但是她們都是白種人，這一點，就是這些韓國人唯一的要求——把白種人降伏於最粗俗的輕蔑。

「有時候有些意外，不過——」他那蒼白的眼睛茫然地凝視着桌上——「金錢是一種有效的包屍布。」

龐德微笑着。

「你喜歡這句格言嗎？這是我自己的。」

一種非常好的乳酪製疏鬆食品來了，隨後上桌的爲咖啡，這時，他們兩人都靜靜的吃喝着，

彼此都顯然由於這些祕密的透露而感到舒適和輕鬆了。

龐德自然是這樣。金手指，顯然由於有計劃的圖謀，正在對龐德顯示他祕密的面貌之一——假定龐德會對它發生反應的一個面貌——非常殘酷的、冷血的大亨。

也許，畢竟龐德在這幢房子裏的偵察——金手指至少必定曾經這樣假定——已經顯示了一些關於龐德的事情，金手指對於這些事情是非常願意知道的——龐德對他有不誠實的一面，他並不是在他的外表上所顯現的那麼「一個紳士」。現在應該作進一步的探測，然後，幸運的話，建議將會隨着出現。

龐德靠着椅背坐着，點燃了一枝香烟。他說：「你所坐的那輛汽車是非常美麗的。必定是這一系列汽車方面最新的產品，大概在一九二五年——三個汽缸，兩種刹車，每一個汽缸有兩個塞子，一個從磁頁點火，另外一個從線圈點火，對不對？」

「你說得不錯。不過，在其地方面，我不得不介紹一些變形的情況。我曾經在鋼板上加上五片鋼板，在後輪上又裝了圓盤煞車，以減低煞住的力量，那種補助運轉前輪煞車，是不充分的。」

「啊，爲什麼不？最高的速度不會超過一小時五十哩，車體不能受那一切的重量。」

金手指揚起了他的眉毛。「你以爲不必嗎？一噸鉄甲和鉄板化玻璃，造成一種巨大的差異。」

龐德微笑着，「呀！那麼，你自然是非常當心你自己的，可是，那些飛過英法海峽的工作如何？難道這輛汽車從飛機的地板上穿過去？」

「我自己乘一架飛機，銀城公司知道這輛汽車的，這是一種經常的路線，一年兩次。」

「只是在歐洲各地旅行？」

「一個高爾夫球假期。」

「非常有趣，我自己總是希望有這麼一種旅行。」

金手指並沒有呑這個餌，「現在你有這種能力了。」

龐德微笑着，「啊，那額外的美金一萬元。不過，如果我決定轉到加拿大去，我可能需要它。」

「你以爲你可以在那兒賺錢嗎？你希望在那兒賺很多錢嗎？」

「非常希望。在工作方面沒有其他的地點。」龐德的聲音是急切的。

「不幸，大多數賺大錢的方式要經過一個長時期。一個人到已經賺到了大錢的時候，他來享受它，年齡已經太老，爲日無多了。」

「問題就是在這兒。我總是在尋求賺錢的捷徑的，在這兒，你不能發現它，租稅太重了。」

「一點不錯，而且法律太嚴格了。」

「是的，我發現它有毛病。」

「眞的?」

「抓住了海洛英生意的邊緣。祇是僅以身免，沒有吃虧，當然，這將不會進行得更遠?」

金手指聳聳肩膀，「龐德先生：有個人說：『法律是具體化的社會偏見。』我同意這種定義，它恰好非常適用於藥品貿易方面，卽使它並不適用，我也不會熱心去幫助警察局的。」

「呃，事情是這樣的……」

龐德開始敍述那個墨西哥人的貿易，柏克維方面的拳擊角色的故事。最後，他說：「我幸運地逃出了這件販賣海洛英的案子，不過，我在宇宙出口公司，並沒有因而特別受到重用。」

「也許不。一件有趣的故事，你似乎曾經顯示才略，在同樣貿易路線方面，你並不打算繼續下去?」

龐德聳聳肩，「有點過於需要技巧了，由這個墨西哥人判斷，在這種貿易方面的大亨們，一且到了危急的時候並不十分够大，在事情發生接觸之際，他並不進行反擊——祇會用他的嘴唇。」

「呃，龐德先生，」金手指站起來，離開了桌子，龐德也跟着站起來了。「這是一個有趣的黃昏，我不會注意海洛英，有賺大錢的比較安全的方式。你想要確定：那種勝算是不錯的，然後，你將要賭運氣去試每一件事情。把一個人的金錢加倍是不容易的。這種機會不會時常發生，你願意聽我說我的另外一句格言嗎?」

「是的，」

「那麼，龐德先生，」金手指現出了富翁那種輕淡的微笑，「把你的金錢加倍最安全的方式，是把鈔票摺兩次，放在你口袋裏。」

龐德，這個對銀行經理側耳傾聽的銀行職員，忠實地微笑着，不過，沒有發表什麼評論，這是不够好的。他沒有什麼成就。不過，直覺告訴他：不要用脚去踩在他們之間的那種加速裝置，不要操諸過切。

他們走回到客廳裏　龐德把他的手伸出來。「呃，這頓晚餐太好了，非常感謝。時間不早了，我要告辭，回旅館去睡覺了。也許我們改天會再度碰頭的。」

金手指把龐德的手迅速地握了一下，就把它推開了。下意識地害怕「接觸」，這是這個大富翁另外一種守舊的作風。他仔細地瞧着龐德。然後，他曖昧地說：「龐德先生，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的。」

龐德在月光中橫過泰納島，在途中，他再三地想到金手指這句話。他脫下衣服，爬上床去睡，仍舊在思索着它，想不出它眞正的意義。這句話的意思，可能表示金手指打算和龐德保持接觸，或者，它也可能表示：龐德必須設法和金手指保持接觸。

龐德躺在床上，想來想去，不能確定那一種看法是對的，於是他打算擲硬幣來判斷，頭像出現就是前者，反面出現就是後者。

他從床上爬起來，在衣櫥中找出一個輔幣，把它向地下一擲，結果是反面出現了。那麼，這是要他和金手指保持接觸！

事實上也該這樣。不過，下一次，當他們互相「碰頭」的時候，他的藉口不得不弄得非常適當。

龐德回到床上睡覺，立即就睡覺了。

十二 海外追踪

第二天上午九時，龐德準時打電話回情報局，向督察長報告：「龐德報告：我已經把那幢房子看了一下，完全看過了，昨天晚上和主人一同吃晚飯。我可以非常明確地說：我們局長的觀點是對的，那幢房子的確有點毛病，不過沒有足夠的事實來作一篇調查報告送給你。

「那個主人明天要出國，從空中輪渡機場起飛，我希望知道他離去的時間，並且高興再對他那輛銀影滾王汽車看一看，我覺得我要送一件禮物——一具輕便的『傳信鴿』給他。」

「明天我要去跟蹤，動身的時間比他遲一點。你叫彭蓀碧小姐替我去預買飛機票好嗎？目的地是那兒？現在還不知道。我會保持接觸的。你有什麼吩咐嗎？」

「高爾夫球打得怎麼樣？」

「我贏了。」

電話的那一端這時響起了吃吃的笑聲，「我想你會贏的。非常大的賭注，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的？」

「倫敦警察廳的一個人昨天晚上告訴我的，他說他獲得了一個告密的電話，說有一個叫你的名字的人，獲得了一筆沒有宣佈來源的金錢，這筆金錢的數目很大。我們有這麼一個人嗎？有這一回事嗎？這個伙伴不是高級人員，不知道關於宇宙出口公司的事，我告訴他去和局長談談。今天早晨那邊有電話來道歉，大概在那同一個時間，你的祕書發現一封給你的信，裏面有一張美金一萬元的支票！你這個人非常調皮，對不對？」

龐德微笑着，這個告密的電話必定是金手指那種人打的，他想在這筆錢上使龐德發生問題，很可能在打完那場球之後就立即打電話給倫敦警察廳。他希望向龐德顯示：如果你給金手指一個打擊，至少你手上也要留下一個刺。不過，宇宙出口公司這張護身符，似乎已經穩定，爲金手指所相信了。

龐德說：「那是非常熱心的！那個說謊話的人！你可以告訴局長：這一次，這筆錢送給我們的『白十字』基金會。你可以安排其他的事情嗎？」

「當然可以。過一會兒會回電話給你的。不過，你要注意在海外的措置，如果你感到厭煩，需要公司，就立即打電話給我們。再見。」

「再會。」龐德放下了電話。

他站起來，開始收拾他的行囊。他可以想像到在督察長辦公室的情景。這次談話的錄音帶放出來，督察長把話轉知局長的祕書孟平妮小姐：

「他說他同意：金手指是在幹一些大事。不過，他想不出是什麼。金手指今天上午乘空中輪渡飛往國外，他的滾王汽車也帶去。○○七希望跟蹤。（讓我們說兩小時後讓金手指在海峽彼岸安穩地前進。請你安排預訂座位好不好？）他希望我在海關方面打個招呼，以便他可以仔細地瞧一瞧那一輛滾王汽車，在它放行李的所在安置一個『傳信鴿』，以竊聽他的行動。（這一點，也請你安排好。）如果他需要幫助的話，他會經由工作站保持接觸的……」

事情就是這樣在進行。這是一個有效率的組織，龐德收拾好行囊，當倫敦方面打電話來，告訴他已經萬事俱備之後，他走下樓來，付清了房錢，迅速地離開了藍斯格特，走上了肯特伯利路。

倫敦方面已經告訴他：金手指訂了在十二時起飛的機位，這是一次加班的飛機，龐德在十一點鐘到了飛機場，隨即去向辦理護照的官員和海關的人員打交道，海關上的人正在等待他，他把他的汽車開到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駛進一個空的飛機庫，然後，坐下來抽烟，並和辦理護照人員略微談到他本行的事。

他們認爲他是從倫敦警察廳來的，他讓他們去繼續這樣想。他說，金手指沒有什麼毛病，在他的僕人之中，可能有一個人想把一些東西從英國走私出去。這是比較機密的事。龐德是不是可

以和金手指的汽車單獨相處十分鐘？他希望對工具箱看一下。

海關方面可以派優秀的技術人員把這輛汽車仔細檢查一下，看看有些什麼密室嗎？他們很高興這麼做。

在十一點五十五分，一個海關人員在門口把頭探進來，他對龐德霎了一下眼睛。

這個人走進來說：「現在已經來了，司機在車上。我們在要求他們兩人都先上飛機，汽車緩一步，因爲有重量分配的問題，這話聽起來並沒有什麼毛病，我們認識這輛老式的汽車。它是裝了鐵板的，大約有三噸重，當我們預備好了時，再來通知你。」

「謝謝，」房間空了。龐德從他的口袋裏取出一個很小的紙包，裏面包了一個乾電池，有電線連在一個小眞空管上，他對線路瞥視了一下，把這個裝置放回他上裝的口袋裏，等待着。

在十一點五十五分門開了，這個海關官員來打招呼。「沒有問題，他們已經上飛機。」

這輛巨大的、發着閃光的「銀影滾王」，停在海關的隱蔽之處，飛機上看不見它。這兒另外還有一輛汽車，勝利牌TR三型，淺灰色，轎做兩用車。

龐德走到「滾王」後面，海關的工作人員已經把額外的工具箱的蓋子打開了。龐德把工具盤取出來，對箱子裏面檢查了一遍，然後再檢查這個盤子，他跪下去，假裝檢查工具箱的旁邊，悄悄地把電池和眞空管放到它後面，然後，他把工具盤放回去，還是和原來一樣適合的。

他站起來，把兩手放在一起輕擦着，「沒有毛病。」他對這個海關官員說。

這個海關官員把工具盤裝好，用一個方鑰匙將它旋轉下去，他站起來，說「這種汽車並沒有什麼奇妙，車子上面有充分的箱、室和裝飾品，我們不澈底檢查一遍，不能把毛病找出來，現在可以放行了嗎？」

「好的，謝謝。」龐德走回到辦公室，他聽到「銀影滾王」那老式發動機已經在嗡嗡地響了。一分鐘之後，這輛汽車離開了那個隱蔽的地方，在慢慢地上裝貨的坡道，龐德站在辦公室後面，瞧着它安逸地上了坡道，不列斯托爾運輸機巨大的入口處玎璫地關上了，墊木移開了，信號員翹起了一個大拇指，兩具引擎隆隆地響起來，發出火花，這隻巨大的銀蜻蜓，朝向跑道移動了。

當這架運輸機上了跑道時，龐德走到他自己的汽車那裏，爬進了駕駛人坐的位置。他在儀器板下按了一個開關，最初，靜寂了一會兒，然後，他剛才裝在金手指那輛汽車上的「傳信鴿」，傳來了高大粗糙的呼號聲，龐德轉動了一個柄球，這種巨大的呼號降低了，變成了一種低沉的嗡嗡聲。

龐德等待着，直到他聽見那架不列斯托爾運輸機已經起飛了為止。當飛機逐漸升高，向着海岸前進時，這種嗡嗡聲就逐漸降低了，在五分鐘之內，它消失了。龐德轉動着收聽機，再度收聽到了那種聲音當飛機已經越過海峽時，他又跟着聽了五分鐘，然後把收聽機關掉了。

龐德把汽車駛到海關那個隱蔽處，告訴航空公司他將在一點半回來，以搭乘兩點鐘的飛機。他慢慢地離開機場，朝着一家在利伊他所熟識的酒店駛去。

從現在起，只要他保持在離金手指那輛汽車一百英里以內的地方，他所安置在那個工具箱裏的無線電「傳信鴿」，就會和龐德的收聽機保持接觸，他不必做什麼繁複的事情，只要注意這個儀器，不讓這種嗡嗡聲消失就行了，要駕駛一輛汽車，去對另一輛汽車作長途的追蹤，可以和它保持接觸，而又沒有被發現的危險，這是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它可以發現那輛汽車的方向。

在海峽的彼岸，龐德將不得不尋出金手指在勒道克特下飛機後所採取的途徑，保持在適當的範圍之內，在靠近大市鎮或者那些有巨大的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的地方，則要更進一步，保持接近，在那些地方，龐德有時會作錯誤的決定，不得不開一會兒快車，以再度追到金手指的蹤跡。

這輛DB三型汽車要去做這件事，在歐洲大陸這樣作獵犬追趕兔子的遊戲，將是有趣的。太陽在萬里無雲的天空裏照耀。有一會兒，龐德感到異常興奮，好像有一股電流從背脊上直冲而下。他對他自己微笑，這是一種冷酷、殘忍的微笑。

龐德心中暗想：金手指，在你的生活中，你第一次發生麻煩了，這是一種極大的麻煩。

× × ×

在勒道克利，有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寂靜的第三十八號公路，和喧囂的運油的第一號公路相遇，幸而這裏總是有一個騎脚踏車的工作人員的，是，他當然看見了那輛「銀影滾王」。一個人不會不注意這種特殊的汽車的，這是一輛眞正豪華的車子。先生，它向右手轉了彎，朝着阿伯維爾駛去。大概是一小時以前過去的。可是，你的車子像流星……！

龐德在飛機場辦好了護照簽證手續之後，他的收聽機就收到了金手指汽車的嗡嗡聲了。不過，這對於金手指的方向，仍舊難以判斷，不知他是向北去了還是向南去了，如果是朝北，那就會去低地國家——荷蘭、盧森堡、比利時——或奧地利、或德國，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需要兩輛有無線電汽車，以獲得一項收獲。

龐德對那個工作人員舉起一隻手，用汽車的引擎發信號。他不得不快點追向前去，金手指將會穿過阿伯維爾，並且已經走到了那個大三岔路口，由第一號公路直趨巴黎，或者由第二十八號公路開往盧昂。如果龐德作了錯誤的推測，那將浪費很多時間和路程。

龐德駕着車子在這非常彎曲的公路上向前疾駛。他並沒有冒什麼險，只是在十五分鐘之內，前進四十三公里，以趕到阿伯維爾。

那具無線電發送機的聲音很高大，金手指在前面不會超過二十英里，可是，在三岔路口他選擇了那一條路？龐德忖度了一下，便選擇了赴巴黎的途徑。他繼續驅車前進，有一些時候，那具傳信機的聲音並沒有多大的改變，龐德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

然後，意外地，這種嗡嗡的聲音開始微弱了，糟糕！回頭？還是加快速度，選擇一條橫斜的道路，趕往盧昂，在那兒追及他？

龐德憎惡回頭。在離標維斯十公里之處，他向右轉彎，離開了赴巴黎的公路。有一些時候，道路很不好走，不過，後來，由於受到他的收聽器所收到那種打招呼聲音的指引，他駛上了第三

十號快速公路，不知不覺地到了盧昂。

他把車子停在盧昂市郊外，他一面參考着他的地圖，一面傾聽着那種連絡的發音。由於那種嗡嗡聲，在漸漸變大，他可以推斷他已經跑到金手指前面來了。不過，現在，這兒又有一個重要的三岔路口，在這兒，如果龐德又猜錯了，那就沒有這麼容易補救了。在這個三岔路口，金手指可以採取經亞倫康——里曼斯——圖爾斯這條路線向南走，他也可以經由伊夫努克斯——查特利斯——奧爾運斯這條途徑趨向東南，不到巴黎去。

同時，龐德又不能前進得離盧昂的中心更近一點，以便在那兒瞥視一下金手指的汽車，並看它到底採取那一條路徑，他不得繼續停在目前逗留的所在，直到傳信鴿繼續變弱了，再作他自己的猜測。

他留在這兒，過了一刻鐘，方纔確信「銀影滾王」已經駛到他前面去了。這一次，他再度選擇了向左手前進的道路。他把加速的踏板踩到了底，使車子向前奔馳。不錯，這一次，這種嗡嗡聲由低而高，變成了高大的呼號聲了，龐德走上了金手指所走的道路。於是，他把速度減慢，變爲每小時四十英里，並將他的收聽機的聲音降低，由高大的呼號，變爲輕輕的耳語，他懶洋洋地向前進，心中忖度着金手指會趨向什麼地方。

五點鐘，六點鐘，七點鐘。太陽落在龐德的駕駛鏡裏，「銀影滾王」仍舊在向前疾駛。

金手指他們是在穿過迪努克斯和查特利斯，並繼續駛上那段五十英里遠筆直的康莊大道，進

入奧爾運斯。

如果奧爾運斯是過夜的地方，那「銀影滾王」是不會做不到的——大約六個多小時行駛二百五十多英里。當車子停止前進時，金手指自然不是笨拙的人。他必定使這輛老銀鬼停在離市鎮最遠的郊外，龐德開始接近了。

前面有汽車的後照燈，不過還不大清楚。龐德開了他的霧燈，又再開前照燈，它是一輛小跑車，龐德追上去，MG牌？勝利牌？奧斯汀赫萊牌？這是一輛灰色勝利牌雙座車，車蓋是掀起來了的，龐德閃了兩下車燈，飛快地從它旁邊駛過去。

現在，前面又出現了另外一輛汽車的燈光了。龐德把前照燈關掉，用霧燈照着前進，那輛汽車大約在前面一英里之處，龐德追上去。在相距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他再把前照燈打開，向前面望了一下，又隨即熄滅了，是的，這是銀鬼。龐德減慢速度，把距離拉長到一英里，並且保持着這種距離，同時，隱約地注意着在後照鏡中那輛TR三模糊的燈光。

在奧爾運斯郊外，龐德把車子駛到馬路邊，那輛勝利牌跑車怒吼着駛上前去。

龐德從來沒有注意過奧爾運斯，這是一個僧侶和神話所控制的市鎮，沒有女色和愉快。這兒也是法國民族女英雄貞德的故鄉，當它賺取遊客的金錢時，它給予他一種神聖的光輝。

龐德參考着他的地圖，金手指將會停在五星級的旅館，吃楓板魚塊和烤鷄。對於他，那將是「拱廊旅社」——或者「摩登飯店」。龐德本來高興停在這個市鎮的郊外，睡在羅亞河岸上的超

級旅館——豪德斯本大飯店。他的胃裏會充滿黑魚做的圓子。可是他將不得不離他的狐狸更近一點，於是，他決定停在「火車站旅館」，並在火車站的餐廳裏吃晚飯。

在有疑問時，龐德總是選擇在火車站附近的旅館的。它們是適當的地點，有充分的地方停放汽車。並且，火車站餐廳會有美味可口的食物，機會還要比別的地方多一點。在火車站，一個人可以聽到這個市鎮的心跳。火車在晚上的聲音，是充滿了它的悲劇和浪漫氣氛的。

收聽機的嗡嗡聲保持着同樣大小的聲音，已經有十分鐘了。龐德注意着他到那三個旅館的道路，小心地、慢慢地駛進市區。然後，他沿着羅亞河前行，由光明的碼頭上駛過去。他的猜想是很對的，金手指的汽車停在拱廊旅社外面。龐德又回到市區，向火車站前進。

「火車站旅館」的一切情況，都是和他所預料的一樣的——便宜，舊式，非常舒適。龐德先洗了一個熱水澡，再回到他汽車裏面，去聽一聽金手指的汽車有沒有移動。結果還是和原來一樣。於是，他走進火車站餐廳，吃了一頓他所喜歡的食物——兩份奶油鷄蛋，一大塊楓板魚，（奧爾運斯離海邊不遠，這是一種海味。羅亞河並沒有什麼好吃的魚。）和一份有名的卡滿伯特乳酪他飲了一品脫「丹漿玫瑰酒」，清涼可口。最後，喝過咖啡，他離開餐廳，再去査對一下「銀影滾王」，到風俗純樸的街道上漫步一小時。又査對了一下老「滾」，再回房間睡覺。

第二天清早六點鐘。老「滾」還沒有移動，龐德付過房錢，在火車站喝了一杯完全咖啡——雙料的咖啡——把車子開到碼頭上，倒進一條偏僻的街道。

這一次，是犯不得錯誤的。金手指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橫過羅亞河，向南走上第七號公路，到風光絕佳的里維也拉去。另外一條則是沿着羅亞河的北岸前進。可是，這條路也可以轉向里維也拉，也可以走上到瑞士和意大利的道路。

為了確定金手指走那一條路，龐德下了汽車，靠着河堤的胸牆踱方步，注視着絛懸木之間的行人。到八點三十分，兩個小小的人影從拱廊旅社走出來，老「滾」隨即開動了。

龐德注視着：它在沿碼頭走　，直到看不見它的蹤影，他再爬進他自己的這輛「亞斯頓馬丁」，出發追蹤。

在初夏的陽光裏，龐德舒適地駕着車子，沿着羅亞河前進。這兒是世界上他所喜愛的角落之一。在五月間，果樹開着花兒，一片雪白，由於冬天的冰雪，還在融化，羅亞河的河面仍舊是壯闊的。山谷是綠油油的，年青的，為談情說愛而打扮得很漂亮。

在齊多紐夫以前，當他在想着這種美麗的景色時，突然一種波契式喇叭的尖叫聲，從後面傳過來，接着，那輛勝利牌小跑車飛快地抄到前面去了。車蓋是放下了的，他瞥見那裏面有一張美麗的面孔，戴着白框的擋風大眼鏡，透鏡是深藍色的。

雖然，龐德只看一個側影的邊緣——一張塗了口紅的嘴唇和飄動的黑色頭髮，頭上戴了有白點的粉紅色頭巾——但是，從她維持着頭部的方式看起來，他知道她是美麗的，有某個權威人士，時常受到讚美，感覺到有一個女郎單獨駕着車子，超過一個在一輛時髦汽車裏的男子。

龐德心中暗想：這種情形恐怕今天發生了！羅亞河是打扮得像那個樣子的——去追那個女郎，一直追到吃午飯的地方，到河邊空曠的飯店裏接觸，走到花園裏的葡萄架子下面。吃油煎魚，喝冰涼的飲料，審慎地互相招呼一下，然後，兩輛車子再相伴着前進。直到黃昏——自然是向南走——將會有他們在午餐時同意過的地方——橄欖林，蟋蟀在靛青色的薄暮裏歌唱，他們發現彼此喜歡對方，他們的目的地並沒有一定。

然後，第二天，（不，不是今天晚上。我對她還不十分瞭解，並且，我是疲乏的。）他們將會把她的汽車留在旅館的車房裏，她坐在他的車子裏，一同出去。他們駕着車子慢慢地走，知道他們並沒有什麼事情忙着去做。車子向西駛去，離開了大路。

他會經時常祇是因為聽到名字而想去的地方是那兒？想起來了：恩楚杜克斯森斯，在勒斯包克斯附近的一個村莊，那兒也許甚至沒有一家小客棧。
呢，然後，他們將會繼續到勒斯包克斯去。它位於卡瑪格邊緣的降河口上。他們在那兒將住在貼隣的房間裏（不是在一個有雙人床的房間時，現在那還是太早了。）這個旅館，當然是神話式的波瑪尼爾大旅社，他們將吃蒸燒大龍蝦，並且——也許由於這是在這種夜晚的傳統——喝香檳酒，然後……

龐德心中這樣想入非非，想到末了那懸而未決之處，不禁微笑了。不過，今天不行，今天你是在工作。今天是為金手指而來的，而不是為愛情而來的。今天，你可能聞到的唯一的香味，是

金手指刮了鬍子以後那種昂貴的鬍子膏的香味，而不是……她會用什麽？英國女子在香水方面是會犯錯誤的。她希望這將是一些輕淡而純潔的東西，也許是巴曼的聞惑香水，或者卡朗的夢根香水。

龐德把他的收聽機打開，以重新確定一下，隨即把它關掉，驅車前進。這時他的心情頗爲輕鬆，把他的思想用在那個女郎身上，補充着詳細的情形。

當然，他將會再度遇見她。他們似乎是保持得非常接近的朋友，她昨晚必定曾經在奧爾運斯過夜。什麽地方？想不出來。

不過，等一等！龐德突然從何的白日夢裏驚醒過來。那掀開的車蓋提醒了他，在以前他曾經看見過那輛勝利牌的驕車。那是在倫敦的空中輪渡機場，必定曾經在金手指之後上了飛機。不錯，他並沒有看見這個女郎，也沒有注意汽車的牌照號碼，可是，車子是一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由於在走了三百英里路程之後，仍舊在尾隨金手指，這不是巧合。而且，昨天晚上，他曾經用那不明亮的霧燈開車！那麽，有什麽事在進行？

龐德踏着加速器。他已經駛近尼維斯了。爲了下一個大轉彎，他不得不接近一點。他要用一個石頭打死兩隻鳥兒，也要看看這個女郎在幹什麽。如果她保持着介乎他與金手指之間的地位，那必定有一些狂暴的想法，它將是一種非常麻煩的事情。因爲這樣難以尾隨金手指的蹤跡。由於另外一條尾巴夾在他們中間，事情就變得極度困難了。

它仍舊在中間，大概離老「滾」兩英里，穩定地跟在後面。龐德追上去，一俟他看見她那小而發光的大腿（有如他爲他自己所描寫的），他就減慢了速度。呃，呃！她是誰？這種種一切倒底爲什麽？龐德驅車前進，他臉上現出不高興而深恩的樣子。

那輛小車子繼續原來的地位，在這條寬廣的第七號公路——它黑得發光，像一條粗大的、危險的神經，穿過法國的心臟地帶——上前進。不過，在摩林斯，龐德幾乎失去了這種蹤跡，他不得不迅速地倒回來，轉到第七十三號公路上來，金手指已經在十字路口轉了彎，現在是在駛向里昂和意大利，或者，也可能駛向馬康和日內瓦。

龐德不得不把車子開快一點，然後，祇要及時避免奔馳得發生麻煩，關於「傳信鴿」的音調，他並沒有什麽煩惱。他曾經依賴那輛勝利牌汽車的景象而把速度慢下來，可是，現在，突然，他覺得那種嗡嗡聲在變成呼號聲了。這時，他的車子的速度是一小時九十英里，如果他不把速度極力減低的話，那他勢必要超越到老「滾」前面去了。他這樣實行之後，當他駛過一個高地之後，他就看見那輛巨大的黃色汽車停在大約一英里前面的路邊。於於，他就把他的汽車開得好像在爬行了。

幸而這兒有一條馬車路，龐德把汽車轉進到裏面去，在一片玉蜀黍旁邊停下來，那邊是看不見它的，他把一具小小的雙目望遠鏡從放手套的小室中取出來，下了汽車，回頭走了一段路。

龐德用望遠鏡一看，不錯，一點不錯！前面有一條小溪，金手指坐在一條小橋邊的岸上。他

穿了一件白色的擋塵上裝，白色的駕駛頭盔，完全是一種德國旅行者的派頭，他正在吃東西，在那兒野餐。

這種情景使龐德也感到饑餓了，他自己的午餐如何？他檢查着那輛汽車，把後面的窗子望進去，坐在前面坐位上的那個韓國人的黑影，他可以看見一部份，前面並沒有那輛勝利牌汽車的影子。

如果那個女郎仍舊在金手指的軌跡上，她不會有什麼警告。她將會繼續把她的頭低下來，踩着油門掣。現在，她可能在前面的某個地方，躲在那兒等待着老「滾」從她旁邊駛過去。

否則，她將會怎樣？也許，龐德的想像已經離了譜，她可能上了赴意大利那些湖泊的道路，去會合一個姑母，一些朋友，一個愛人。

現在，金手指站起來了。愛清潔的傢伙！這是不錯的，把那些紙屑檢起來，仔細地把它們藏在板下面。他爲什麼不把它們丟在小溪裏？

突然，龐德的下顎緊張起來了。金手指的這些動作使他想起了什麼？龐德是在再度作白日夢？還是這座小橋是一個郵政信箱？難道金手指已經把一些東西——他那些金條裏的一根——留在這座特殊的板下面？

法國，瑞士，意大利。這些國家都是方便的——例如：在里昂的共產黨組織——這是法國最緊張的共產黨單位之一，這是一個優良的運用所在。在它前後的道路上，都有開朗的視野。

金手指爬上了溪岸，龐德連忙躲到掩蔽物後面。他聽見了老「滾」在遠處發動的聲音。然後，仔細地注視着它，直到它消失了爲止。

這是一座美麗的橋，橫跨在一條美麗的小溪上。在拱洞上有一套測量的數目字——79—6——這是衷在第七十九號公路上從某個市鎮數過來的第六座橋，很容易發現的。龐德到了此地之後，迅速地走出汽車，溜下了河岸。

拱洞下面是黑暗而清涼的，在那緩慢、淸澈、有小圓石的溪水裏，有魚兒的影子，龐德搜索着靠近青草的磚砌橋基的邊緣，就在拱洞的中心，也就是在公路下面，有一片密集的青草，靠着橋壁。龐將把這些青草分開，這兒就現出一些剛翻動的泥土。他用手指挖掘着。

這兒埋藏了一件東西，摸起來是光滑的，像磚塊那種形狀的。需要一些力量把它拉出來。龐德把這塊黃色金屬上的泥土揩乾淨，用手帕把這根沉重的條子包起來。他將這根金條揣在懷中，爬上岸來。這時，公路上仍舊是空曠的，沒有一個人。

十三　與汝偕行

龐德這時眞是高興極了，有很多人將會對金手指不滿，大光其火的。這根金條可以值英幣二萬鎊。用這兩萬英鎊，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不正當的工作。可是，現在，這根條子不見了，計劃不得不予以改變，密謀要延期。或者，甚至拯救了生命。如果這根金條的失蹤受到蘇俄國際特務工

作縱隊的追究，那只有假定：某個藏匿在附近的流浪漢，發現了它，這顯然不是他們自己的人取去的。

龐德把後排坐位下面祕密的口蓋打開，將這星金條放到裏面。這是危險的東西。他勢必要和情報局下一個工作站發生接觸，把這根金條交給他們。他們將會把它放在大使館的外交郵袋裏送回倫敦。

龐德必須迅速地報告這件事，它確定了很多案情。局長甚至可能會通告法國的情報組織，請他們派人去監視那座橋，看看有什麼人去取藏金。

不過，龐德希望那種事情將不會發生。因爲，正當他開始接近金手指的時候，他不希望因此而弄得打草驚蛇。他願意在金手指上方的天空，是蔚藍而清澈的。

龐德的車子繼續向前走 。現在，有些其他的事情要考慮。在馬康以前，他必需追及老「滾」，并到達下一個三岔口，以確定去日內瓦或里昂——右手。

其次，他必需解決這個女郎的問題，如有可能，把她帶離公路，不論美麗與否，她是在使收獲混亂了。

此外，他必需停下來，爲他自己買些飲食來吃喝。這時已經是下午一點鐘，金手指那種野餐的景象，已經使他覺得肚子餓了。

同時，檢查一下他的汽車，去加油加水，也是時候了。

裝在金手指汽車上那隻「傳信鴿」的嗡嗡聲變得更高大了，他已經到了馬康市的郊外。現在，他必須追上前去，要冒被對方看出來的危險。幸而這兒交通頻繁，那往來的車輛，遮蔽了他這輛緩慢前進的車子。

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知道：老「滾」是會橫過騷尼河走上包格路？還是在橋頭向右轉，駛入通往里昂的第六號公路？在藍布圖路遙遠的前方，有一點黃色的影子。它越過了鐵路的橋，穿過一個小廣場。那個巨大的黃色車廂繼續向着河邊前進。

龐德注視着其他的路過車輛拐彎過來，跟隨着這發光的老「滾」。到了騷尼河邊了，金手指會向右轉還是朝前橫過這座橋？老「滾」繼續向前。那麼，金手指的目的地，必定是瑞士了！

龐德跟隨着向前走，到達了聖勞倫德鎮的郊外。現在，要找一家肉店，一家麵包店，和一家酒店。在前面一百碼之處，一隻小牛的頭懸掛在人行道上。

這時，龐德向着他汽車裏的後照鏡瞥視了一下。呃，呃！那輛小小的勝利牌汽車，就緊緊地跟在他後面。

她這樣跟隨着他有多久了？龐德只是在專心致志的跟隨老「滾」，以致他在進入這個市鎮之後，就沒有再向後瞥視了。她必定是藏在這兒一條偏僻的街道上。那麼，現在，這自然不是巧合了，必須要做一些事情，甜心，抱歉，我不得不使你陷入困境。不過，我會盡可能地溫和的。

抓緊駕駛盤，龐德突然在肉店前面停下來。他用力使機件倒退。接着發生了令人惡心的嘎扎

和玎玲的聲音，龐德熄了火，走下車來。

他轉了一圈，走到汽車後面，這時，這個女郎現出非常憤怒的樣子，她已經把一隻美麗的穿了絲襪的脚，伸到馬路上。她那雪白的大腿閃現了一下，她把她那擋風的眼鏡取下來，站在馬路上，兩脚穩定着，兩手叉在腰上。她那美麗的嘴巴因憤怒而綳緊了。

他這輛亞斯頓馬丁牌汽車後面的緩衝橫槓，已經撞壞了她那勝利牌汽車的前燈和散熱器鐵格子，幷且陷在裏面，龐德友善地微笑着說：「如果你再度這樣接觸我，你勢必要和我結婚。」

這話還只剛剛出口，她那伸開的手掌就狠狠地在他臉上摑了一個耳光，龐德舉起一隻手來摸他的臉。

這時，已經不少人站在四周看熱鬧了。他們發出了喃喃地讚美聲和猥褻的言詞。

這個女郎的憤怒，並沒有因摑了這一下耳光而消散。「你這個兇猛的蠢材！你到底以爲你在做什麼？」

龐德心中暗想：如果只有漂亮的女子老是發脾氣的話，那她們將是美麗的。他說：「你的刹車不大靈。」

「我的刹車！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是你把車子倒回來撞我的。」

「機件滑動了，我不知道你離我後面這麼近。」這是平息她的怒氣的時候了，「我眞是十二萬分的抱歉，一切的修理費用和損失，我都會負責的，這眞是一種極大的不幸，我來看造成了怎

樣的損害，設法倒一倒車子，不要表現得我們汽車的緩衝橫槓都已經壞掉了。」

龐德接着把一隻脚踩在「勝利」的緩衝橫槓上搖撼着。

「你竟敢來碰我的車子！不准動！」這個女郎憤怒地爬回到駕駛人的坐位上，她按了一下自動發動器，引擎着火了，在車蓋下面的金屬玎瑲地響着，她熄了火，把身體傾向車子外面。「嗨，你這個白癡！你已經損壞了風扇！不能開動了！」

龐德達成了他的希望。他爬進他自己的汽車，輕易地駛離了這輛「勝利」。這時，「勝利」上的一些碎片，被龐德汽車的緩衝橫槓帶過來，掉在地下。

他再度走下車來。看熱鬧的人已經減少了。其中有一個人是穿着機械匠的工作服的。他自告奮勇地說該去找一輛拖拉有故障車輛的卡車。並且，他馬上就這麼做了。

龐德走到「勝利」邊上。這個女郎已經下了車，正在等候他，她的表情已經改變了。現在，她是比較安靜的，龐德注意到：她的眼睛——它們是深藍色的——在仔細注視他臉上。

龐德說：「事實上，這次損害幷不太大，可能是把風扇撞離了位，他們將會暫時把前燈裝在承口裏，幷把鉻鋼伸直的。到明天上午，你就可以繼續前進了。」

這時，龐德把手伸到口袋裏，取出一個裝鈔票的皮夾子，繼續表示：「呃，這件事自然會使你生氣，我自然要承担一切譴責的。這兒是十萬法郎，以作爲賠償你的損害，和在這兒就擱一天以及打電話通知你的朋友等等一切的費用。請你拿着這筆錢，把這件意外作一結束。我本來願意

留在這兒，在明天上午目擊你如常地駕着你的汽車繼續前進。可是，今天晚上，我有一個約會，以致我不能停下來。我必須前往踐約。」

「不行。」這話是冷靜的，明確的。這個女郎把他的手放到背後，等待着。

「可是……」她所希望的是什麽？警察局？要他受危險駕車的處分嗎？

「今天晚上，我也有一個約會。我也必須去履行，我一定要趕到日內瓦去，你高興帶我到那裏去嗎？離這兒並不遠，大概只有一百英里，我們坐在那輛汽車裏面，在兩小時之內就可以到達目的地。」這時，她對他的DB三做了一下手勢。「你高興嗎？請問？」

在她的聲音裏，有一種異常堅決的要求，沒有欺騙，沒有威脅，只有一種强烈的要求。

龐德這時待開始把她不祇作為一個美麗的女子而審視着。她也許希望爲金手指所接納而搭乘，或者對他勒索一番。可是，就她的外表看來，她並沒有做這種事情的能力。她臉上有太多的性格，過度的坦白，同時，她並沒有穿狐狸精的制服，她着了一件白色的有點男性化、修改過的絲質厚襯衫，它是在脖子上開了口的，不過可以用鈕扣扣到一條軍服式的窄領上。這件襯衫的袖子又長又寬，都紮束在手腕上。

這個女郎的指甲是沒有塗蔻丹的，她唯一的一件首飾是戴在訂婚指上的一個金戒指。（這是眞的還是假的？）她繫了一條很寬的、有綫縫的黑皮帶，上面有兩排銅扣子，這根皮帶在後面降起來，以支持一個跑車駕駛人的背心帶子。

她的短裙子是漆黑色的，有褶痕的，她的鞋子是外表華貴的黑涼鞋，在駕車時將是舒適而涼爽的，唯一有觸目色彩的是一條粉紅色的圍巾。這條圍巾，她已經從頭上解下來，現在和那白色的擋風眼鏡，一同拿在手裏。

這一切看來是非常動人的。不過，這種打扮使龐德想到不只是一個青年女子的服式，就她全部的行爲和外表而論，隱然有一些男性化的和愛野外生活的神氣。龐德心中暗想：她可能是英國婦女滑雪隊的一個隊員，或者，她曾經耗費很多時間在英國打獵。

雖然，她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郎，可是，她是那種在美麗方面聽其自然的人，她的頭髮散亂了，她也沒有把它摸平的打算。結果，它看起來有如一個女郎的頭髮將有的樣子——不整齊，有一點散亂，和一條比較歪曲的分縫。

這對於她蒼白勻稱的面貌，供給了一種不平坦，有缺口的襯托的黑框子。她面部主要的特徵，是藍眼睛，黑眉毛，沒有缺點的嘴唇，她那高高的顴骨和優美的下顎線條，傳來了一種有決定和獨立自主的氣氛，在她的面貌上，也有同樣的自恃的神色。

她的身體驕傲地站立着，她那豐滿的乳房，聳然的突出來，把絲質襯衫綳緊了，她的兩隻脚稍微分開，兩隻手放在背後，她的姿勢是激怒而挑戰的。

這整個的圖畫，似乎是說：「現在，那麽，你這個英俊的雜種，不要認爲你可以把我當做「小婦人」看待，你已經使我陷入了這種困難，的確地，你要替我解决困難，你可能是有吸引力

的，不過，我要使我的生活進行，並且我知道我是在去那兒。」

龐德考慮着她的要求。她將是一種多麼麻煩的事情呢？他要過多久纔能把她擺脫，來進行他自己的事呢？有沒有任何安全上的危險？和這些不利的情況對抗的，他對她有一種好奇心，她要去幹什麼，他會經在途中對她所作的胡思亂想，這種想像的傳奇，現在經朝向現實走了第一步，最後，還有遇困難少女的事——任何婦女求助的要求。

龐德簡略地說：「我高興把你帶到日內瓦去，那麼，現在，他把他那輛奧斯汀赫萊牌汽車後面的雜物箱打開來，「讓我們來把你的東西放進去。我在這兒辦理汽車修理廠方面的事。這兒有一些錢，請你拿去買我們的午餐——你自己高興吃什麼就買什麼。至於我，　則請買六寸里昂香腸，一條枕頭麵包，白脫，半公升馬康酒，要把酒瓶的塞子打開。」

他們的目光相遇了，交換了一下男子與婦女，主人與奴隸的信號。這個女郎把他手上的鈔票接過去，「謝謝，我自己也會購買和你吃的一樣的東西。」

她走到「勝利」放行李的雜物箱旁邊，把鎖打開，龐德預備來幫助她，她說：「不必，不用麻煩你，我可以處理這些事情的。」她隨即從裏面取出一個高爾夫球棒袋子，袋子的拉鍊是拉上了的。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樣子很華貴的手提皮箱，她把它們提到奧斯汀赫萊旁邊，再度拒絕了龐德想提供的幫助，將它們安置在龐德行囊的旁邊。

他瞧着她把這個雜物箱鎖好了，然後，回到「勝利」裏面，取出了一個寬大的黑色皮袋子。

龐德說：「我要留下什麼姓名和地址呢？」

「什麼？」

龐德重述着他的問題，忖度着她是否會對她的姓名或地址撒謊，或者兩者都是假話。

她說：「我是會遷移的，最好說是日內瓦的伯格斯旅館吧，姓氏是蘇美斯，蒂莉，蘇美斯小姐。」她說話一點也不遲疑，她說完之後，隨即走進肉店去了。

過了一刻鐘之後，他們就一同坐着龐德的車子出發了。

這個女郎挺直身軀坐着，注意着道路，從「傳信鴿」傳來的嗡嗡聲是微弱的，由這種聲音推測，老「滾」必定已經領先了五十英里。龐德加快了汽車的速度，他們飛快地穿越着包格路，在朋丹過了騷尼河。

現在，他們是在婁拉山的山麓，這兒的第八十四號公路，有一些之字形的彎曲所在。龐德向着這些急彎奔馳，如同他是在阿爾卑斯山的測驗中競賽駕車一樣。這個女郎在轉彎時會搖晃得倒向龐德身上，她在這樣倒了兩次之後，也把手抓着駕駛盤，也來參加駕駛，好像她是他的副手。

有一次，一個特殊的緊急刹車，幾乎使他們翻在路旁。之後，龐德對她的側影瞥視了一下，她的嘴唇是張開的，她的鼻孔有點發紅，她的眼睛是雪亮的，她現在過得快樂的樣子。

他們來到了山道的頂上　然後是下坡路，駛向瑞士的邊境。現在，「傳信鴿」在迸出一種明確的呼號聲了。龐德心中暗想：我必須把速度慢下來，不必趕快。否則，我們在瑞士的海關上就

要遇見他們了。

他把手伸到儀器板下面，把那種呼號聲降低。然後，他將車子駛到公路旁邊，停下來。他們一同坐在汽車裏面，吃了一頓文雅而幾乎靜寂的野餐。他們兩人，誰都沒有作談話的企圖，看情形，似乎是兩個人心裏都有其他的事情。

過了十分鐘之後，龐德又開始駕車前進了，他輕鬆地坐着，安逸地驅着車子，駛下彎曲的道路，穿過正在輕聲耳語的幼小松林。

這個女郎說：「怎麼會嗡嗡地響？」

「磁電機在發這種聲音，當我開快車時，情形就會更壞，這是在奧爾運斯開始的，今天晚上要去修理一下。」

她對於這種可笑的說明，似乎是感到滿意的，她猜疑地問：「你要到那兒去？我希望，爲了送我到日內瓦。不致使你遠離你的道路。」

龐德以一種友善的聲音說：「沒有關係，不會彎路的。事實上，我也要到日內瓦去，不過，今天晚上我可能不停在那兒，或者要繼續前進，這要看我參加的會議的情況而定，你將在那兒停留多久？」

「我不知道，我是來打高爾夫球的，在迪沃尼，要舉行瑞士婦女高爾夫球比賽。我的球技並不好，不過，我認爲去試一試，對我總是有好處的，比賽之後，我再到其他的球場上去打幾

場。」

話已經講得很遠，沒有理由可以認爲它是不實在的。不過，龐德可以確定：這決不是完全眞實的。他說：「你打過很多高爾夫球嗎？你常去的球場是那一個？」

「打得相當多，潭普爾球場。」

這兒有一個明顯的問題，這個答案是眞的？還是這只是她所想到的第一個高爾夫球球場？「你府上居住在這個球場的附近嗎？」

「我有個姑母，就住在這個球場附近的亭萊，你在瑞士做什麼？渡假嗎？」

「商務，進出口貿易。」

「啊。」

龐德暗中微笑着。這是一種舞台式的會話。談話的聲音是一種文雅的舞台式聲音。他可以感覺到這種情景，英國戲院可愛的場面——會客室，法國式窗子外面蜀葵上的陽光，坐在沙發上的一對情侶，他們坐在沙發邊緣上，她正在倒茶。「你要糖嗎？」

他們已經駛到了山脚下，前面是一段漫長而筆直的道路。在那遙遠的地方，他們看見了一小叢房屋。那兒是法國的海關。

這個女郎非常機警，并不讓龐德有機會對她的護照看一下。在法國的海關上，車子一停，她就說了一下關於清潔整容的話，連忙溜到婦女盥洗室去了。當她重新出現，她的護照拿去蓋印

時，龐德已經辦完了查驗的手續，正在領取臨時輸入汽車的證明了。

在瑞士的海關，她又託詞要從她的手提皮箱裏取出一些東西，龐德沒有時間來這樣躭擱，他粗率地呼喊着她。

龐德增加速度把車子駛進了日內瓦市區，一逕開到柏格斯旅館門口，這兒的侍者替她提着手提皮箱和高爾夫球棒袋。他們一同站在階梯上。她把手伸出來和龐德握手。「再見，」她那坦白的藍色眼睛，並沒有受感動的樣子，「謝謝你。你駕車的技術很好。」她的嘴唇微笑着。「你在馬康會出那種毛病，我感到驚奇。」

龐德聳聳肩，「這種事情不會時常發生，我很高興於我所做的事。如果我可以把我的商務辦完，也許，我們會再度相遇的。」

「那將是很好的，」不過，她說這話的音調，顯示着和這相反的意味。她轉身背向龐德，穿過轉門，進了旅館。

龐德跑下階梯，回到汽車裏。把她帶來，眞糟糕！現在，要去尋找金手指。然後，還要到威爾遜碼頭那個小辦公室去。他轉動收聽機，等候了兩分鐘，覺得金手指就在附近，不過，正在移動。

他可以從日內瓦湖的右岸跟過去，也可以從它的左岸追蹤，從「傳信鴿」的音調推測，他至少在市區的一英里以外。那一條路？向左邊趨向勞汕尼？還是向右邊趨向伊維恩？這輛DB三已

經駛上了左手的道路，龐德決定：就由這兒向前進吧。於是，他移動了。

在快到柯柏村時，龐德瞥見了那輛黃色汽車高高的輪廓——柯柏是個小村莊，由於法國女作家戴斯泰爾女士曾在這兒居住而出名。他藏在一輛大卡車後面，在他第二次偵察時，老「滾」已經消失了。

龐德驅車前進，向左邊注視着，在這個村莊的入口，有一堵高牆，裏面兩扇大而堅固的鐵門，正在關閉。灰塵在空中飛揚。在這堵牆的上方，有一張不大不小的招貼，藍底上寫了黃字，顏色已經褪了，這些字跡爲「奧利克。金（手指）企業公司」，原來狐狸已經鑽到洞裏去了！

龐德繼續向前，直到他在左手發現了一個轉彎的地方爲止，他跟着轉進去，這兒通到一條巷子，這條巷子穿過葡萄園的後面，到達柯柏村後面的森林，和戴斯泰爾女士的別墅遺址。

龐德的車子停在樹林裏。現在，他應該是在奧利克企業公司的正上方了，他把他的望遠鏡取出來，走下汽車，跟隨着一條小路，向下走向這個小村莊。

不久，在他的右手，是一道用大釘釘牢的鐵欄杆，沿着它的頂上，還加了有刺的鐵絲網，在小山下一百碼之處，這道鐵欄杆被一堵高石墻所吞併了，龐德慢慢地向上走回去，以尋找一條祕密的入口，因爲裏面有栗子樹，柯柏村的小孩子必定會經開闢一條路，以便溜進去檢栗子。

結果，他發現了這條路——兩根鐵欄杆之間的間隔弄寬了，可以讓一個小孩子鑽過去。龐德站在下面的欄杆上，以他全身的重量，來把這個缺口加寬。最後，加寬了兩吋，他由其中鑽爬進

去。

龐德小心地穿過樹林，每一步都注意着枯枝，樹木變得稀疏了。在一幢小小的舊住宅後面，有一堆低矮的建築物，他在這些樅樹裏面，挑選一根軀幹最粗大的，站在它後面，現在，他在向下眺望那些建築物了。最近的大概在相距一百碼的所在，那兒有一個空院子。那輛有灰塵的「銀鬼」，就停在院子的中間。

龐德把他的望遠鏡取出來，精細地檢查着在那兒的每一件東西。

這幢舊房子是用紅磚砌的，爲一種非常勻稱的方塊建築，屋頂上蓋石板，它有兩層樓，上面還有一個閣樓。裏面可能有四個臥室，和兩個主要的房間，牆壁有一部份爬滿了紫藤，這種植物的花兒，正在盛開。

這是一幢有吸引力的房子，在龐德的心目中，他想像着內部爲漆得雪白的格子，他可以聞到那裏房間裏太陽晒着的發霉氣味。它的後門通到這個停了老「滾」的院子，這個院子寬大，地面是鋪砌過的。

院子靠龐德的這一邊是空的，另外兩邊則被兩幢平房擋住了。這兩幢平房都是鐵工場。在這兩個鐵工場的角上，有一個高高的鋅質烟囱聳立起來。烟囱的頂上裝了一個鋅質的旋轉罩。在這個旋轉罩上面，又有一種旋轉的方形嘴狀物，龐德看來，好像是一個狄卡式雷達掃描機，你在大多數船橋上都可以看見這種東西。這個裝置團團地急轉着。在樹林裏的這個小工廠頂上裝着這種

玩意兒，龐德想不出它的目的何在。

突然，這種靜寂、不動的和平景象被打破了。這好像是龐德在英國南部不來頓市的碼頭上，把一個便士放進了一具西洋鏡的錢洞裏。在某個地方，一座小鐘敲了五下。在這種信號之下，這幢房子的後門隨即打開了，金手指走了出來。他仍舊穿着那件駕汽車的白上裝。不過，頭盔已經取下來了。

金手指後面跟隨着一個難以名狀的、諂媚的、身材矮小的人，這個人蓄了牙刷式短髭，戴了一副角質鑲邊的眼鏡，金手指現出高興的樣子。他走到老「滾」的旁邊，輕輕地拍拍它的引擎蓋。另外那個人文雅地笑起來了。他從他的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個哨子，吹了兩下。

接着，在右手那個工場裏的一扇門打開了，四個穿了藍色工裝褲的工人，魚貫地走出來，到達汽車旁邊。那扇門沒有關上，裏面傳出來一種呼呼地急速轉動的聲音，一具重引擎開始轉動得成爲有韻律的喘息，這使龐德回想到在利堪爾佛聽過的響聲。

這四個工人自行佈置在這輛汽車的周圍，那個身材矮小的人說了一句話，他們就開始把車體支解了——這個人大概是個工頭。

他們把四扇車門從門軸上取下來，蓋在引擎上面的車蓋也除去了。接着就對擋泥板上的鉚釘下手，到這個時候，事情已經很明顯：他們是在有條不紊的把這輛汽車上所裝的甲板卸下來。

差不多在龐德一想到這項結論時，老總那個穿黑衣服，戴圓頂高帽的影子，就在住宅的後門

口出現了。他向着金手指發出了一種難聽的聲音。金手指對工頭講了一句話，隨即走進住宅裏面去。這個工頭和四個工人，仍舊在院子拆這輛汽車。

這是龐德要離去的時候了。他對四周的情況仔細審視了一遍，以便把這兒的地理牢記在他心中。然後，他在樹林裏由原路慢慢地退出去。

× × ×

「我是由宇宙出口公司來的。」

「啊，是嗎？」在桌子後面的牆上，懸掛了一張複印的英國女王的玉照。而在另外那些牆上，則貼了很多廣告，都是關於弗加遜牽引機和其他農業機械的。

這時，從寬大的窗子外面，傳來了沿着威爾遜碼頭來來去去車輛的響聲，一艘汽船的汽笛在嗚嗚地叫，龐德從窗口向外面瞥視了一下，看見它在湖中不遠的地方行駛，它留下了一條悅目的水迹，橫過在黃昏中日內瓦湖這像無瑕的鏡子般的湖面。龐德隨即回過頭來，仔細地瞧着這個態度慇懃而中立的商人的眼睛。

「我們正在希望和你談生意。」

「那一種生意？」

「進口貿易。」

這個人臉上現出了一個微笑。他愉快地說：「閣下是〇〇七，對不對？我想我認識你。呃，

現在，我能爲你做什麼呢？」他的聲音變得小心了，「祇能做一件事情，最好快點做，馬上離開。自從做了杜豪德交易之後，這兒就遭受到了極大的壓力。他們——當地和赤色的特務人員——已經在注意我了。一切過程都是非常和平的，不過，你不會希望他們在你身邊用鼻子聞你。」

「我想事情可能是那樣的，這只是一種例行的工作，這兒。」龐德把他的襯衫解開，取出他在橋下挖取的那塊沉重的金磚，「請你把它送到英國去，好不好？同時，有機會時請你把一封密電拍回情報局。」

這個人取出一本拍紙簿，龐德對他口授內容，他以速記術把它寫下來。

這個人寫完之後，他就把這本拍紙簿放到他口袋裏去了。「啊！啊！非常刺激的資料。照辦，我的日常工作是在半夜裏做的，這件東西」——他指着這塊金磚說——「我會送到在伯原尼的我們駐瑞士大使館，以便裝外交郵袋裏寄回去，還有別的什麼事情嗎？」

「你會經聽到過設在近郊柯柏村的『奧利克企業公司』嗎？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嗎？」

「在這個區域裏經營的每一種工程商業，我都知道，這個公司當然也是知道的。去年，我曾經設法出售了一些鉚釘釘接器給他們，他們製造金屬的傢俱，出品都是非常好的。瑞士鐵路局曾經購買過一些他們製的東西。還有，航空公司也購買過。」

「知道是那些航空公司嗎？」

這個人聳聳肩，「我聽說他們爲麥加航空公司做一切工作。這是到印度去的獲得特許的大航

線。它們的起站是日內瓦，對於全印度航空公司，他們是一個値得重視的勁敵。事實上，我聽說奧利克企業公司在這家航空公司投有相當的資本，他們已經訂立了座位方面的合同，那是不足爲奇的。」

龐德的臉上慢慢地展開了一個獰笑，他站起來，把手伸過去和這個人握別，「你不明瞭這件案子，不過，你在這幾分鐘之內所說的這些話，已經把一個益智圖完全拚合起來了。眞是十二萬分的感謝。敬祝你在牽引機方面生意興隆，希望有一天會再度見面。」

離開這兒到了街道上之後，龐德迅速地走進他汽車裏，沿着碼頭行駛到柏格斯旅館去。

現在，情況已經完全明瞭了！這兩天，他尾隨着一輛「銀鬼」，橫過歐洲大陸，這是一輛裝甲的「銀鬼」。在國內的肯特郡，他曾經看見最後的一塊甲板，用鉚釘裝上去。現在，這全部的甲板，又在瑞士的柯柏村，一一拆卸下來。這些甲板此刻必定已經進了在柯柏村的融爐，準備把它製成七十把椅子，裝到麥加航空公司的一架星座式的客機上，過了幾天，這架飛機上的這些椅子，在印度完全拆去，用鉛質的椅子來代替。金手指已經製成了多少？五十萬磅？一百萬磅？

至於這輛「銀鬼」，根本不是銀的，實際上它是一輛金鬼——它這兩噸重的車體，全都是金子。它是堅硬的 十八開的白金。

十四 有志一同

詹姆斯。龐德在柏格斯旅館開了房間，到浴室去作了一次淋浴，換上一套衣服。他把他的手槍拿出來衡量了一下，忖度着他應該把它帶去還是把它留下。考慮的結果是把它留下。

他預備再到奧利克企業公司去窺探一下，並不願意被金手指他們發現，如果運氣不佳，他被他們看見了，他帶了槍必定會導致槍戰，而槍戰會破壞每一件事件。他有他的故事，一項不大自然的故事，不過，這個故事將不會妨礙他的藉口。他不得不依賴它。

可是，龐德選擇了一雙特殊的鞋子。這雙鞋子的樣子和普通的鞋子有點不同，而且比較重。

他走出去時，在賬房那兒詢問：蘇美斯小姐是不是住在這兒，賬房說：沒有什麽蘇美斯小姐到他們這個旅館來寄住。這一點，龐德並不感到驚奇，唯一的問題，是在龐德在她的眼簾消失之際她就離開了這兒，還是他用另外一個名字在這兒登記了。

龐德駕着車子，橫過美麗的布蘭克山橋，沿着非常光亮的碼頭，到達「巴伐利亞」，這是一個優雅的亞爾薩斯啤酒店，在國際聯盟吃香的時代，這兒生意是非常興隆的，他坐在窗子邊上，喝着恩先美酒。

首先，他想到金手指。現在，他在幹什麽，是毫無疑問的了。他供給一個間諜網的資金，這個間諜網可能是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他因走私黃金到印度去而發財。在印度，他可以獲得最大的利潤，在他的那艘不列克斯拖撈船失去之後，他就想出了這種新的方式。

金手指最初由於他有一輛裝甲的汽車而知名，那祇被認爲是古怪的事。英國很多製造車體的

人都輸出這種東西，它們以前時常賣給印度的土王，現在，購買這種東西的，則爲中東出產石油國家的酋長和南美的總統。金手指選擇了一輛銀鬼，因爲，由於他的修改，底盤是異常堅强的用鉚釘固定，是這種車體的一項特色。而在金屬板方面，別的車子也是少有的。或者，金手指曾經把車子開到海外去過一兩次，以使空中輪渡機場熟習它，然而，在其後一次的旅行上，他把這種甲板在利堪爾佛的他那伯泰納合金研究所的工廠裏卸下來。他以十八開的白金代替，鎳和銀的合金是够强的。如果他的車子被撞碎了，或者，車體受到了磨擦，金屬的顏色將不會洩漏他的祕密的，誰也看不出來這是黃金合成的東西。

然後，這輛車子開往瑞士，進入這個小工廠。這兒的工人們，將是和在利堪爾佛的工人們一樣小心地挑選出來的。他們會把這些合金板卸下來，將它們融製爲飛機上的座位，這些座位將會陳列和裝置在麥加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機上，這家公司大概是由金手指的某個助手經營的，這個人在每一次裝運這種僞裝的黃金時，分一筆紅利。

在這些裝運時——一年一次，兩次，三次？——飛機祇接受輕便的貨運和少數客人。在孟買或加爾各答，這架飛機將需要仔細修理，重行裝備。它將會進入麥加航空公司的飛機庫，裝上新的座位。那些舊的座位——黃金做成的東西，將會運到黃金經紀人那裏。金手指將會在納塞或某個他所選擇的地方，獲得他的英鎊貸款。

金手指這樣從英國各地「我們收購舊金飾」的銀樓到利堪爾佛——日內瓦——孟買，周而復

始的開始轉圈子，每一次，他都會獲得百分之一百或二百利潤。

龐德向窗子外面凝視着那發光的，反映着星光的湖面，心中暗想：是的，這就是這麼一回事——一種高度的循環走私，危險最小，利益最大。當金手指按着那個老式的大蟒蛇喇叭球，在英、法、瑞士三國嘆賞的警察人員面前奔馳而過時，他必定在微笑了！

自然，他似乎獲得了答案——一點金石，點石成金的手指！如果他不是一個這麼不愉快的人，如果他不做這一切事情，來支持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的扳機手指，龐德對於這個異常的騙子，必定感到欽佩了，因爲他的工作是如此的鉅大，以致它們幾乎使英格蘭銀行煩惱起來了。

事實上，龐德只想摧毀金手指，搜取他的黃金，把他關到監牢裏。金手指的黃金慾太强烈了，太殘忍了，太危險了，它有凝於世界的運行。

這時是晚上八點鐘，恩先美酒正在開始溫暖龐德的胃和融化他的緊張，這種酒是用龍胆蒸溜而成的威士忌，對於瑞士人慢性的酒精中毒，是要負責的東西，他又叫了一份雙料的恩先和一些食物。

關於這個女郎如何？她像是一張美麗的百搭，突然在分牌時出現，她到底是在幹什麼？關於這件打高爾夫球的故事如何？

這時，龐德站起來，走到房間後面的電話亭裏。他撥了日內瓦新聞的總機，再轉到娛樂欄的編輯，這個人樂於和龐德談話的，不過，對於他的問題感到驚奇。

不，當然，各種比賽，都是在夏天進行的。那時，瑞士其他的節目都完成了。要引誘很多外國人到瑞士來，是不可能的。歐洲大陸其他的國家，情況也是一樣，他們都願意盡可能地招致最多的英國和美國的打球者，這增加了門票的收入，「先生，沒有這回事。」

龐德回到他桌子上，吃他的晚飯，不必管它這許多。不論她是誰，她是個業餘的間諜，專門幹偵探的人，不會應用一個打電話的有關方面查詢一下就露出馬脚的藉口的——在龐德的心中，由於他喜歡這個女郎，并且被他弄得很興奮，他勉强地承認：她或者是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的一個特務人員，奉派來監視金手指，或龐德，或他們兩個人的。她具有一個情報人員的某些特質：獨立自主，强烈的性格，單獨行動的能力，不過，那種觀念消失了，她沒有受過訓練。

龐德叫了一份乾酪，粗裸麥麵包，和咖啡。不，她是個莫名其妙的謎。龐德只祈禱着她不會定出某種祕密的計劃，這種計劃，牽涉到他或者金手指，因爲它正在使他自己的工作混亂起來。

現在，他自己的工作已經差不多快要完成了！他所需要的，是對於他在金手指和那輛銀影滾王汽車方面所構想的故事變成爲眞實的情況，用他自己眼睛去證明一下。對柯柏村的工作看一下——獲得一點兒白金灰——當夜他就可以趕往伯爾尼，找英國大使館的值夜官員，拍發急電回國。然後，英格蘭銀行將會靜靜地、謹愼地凍結金手指在世界各地的賬目和窖藏黃金。並且，在明天，瑞士警察廳的特殊工作單位，將會去敲奧利克企業公司的門。

然後，金手指將會引渡回國，押到不列克斯敦，在邁茲頓，或利維斯那些的走私法庭，將會有一個靜靜，比較複雜的走私案件。結果，金手指將會受到若干年的監禁，他的歸化案將會予以撤銷，他那非法輸出的黃金窖藏，將會慢慢地流回到在英格蘭銀行下面的國庫裏。

那時，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將會咬牙切齒，并把龐德對他們的損害又加寫了一頁。

最後一種飲料喝完了，龐德付了飯錢，走出這家飲食店，進入他的汽車，他横過洛尼河，慢慢地沿着光亮的碼頭行駛，這時往來的車輛不少，他由其中穿過去。

對於他的目的，這是一個普通的夜晚。月亮雖然不圓，但是很亮，足以照着他步行。不過，沒有一絲風兒來掩護他從森林裏穿過，走近工廠。

呃，不必忙。他們可能是在通宵工作的，他必須非常輕微而仔細地做這件事，這個地方的地理和途徑，他已經默默地記在心中，變成了一幅地圖。自動駕駛器操持着車子，在平靜無波的日內瓦湖旁邊，沿着寬廣潔白的道路，向前行駛，這時，那種心目中的地圖，就像電影片一樣的在眼面前浮現，非常清楚。

龐德依循着他在下午走的道路前進。當他離開大路轉了彎之後，他就開了汽車前面的小燈行駛。然後，在適當的地方，他使汽車掉頭離開巷子，進入森林中一片空地，關熄引擎。

他坐在汽車裏面傾聽着，這兒是萬籟俱寂的。只有在引擎蓋下面那熾熱的金屬上傳來的一種輕輕的滴搭聲，和儀器板上的錶急速轉動的聲音。龐德走下車來，輕輕地把車門關上。慢慢地由

小路上走下去，穿過樹林。

現在，他可以聽見發電機引擎那種沉重的喘息……砰咚……砰咚……砰咚……聲音還輕。它似乎是一種警戒的，有點恐嚇的聲音。龐德走到了那個鐵欄杆的缺口，鑽了過去，站起來，提高着警覺，穿過被月色照得斑駁的樹木，向前進行。

砰咚……砰咚……砰咚……現在，這種已經變大的鋼鐵吹噴聲，是在他頭頂上，在他的腦子裏。龐德覺得鼠蹊部在虫行蟻爬地發癢。這種感覺，可以溯源到一個人第一次在黑暗中進行捉迷藏的遊戲。

龐德對着這種動物的危險信號，不禁暗自微笑了。引擎的聲音，是從那高高的鋅質烟囱傳來的，什麼原始的和音受到了這種單純的引擎聲音的碰擊？在洞穴中一雙恐龍的呼吸？龐德的皮膚緊張起來，他慢慢地向前爬，小心地移開在他途中的小枯枝，以免被踩撞得折斷的聲音。同時，每一步都極其小心的踩下去，好像他正在戰戰兢兢的穿過一個埋藏了地雷的區域一樣。

樹木已經變成稀疎了。不久，他就要爬起來，站在那根大樹後面，和下午在那兒一樣的掩蔽起來，他尋找着它，然後，他呆若木雞地站立着，他的脈搏急速地跳動。

在下午掩蔽過他的那棵樅樹下面，有一個人像老鷹展開了翅膀一樣的俯伏在地上。

龐德把口張得很大，緩慢地吸氣和呼氣，以減輕他的緊張。他的手掌在出汗，他把兩隻手掌由他的褲脚管上輕輕地揩下去，接着，他的兩隻手向膝蓋再慢慢地下垂，向前凝視着，他的眼睛

睜大得好像照相機的鏡頭。

在樹下面的身體移動着，小心地變換為一種新的姿勢。一陣微風吹過，樹梢輕輕地耳語，月光迅速地在這個身體上舞動，然後，又恢復靜寂着。這時，他瞥見這個身體有濃密的黑頭髮，黑色的毛線衫，黑色的窄小鬆緊褲。還有一些別的東西——沿着地下，有一條筆直金屬的閃光，它開始於一叢黑頭髮的下面，再向前伸展，經過樹幹，穿到青草裏去。

龐德慢慢地，疲乏地把頭彎下去，瞧着在他伸展的兩手之間的地面。他看淸楚了，原來這就是他在路上帶來日內瓦的那個女郎——蒂莉，蘇美斯。

她正在注視在下面的建築，隨身攜帶了一枝步槍——這枝步槍，必定是混雜在那些高爾夫球棒裏的，那根本不會引起他人的注意——她已經準備好了，要向前面射擊。這隻愚蠢的母狗，眞糟糕！

龐德慢慢地輕鬆了，她是什麼人，或者，他要做什麼，都是無關緊要的。他估量着距離，計劃着向前移動的每一個步驟——最後跳躍的弧形，左手伸到她的脖子上，右手按住她的槍，現在！

龐德的胸前，由這個女郎像丘堆似的臀部滑過去，砰然落在她那嬌小的背部，這次衝擊壓空了她體內的空氣，使她發出一聲輕輕的呻吟。龐德左手的手指飛快地伸到她喉嚨邊，找到了頸動脈，他的右手則抓在步槍上的扳機所在，他把她抓在步槍上的手指移開了，摸到保險槓仍舊是沒有

打開的，隨卽把這枝步槍遠遠地推在一旁。

然後，龐德移去了他胸部加諸於這個女郎的壓力，幷把手指由她的脖子上挪開了。他用手輕輕地蒙在她嘴唇上，他覺得在他下面的身體在起伏，肺部在辛苦地呼吸，她仍舊是不能動彈的。

龐德把她的兩隻手反到她背上，用他的右手把它們抓住。在他下面，她的臀部開始蠕動了。她的兩脚抽搐着。龐德用他的腹部和兩腿把她的脚壓到地面上，他注意到强壯的肌肉在他下面集成一球一球。

現在，她的呼吸在他的手指間衝過，她的牙齒咬着了他的手。龐德小心地沿着這個女郎向前移動，他把他的嘴唇穿過她的頭髮，到達她耳朵邊上。然後，他急速地耳語着：「蒂莉，看在上帝面上！保持安靜！是我，龐德。我是個朋友，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願意保持安靜，聽我說話嗎？」

她的牙齒停止了咬他的手指了，她的身體放鬆了，她柔軟地躺在他的身軀下面。過了一會，她的頭點了一下。

龐德放鬆了她，躺在她旁邊，不過，他的右手仍舊把她的兩隻手操持在她背上，他輕輕地說：「讓你喘一口氣。不過，告訴我：你是在追蹤金手指嗎？」

她那蒼的面貌向旁邊瞥視了一下，隨卽轉開了。這個女郎兇猛地耳語着：「我準備殺死他。」

某個曾被金手指以熟習方式處置的女郎，龐德放鬆了他的右手。她把她兩隻手伸到她前面，支撐着她的頭部。她全身都由於精疲力竭而戰慄，她在放鬆神經，她的肩膀開始輕輕地顫動，龐德把一隻手伸過去，靜靜地，有韻律地撫摸着她的頭髮，他的眼睛仔細地注意着在下面那種平靜的，沒有改變的景象。

沒有改變？有些事情有所不同。在烟囱罩上的那個雷達。現在，它不再轉動了。它已經停住了，用它那長橢圓形的嘴，指向他們這個方向。

這一點，龐德不明白有什麼意義。現在，這個女郎已經不再哭泣了。龐德把他的嘴巴移近她的耳朵，她的頭髮有茉莉花的香氣，他輕輕地說：「不用煩惱，我也是在追蹤他的，我在準備損毀他，這比你所要完成的嚴重得多。倫敦的有關方面讓我來追蹤，他們希望抓到他，他對你做了什麼事？」

她輕輕地——幾乎輕得聽不見——說：「她殺死了我姐姐——你認識她——吉爾·馬斯珍。」

龐德兇猛地說：「發生了什麼事？」

「他一個月要換一個女人，我姐姐第一次獲得他的工作時，她曾經把這一點告訴我。他用催眠術使她們失神，然後，他——他用黃金來油漆她們。」

「老天爺！爲什麼？」

「不知道，我姐姐告訴我：他在黃金方面是瘋狂的。我猜想：大概他認爲他是在和黃金結婚。你知道，他是那種擁有黃金的人，他叫一個韓國籍的僕人來油漆她們。他把她們全身都塗金，只留下她們的背脊不漆，這是爲什麼？我姐姐沒有說明。

「不過，我探究出來了。這樣，她們就不會死去。如果她們的身體全部塗了金漆，那她們皮膚的毛孔，將不能呼吸，那時，她們就要死亡了。

「然後，這個韓國人用樹脂或其他的東西，把她們身上的金漆洗掉。金手指給她們每一個人一千塊美金，把她們送走。」

龐德心目中看見老總現出可怕的樣子，手中拿着他的金漆盤子，金手指的目光則以惡意的滿足凝視金光燦爛的塑像，這討厭的所有物。「吉兒發生了什麼事？」龐德向她的妹妹詢問。

「她拍電報給我。叫我到邁阿密去。她在一家醫院的急診室，金手指已經把她拋棄了，她在那兒等死。醫生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查不出她的病源，她把金手指對她的措施告訴了我。那天晚上，她就死了。」

事實上，這個女郎的聲音是冷漠的。她繼續說：「當我回到英國時，我去找杜然，他是個皮膚科專家，告訴了我關於皮膚上毛孔呼吸的事。他說：有一家有歌舞助興的飯店中的一個歌舞女郎會經發生這種事情，她要扮演銀色的飾像。他對我顯示了這件事例和驗屍的詳細情形。

「然後，我知道我姐姐發生了什麼事。金手指會經把她全身漆金，他把她謀害了。這必定是

由於報仇，爲了她會經和你一同乘火車到紐約去。」

這時，她停住了一下。然後，她無精打采地說：「她把她和你有關的情形告訴了我。她——她喜歡你，她告訴我：如果我遇見了你，要我把這個戒指給你。」

龐德把眼睛緊緊地閉起來，以抵抗心靈上一陣極度的厭惡。更多的死亡！更多的鮮血在他手上。這一次，是一項不注意舉動的結果，這種舉動是一點浮誇，它會經導致對一個美麗女郎的二十四小時的意亂情迷。這個女郎會經愛上他，末了，愛得超過了他的幻想。這種對於金手指的自我微小的側擊，竟受到了金手指一千倍，一百萬倍的報復。

兩天以前，金手指會經在聖維契的光天化日之下，很平淡地說：「她已經辭職不幹了。」金手指必定會經多麼愉快地說這句話！龐德的指甲陷進了他的手心，老天爺！如果這是他生活中最後的動作，他會經按住了在金手指身上的這次謀殺。

至於他自己……？龐德知道答案。

這種死亡，他將不能當作他工作的一部份，而予以原諒，他將不得不和這種死亡在一起生活。

這個女郎在拉她的手指——想取下她訂婚指上戴的那個克拉達孚戒指——兩隻金手緊捧着一顆金心。她沒有拉脫，便把指節放到她口裏。結果，這個戒指取下來了。她把它舉起來，請龐德拿去。這個小小的金戒指，輪廓反襯在樹幹上，在月色下發着閃光。

現在，在龐德耳朵中的聲音，是一種介乎嘶嘶聲與尖銳呼嘯聲之間的一些東西，接着有乾涸的綳然響着的碎擊聲，一枝鋼箭上的鋁質羽毛，像一隻蜂鳥的翅膀一樣，在龐德眼前顫動。箭身變直了，這個金戒指玎玲一聲，順着這隻箭向前進。直到它到達了樹皮上爲止。

龐德慢慢地，幾乎不感興趣地把頭轉過去。

十碼以外，有一個黑影蹲伏着，它的頭好像西瓜，它的兩隻脚跨開來 ，擺出一種柔道的姿勢。這個黑影，有一半在月光裏，一半在樹影中，它的左臂向前伸出來，反襯着一張發光的半圓形的弓，它伸直得好像一個決鬥者的手臂。它的右手，則抓着第二枝箭的羽毛，緊緊地靠在他右臉上，在它的頭後面，那綳緊的右手的肘子，在死寂的懸岩中向後拉着 ，第二枝箭的銀色的尖端，正確地指向這兩個蒼白的抬起頭來的側影之間。

龐德對這個女郎輕輕地說：「不要移動。」然後，他高聲地說：「喂，老總，你的箭法很好呀。」

龐德站起來，以護衞這個女郎，他輕聲地從嘴角上對着她說：「他必定沒有看見這枝步槍。」

然後，他又不輕意地，平靜地對老總說：「金手指先生在這兒擁有這麼一個好地方，希望有機會去和他談談。今天晚上，也許太遲了一點，你可以告訴他：我明天會再來看他的。」

接着，他又對這個女郎說：「達令，來，我們已經在這片森林裏散了步，現在是回旅館去的

時候了。」他離開老總，向着藩籬走了一步。

老總把他睬在前面的脚踩了一下。第二枝箭的箭頭瞄準着龐德胃部的中央。

「嗨。」老總把他的頭向旁邊一歪，指向着在下面的房子。

「啊，你認爲他現在願意和我們見面嗎？好的。你不覺得我們會打攪他嗎？達令，來。」龐德在前面走，向左邊離開來了那棵樹，以免在陰影下草叢裏的那枝槍被老總看見。

當他們慢慢地走下這座小山時，龐德輕聲地對這個女郎說着話 ，以提供和金手指談話的要點，免得彼此矛盾。他說：「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把你從英國帶回來。似乎對我們小小的冒險感到驚奇而有趣。我們是在一個無法無天的所在，不用嘗試任何詭計」。龐德把頭向後面轉了一下。「這個傢伙是一個殺人者。」

這個女郎憤怒地說：「好像只有你沒有妨礙。」

「和你一樣。」龐德簡短地說，然後，他又把話說回來：「蒂莉，我非常抱歉，不是那個意思。不過，我並不認爲你開槍之後會逃脫懲處的。」

「我有我的計劃。到午夜時分，我就已經越過瑞士的邊界了。」

龐德沒有搭腔。有些事情已經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那高烟囱的頂上。那個雷達似的長橢圓的嘴，又在繼續轉動了。原來是這種東西偵察到他們——聽到了他們在說話。這必定是一種偵察聲音的裝置。

這個人的詭計眞多啊！龐德並沒有意思看輕金手指。他不得不設法這麼做嗎？也許，如果他攜帶了槍……？不，龐德知道：縱使他拔槍拔得異常迅速，也不能打倒這個韓國人——現在，不能這麼做了。這個人是個十足的尅星。不論龐德已經武裝了還是沒有攜帶武器，這都好像是一個人去和一輛坦克車作戰。

他們到達了房子後面的那個院子裏，當他們走過去時，那幢住宅的後門就打開了。裏面出來了另外兩個韓國人，這兩個人可能是從利堪爾佛金手指那個合金工廠來的僕役，他們從電燈光裏穿越，向他們跑過來。他們手中都攜帶了樣子難看而雪亮的棍子。

「站住！」這兩個人都現出一種野蠻、空虛的笑容，那些從日本工作站來的人，曾經把這種笑容向龐德描寫過，因爲他們都進過日本的戰俘營，有這種經驗。「我們要來檢查，不要違抗，否則……」

這時，那個說話的韓國人，把祂的棍子揮動了一下，使它發出一聲呼嘯。「把手舉起來！」

龐德慢慢地把手舉起來，他對這個女郎說：「不要反抗……不論他們做什麼，都照辦。」

老總走上前來，兇狠地站在那兒，注視着這兩個人搜查。這種搜查是非常內行的，龐德冷淡地注視着在這個女郎身上搜查的手，那些微笑的面孔。

「好了，來！」

他們受着這三個韓國人的驅趕，穿過這扇打開了的門，沿着一條鋪了石板的走道，到達了房

子前面的走郞，這條走郞相當狹窄，是這幢的房子的入口。和龐德所想像的一樣，這兒聞起來有那種發霉和芳香及像夏天似的氣味。

走郞上有一些門，都是嵌了白色板子的，老總在其中的一扇門上敲了兩下。

「誰呀？」

老總把門打開，他們兩人都被推進去了。

金手指坐在一張巨大的辦公桌上，那兒整齊地擺了很多看來很重要的文件，桌子的側面，陳列了一些灰色的金屬檔案櫃子，桌子的旁邊，在金手指的手可以伸達的範圍之內，一具短波無線電機，放在一張矮桌子上。這兒有一個報務員的鍵盤，和一種機器，這種機器忙碌地作小記號，樣子好像一具自計氣壓計。

龐德猜想：這對於那個截獲他們的偵測器，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金手指穿了一件抽烟的上裝，它是紫色的天鵝絨做的，罩在一件領口敞開的絲質白襯衫上。這敞開的脖子上，露出了一叢桔黃色的胸毛。他直挺着身子，坐在一張高背椅子上。

他幾乎沒有瞥視這個女郎。他那大大的藍色眼睛，固定在龐德身上。他的目光裏並沒有驚異的神色，除了一種銳利的透視之外，並沒有什麼表情。

龐德咆哮着，「金手指，瞧瞧這兒，這種種一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到警察局去告密，說我打高爾夫球贏了美金十萬元，警察因而找我的麻煩。現在，我和我的女朋友蘇美斯小姐，一

路追蹤你，由英國追到了這兒。我要來發現你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們爬過了藩籬——我知道這是非法侵入，不過，我想在你遷移到別的地方以前，把你抓住。」

「然後，你們這些猿猴中的一個走過來，對着我們射了一箭，在我們兩個人之中，幾乎有一個被它射死了。接着，你們這些血腥的韓國人，又有兩個走過來，把我擱住，進行搜查。」

「這到底是在做什麼？如果你不能够給我一個文明的答復和充分的抱歉，我就到警察局去控告你。」

金手指那種平淡、冷酷的凝視，並沒有閃動，龐德這種憤怒的紳士派頭的慷慨陳詞，他可能沒有聽。

然後，他那非常整齊的嘴吧分開了。他說：「龐德先生，在芝加哥，他們有一種諺語：『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巧合，第三次麼，這是敵人的行動。』」

「我們初遇於邁阿密，再見於聖維契。現在，第三度，相逢於日內瓦。我打算把你的眞情給搾出來。」

金手指的眼睛慢慢地溜過了龐德的頭部。他說：「老總，壓力室。」

十五　虎穴私刑

龐德的反應是自動的，並沒有什麼理由，他迅速地向前走了一步，橫過桌面向着金手指猛攻。他的身體開始低低地俯衝，碰到了桌面上，把一堆文件撞得向前疾進。

當龐德的頭頂撞到了金手指的肋骨時，房間裏發生了沉重的砰擊聲，這一下顯然撞得相當厲害，這種撞擊的運動量，使金手指倒在椅子裏，龐德又把脚在桌子的邊沿上向後一抵，獲得了一個支點，再度向前撞過去。

椅子向後翻倒了，這兩個人的身體跌下了已經折裂的木器。這時，龐德的手指已經抓到金手指的喉嚨，他的兩隻大拇指，揑着金手指脖子的底部，使他所有的力量，拼命地向下陷進去。

然後，這整個的房子倒在龐德身上了，一根橫梁打着了他，撞在脖子的底部，他慢慢地滾離金手指，落在地上，靜靜地躺着。

×　×　×　×

龐德正在穿過光的漩渦旋轉。這種漩渦慢慢地變平，成了一個圓盤，一個黃色的月亮，然後，變爲一隻有火光的獨眼巨人的眼睛。在這個火紅的眼球周圍，寫了一些文字，這是一封信，獨眼巨人寫的一項重要的信息，他必須閱讀一下。

龐德仔細地把這些小字看清楚了，這封信是說：「蘇格拉底匿名創世主。」這是什麼意思？

一陣水射到了龐德的臉上，它刺痛着他的眼睛，充滿了他的嘴巴。

他極度地作嘔，很想移動，可是，他辦不到，他的眼睛變清楚了，他的頭腦也淸醒了。他的

後頸窩裏感到一種跳動的疼痛。

他在向上凝視着一個巨大的琺瑯燈球，裏面有一個强力的燈泡。他正躺在一張檯子上，他的手腕和脚踝都被縛在它的邊緣。

他用手指摸了一下，結果摸到了光滑的金屬。

一種聲音——一種平淡，無趣的聲音在說：「現在，我們可以開始了。」這是金手指說話的聲音。

龐德向着這種聲音轉過頭去。他的眼睛被這種强烈的燈光弄得暈花了。他緊緊地閉了一下，再張開來。

金手指坐在一張帆布椅上，他已經脫下了他的上裝，只穿着襯衫。在他喉嚨底部的周圍，有一些紅的痕跡。

在他旁邊的一張摺桌上，有各種工具和金屬儀器以及一塊控制板。

蒂莉．馬斯珍坐在這張摺桌那一面的另外一把椅子上。她的手腕和脚踝都是縛在這把椅子上的，她挺直身體坐着，好像這是在學校裏一樣。她看來異常的美麗，不過，是驚愕的，茫然的，她的眼睛失神地凝視着龐德，她是吃過藥物的，也受了催眠的。

龐德把頭轉向右邊，在離他兩三尺遠的地方，站着那個韓國人——老總，他頭上仍舊戴着那頂圓頂高帽子，不過，上身是打赤膊的。他那粗大軀幹上的黃色皮膚，有汗珠在發閃光，他的皮

膚上並沒有黑毛，他胸部平坦的肌肉，是寬大的，好像一個宴會上的大盤子，他的胃部凹在隆起的肋骨下面，他的手臂也沒有毛，是和大腿一樣粗的，他那靈活的，滑溜溜的眼睛，現出高興，貪婪的樣子。他那滿口的牙齒都是帶黑色的，他張開嘴唇，使牙齒成了一個橢圓形，現出一種預期的微笑。

龐德抬起頭來，迅速地環視了一下，這種動作引起了疼痛。他們是在這所工廠的一個工作場裏，雪亮的電燈照耀着兩個電爐的鉄門。有一些淺藍色的金屬片，堆在木架子上。從某個地方傳來了發動機的呼呼聲。又有一種遙遠的鎚打聲，在這聲音後面，爲一種動力工廠隱約地鋼鉄噴氣聲。

龐德再向他所躺檯子下面瞥視了一下。他像張翼鷹似的躺在這兒，他嘆了一口氣，把頭放下去。

這是一張雪亮的鋼質檯子。它的中間，有一個細長的裂口。在裂口的那一端　，是一把鋼絲鋸，它那閃閃發光的鋸齒，好像一個瞄準器似的架在他分開的兩脚之間。

龐德躺在檯子上，向上凝視着在燈球上那簡單的信息。金手指開始說話了，他的聲音好像是在作一種輕鬆的談話，龐德把幕布拉緊，橫過那可怕的西洋鏡——他想像中的西洋鏡，傾聽他說話。

「龐德先生，在英文中的疼痛Pain這個字，出源於拉丁文的Poena，它的意義爲刑罰——這

必需付代價的，現在，你必須爲追根究底而付代價了。有如我們所懷疑的，你對我的攻擊是有敵意的，如他們所說：好奇心殺死了貓兒。這一次，好奇心勢將要殺死兩隻貓兒，因爲，我恐怕也要把這個女郎作爲一個敵人。

「她告訴我：她居住在柏格斯旅館，一個電話打去，證明了這是假話，我派老總到你們躲藏的所在勘查，他在那兒發現了一枝步槍，這枝步槍是她的，那兒另外有一個金戒指，恰巧我認識它。在催眠術之下，這個女郎把眞話全部說出來了，她是到這兒來殺害我的。」

「你或者也是來殺害我的，你們兩個人都失敗了。現在，Poena（刑罰）來了。」

「龐德先生——」這種聲音是疲乏的，厭倦的——「在我這一生中，我有很多敵人，我是非常成功而極其富有的，如果我可以把我另外一句格言，來向你敍述的話，財富可能不能使你結交朋友。但是，它們會大大地增加你的敵人的階級和種類。」

「這是非常巧妙的說明。」

金手指不理他這樣插嘴，「如果你是一個自由的人，以你這種探究的精神，你將能够在世界各地找到很多人的殘骸，那些人都曾經希望我有苦痛，或者設法阻撓我。有如我所說的，龐德先生，在這些人之中，有很多你將會發現：他們的死屍，和那些在夏天被汽車壓死在道路上的豪猪，非常相似。」

「十分富有詩意的比喻。」

「龐德先生，很偶然地，我是個詩人——這是指在行爲方面，而不是言詞方面。我很關心於使用適當而有效的款式來安排我的行動。不過，那是順便的。

「我希望通知你：對於你，這是一個最不祥的日子。就是，那一天，你首度橫過了我的途徑。並且，明顯地，以一種非常細微的花樣，挫折了一項我正在進行的小計劃。那一次，是另外一個人在受Poena（刑罰）。那種刑罰應該分配到你身上。以眼還眼，不過，它不是屬於你的，你的運氣好。當時，如果你曾經找過一個先知去商量，這個先知必定已經告訴你：

「『龐德先生，像是個幸運的人，要離開奧利克。金手指先生。他是個最有力量的人，如果金手指先生想要壓碎你，他只要在睡熟的時候翻一個身，就會達到他的目的，把你壓扁。』」

「你把你自已作了一番最生動的說明。」龐德轉動着他的頭。這時，他看見了那個像足球一樣的桔黃色的大頭，它稍微向前傾。那像月亮似的面孔是沒有表情的。然後，一隻手伸出來，放在那塊控制板上，按一個開關，接着，有一種金屬器的隆隆聲發出來了。這種聲音來自龐德所躺的這張檯子的末端。最初，它是緩慢的。不久，加高了，成爲一種粗濁的呼呼聲，最後，變成一種非常尖銳的嘯聲，幾乎聽不出來。

龐德把頭厭倦地移開了，還要過多久他纔會死亡？有什麼可以加速死亡的方式嗎？

一個朋友曾經由納粹的蓋世太保那裏死裏逃生。他曾經對龐德描寫他曾經如何設法停住呼吸來實行自殺，由於超人的意志力，在停止了呼吸幾分鐘之後，不省人事了，不過，由於知覺的失

去，意志和精神也離開了軀殼。立卽，理性忘却了。身體求生的直覺激勵着喞筒，使身體再度恢復了呼吸。

不過，龐德若想做，也能做的，在死亡的苛責以前，並沒有其他的東西來幫助他來越過疼痛的關口，因爲死亡是唯一的出路。

他知道他不能對金手指洩漏祕密和再活下去了——甚至靠不住的情况也不能說，金手指將會把實情誘導出來的。不，他必須堅持他簡單的故事。希望其他跟隨在他後面追蹤金手指的人會有較好的運氣。

局長將會選擇那一個來繼續他的工作？可能是〇〇八，在他們這三人小組中的第二個殺人會。他是個優秀的情報員，比龐德小心，局長將會知道金手指已經殺死了龐德，他將會把執照給〇〇八，以牙還牙，報復殺人。日內瓦的二五八號情報員，將會使他跟蹤追跡，這種蹤跡將結束於龐德向他詢問關於奧利克企業公司的情况。

是的，只要龐德能够繼續守口如瓶，命運將會追上金手指的。如果他現在稍微露出一點蛛絲馬跡，金手指將會逃走，那是不能想像的。

「那麼，現在，龐德先生。」金手指的聲音是活潑的。「對你這麼厚道，已經足够了。有如我的芝加哥朋友們所說的：自首麼，你將會迅速而毫無痛苦地死去。這個女郎也是一樣。不自首麼，你的死亡將是一長聲尖叫。那時，我將把這個女郎給老總去當飯吃，正如我處置那隻貓兒一

樣，你作何選擇？」

龐德說：「金手指，我不是一個傻瓜。我告訴了宇宙公司的朋友：我到那兒去和爲什麼到那兒去。這個女郎的父母知道她和我一同出國了。在我們到這兒來以前，我曾經向有關方面詢問過你們這個工廠的情形。我們到這兒來的蹤跡是很容易被發現出來，宇宙公司的力量非常大，我們如果失蹤了，幾天之內，警察局就會追查到這兒來。」

「我可以和你作一個約定：你讓我們離去，我們也不對任何人談起這件事。我將保證這個女郎和我一致。你犯了一個可笑的誤會，我們純粹是兩個無辜的人。」

金手指以一種厭煩的聲音說：「龐德先生，恐怕你並不明瞭。儘管你曾經努力尋求和我有關的情况，你所得的結果，恐怕很小，只不過是滄海之一粟罷了，我在從事巨大的企業。

「讓你們兩個人活着離開這兒，是作一種賭博。這種賭博將是十分荒唐的。這一點，絕對做不到。

「至於說警察人員將會來找我們的麻煩，如果他們光臨的話，我將會非常高興地接待他們。但這些會說話的韓國人，將不會這麼做——我這兩座電爐的爐口也不會答應的，它們將全把你們兩人和一切衣物氣化，什麼也不會剩下來。

「龐德先生，不行，還是作你的選擇吧。也許我可以鼓勵你」——這時，傳來了一根橫橫過鐵齒移動的聲音，「現在，鋼絲鋸每一分鐘接近你一次，離你大約一英寸，同時，」這時他對老

總督瞥覷了一下，豎起了一個指頭。「老總那方面會傳來一點信息。在開始，祇是一級。還有二級和三級是更具說服的本領的。」

龐德閉上了眼睛。老總那難聞的動物氣味包圍着他，巨大、粗糙的手指，開始仔細地、巧妙地在他身上工作。這兒按一下，那兒壓一下，突然又夾一下，停一停，然後，又迅速而猛烈的毆打一下，老總的手，總是異常準確的。

這時，龐德咬緊牙關，直到他認爲牙齒行將折斷了爲止。痛出來的汗水，在緊閉的兩眼的眼窩裏，開始形成了小池子。

鋼鋸尖銳的呼呼聲，變得更高大了。這使龐德想到了多年以前的夏夜裏在英國家鄉那種有鋸木屑香氣的聲音，家鄉？這是他的家。這危險的繭是他所選擇着來居住的所在。現在，它將被埋葬在一個外國鼓風爐的某個角落裏，這個爐子的溫度是有攝氏兩千度的。

讓上帝使你們這些情報的愉快紳士們安息吧！

他要爲他自己準備什麼墓誌銘呢？「有名的遺言」他是什麼？對於你的出生，你並沒有選擇，可是，你可以選擇你死亡的方式？是的，這在一塊墓碑上是很好看的——不是「救世主永生」，而是「救世主物故」。

「龐德先生，」金手指的聲音，含有一絲催促的意味「這是眞正有必要的嗎？只要把眞實的情況告訴我。你是什麼人？誰派你到這兒來？你瞭解什麼？然後，那是容易解脫的，你們兩個人

都將會服食一種丸藥，不會有什麼苦痛的。那好像是吃一種安眠的藥物。否則，那就是非常艱難，非常痛苦的。你對這個女郎公平嗎？這是一個英國紳士的行爲嗎？」

老總的折磨已經停止了。龐德把頭慢慢地向着傳來說話聲音的那邊轉過去，睜開了眼睛，他說：「金手指，再沒有什麼可說了，因爲根本就沒有什麼事情。如果你不接受我最初提出的契約，現在我可以另外提出一項：這個女郎和我都將會爲你工作。」

「這項契約，你以爲如何？我們兩個都是有才能的人，你可以把我們善爲利用。」

「把一把刀子，兩把刀子插在我背上？龐德先生，謝謝你，不成。」

龐德決定這是停止談話的時候了。這是開始把意志力的大發條捲緊的時候了，這種大發條不能再鬆，直到他死了爲止。

於是，龐德和氣地說：「那麼，你可以進行了——隨你的便吧。」他把他肺裏的空氣完全排出來了。隨卽又把眼睛閉上了。

「龐德先生，我甚至不能那麼做。」金手指幽默的口吻說：「現在，由於你已經選擇了崎嶇的道路，而捨棄了平坦的途徑，我必需使這條道路儘可能的崎嶇，以從你的窮境搾出我所能獲得的利益。」

「老總，二級。」

檯子上的槓桿移動着橫過鋼齒。現在，龐德可以感覺到那鋼鋸的風，已經在他的兩膝之間鼓

動了。老總的手又放到他身上來了。

龐德數着他緩慢跳動的脈搏，這是絕對屬於他身體的，這好像是一種巨大的，正在跳動的動力廠。它位於這個工廠其他的部份，不過，在他的事例上，它是在逐漸減低速度的，要是能够減慢得更迅速一點纔好。

這種可笑的生存意志是什麽？它是不願意對大腦傾聽的。雖然，油箱裏的燃料已經乾了，誰在製造這種繼續的發動機？可是，他必須使他有思想的心靈變空，還有，他身體裏面的氧氣也必須完全排除。他必須變成一種眞空，一個深邃的沒有知覺的洞。

那燈光仍舊火紅地穿過他的眼皮。在他的兩個太陽穴裏，他仍舊可以感覺到那種要爆裂的壓力。他那生命的鼓，仍舊在他的耳朵裏緩慢地敲着。

他的牙關是緊閉着的。一聲尖叫在努力想從這緊閉的牙關衝出去。

他媽的該的混蛋東西…………

他媽的該的混蛋東西…………

十六　詭計多端

一個和平天使的翅膀，天上的歌唱隊，聽，先驅天使們歌唱——他該記憶到別的什麽天堂嗎？他在托兒所裏聽到褓姆講過的，全都和它非常相像——這種飛行的感覺，這種黑暗，這種無數

豎琴的嗡嗡聲。

他眞正必須努力回憶和所在地有關的消息。現在，讓我們想想看，一個人到了珍珠門……

一種鈍重、慈祥的聲音在說話了，這種聲音幾乎在他耳朵裏，「這是你們的航機長在發言。」（呃，呃，這是什麽？聖彼得？）「現在，我們要開始着陸了。請各位旅客把你們的安全帶繫緊。同時，請各位抽香烟的旅客把火熄滅，謝謝各位。」

這兒必定有很多人，大家都走在一起了。蒂莉也在這一次旅途上嗎？龐德困惑地蠕動着。他怎樣把她介紹給其他的人們呢？例如：介紹給太白星，在到緊要關頭的時候，他最喜歡的是什麽？不過，這也許是一個大地方，有許多國家和市鎮，他在這兒碰到個把以前的女朋友，可能不會比在凡間遇見有更多的理由。

可是，仍舊有很多人，他最好避開他們，直到他已經安定下來，弄清了情况爲止。

也許，由於這許多有關的愛情，這些事情並沒有關係。也許，一個人會愛他所遇見的所有的女孩子。

咳！複雜的愛情！

龐德又不省人事了。他的腦子裏含有這種沒有價値的思想。

他所知道的其次一件事情，是一種輕輕地搖動的感覺。他把眼睛睜開了，太陽照射得他看不見東西，於是他又閉上了眼睛。

在他腦後的上方，有一個人說話的聲音，這種聲音在說：「嗨，老兄，瞧瞧這兒，坡道比它看起來要陡聳一點。」幾乎立卽就搖動得很厲害了。

在他前面，則有一種粗暴的聲音在說：「齊沙斯，你是在告訴我。他們到底爲什麼不放下砥石。」

龐德憤怒地思索着：那是在這兒大聲說話的一種良好的方式。只因爲我是個新來的，他們就認爲沒有一個人在傾聽吧。

這時，有一扇轉門的砰擊聲，有些東西猛烈地撞着龐德，撞在他笑出的肘子上，他大叫：「嗨！」並且，他設法到達他的肘子那兒，去摩擦它。可是，他的兩隻手試過了，都不能移動。

「你知道什麼，嗨，山姆，最好去找醫生，這個人已經恢復知覺了。」

「眞的！呃，把他放在那一個人旁邊。」

龐德覺得他的身體在降低，現在，比較淸涼了，他把眼睛睜開來，一副大而圓的紐約布魯克林人的面貌，在低下來瞧着他，這個人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了，微笑着，担架的金屬支撐器着地了，這個人說：「先生，你覺得怎麼樣？」

「我在什麼地方？」現在，在龐德的聲音裏，有一種恐慌的音調。他努力想爬起來，可是，他辦不到，他覺得全身都在出汗。

老天爺！這仍舊是舊生活的一部份？想到這裏，他不禁悲從中來，渾身都覺得不舒服，淚水

在燒他的眼睛，掉下了他的兩臉。

「嗨，嗨，先生，輕鬆一點，你沒有什麼問題的，這兒是紐約伊德維德機場。現在，你是在美國了，沒有什麼麻煩了，告訴你。」

這個人伸直了腰。他以爲龐德是從某個地方來的難民，「山姆，動手吧。這個傢伙在休克。」

「好的，好的。」這兩個人的聲音變模糊了，他們在焦急地喃喃着。

龐德發現他可以移動他的頭。他睜開眼睛，四面望了一下。他是在一個漆得雪白的病房裏——也許是機場的衛生機構要處理一些事情。

這兒有一排整潔的床，太陽從那些高高的窗子上照射下來，不過，這兒是淸涼的，是有冷氣設備的，他躺在放在地下的一張担架上。在這張担架的旁邊，另外還有一張担架，他努力轉過頭去看了一下，那張担架上躺的是蒂莉。她是不省人事的，她的臉向上朝着天花板。在她的黑頭髮反襯之下，她的面貌是非常蒼白的。

門在這個病房的末端，它呀的一聲打開了，一個穿着白衣服的醫生站在那兒，把它扶着，金手指現出輕鬆愉快的樣子，匆匆地從這些病床之間走過來，老總跟在他後面。龐德疲乏地閉上了眼睛。

老天爺！那麼，這是老賬。

脚步都停在他的担架旁邊，金手指輕快地說：「呃，醫生，他們都現出在正常狀態的樣子，對不對？這是有錢的好處之一，當一個人的朋友或一個人的僚屬患了疾病的時候，這個人可以使他們得到最好的醫藥照顧。

「他們兩個人都是神經崩潰了，而且都是在同一個星期之內！你相信嗎？不過，我要怪我自己，因爲我使他們兩個人工作太過度了。現在，使他們都恢復健康，活動如常，是我的責任。

「傅琪醫生是日內瓦的名醫，他的診斷是非常明確的。他說：『金手指先生，他們都需要休息，休息，一再地休息。』他給他們注射一些鎮靜劑。

「現在，他們是在到長老會的哈克尼斯醫院去。」

「這時，金手指吃吃地笑起來了，他的話繼續下去。」

「醫生，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對不對？當我把價值美金一百萬元的X光設備贈送給哈克尼斯醫院的時候，我自然不會希望有什麽回報的。不過，現在，我只要打一個電話來，他們就留了兩個很好的房間在等待他們了。

「那麽，現在——」這時有一陣數鈔票的聲音——「謝謝你，你在移民局方面幫了那麽多忙，幸而他們都持有有效的簽證。我想：移民局會滿意：奧利克•金手指是一個適格的保證人，他們兩個人都不會打算用武力來推翻美國政府的。對不對？」

「是的，不錯，實在的。金手指先生，謝謝你，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我知道你有一

輛私人的救護車在外面等候。」

龐德把眼睛睜開，對着那個醫生發出聲音的地方望過去，他看見一個愉快、鄭重的青年。他戴了一副沒有邊的眼鏡，蓄了水手式頭髮。龐德靜靜地，異常眞誠地說：「我，或者這個女郎，絕對都沒有什麽不對的地方。他們把迷藥給我們吃，把我們帶到這兒來。這是違反我們的意志的，我們現在誰都不爲金手指工作，從前也沒有替他工作過。我現在警告你：我們是被綁架到這兒來的。我很想去見移民局局長。我在華府和紐約都有朋友，他們會來替我作保的。請你相信我。」

龐德使這個人的目光注視着他，希望他相信。

這個醫生現出煩惱的樣子，他轉身向着金手指，金手指搖搖頭——謹愼地搖搖頭，這樣，龐德將不會受到侮辱。一隻狡猾的手舉起來，輕拍着他靠龐德這邊的頭部，金手指無可奈何地聳起眉毛。

金手指說：「醫生，你懂我剛纔所說的話的意思嗎？像這樣的情形，已經有好幾天了。全部的神經衰弱，再加上被迫害妄想症。傅琪醫生說：這兩種病症往往同時出現。這可能需要在哈克尼斯醫院休息好幾個星期。不過，我要使他恢復健康，如果這是我最後要做的事的話。這種不熟悉的環境，會令人休克。也許要注射一種鎮靜劑……」

這個醫生低下頭去看他的黑皮包。「金手指先生，我猜想你是對的。哈克尼斯醫院現在還在尋求這種病例。」然後，傳來了醫療工具的玎璫聲。

金手指說：「看見一個人的精神崩潰到這種程度，是非常悲哀的事，尤其是看見我最好的助手之一成了這個樣子，更是如此。」他低下頭來對龐德現出了一個甜蜜、慈祥的微笑。他的聲音裏有一種詭計，「詹姆斯，你將會恢復健康的。只要心情輕鬆，好好地睡一覺。恐怕這一次飛行對你有相當的影響。只要心情輕鬆，每一件事情我都會來處理的。」

龐德覺得他的手臂在擦洗，他掙扎着，他說出了一連串咒罵的話，這是和他的本意相違的。

然後，他覺得有針刺在他皮膚上，他張開了口，大聲地尖叫，拚命地尖叫，這個醫生跪在他身邊，從容而耐煩地揩抹他額角上的汗水。

× × ×

現在，這是一個灰色的房間，好像一個盒子一樣，四面都沒有窗子，天花板的中心裝了一個燈球，光線是從這個電燈上發出來的。

在這個燈泡四周的灰泥上，有聚合的細縫，房間裏有一種中性的氣味，和冷氣機微弱的嗡嗡聲。

龐德覺得他可以坐起來。於是，他就坐起來了。他感到困倦，並沒有那兒不舒服。這時，他突然想到了他肚子非常餓，口非常渴。

他最後的一餐飯是在什麼時候吃的？兩天，三天以前？他把脚放到了地板上，他全身是赤裸的，他檢查着他的身體，老總在施刑時是非常小心的。現在，除了他右手手臂上的一些打針的記

號之外，他並沒有任何受傷的現象。

他站起來，控制着困倦，在房間裏走了幾步。

他躺在一張船形的床上，下面有抽屜，房間裏其他的傢俱，只有一張普通的木板小桌子和一把普通的椅子。每一件東西都是清潔的，有用的，簡樸的。

龐德跪到床下面的抽屜旁邊，把它們打開，除了他的錶和手槍之外，他皮箱中所裝的東西，全都在這些抽屜裏，甚至他穿着到奧利克企業公司去探險的那雙厚重的皮鞋，也在這兒。

他拿起一隻鞋子，轉動了一下後跟，再拉一下，一柄寬大的雙面短刀，就從在鞋底中的刀鞘內平滑地溜出來了。他用手指抓着加鎖的鞋跟，它變成了一柄精巧的刺戳匕首。

龐德又把另外一隻鞋子拿來查驗一下，將它的刀子拉出來，再把兩隻後跟恢復原狀。

他在抽屜裏取出了一些衣服，穿在身上。

他找出了他的香烟盒和打火機，點燃了一枝香烟。

這個房間裏有兩扇門，其中一扇是有把手的，他把這扇有把手的門打開了，這扇門通到一間陳設良好的小浴室，浴室裏有抽水馬桶，和盥洗設備。他洗臉和刮鬍子的東西全都整齊地擺在這兒。在他的盥洗用具的旁邊，又擺了一個女子所用的東西。

龐德輕輕地打開了另外一扇通這個浴室的門 ，這個房間和他自己的那個房間是一樣的。蒂莉。馬斯珍的黑髮，展示在一張床的枕頭上，龐德點起脚尖走過去，對她俯視着，她是安靜地睡

着的，她美麗的嘴唇上，現出一點微笑的樣子。

龐德走回到浴室裏，輕輕地把門關上。然後，他走到在浴盆上方的鏡子邊上，對鏡子裏的自己瞧着。他那長長的鬍子，很像是三天沒有刮，而不是兩天，他開始洗臉、刮鬍子、洗澡，把他自己弄乾淨。

半小時之後，龐德坐在他自己的床沿上思想着。這時，那扇沒有把手的門，突然打開了。老總站在門口，他漠不關心地瞧着龐德，他的目光仔細地在這個房間掃射着。

龐德厲聲地說：「老總，我想要很多東西吃，快點 ，還要一瓶威士忌、汽水、和冰塊。此外，一條契斯特菲德牌香烟，我自己的那個手錶，或者另外和它一樣好的也可以。快點進行！早點去做！還有，告訴金手指我要見他，不過，希望他等我吃了一些東西再來。照我的話去做吧！跳着去做吧！不要站在這兒現出不可思議的樣子，我肚子餓得很。」

老總滿臉通紅地望着龐德，好像在打算毀壞那一部份。他把口張開，發出了一種介於憤怒地咆哮和打噎之間的聲音。冷淡地吐了一口痰在他脚下，轉身出去，急速地把門關上，當那關門的砰擊聲將要傳來時，門兒突然減慢了速度，發出了一種輕柔的，斷然的，雙重的卡答聲。

遭遇使龐德處於相當的幽默狀態，由於某種原因，金手指已經決定了不把他們殺死。他需要他們活着，不久，龐德將會知道他爲什麼需要他們活着，不過，只要有需要，龐德就會照他自己的條件繼續活下去，這些條件包括把老總和其他任何韓國僕人，隱妥地安置在他的所在。在龐德的估計中，那種人在哺乳類裏面，是比人猿更低級的。

後來，一個韓國籍的僕人把一頓豐盛的飯送來了，其他的每一件東西 ，凡屬龐德所要求過的，包括他的錶，也全都送來了。到這時候，龐德對於他的環境，還是沒有弄清楚。他只能推測到這間房子靠近河邊，離一道鐵路的橋樑，沒有多遠。

假定他的房間是在紐約，那麼，這條河不是哈得遜河就是東河。鐵路是電氣化的，聽起來像是一條支線。不過，龐德對紐約的地形不大熟，不能確定它的位置。

他的錶已經停了，當他向那個韓國人詢問時間時，他沒有得到什麼回答。

龐德把盤子裏的食物全部吃光了，當他正在抽香烟，喝純粹的威士忌和汽水時，那扇沒有柄的門開了，金手指獨自一人走進來，他穿了日常的西服，現出輕鬆和愉快的樣子。

金手指關上了門，背靠門站着，他以搜索的目光瞧着龐德，龐德吸着烟，客氣地回視着。

金手指說：「龐德先生，早，我覺得你又恢復本來面目了，我希望你甯願留在這兒，而不願死去。爲了避免你提詢很多傳統問題的麻煩，我將要告訴你那兒，和將會有什麼事降臨你身上。

「然後，我要把你安置於一種事業，對於這種事業，我需要一個明白的回答。你是個比大多數人較有理性的人，所以，我需要稍微給你一點警告。

「你不要做任何戲劇性的事。不要用刀子或叉子或那個酒瓶子攻擊我，如果你那樣做了，我會用這種東西射擊你的。」這時，一柄小口徑的手槍，像一個烏黑的大姆指一樣的從金手指的右

手伸出來。然後，他把這隻拿槍的手放回到口袋裏。

「我很少使用這些東西。當我不得不使用時，我只需要一顆零點二五口徑的子彈，決不開第二槍。龐德先生，我射擊右眼，從來沒有失誤過。」

龐德說：「不必耽心，我使用一個威士忌酒瓶，並沒有那麼準確。」這時，他把他的兩隻褲腳拉上了一點，以一隻腳架在另一隻腳上，輕鬆舒適地坐着。「你說吧。」

金手指以友善的聲音說：「龐德先生，除了金屬之外，在很多其他的物質方面，我也是個專家。對於每一件異常精微的東西，我具有一種銳利的鑑賞力，有如我們所述及的最純粹的黃金，和那種純度等級、價值比起來，人類這種物質實在一種是非常低級的東西。」

「不過，一個人偶然會遇到一種物質，至少可以把它放到較低的使用方式，老總就是我所指的一個例子——簡單，沒有精鍊的泥土，能夠有限的開採。

「在最後的時刻，我的手猶豫着不忍毀滅你這項器皿，因爲我看見你有耐久性，我把手抬起來，可能犯了一項錯誤。無論如何，我將要採取充分的步驟，以免我自己得到衝動的後果。

「救你們的性命的，是你所說的一些話，你建議：你和馬斯珍小姐可以爲我工作。本來，你們兩人對我都沒有什麼用途，不過，非常湊巧，我剛剛在一種事業邊緣。在這種事業裏面，你們兩個人的服務。都將是一項極小的幫助。所以，我作了這種賭博。

「我把你們兩個人都注射了必需的鎮靜劑。經過進一步的查證，發現馬斯珍小姐用她的眞實

姓名在柏斯格旅館登記了旅客簿，你們的房錢都付清了，你們的行李都從那兒拿來了。

我用你的名義拍了一封電報給宇宙出口公司，說在加拿大有一個地方等你去就一件工作，你要乘飛機去把這件事研究一下。你用了馬斯珍小姐做你的祕書，你將要報告進一步的詳細情形，這是一個拙劣的電報，不過，在我需要你們的服務的這個短時期，它將是有用的。」

這時，龐德心中暗想：除非你在電文中插進了無害的詞句，告訴局長這封電報眞實可靠，否則，它是沒有用的。那麼，現在，情報局將會知道：他是在敵人控制之下工作，事實上，查究工作將會很快的進行。

金手指繼續表示：「龐德先生，如果你認爲我事先的防備不適當，你將會追尋到的話，那讓我告訴你：我對你們的雇主到底是什麼，或者它們的力量和資財如何，根本沒有一點興趣。

「龐德先生，你和馬斯珍小姐都已經澈底失蹤了，我也澈底失蹤了。我手下的人也全都是一樣。」

「飛機場將會查詢到哈克尼斯閣長老會醫院，這個醫院將不會聽到金手指先生或者他的兩個病人，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都沒有我的紀錄，因爲在美國沒有犯過罪，無疑的，美國移民局方面有我這許多年來來去去的紀錄，不過，這些紀錄是沒有幫助的。

「龐德先生，現在來談談我和你們目前的所在地：我們現在是在「高速汽車貨運公司」的倉庫裏，這家公司從前是很光明正大的，名義爲他人所有，實際上由我開設，曾經把它澈底裝設，使它成爲我們所述及的那種事業的祕密總部。

「你和馬斯珍小姐都被限制在這些房間裏 。你們在這兒生活和工作，并且，可能調情。雖然，我懷疑着馬斯珍小姐在這方面的傾向。」

「那麼，我們的工作包含些什麼？」

「龐德先生——」龐德自從在邁阿密遇見金手指以後，他這大大的臉，總是沒有表情的，現在，第一次現出一絲生命了。他的目光幾乎現出狂歡的樣子，他這雕琢得很好的嘴唇緊縮起來，現出了一個輕淡的微笑。「龐德先生，我畢生都在戀愛。我在和黃金戀愛。我愛它的顏色，它的光輝，它非凡的重量，我愛黃金的組織，它那柔嫩的質地，我曾經學習估量得十分精確，只要摸一摸，我可以估計一根金條的純度，結果與實際相差甚微，當我把它融成爲金黃的溶液時，我又愛它滲出的溫和氣味。

「不過，龐德先生，駕乎這一切之上的，我愛惟有黃金纔能給予它的主人的力量——那種控制能力，强取勞動，實現一個人的各種希望和奇想的魔力。並且，在有需要時，獲得肉體，智慧，甚至靈魂的魔力。

「龐德先生，是的，我畢生都在爲黃金工作，而黃金也回報着爲我工作，爲我所曾經採擇的事業工作。」這時，金手指熱切地凝視着龐德，「我問你，世上還有什麼其他的物質這麼報答它的主人的嗎？」

「很多沒有一兩黃金的人，也已經變得富豪而有權力了。不過，我瞭解你的觀點。你已經努

力搜集了多少黃金？你用這些黃金來做什麼？」龐德說。

「我現在擁有價值英幣二千萬鎊的黃金，大約有一個小國的庫存黃金一樣多，目前，全部都在紐約。我把它保存在我需要它的地方，我的黃金寶藏是像一個混合肥料堆一樣的。我把它在地球表面上移來移去，有時在這兒，有時在那兒。不論我選擇那兒去擴展它，那兒就會欣欣向榮，開着燦爛的花兒。我把果實收割了，移到別的地方去。

「在此刻，我正在計劃用我的黃金肥料來鼓勵，來加强一種美國的事業。所以，我的金磚金條現在全部集中在紐約。」

「你怎樣來選擇這些事業呢？什麼把你吸引到這些事業方面去呢？」

「凡屬會增加我的黃金儲藏的事業，我都會採擇，我投資，我走私，我盜竊。」金手指把兩隻手的手掌張開，做了一個勸誘式的小手勢。

「如果你聽得懂比喻的話，那就把歷史當作一列穿越時間前進的火車。在這列火車通過時，飛禽和走獸都受到了它的聲音和騷動的打擾，它們都受了驚，或者飛翔，或者奔跑，或者畏縮，認爲它們躲藏起來了。我喜歡跟着這列火車飛翔的老鷹——無疑的，你事實上曾經看見過這種情形，如果你去過希臘，就更會瞭解——它是有作用的，它在準備攫捕被火車的經過，被歷史的經過所驚起的任何東西。

「現在給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歷史的進展產生了一個人，他發明了盤尼西林。同時，歷史

又創造了一次世界大戰。很多人都在死亡。盤尼西林將會救他們的性命。

「由於對歐洲大陸上某個軍事組織行賄，我獲得了大批的盤尼西林。我用一些無害的粉末或液體滲到裏面，以高價出售給那些渴求這種東西的人，獲得暴利。

「龐德先生，你懂我這話的意思嗎？你必須等待掠奪品，仔細地注視着它，然後，突然攫取。

「不過，有如我所說，我並不尋求這些事業，我讓歷史的火車把它驚起來，奔向着我。」

「最近的這項掠奪品是什麼？馬斯珍小姐和我在這方面必須做些什麼事？」龐德詢問。

「龐德先生，最近的這項掠奪品，是最後的一項，也是最大的一項。」

現在，金手指的眼睛是茫然的，注意力集中向內的，他的聲音變低了，對他所看見的東西幾乎是恭敬的。他繼續說：「人類已經爬上了埃佛勒斯峯，也已經挖掘了淵深的海洋。人類已經把火箭射到了外太空，分裂了原子，在人類所努力的每一個領域，人類會經發明、設計、創造。在每一個地方，人類會經勝利，打破紀錄，獲致奇蹟。

「我談到過每一個領域，不過，龐德先生，有一個領域被忽視了。這個領域是人類的一種活動，它以「犯罪」而知名，這個名稱是不精確的。由個人所做的所謂刑事功績——當然，我沒有提到他們互相愚笨的戰爭，他們彼此笨拙的破壞——都是可鄙的成就：小型的銀行搶刼，細微的欺詐勒索，瑣屑的偽造貨幣。

「然而，就在附近，在離這兒只有幾百英里的地方，歷史上最大的犯罪機會，就在等待着，舞台是佈置了的，巨大的收獲是提供着的，祇有演員沒有到達。

「不過，龐德先生，導演終於到了這兒，」——金手指伸出一個指頭，指着他的胸膛——「他已經選擇了他的演員陣容。就在今天下午，導演就會把稿本念給主要的演員們聽。然後，開始預演，在一星期之內，幕布就會拉起來，這是一個獨幕劇，一幕獨特的戲，一種與衆不同的表演。然後，大家將會喝彩，這是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超出法律管轄範圍的妙計的喝彩。龐德先生，這種喝彩聲會把這個世界震撼好幾百年。」

現在，在金手指那灰色的大眼睛裏，燃燒着一種暗晦的火，他那赤褐色的臉上有了一些額外的色彩。不過，他仍舊是安靜的，輕鬆的，非常自信的。龐德覺得：他的外表並沒有瘋子幻想者所顯現的跡象。金手指心中有一些怪誕的大事業，不過，經過精確估計勝算，知道它們是不錯的。

龐德說：「呃，且說來聽聽，它是什麼？關於它，我們必須做些什麼？」

「龐德先生，這是一種搶刼，一種沒有抵抗的搶刼。不過，却是一種需要詳細計劃去執行的搶刼，要有很多文書工作，很多行政的細節來處理的。現在，我自己在做這種事情，一直要做到你們提供了你們的服務為止。

「現在，你們要來做這方面的工作了，馬斯珍小姐是你的祕書。你們從事這種工作，已經獲

得了部份的報酬，這種報酬就是你們苟全了性命。不過，當工作完全完成時，你們另外會獲得報酬的。那時，你將獲得價值英鎊一百萬的黃金，馬斯珍小姐所獲得的則英幣五十萬鎊。

龐德熱心地說：「現在，你說下去吧，我們將要做些什麼？搶刼彩虹的末端嗎？」

「是的，」金手指點點頭，「這正是我們所要去做的事情，我們要去搶刼價值美金一百五十萬萬元的金條，這許多金條，差不多有全世界礦藏所供給的黃金的一半。龐德先生，我們是去搶刼美國諾克斯堡金庫。」

十七　流氓會議

龐德鄭重地搖搖頭，「諾克斯堡金庫。那對於兩個男子和一個婦女不是一項難以相信的目的嗎？」

金手指不耐煩地聳聳肩，「請你把你的幽默感拋開一個禮拜，龐德先生，然後，再來發笑，你高興怎麼笑就怎麼笑吧，告訴你，在我指揮之下的男子和婦女，差不多有一百個人。這些人都是從美國各地最强有力的六個流氓地痞組織之中挑選出來的，在平時所集合的戰鬥單位之中，這種力量差不多是最堅實而最强韌的了。」

「好的，在諾克斯堡，有多少軍隊守衛金庫？」

金手指慢慢地搖搖頭。他在他後面的門上敲了一下。這扇門突然打開了，老總在門口出現，他是

蹲伏的，警覺的。當他看見他們的會晤仍舊是平和的時候，他就把身體站直了，等待着。

金手指：「龐德先生，你將會有很多問題向我詢問，這許多問題，在今天下午，都將會獲得回答。今天下午要開一次會，會議兩點半開始，現在的時間是中午十二點正。」

龐德對他的手錶望了一下，調整了時間。

你和馬斯珍小姐都要參加這次會議，」金手指繼續表示，「在會議時，我會向我剛纔所述及的這六個組織的首領們提出建議。無疑的，這些人將會詢問和你所想到的一樣的問題，我會把每一件事情說明的。

「散會之後，你將和馬斯珍小姐安定下來，從事有關的工作。你們需要什麼，可以一一提出來，老總將會照顧你們的福利的，同時，他也是永久的衞士。

「不要喧鬧，否則，你們立即就會死去，也不要浪費時間來設法逃走，或者，和外間發生接觸。我已經雇用了你們，我需要你們一切的服務。這是一種契約嗎？」

龐德冷淡地說：「我總是希望做一個百萬富翁的。」

金手指並沒有向他看，他瞧着他的指甲。然後，他對龐德瞥視了一下，這是最後的，殘酷的一瞥。他隨即走出去，把門關上了。

龐德坐在床沿上，凝視着已經關上了的門。他粗率地把兩隻手從頭上摸到臉上。他在這個空虛的房間裏大聲地說：「啊，啊。」

然後，他站起來，走進浴室，站在那個女郎的門口，在門上敲了兩下。

「誰呀？」

「我。可以來看你嗎？」

「可以的。」她的聲音是不熱心的。「進來。」

蒂莉•馬斯珍坐於床上，正在穿鞋子，她身上穿的衣服，是龐德最初看見她之時所穿的那一套。她現出鎮定與心平氣和，對環境並不感到驚奇的樣子。

她抬起頭來望着龐德，她的目光是傲慢的，輕視的。她冷淡地、拘泥地說：「你使我們陷進了這種境地，要使我走出去。」

龐德友善地說：「我可能有力量做到的。我已經使我們從墳墓裏走出來了。」

「在使我們走進了墳墓之後。」

龐德深思地瞧着這個女郎，他決定：如還是餓肚子的，這時和她說話，這樣和她說話，是不慇懃的，他說：「這幷沒有使我們到任何地方去，我們仍舊是在一起，不論我們是不是喜歡這種情況。你希望吃早飯還是吃午飯呢？現在是中午十二點一刻。我已經吃過飯了。我會去替你叫飯來的。等妳吃過飯之後我再來，把有關的情況和緣由告訴你，祇有一條路離開這兒，老總——那隻韓國的人猿——把守在道路上。現在，再問你一聲：早飯還是午飯？」

她微微地伸了一下腰。「那麽，早飯吧，請你叫炒蛋和咖啡，吐司和桔子醬。」

「香烟？」

「謝謝你，不用，我不抽烟的。」

龐德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間裏，在那扇沒有把手的門下敲了兩下。門兒打開了一條縫。

龐德說：「嗨，老總，我並不是來殺死你。」

門兒打開得更寬了一點，老總的臉上是沒有什麼表情的，龐德說出了馬斯珍所要吃的東西，門就關上了。

龐德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滲入汽水，他坐在床沿上，心中忖度着怎樣去使這個女郎來幫助他，從開始起，她就是對他發脾氣的，那祇是由於她姐姐的緣故嗎？金手指爲什麼會對她的「傾向」作那種神祕的評論呢？他自己在她這方面感覺到的有些什麼呢？這是一些後退的，不友善的事，她是美麗的——在肉體方面是合意的，不過，她有一種冷淡的，無情的中樞，這是龐德所不能瞭解或說明的，呃，主要的事情是使她和他和好相處，否則，在牢獄中的生活是不能忍受的。

龐德再度走到她房間裏去，他把兩扇相通的門敞開着，以便他自己房間裏有聲音傳來時，他可以聽見。

她仍舊坐在床上，一下也沒有移動，她仔細地瞧着龐德，龐德倚靠着門上的側柱，站在一旁，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威士忌，他瞧着他的眼睛，說：「我很希望你瞭解：我是從倫敦警察廳來的。」——這句話是有幫助的。「我們在追査金手指這個傢伙，他幷不介意。他認爲，至

少在一星期之內，沒有人能够發現我們。他的話可能是對的。因爲他希望我們在一次犯罪中爲他工作，所以他饒了我們的性命，這是一件大事，一種想入非非的事情，不過，有很多計劃和文書工作。我們必須從事那些工作，你會速記和打字嗎？」

「能的，」她的眼睛亮起來了，「要去犯什麼罪？」

龐德告訴了她。他說：「當然，這種事情聽起來是可笑的。我以爲，有一些問題和答案將會對這些匪徒顯示這整個事情是不可能的，不過，它們是否不會在金手指面前出現，那我就不知道了。」

「金手指是非常特殊的人，從我對於他的瞭解看來，除非已經勝算在握，他不會採取行動的。我并不認爲他發了瘋——至少，不會比其他類型的天才們——科學家等等更爲瘋狂，在他這個特殊的領域，他是一個天才，那絕對沒有什麼疑問。」

「那麼，你在這件事情方面打算做些什麼？」

龐德降低了他說話的聲音。他說：「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在這件事情方面打算做些什麼？我們打算和他合作，澈底地和他合作。不要畏縮，不要做可笑的事，我們在打算貪圖他所說的金錢，我們要對他給予絕對的最高級的服務。除了救我們的性命之外，我們可以有一個機會去弄糟他的步調，這是唯一的希望。」

「你打算怎樣去實行呢？」

「現在我還沒有一點概念，有些事情可能會興起的」

「你希望我和你合作嗎？」

「爲什麼不？有任何其他的建議嗎？」

她固執地縮攏了她的嘴唇「我爲什麼要照着你所說的話去做呢？」

龐德嘆了一口氣，「關於這一點，并沒有什麼和婦女參政權有關的問題。這只是因爲如果不這樣，那你在吃飯之後馬上就要嗚呼哀哉，死於非命。這是應該由你負責的。」

她的嘴唇厭惡地放鬆了，她聳了一下肩膀，然後，她令人不愉快地說：「啊，那麼，好吧。」突然，她的眼睛發着閃光。「不要碰我一下，否則，我會殺死你的。」

這時，龐德的臥室裏傳來了開門的聲音，龐德低下頭來溫和地瞧着蒂莉、馬斯珍，「這種挑戰是有吸引力的。不過，不必躭心，我不會違反你的意願的，」他回轉身來，緩步走出了這個房間。

一個韓國籍僕人拿着這個女郎的早餐，從他身邊走過去，在他的房屋裏，另外一個韓國人，已經把一個打字員的桌子和椅子以及一具輕便的利明頓牌打字機搬進來了。他把這一套東西置在和床相對的那個角落裏，老總這時站在門口，他手上拿着一張紙，他的手向房裏伸着。龐德走到他身邊，把這張紙接下來。

這張紙很大，是一頁備忘錄，上面的字是用原子筆寫的，字跡整潔、仔細、易認、平凡，上書：

「這張議程備忘錄預備十份。」

會議在主席金先生主持之下舉行。

祕書：詹．龐德

　　蒂莉．馬斯珍小姐

出席者

赫爾曼．斯平佶　底特律．紫色黨。

厥得．米奈德　邁阿密和夏灣拿。影子團。

比利．（笑面虎）林格　芝加哥．核心社

傑克．史大普　拉斯維加斯．閃光堂。

蘇洛先生　西西里幫會

普西．賈洛莉　紐約市、哈林區。水泥混合隊。

議程

一項以「大滿貫行動」爲暗號的計劃。

（點心。）

在這張底稿的末了，還有下述的字句：「在下午兩點二十分，有人會把你和馬斯珍小姐帶進會場，你們兩個人都要準備作記錄。請穿正式的衣服。」

龐德微笑着，這兩個韓國人離開了房間，他坐在打字桌子邊上，把字紙和複寫紙放進打字機，調整着。至少，他可以對這個女郎顯示：他是準備了做他的指定的工作的。嗨，好一批傢伙！甚至西西里的黑手黨也參加了，金手指怎樣勸誘他們這些人全都來參加的？老天爺、普西、賈洛莉到底是什麼人？

到兩點鐘，龐德已經把需要的抄本全部準備好了。他走到馬斯珍的房間裏去，把這些文件交給她，另外又給了她一本速記本和幾枝鉛筆。然後，他又把金手指的備忘錄對她唸了一遍。他說：「你最好把這些姓名記在心中，他們可能是不難確認的。我們可以詢問我們是否會受到阻礙。現在，我要去把我正式的衣服穿起來了。」他對她微笑着。「只有二十分鐘了。」

她點點頭。

×　　×　　×

龐德跟在老總後面，由走廊上走過去。這時，他們可以聽到河裏流水聲——河水流過倉庫下面椿子的拍擊聲，一艘輪渡在水上破浪前進那種悲哀的嗚嗚聲，遙遠的高速發動機的砰擊聲，在他脚底下的某個地方，一輛貨車在發動，發動機轉動着，咆哮起來，可能在駛向「西邊公路」。他們必定是在一種兩層梯式長建築的頂上一層，走廊是用灰色的油漆粉飾過的，這兒發出新近油漆的那種氣味，走廊的西邊沒有一扇門，天花板上裝着燈球，光是從那兒發出來的。

他們到達了走廊的末端，老總敲敲門。

然後，門上發出了耶魯彈璜鎖轉動的聲音，兩根門閂在拉動的聲音，門開了，他們穿過門，走進了一個陽光燦爛的大房間。

這個房間是在倉庫末端上面，有一扇很大的窗子，佔了一堵牆的大部份，窗口風光如畫，從這兒可以看見大河和遠處的褐色的糢糊不清的新澤西城，房間裏是爲了舉行會議而裝飾過的。

金手指背向着這個窗戶，坐在一張圓桌旁邊。這張圓桌很大，上面舖了粗厚的羊毛布，擺了玻璃水瓶。黃色的拍紙簿和鉛筆。這兒有九張舒適的靠背椅，六張椅子前面所擺的拍紙簿上，都安放了一個白色的長方形小包裹，這些包裹是用紅蠟密封着的。

在右邊，一張長餐桌，靠牆擺着，上面有發出閃光的銀器用具和雕花玻璃器皿。香檳酒瓶子擺在銀質冷却器裏，還有一排其他的瓶子。

在各種食物之中，龐德注意到兩個五磅裝的圓罐頭，裏面是伯努加魚子醬，還有幾個陶器罐子，裝着肝脂。

在和餐桌相對的牆上，有一塊黑板放在一張桌子上，桌面上有一些紙，和一個長方形的大紙板盒。

金手指注視着他們橫過紅色的厚地毯，向着他走過來，他做着手勢，招呼蒂莉•馬斯珍坐在他左邊的椅子上，招呼龐德坐在他右邊的椅子上。

他們兩個人都坐下來了。

「議程呢？」金手指把這些抄本拿起來，取出頂上的一張看了一遍，再把它交還馬斯珍。他揮動一隻手，劃了一個圓圈。她站起來，把這些抄本，沿着桌子，分發了一遍。

金手指的一隻手又放到桌子下面，按了一個暗鈴，在房間後面的門，隨卽打開了，一個韓國人走進來，站在一旁等待着。

「每一件事情都準備好了嗎？」金手指問着，這個人點點頭。

「除了在這張桌上面的人之外，沒有誰能進入這個房間，你明白嗎？好。其中有幾個，或者他們全體，將會帶一個同伴來，那些同伴們都要留在接待室。讓他們獲得他們所希望的每一件東西，紙牌在那兒，骰子呢？」

這時，金手指抬起頭來，對老總——他仍舊站在龐德椅子背後——瞥視了一下。「老總，站到你的崗位上去，信號是什麼？」老總伸出了兩個指頭。「兩聲鈴響。現在，你可以去了，去叫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執行他們防衛的責任。」

龐德不經意地詢問：「你雇用了多少工作人員？」

「二十個。十個韓國人和十個德國人，他們全部都是我親自挑選的傑出的人。其中很多繼續在這幢建築裏。這好像是在一艘軍艦的甲板下面。」金手指把他雙手平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現在，談到你們的責任。馬斯珍小姐，會場中所興起任何實質的論點，很可能需要我採取行動的任何事情，你都要記下來，不要爲爭論和饒舌而困擾。好不好？」

這時，龐德很高興看見蒂莉，馬斯珍現出高興和認眞的樣子，她愉快地點點頭。「自然。」她說。

金手指再轉身向着龐德。「呃，龐德先生，你對發言的人所可能感覺到的任何反應，我都是感興趣的。關於我所邀請的這些人的情況，我知道得很多。在他們自己的領域，他們都是最高的首領，他們之所以到這兒來，是因爲我已經向他們行賄。

「他們對於我的情況，一點也不明瞭。我需要使他們相信：我知道我在談些什麼，我將會領導他們成功。貪婪將會做其餘的事。

「不過，其中可能是一兩個人會打退堂鼓，他們可能會把祕密洩露，在這種情況方面，我已經作了特殊的安排。

「那時，可能會有一兩個懷疑的人。在發言時，你要用鉛筆在這張議程上劃記號。你要隨時在每一個姓名上做記號，你認爲他贊成這個計劃，你就劃一個加號，你認爲他表示反對，則劃一個減號。我要看看你做了些什麼記號，你的意見可能是有用的。

「龐德先生，你不要忘記：在他們之中如果有一個背叛者，有一個人脫逃，那我們將會迅速地發現我們不是死亡，就是終身坐牢。」

「從哈林區來的這個普西，賈洛莉是什麼人？」

「她是在美國主持黑社會組織唯一的一個女子。這是一個由婦女組成的幫會。這一次行動，

我將需要一些婦女，她是非常可靠的。她是馬戲班一個打鞦韆的藝人，手下有一批人。這個隊伍稱爲『普西。賈洛莉及其兒貓』。」金手指並沒有微笑，「這個組織是沒有成功的。於是，她把她們訓練爲竊盜，貓兒竊賊。結果，它變成了一個非常殘忍的幫會。他是一種同性愛的組織，她們自稱爲『水泥混合隊』，甚至美國的大幫會也尊敬她們，她是一個不平凡的女子。」

一種非常輕柔的嗡嗡聲在桌子下面響起來了。金手指抬起頭來，在這個房間末端的門，輕輕地打開了。五個男子走了進來。

金手指連忙站起來，對他們欠身，表示歡迎，他說：「敝姓金。各位請坐。」大家發出了一陣謹愼的喃喃聲。然後，這五個人靜靜地靠近這張圓桌，把椅子拖出來，再坐下去。五雙眼睛冷酷地，仔細地瞧着金手指。

金手指也坐下來，他泰然地說：「各位先生：在你們每一位面前有一包東西，這是一塊金磚，它是足赤的黃金，値美金一萬五千元，這次會議，各位光臨，這是我一點謝意。這張議程表是一目瞭然的。

「現在，還有賈洛莉小姐沒有到，當我們等待時，或者我要把各位的尊姓大名向我的兩位祕書介紹一下——我右邊的是龐德先生，左邊的是馬斯珍小姐。

「這次會議，除了你們希望我採取的行動之外，不要寫任何筆錄。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兒沒有擴音機。

「那麼，現在，龐德先生，在你右邊的，是在邁阿密和夏灣拿活動的影子團負責人厥德，米奈德先生。」

米奈德先生是個大個子，有一副愉快的面容，一雙緩慢移動而仔細的眼睛，他穿了一件絲質的白襯衫，上面點綴着小小的綠色棕葉樹，外面罩了一套淺藍色的熱帶西裝，他手上戴了一隻手錶，這隻金錶很複雜，可能有五、六兩重，他對龐德微笑一下，說：「你好。」

「其次，我們介紹比利．林格先生，他指揮着有名的芝加哥『核心社』。」

龐德心想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人，會和比利相像的。這是一種從惡夢中出現的面貌。當這副面容轉向龐德，並觀察着龐德的反應時，它知道它是這樣的，這是一種蒼白，黎形的孩兒面，皮膚是起伏不平的，頭髮是稻草色的，柔軟的。不過，他的眼睛却是深褐色的——照他這副尊容，本來應該是淺藍色。白眼珠顯示得很多，對於他深思的凝視，給予一種摧眠的性質，他的右眼皮由於肌肉痙攣而失去彈性，因而使得右眼不停地霎動。

在林格先生的早期生涯中的某個時候，有人曾經砍掉了林格先生的下唇——也許是因爲他談話談得太多了——這使得他臉上永遠出現一個假的微笑，好像是一個萬聖節南瓜的笑容一樣。

林格先生大約四十多歲。龐德把他總括爲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手。龐德愉快地對林格先生凝視的左眼微笑着，同時，從他身上望過去，瞧着金手指接着介紹的那個人——底特律紫色黨的黨魁赫爾曼．斯平佶先生。

斯平佶先生的目光是呆滯的，像那種不是非常富有就是非常麻木的人一樣。這種眼眼是淺藍色幽暗的玻璃大理石。它短暫地體認了龐德，然後，又完全轉向內部，專注着自己。斯平佶先生其餘的部份，是一個「高貴的人」，衣着都是很講究的。他令人看起來有這麼一種印象——一個人發現他自己在一家錯誤的公司裏——一個持有頭等票的人在三等車廂裏，一個戲院正廳前排座上的人，被人錯誤地引導得坐在後排座位上。

米奈德先生把手蒙在嘴上，輕聲地對龐德表示好感地說：「不要被這位公爵欺騙過去了。我的朋友斯平佶是個 把棉布襯衫當頭巾的人。女兒去瓦沙爾，不過，這是備款支付曲棍球棍的費用。」龐德點點頭，表示感謝。

「這位是西西里幫會的蘇洛先生。」

蘇洛先生的臉皮是黑黑的，厚厚的，由於有過多的犯罪與罪惡知識而弄得幽暗了。他戴了角邊的厚眼鏡，這副眼鏡短暫地向龐德這個方向轉動了一下，然後就再度低下頭，繼續去瞧着蘇洛先生用一把小刀子將指甲弄清潔了。他是個塊頭大，又矮又胖的人，一半像拳擊手，一半像堂倌領班，要說出他心靈中有什麼和他的力量在什麼地方，是極不可能的。不過，黑手黨在美國只有一個首領，龐德心中暗想：如果蘇洛先生担任這項工作，那它就是用恐怖的力量獲得它的。他保持着這個位置，那勢必要運用拳擊手和侍者了。

「你好。」拉斯維加斯閃光暴徒堂的傑克．史大普，具有拉斯維加斯賭場一個名譽領袖的綜

合魔力。不過，龐德猜想：他已經繼承了已故的斯本格兄弟們其他的特長，他大約五十歲，是個胸襟闊達、服裝華麗的人，這時，他的一枝雪茄，快要抽完了。他兇狠地抽着這枝雪茄，發出咀嚼的聲音，好像他要把它吃下去一樣。他不時地把頭轉向旁邊，把一些烟絲小心地吐在他後面的地毯上。

在這種有强迫性的抽烟後面，存在着相當的緊張，史大普先生有魔術師那種敏銳的眼睛使人感到害怕，因爲，他現在在把眼角皺起來，使它們具有風韻——大概，並不想嚇倒龐德。

這個房間後面的門打開了，一個女子站在門口。她穿了黑色的男式服裝，上面擊了一條咖啡色的帶子。她慢慢地移動，猶豫地走過去，站在那張空椅子後面。

金手指已經站起來了，她仔細地審視着他，然後，把目光移開，對桌子的周圍掃射了一遍。她籠統地、厭煩地說了一聲「嗨。」然後坐下。

史大普先生說：「嗨，普西。」其他的人，除了斯平佶先生只是欠欠身之外，都發出了關切的聲音，表示歡迎她的來臨。

金手指說：「賈洛莉小姐，你好。我們剛剛作了一次正式的介紹，議程表在你前面。那個小包裹是一塊金磚，約值美金一萬五千元。這是我的一點微意，以酬謝我請你來參加這次會議的盛情與所遭遇的不便和所花的各種費用的，請你笑納。」

賈洛莉小姐拿起她面前的這個包裹，把它打開。她衡量了一下在她手上發光的這塊金磚，然

後，對金手指望着，現出懷疑的樣子，「無條件奉送？」

「無條件奉送。」

賈洛莉小姐繼續望着金手指，「請原諒我這樣詢問。」她以一種一個苛刻的女顧客在購物時那樣說話的腔調表示。

龐德喜歡她這種摸樣。他感覺到一切美麗的同性戀婦女對男子們所具有的性的挑逗。她以一種不妥協的態度對金手指和這個房間的人說話，龐德覺得非常高興。她說「所有的男子都是雜種和騙子，不要用任何男子的戲法要在我身上，我並不尋求這種東西。我是在一個不同的組織裏的。」

龐德心中暗想：她的年紀大概三十出頭的樣子，她的膚色相當白而美觀，顴骨是高高的，嘴唇的曲線是悅目的。她有一雙獨一無二的紫蘿蘭色的眼睛，這是龐德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它們是一朵三色紫蘿蘭的眞正深紫蘿蘭色。它們從那烏黑的眉毛下面率直地注視這個世界。她的頭髮是黑的——和蒂莉·馬斯珍的頭髮一樣——梳成一種雜亂的頑童式髮型。嘴唇是一種深紅色的長縫。

龐德覺得她是華美的，同時，他注意到：蒂莉·馬斯珍顯然和他有同樣的感覺，因爲她正在以一種崇拜的目光和羨慕的神氣凝視着賈洛莉小姐。

龐德決定：現在，關於蒂莉·馬斯珍，在他這方面，一切都是明確的了。

金手指說：「現在，我必需介紹我自己了。我並不眞正姓金，我的情況如下。經由各種各樣

的行動——其中大多數都是非法的——在二十年之內，我已經累積了一大筆金錢，這筆金錢用數字來表示的話，爲美金六千萬元。」（大家都興起了一種尊敬的驚嘆聲。）

「我的行動，大部份都以歐洲爲限。不過，你們可能有興趣知道：我創立、並且後來佈置了『金罌粟代理商』，他在香港工作。」（傑克•史大普先生輕聲地吹口哨。）

「『平安旅行社』——在座各位之中，可能有人利用過它——是由我組織和擁有的，後來我把它解散了。（赫爾曼•斯平佶先生把他那無邊的單眼鏡，扭到一隻凝視的眼睛上，以便他可以把金手指審視得更清楚一點。）

「我提到這些小事情，是對各位顯示：雖然各位不知道我，在過去，我曾經爲各位的利益而採取過很多行動。」（厥得•米奈德先生以一種好像敬畏的聲音喃喃地說：「呃，你怎麼知道！」）

「各位先生和——呃——這位女士，這就是我知道你們的緣故，這就是我今天邀請各位到這兒來的緣故。經過我自己多年的經驗，如果我要來形容一下的話，各位都是美國黑社會的貴族。」

龐德所獲得的印象是深刻的。僅僅在三分鐘之內，金手指就把這次會議置於他的掌握之下，現在，每一個人都在聚精匯神地瞧着金手指，甚至普西•賈洛莉小姐的眼睛也是全神貫注的了。

龐德對於「金罌粟代理商」或者「平安旅行社」的情況，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從它們以前

的顧客們臉上的表情看起來，它們必定是經營得像時鐘一樣轉動的。現在，每一個人都在等着金手指的話，好像他是愛因斯坦。

金手指的臉上並沒有顯示什麼情緒。他用右手作了一個拋擲的姿勢。他平淡地說：「我曾經談到我的兩項計劃，那都是成功的，這兩個計劃都很小，其他比這大的計劃還有很多。其中沒有一個是失敗的，並且，據我所知，在警察局的檔案裏，我的名字也沒有容身之地。我提到這一點，是向各位顯示：我澈底明白我的——我們的——職業。

「現在，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我打算建議各位在一項事業中合夥。這項事業，在一星期之內，將會必然把美金一billion元放到你們每一位的庫房裏去。」

這時，金手指把一隻手舉起來。「在歐洲和美國，一billion這個數目有不同的含義，我這兒的意思是指美金十萬萬元，各位弄明白了嗎？」

十八　罪大惡極

一艘拖輪的喇叭在嗚嗚地響。其他的拖輪應答着。一陣引擎的聲音由近而遠了。

在龐德右邊的厥德。米奈德先生，清清他的嗓子。他加強着語氣說：「金先生，或者不論你姓什麼，不必就心什麼定義。一 billion 美金，不論你以那種方式說，都是很多錢。繼續說下去。」

蘇洛先生把他烏黑的眉毛慢慢地聳起來，橫過桌面，瞧着金手指。他以相當重的土音說：「是的，這是很多錢。先生，你那一份是多少？」

「美金五十萬萬元。」

從拉斯維加斯來的傑克•史大普，發出一陣喧鬧的笑聲，「同伴們，聽着，在朋友們之間，不拘什麼數目，如果先生—呃—或者誰能使我獲得美金十萬萬元 ，我將很高興給他一張五元鈔票，或者可能一百萬張五元鈔票，以酬謝他的煩勞。在這方面，我們不要顯得小氣了，對不對？」

赫爾曼•斯平佶先生，把他的單眼鏡在他面前的金磚上輕輕地敲着，於是，每一個人都向着他望過去。「呃—金—先生，」這是一個常年法律顧問鄭重的聲音。「你所談到這些數目是一批大數字，據我在這方面的瞭解，有關的總數大約是美金一百一十萬萬元。」

金手指先生精確地說：「正確的數字，差不多將近美金一百五十萬萬元，爲了方便起見，我所提及的數目，只是我認爲我們可能攜走的總數。」

比利•林格先生發出了一陣尖銳、興奮的傻笑。

「金先生，好，好，好。」斯平佶先生把他的單眼鏡旋回到他眼睛上，以觀察金手指的反應。「可是，美金十萬萬元的物品，或那個數額的貨幣，在美國，可以被發現集中在一起的，只有三個庫藏。它們是華府聯邦的造幣廠，紐約市的儲備銀行，和在肯塔基州的諾克斯堡。你有意去搶刼

其中之一嗎？如果是的話，那一處？」

「諾克斯堡。」

在合唱的呻吟聲之中，米奈德死心地說：「先生，除了好萊塢之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任何人，具有你所懷抱的計劃。這種計劃可以稱之爲「幻想」，先生，幻想是一種才能，會把在眼面前的缺點誤認爲非凡的計劃，你應該和心理治療的人去談一談。」米奈德先生悲傷地搖搖頭，「太糟了。雖然，在我獲得了美金十萬萬元的時候，這筆鉅款的確很有用。」

普西•賈洛莉小姐以一種低沉、厭煩地聲音說：「先生，抱歉，在我這個組織的人裏面，沒有一個可以去搶刼那種銀行的。」她站起來了。

金手指溫和地說：「各位先生和——呃——這位女士，現在，請聽我把話說完。你們的反應並不是意外的。讓我把它這樣說明：諾克斯堡這個銀行，是和其他任何銀行一樣的。不過，它是個比較大的銀行，它的保護的裝置，都是比較堅強和機巧的。爲了突破這些裝置，將需要相當的力量和技巧。在我這項大計劃之中，這是唯一的新奇事物，沒有其他的事情了。」

「諾克斯堡並不是比其他的堡壘更難攻陷的。無疑的，我們大家都認爲卜林克銀行的組織是不能擊敗的，可是，在一九五○年，六個有決心的人，仍舊搶刼了它一輛裝甲車，獲得美金一百萬元，辛辛監獄是不能脫逃的，可是，仍舊有不少的人想出辦法，從那兒溜之大吉。

「各位，我的計劃不是不可能的，諾克斯堡是一個和其他神話一樣的神話，我把計劃繼續說

下去好不好？」

比利・林格說話了，他說話時，像一個日本人一樣，牙齒縫會漏氣，嘶嘶地響，他粗魯地說：「告密者，聽着：可能你不知道那兒的情形，在諾克斯堡，有美國第三裝甲師駐紮，如果那是個神話，那麼，俄國人那一次派一隊人到這兒打冰上曲棍球的時候，他們爲什麼不來佔領美國？」

金手指微笑着：「林格先生，如果我可能矯正你而又不削弱你的立場的話，下面就是目前駐紮在諾克斯堡的軍事戰鬥單位的情況。關於第三裝甲師，只有先頭部隊。可是，還有第六裝甲騎兵團，十五裝甲大隊，一六〇工兵大隊，以及半師之衆受訓人員，他們來自美國陸軍的各單位，參加了裝甲部隊補充兵訓練中心和軍人研究第一團。還有，和大陸裝甲第二指揮部，陸軍供應處，以及裝甲中心有關的各種活動的人員，也不在少數。

「此外，又有警察局，該局包括警官二十名，警察四百人。總之，那兒的人口總共大約六萬，其中差不多有兩萬爲各種戰鬥部隊。」

傑克・史大普先生口銜雪茄嘲弄着：「誰會說輕視他們呢？」他沒有等待回答，就厭惡地把雪茄烟蒂從口中拔出來，放在烟灰盤裏壓成粉碎。

坐在他旁邊的普西・賈洛斯小姐猛烈地吸吮着他的牙齒，好像一隻鸚鵡唾吐一樣地尖銳。她說：「傑克，去爲你自己購買一些較好的雪茄烟。這種東西聞起來好像在燃燒角力者短褲。」

「普西，把它推開。」史大普先生粗野地說。

賈洛莉小姐決心要說有決定性的話，她溫和地說：「傑克，知道什麼嗎？我要讚許一個像你一樣的極端男子氣的男子。事實上，前些時，我寫了一首關於你的歌兒，你願意聽它的標題嗎？它叫做：『如果我必須把它完全重做一次，我就把它完全對你重做。』」

米奈德先生發出了一種粗濁的笑聲，林格先生則在高聲地格格而笑。

金手指爲了維持秩序而輕輕地敲着桌子，他忍耐地說：「各位先生，現在，請聽我把我的話說完。」

他站起來，走到那塊黑板面前，把一張捲着的地圖拉開，罩在黑板上。這是一張諾克斯堡鎮的明細地圖，其中包括戈得曼陸軍飛機場，和通往這個市鎮的那些公路和鐵路。坐在桌子右邊的這些出席的人，旋轉着他們坐的椅子，以便觀看這張地圖。

金手指指着「金磚寶庫」，它位於地圖的左下角，被包圍在由迪克西高級公路、金磚大道，和藤蔓樹林路所形成的三角形裏面。

金手指說：「過一會兒，我將會對各位顯示寶庫的一種詳細計劃。」他停頓了一下。「各位先生，請允許我指出這個非常直進的市鎮主要的特色。這兒」——他把手指從地圖上方的中心，向下穿過這個市鎮，一直指到超越了金磚寶庫的地方——「這兒縱貫着伊利諾中央鐵路。它從離這兒三十五里的北面的路易斯維爾延伸過來，穿過市區，向南通到相距十八英里的伊利莎白鎮。

我們和在市中心的勃蘭登堡車站沒有關係，而和那些鄰近金磚地窖複雜的支線有關係。

「對於華府的造幣廠；這是一個裝載和卸下金磚的地方，運輸到地窖的其他方法，計有兩種：一是用武裝護送的卡車，由迪克西高級公路駛來，另一是用運輸機空運到戈得曼機場，爲了安全的緣故，到底用那一種方式，並沒有一定的輪流方法。

「有如各位所已看見的，金窖是和這些道路隔離的，它位於一片將近五十英畝大的草原中央，孤零地獨處着。祇有一條道路通往金窖，那是一段五十碼的專用車道，由金磚大道進入，經過一道有重武器戒備森嚴的大門。一進入這武裝的障礙物之後，運金磚的卡車就走上了這條特殊的道路，它沿着金庫旁邊，通到金窖的後門，金塊就在這兒卸下來。各位先生，這條特殊的車道，是用鋼板修築的。這些鋼板用機關予以控制，在有意外時，這條道路表面的全部鋼板，可以用壓力昇起來，以建立一種鋼鐵阻礙物，這是通往內部的第二道關卡。

「這兒還有一條地下的運輸隧道，一般人并看不出來，可是我知道，這種隧道在平地下面，位於金磚大道與藤蔓樹林路之間，它作爲進入金窖一種附加的方式，隧道壁上有一些鐵門，由此可以通往金窖——那兒是這個金庫地窖的第一層。」

金手指停止了說話，離開這幅地圖，站着對會議桌環視了一遍，然後，繼續表示：「各位先生，好了。這兒是金庫，這些是到金庫去的主要的入口，只有它的前門不是直通金庫的，那個門純粹是金庫的往來必經之門，通往接待室和辦公室，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那一個提出問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金手指身上，等待着，他的言詞的威力緊扼着他們。關於諾克斯堡的祕密，這個人所知道的，比曾經洩露在外界的，似乎要多得多。

金手指又回到黑板旁邊，把第二幅地圖拉下來，覆蓋在第一幅地圖上面。這是「金庫」本身的詳細設計，金手指說：「喂，各位先生，你們可以看見，這是一幢非常堅固的二層樓的建築，它有點像一個四方的、兩層的蛋糕。

「你們將會注意到，它的屋頂是做了階梯，以防護炸彈襲擊的。同時，你們將會看見，在它地下的四個角上，有四座碉堡，這四座碉堡都是鋼的，和這幢建築的內部都是相連的。

「這個地窖外部的大小，爲一百零五呎長，一百二十一呎寬。由地平線向上的高度爲四十二呎。

「結構是田納西州的花崗石，砌在鋼骨上的，它的構成物正確的項目爲：一萬六千立方呎花崗石，七百五十噸鋼骨水泥，和七百六十噸建築鋼。對嗎？

「現在，在這幢建築裏面，有一座兩層的鋼骨水泥地窖，劃分爲若干小屋間。地窖的門，有二十多噸重。地窖的框子，是鋼板、鋼樑、和鋼柱的，這種鋼柱外面加了鐵環，並用水泥包起來。

「窖頂是一種同樣的建築，它和這幢建築的屋頂沒有什麼關係，一條走廊在兩種水平線上環繞着地窖，可以通往地窖，也可以進入辦公室和儲藏室——它是設置在建築外層的牆壁裏面

的。」

「沒有一個人是獲得信賴，明瞭地窖門戶的暗碼鎖的。金庫辦公處的每一個高級職員，必需單獨撥祇有他們每一個人自己知道的暗碼。」

「自然，這幢建築是裝設了最新式而最好的防衛機關的。在建築裏面，有一個强力的衛兵支隊。非常强力的增援，隨時都會從相距還不到一英里遠處的裝甲中心趕來。各位都聽懂了我的話嗎？

「現在，至於地窖實際的內容——這些數量，有如我先前說過的有大約價值美金一百五十萬萬元的成色百分之百的造幣廠的標準金磚，每一塊金磚有在各位面前的這種東西的一倍大，重量是四百托利兩，以常衡來計算，它大概有二十七磅半重，這許多金磚，都放在地窖的房間裏，沒有用什麼東西包起來的。」

這時，金手指對全桌的人瞥視了一下。他平淡地下結論了：「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我所能告訴你們的，全都在這兒了。關於諾克斯堡金磚寶庫的狀況和內容，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我全都說出來了。除非對這種狀態有任何問題，需要我來解釋，我將要繼續作一項簡短的說明：以顯示這個金庫可以如何予以滲透，和它的藏金如何予以搶奪。」

大家都沒有做聲，全桌的目光都是着迷的，全神貫注的。傑克•史大普先生神經質似地從背心口袋裏掏出一枝中等大小的雪茄，把它塞到他的嘴角上。

普西•賈洛莉嚴肅地說：「如果你對着那種東西放火，我發誓我會用我的金磚把你擊倒。」接着，她拿着那塊金磚做出恐嚇的樣子。

「孩子，輕鬆一點。」史大普從他的嘴角上說。

厥德•米奈德斷然地評論：「先生，如果你可以搶刧那個地方，那你就可以使你自己盡善盡美了，繼續說下去，這不是一種失敗就是一種罪大惡極的罪惡。」

金手指淡然地說：「各位先生，很好，你們將會聽到這項計劃。」他停頓了一下，仔細地向全桌環視了一遍，輪流地接觸着每一個人的目光。「不過，我希望你們瞭解，現在大家是安全的。到目前為止，我所已經說過的，如果重述的話，將會被認為一個狂人的妄語。我所準備要說的，將會使我們大家捲入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平時陰謀之中，我可以說我們大家都受了一種誓言的拘束，我們是絕對安全的嗎？」

龐德幾乎直覺地注意着從底特律來的赫爾曼•斯平佶先生的表情。當各種確定的聲音從其他的人那裏發出來的時候，斯平佶先生掩着他的眼睛，他那異常的「我可以發誓」這句話，聽起來是虛偽的，對於龐德，這種坦白是和一個經售舊汽車的商人一樣不誠實的，在備忘錄上斯平佶先生名字的旁邊，他不經意地劃了一個短短的減號。

「那麼，很好。」金手指回到圓桌的坐位上，他坐下來，拿起面前的鉛筆，開始以一種深思的，對話的聲音，對着它談話：「首先，有處理方面的問題，這可說是最困難的。十萬萬元的金

磚金條，差不多有一千噸重，爲了運輸這批黃金，載重十噸的卡車，需要一百輛，如係六輪的重工業道路大貨車，則需要二十輛。我推荐使用這種載重較多的大貨車。

「由於明顯的原因，你們將全都希望用你們自己的司機，而這一點，我必須讓你們自己去選擇。

「有這種大貨車出租的公司，我這兒有一張表。如果我們要合夥的話，我建議：在這次集會散會之後，各位應該立卽去和你們當地的這些汽車公司訂立租借合同。

「無疑的，」——金手指現出了一個獰笑——「趕車者工會，事實將會證明，對於供給可靠的人員，是一個豐富的來源，同時，各位或許會考慮從「黑人紅球捷運公司」方面招募做過司機的人，因爲那些人在二次大戰時都曾經在美軍中駕駛過汽車。

「然而，這一切詳細情形，都是需要正確的計劃和合作的，自然，還有交通控制問題。無疑的，各位在你們自己裏面有所安排，以分配合宜的道路。

「運輸的飛機將是一種輔助的來源，這是有機動性的。將要作一些安排，以使戈得曼機場由南而北的跑道，保持開放。

當然，你們的黃金其後的處置，是你們自己的事情，至於我這一部份，」——金手指冷酷地向桌子周圍望了一下——「最初，我將利用鐵路。同時，由於我有一種比較龐大的運輸問題，我相信你們將會允許我爲我自己這份黃金保留出口的方式。」

金手指並沒有等待評論，他以一種普通的音調繼續說下去：「和運輸這個問題比起來，其他的安排就較爲簡單了。最初，在開始行動的前一天，我建議使諸克斯堡所有的人，不論軍人抑平民，全都暫時不能行動，正確的安排已經做過了，祇是等待着我的信號。

「簡單地說，這個市鎮的一切飲水和用水，都是由兩口水井和兩個濾水廠供給的，它們每天供水七百萬加侖，這些地方都是受「駐地工程師」的控制的。

「最近，東京自來水廠的廠長和副廠長向這位工程師要求允許我們前往訪問，讓他們研究一個像這種大小水廠的工作，以爲東京郊外的一個新郊區裝設自來水工程。這兩個日本人將會獲得一切的便利，因爲這個工程師對於這項要求感到非常高興。

「當然，這兩個日本人是我辦事處的份子，他們將會隨身攜帶小量的安眠劑，這種安眠劑是非常濃縮的效力極其强大，在二次大戰時，德國的化學戰專家，爲了這種目的，設計了這種麻醉藥。

「這種物質在這七百萬加侖的水中，會迅速地散布，而在其非常稀薄的形式中，任何人如果喝了半杯這種污染的水，都會立卽而暫時的麻醉。這種麻醉的效力是相當大的，它的徵候是立卽睡着，睡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差不多要過了三天，方纔能够完全蘇醒過來。

「各位先生——」金手指把一個手掌向上舉起來——「在六月這個月之內，在堪察基州的諸克斯堡這個地方，如果一個人不喝半杯水而能過二十四小時，我認爲是不會有的事。

「在行動的那一天，也許可能有少數喝醉了酒的人，清醒過來，不過，我可以預料：我們勢將進入一個古怪的市鎮，全市鎮的人，都是睡得好像「爛醉如泥」的。而且，他們並不是睡在床上，安眠劑的麻醉性在什麼地方發作，人們就會睡在那發作的地方。」

「那個神話是什麼？」賈洛莉小姐的眼睛，發出這種幻想的光輝。

「『靴子裏的兔子，』」傑克，史大普以一種確定的聲音表示。「先生，繼續說下去。這是個好辦法。我們怎樣進入那個市鎮呢？」

金手指說：「我們會乘一列專開的火車進入那個市鎮，這列專車，在開始行動的頭天晚上，離開紐約市。那時，我們差不多有一百個人。我們都將穿着醫護人員的衣服，當作紅十字會的工作者，我希望：賈洛莉小姐將會供給必需的護士代表隊人員。她被邀請來參加這次會議，就是爲了要充任這種微小而重要的角色。」

賈洛莉小姐熱誠地說：「好的，照辦，沒有問題！我手下的小姐們外表都是美麗可愛的。傑克，你說是不是？」她側向一旁，用手臂輕觸着史大普先生的胸前。

「我說她們穿白色的外套比較好看一點，」史大普先生不耐煩地說，「你爲什麼老是在中途插嘴打岔的呢？先生，說下去。」

「在路易斯維爾，那個離諾克斯堡三十五英里的市鎮，我自己和一個助手，將要求獲准進入在前面的駕駛室。我們將有微妙的方法，我們可以說：當我們接近諾克斯堡時，試驗氣氛，對於

我們將是必需的。

「因爲，到這時候，諾克斯堡的居民遭受到這種神祕的災難的消息，勢必已經到達了外界，在附近地區，自然會有一些驚惶的現象，事實上，美國全國都將會如此，大家都感到不安。

「我們可以預料，在我們在黎明時到達諾克斯堡之後不久，救護的飛機將會到達，因此，一項早期的工作，就是派人把守戈得曼機場的控制塔，宣布基地已經關閉，並把新路線，供給到路易斯維爾的一切飛機。

「不過，我們且回溯一會兒，在離開路易斯維爾鎮之後不久，我的助手和我將會處置司機和司爐，我們將儘可能地用人道的方法做這件事。」（龐德心想：當然。）

「同時，我將親自來駕駛這列火車——我可以說：我對於這些火車頭，具有必需的知識——使它穿越諾克斯堡市區，進入沿着寶庫的金磚支線。」

金手指停住了一下，他以緩慢的、鄭重的目光，對着全桌的人循序看了一遍。

由於對他所看見的情形感到滿意，他繼續以平淡的聲音宣布：「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到這時候，你們的運輸車隊，都將會到達了。控制交通的人員，會在金庫的鄰近區域，根據一項預先安排的計劃，去處理它們的。

「至於到機場去工作的人，將會用卡車送到戈得曼機場，把那兒接收，然後，我們將進入金庫，對於那些睡着的人，一點也不放在眼睛裏——必然地，到處都會躺着睡熟的人。對不對？」

蘇洛先生的黑色眼睛，在對面發出火光。他輕聲地說：「的確，到現在爲止，都是對的，現在，你可能——」他鼓起他的面頰，迅速而用勁地對金手指噴了一口氣——「是像這樣子的。金庫那二十噸重的門就倒下來了，是嗎？」

「是的，」金手指以同樣的語調說，「的確差不多是像那樣子的。」

這時，金手指站起來，走到放了黑板的那張桌子下面，舉起一個笨大的紙板盒，小心地把它搬回來，放在他面前的桌面上，這個紙板盒似乎是很重的。

他坐下來，繼續表示：「在我受過訓練的助手之中，將有十個人會來做打開金窖的準備，在這時候，担架隊將會進入金庫，將那裏面睡着了的工作人員，只要能够找到的，都抬到安全的地方去。」

龐德心中暗想：他注意到：在金手指後面的這些話下面，有一種不可靠的嗚嗚聲。

「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我非常相信：你們各位全都會同意：一切不必要的生命的損失，都將要予以避免。所以，現在，我希望各位注意：除了伊利諾中央鐵路的兩個工作人員之外，將不會有什麼不幸的事。這兩個人，就是火車的司機和司爐，會感到頭痛。」

金手指並沒有等待評論，只是繼續說下去：「現在，」他把一隻手伸出去，放在這個紙板盒上。「各位先生，當你們和你們的同伴需要武器時，除了傳統的小型武器之外，你們在什麼地方獲得那些東西呢？各位先生，在軍事組織方面，你們獲得了手提輕機槍，和其他的重武器，這都

是從附近的軍事基地的軍需保管人那兒來的，你們曾經使用壓力、勒索、或金錢，獲得這類東西。我已經做了同樣的事情。

「祇有一種武器有足够的力量，用來炸開諾克斯堡的這個黃金地窖，在多方尋找之後，我從駐在德國的某個同盟國家的軍事基地方面獲得了一件。它足足地花了我美金一百萬元。

「各位先生：這是一顆原子彈頭，本來是用來裝在中矩離的上等兵導向飛彈上的。」

「我的耶穌。」厥德・米奈德先生的兩隻手，伸到龐德身邊的桌子邊緣，緊緊地把它抓住。

全桌的人都嚇得面色如土，龐德感覺到皮膚緊繃在他自己緊張的下顎上。爲了打破這種緊張，他把手伸到他上裝裏面的口袋裏，把他的契斯特菲德牌香烟取出來，點燃了一枝。他慢慢地把烟噴出來，將打火機放回到他口袋裏去，萬能的上帝！他使他自己發現了什麼？

龐德回顧着他所知道的金手指的情況，第一次遇見那個赤裸的褐色身體，是在佛羅里達納卡巴納俱樂部，無意之中，他曾經擊敲金手指的手背。

其次，晉見局長。在英格蘭銀行的聚會。在那次和蘇邁森上校的晤談中，出現了一個問題，去追蹤一個走私黃金的人——無可否認的，一個大私梟，一個爲俄國人工作的人——不過，仍舊只是一個人單獨幹的罪惡。這個人，龐德曾經耐煩地在高爾夫球方面把他擊敗，然後，曾經冷酷，有效地追蹤，可是，看來有很多其他的人，結果仍舊只有一個追求的對象。

而現在！現在它不是一隻在兔子洞裏的兔子，甚至不是一隻狐狸，它是一條眼鏡蛇王——世

上最巨大的，最毒的東西！龐德厭倦的嘆了一口氣。親愛的朋友們，一再地受到攻擊！這一次，它眞正是聖喬治和龍，而且在龍孵着這個它正在異常自信地窩伏着的小龍蛋以前，聖彼得已先採取行動，做了一些事情。

龐德繃緊的臉微笑了一下，怎麽辦？究竟有什麽他可以做的呢？

金手指舉起一隻手，「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相信我，這個原子彈頭是一團完全無害的機械。現在，它還沒有予以武裝，如果用一個鐵鎚來敲它，它也不會爆炸的。在它沒有武裝以前，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使它爆炸，而不到行動的那天，不會把它武裝。」

比利•林格先生蒼白的臉上，有汗珠在發着閃光。當他的言詞嘶嘶地隨着假笑發出來之際，他的聲音是有點顫抖的，「先生，關於這種東西，他們不是說還有什麽——什麽——呃——原子塵嗎？」

「林格先生，原子塵將是極微的，並且是在極小部地區的。這是最新的產物——所謂「清潔的」原子彈，不過，首先進入那幢建築毀墟的工作人員，仍舊要發保護的衣服給他們穿在身上。在最初，他們要形成由人運接起來的鍊子，以搬運黃金並把它們傳遞到在外面等待的大卡車上。」

「先生，除了原子塵之外，不是還有建築物的碎片飛起來？不是還有一塊塊的鋼骨水泥噴出來嗎？」米奈德先生的聲音，好像是從他的胃裏出來的。

「米奈德先生，我們將會在金庫外層鋼鐵障礙物後面安置庇護的所在，所有的人員都要戴耳塞子，對某些大卡車可能有一些小小的損害：可是，像那一類危險，是我們必需予以接受的。」

「那些睡着了的人呢？」蘇洛先生的眼睛現出渴望的神氣，「他們可能會睡得較久一點？」蘇洛先生對於那些睡着了的人，顯然並不過於躭心。

「我們將要儘可能地把他們移到安全的地方，我恐怕要說：我們要接受對那個市鎮的小小的損害，我估計：當地居民所受的災難，大概等於在諾克斯堡三天車禍的總數。我們的行動，將只在交通事故的統計方面有所貢獻，就是使它保持在一種沒有變化的水平線。」

「我們可眞好。」米奈德先生的勇氣現在已經恢復了。

「還有任何問題嗎？」金手指的聲音是溫和的。他已經唸過了數目字，爲這件事情估計了遠景，現在，是使這次會議進行表決的時候了。

「有關的細節會繼續予以正確地實行。我這兒的工作人員」——金手指首先轉向龐德，然後轉向馬斯珍小姐——「將會幫助我。這個房間將是我們的工作室，各位可以不分晝夜的到這裏來。這個計劃的暗號是『大滿貫行動』，以後談到這個計劃時，總是要使用這個名詞的。

「我建議：各位凡是希望參加的，應該在你們最可靠的助手之中，選定一個——祇選定一個——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對其他的人則不必提及，只是訓練他們，好像這是一種搶刼普通銀行的案件，讓他們發生那種作用。」

「在行動的前一天，知道實情的助手比較加多一點是必需的，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如果你們決定參加的話，我知道我可以信賴你們，把這整個的計劃作爲一種戰爭的行動來對待。當然，沒有效率和不講安全，都將必須予以果決地懲處。

「現在，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我要求你們代表你們可敬的組織來回答，你們那一位希望參加這項競賽？獎金是鉅大的，危險是極小的。」

「米奈德先生？」金手指把他的頭向右邊轉了一吋，龐德看見那大大張開的X光線在專心地凝視他的鄰人，「參加呢？」停了一下。「還是不參加？」

十九　神祕盲腸

「金先生，」厥德，米奈德先生以宏亮的聲音宣布，「無疑的，在亞當與夏娃的長子該隱發明了謀殺並在他弟弟亞伯身上實行之後，你是犯罪方面最偉大的傢伙了。」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再强調着說：「在這種事業之中，能够和你合夥，我將認爲是一種榮譽。」

「米奈德先生，謝謝，呃，林格先生，你呢？」

龐德對林格先生是懷疑的。除了林格和赫爾曼•斯平佶兩個人之外，其他的人，他都劃了加號。對於林格先生，他劃了一個零，對於斯平佶先生，則劃了一個減號。

這些記號，不是龐德隨便亂劃的，他曾經下了一番功夫。由於觀察了這六個人的眼睛，嘴

巴，和手的表情，他方纔對他們作最後的判斷。

不過，笑面虎那種堅定的假笑，並沒有暴露什麼事情。他右眼上的皺紋，好像一個節拍計在脈搏上一樣的穩定，他的兩隻手一直都保持在桌子下面。

現在，比利、林格把他兩隻手從桌子下面拿出來，用它們形成一個貓兒的搖籃，放在他面前綠色的檯布上。他對着那兩個轉動的大拇指注視了一會兒，然後，他把它那惡魔似的臉抬起來，望着金手指的臉。在他右眼中的痙攣，已經停止了。他的兩排牙齒開始閤動，好像一個用肚子說話的啞子在發言。

「先生——」林格發現說B、M、和P等字母有困難，把他的上唇降下來，覆在下面的牙齒上來說它們，好像一匹馬從你的手上把一顆糖銜去時所作的動作一樣——「現在，我的朋友們和我都已經洗手不幹，而且已經有很久了。我的意思是說：從前那種弄得屍橫遍野的日子，已經隨着四十年代而消失了。」

「我和我的同伴們，我們玩玩女孩兒，抽抽麻醉品，走走跑馬廳，都相安無事，當我們手頭短缺金錢的時候，我們的好朋友們會來接濟我們。」

「先生，你瞧——」笑面虎張開了他的手，然後，又把兩手放回到搖籃裏——「我們認爲從前的日子已經消失了。大吉姆•柯洛西摩，强尼•多賽，迪昂•歐班仰，亞爾•卡波尼——這些傢伙，都是從前的梟雄，現在在什麼地方呢？他們都用劍術來推進早晨的光輝，當我們習於在米

爾窩克後面的小波希米亞的戰鬥之間藏匿的時候，那些日子大概你不在附近吧？

「呃，先生，在那些日子裏，人們都是彼此互相射擊的，並且射擊得異常迅速，以致你時常需要一項計劃，以讓旁觀者指點行動，然後 ，人們倦於這種事情了——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話，這是指那些並非疲倦得要死的人——當五十年代來臨時，我接收了這個組織。我們大家一致同意：我們退出那種烟火的事業。」

「而現在，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你找我來，把這件事情告訴我，要求我和我的朋友們來幫助你實行這種有歷史性的最大的搶案。」

「呃——什麼——先生，那麼，對於你的建議，我要說些什麼呢？呃，先生，我告訴你，每一個人都會獲得他的報酬？對嗎？——美金十萬萬元，是一個數字，我們將會推開大理石，把那些小彈弓取出來，我們參加的。」

「笑面虎，你居然花了這麼長的時間來說要參加。」米奈德先生不滿意地表示。

金手指興奮地說：「謝謝你這一番最令人感興趣的陳述。林格先生，我非常愉快地歡迎你和你的同伴們，現在，蘇洛先生？」

蘇洛先生把手伸到上裝的口袋裏，取出一套電池轉動的刮臉用具，來開始他的回答。他把它的開關打開了，房間裏充滿了嗡嗡的嘈雜聲，好像有很多憤怒的蜜蜂。蘇洛先生把頭向後一仰，開始把電動刮臉刀在他右邊的臉上由下而上地移動，而他那上傾的眼睛 ，則在天花板上尋求決

定。

突然，他把刮臉用具關掉了，將它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把頭急速地向前低下來，好像一條進行攻擊的蛇。他的眼睛的黑砲口，恐嚇地揚過桌面，指着金手指，在他那像月亮一樣的大圓臉上，慢慢地從這兒移到那兒。

現在，蘇洛先生自己的面貌，有一半是光禿的。另外一半則是黑的，具有意大利的黝黑色，它來自一種不能控制的鬚子的生長。龐德猜想他可能每隔三、四小時，就要刮一次鬚子。

現在，蘇洛先生決定說話了，他以一種把寒冷帶來這個房間裏的聲音說話。他輕輕地說：「先生，我對你冷眼旁觀着，作爲一個敘述這類的大事情的人，你是個異常輕鬆的傢伙，最近我所知道的一個人，是如此的輕鬆，以致一把斧頭砍過來，他還是若無其事。好，好。」

蘇洛先生坐下來，他把手掌展開，作爲勉強地投降。「那麼，我參加，是的，參加，不過，先生——」這時停頓了一下，以加强下述的話——「不是我們得到那美金十萬萬元的黃金，就是你死於非命。你答應嗎？」

金手指的嘴唇諷刺地彎起來。「蘇洛先生，謝謝你，你的條件是絕對可以接受的，我繼續活下去是毫無問題的。現在，赫爾曼•斯平佶先生？」

斯平佶先生的眼色看來比以前更沒有生氣了，他鄭重地說：「對於這件事，我仍舊要予以充分的考慮，現在讓我仔細地研究一下，請你先問其他的伙伴。」

米奈德先生不耐煩地評論，「同樣的老困境，要等待着他所謂的靈感。他是受着指導的——信息由老天爺那裏用天使的波長傳過來，我猜想：在二十年之內，他並沒有聽見過一個人類的聲音。」

「現在，史大普先生？」

傑克•史大普先生對着金手指皺了一下眉毛。他平和地說：「先生，我估計你知道勝算的，自從在拉斯維加斯我的一具賭博機開始快跑，繼續造成最大的利益時，你的確付了最高的代價。我想：如果我們供給膂力和槍砲，這就可以償付了。你可以把我算進去。」

史大普先生收斂了他那平和的樣子，現在，他的眼睛又是有恐嚇性的，他和金手指的目光，一同轉向着普西•賈洛莉小姐。

賈洛莉小姐遮掩着她那紫蘿蘭色的眼睛，以便無需用它們觀看。她冷淡地對着房間裏隨意地說：「在我的森林的邊緣，事業並不是這樣輕快的，」她用塗得雪白的長指甲在她面前的金磚上輕敲着。「你們注意：我不會說我是在銀行透支的，不過，讓我們這樣說明一下：我只是一種存款不足的幽靈。不錯，我的確要參加。我和我的小姐們必須吃飯。」

這時，金手指顯示了半個同情的微笑，「賈洛莉小姐，這是最好的消息。」

接着，他轉身向着桌子的對面說：「現在，斯平佶先生，我可以詢問你是不是已經作了決定嗎？」

斯平佶先生慢慢地站起來，他像一個要離去的歌劇觀衆一樣，打了一個抑制着的哈欠，隨着這個哈欠，他又打了一個輕微的噎。他取出一條上等的蔴紗手帕，輕拍着他的嘴唇，他那呆滯的目光，沿着桌子望了一遍，最後，停止在金手指身上。他的頭慢慢地從這邊移到那邊，好像他是沒法克制他頸部肌肉上的纖維素過多症一樣。

他像一個銀行的經理拒絕一筆貸款一樣，鄭重地說：「金先生，你的建議，恐怕不會獲得我們底特律夥伴們的贊成。」他微微地鞠了一躬，這是對每一個人鞠的。「這是一次最令人感興趣的際遇，讓我來向各位致謝，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再見。」

在一種掃興的寂靜中，斯平佶先生把他的手帕仔細地插到他那潔白的左手袖口上。然後，他回轉身，慢慢地走向門口，開門出去。

門兒以一種尖銳地卡答聲關上了，龐德注意到金手指的手不意地放到桌子下面去了，他猜想老總會獲得他的信號，做什麼的信號？

米奈德先生乖張地說：「他離去了是令人高興的，他實在是一個彆扭的人。那麼，現在——」他愉快地站起來轉身向着龐德——「來一些飲料如何？」

他們全都站起來，團聚在那個餐具桌旁邊。龐德發現他自己介於普西•賈洛莉小姐和蒂莉•馬斯珍二人之間。他把香檳酒遞給她們。賈洛莉小姐淡漠地瞧着他，對他說：「美男子，請走開吧，我們女孩子希望談論祕密，這位小姐，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馬斯珍小姐滿臉通紅，然後又變得非常蒼白了，她欽敬地耳語著：「啊，是的，賈洛莉小姐，請。」

龐德對蒂莉．馬斯珍酸溜溜地微笑着，然後，走到這個房間那邊去了。

厥德．米奈德已經看見了這種尷尬的場面，他走到龐德身邊，熱切地說：「先生，如果那是你的女朋友，你最好監視她，普西抓捕她所想要的女孩子。她成球地消耗她們——如果你瞭解我的意思的話，像葡萄那樣，一球一球。」米奈德說到這兒，疲乏地嘆了一口氣。「她們多麼使我厭煩，這些女孩子！你將會看見，她馬上就會使那個女子在鏡子面前把他的頭髮分成三種式樣。」

龐德愉快地說：「我會注意的，我所要做的事情幷不多。她是一種自恃的女孩子。」

「是那樣嗎？」米奈德先生以頗感興趣的神氣表示，「呃，我可能助一臂之力，把這種情形改善。」他把他的領帶拉直着，「我去找那個馬斯珍，她相信她獲得了天然的資源。等會兒見。」他對龐德微笑着，離開了他們站立的地方。

房間裏是安靜的，龐德正在吃一份豐富的食物，有魚子醬和香檳酒。他一面吃，一面想着金手指如何順利地主持了這次會議。這時，在這個房間末端的門打開了，一個韓國人匆匆地跑進來，走到金手指面前，輕輕地說話，金手指低下頭去傾聽。他的面容變得嚴肅起來了，他用一柄叉子在他的酒杯上敲擊着。

「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他憂愁地望着在他周圍的人，「我有不好的消息向各位報告：我們的朋友赫爾曼，斯平佶先生，發生了意外。他從樓梯上失足跌下去。立即就上西天了。」

「呵，呵！」林格先生的笑聲並不是一種真笑。這是因爲臉上有個洞。「他是和助手斯拉比，哈浦谷來的，那個人對這件事怎麼說呢？」

金手指嚴肅地說：「唉，哈浦谷先生也跌下了樓梯，重傷而死了。」

蘇洛先生以一種新的尊敬神色，瞧着金手指。他輕聲地說：「先生，在我和我的朋友朱利奥去使用那座樓梯以前，你最好把它修理一下。」

金手指鄭重地表示：「樓梯的毛病已經找出來了。馬上就要進行修理工作。」他臉上變成深思的樣子，「恐怕這種意外，底特律方面會予以誤解的。」

厥德．米奈德愉快地說：「先生，在這方你不必躭心，他們那兒喜歡葬禮，並且，這將會除去他們心頭的負担。老傢伙沒有繼續過這麼久的。一年來，他們都在對他撥火加油。」他面對着站在他身邊的傑克．史大普先生表示：「傑克，我的話對嗎？」

「厥德，不錯。」史大普先生鄭重地回答，「除去了你的夙仇。赫爾曼．斯平佶先生必須受到打擊。」

× × ×

「打擊」——可能是指謀殺。最後，這天晚上，當龐德上床睡覺時，他不能把這兩個字從他

的心頭抹去。無疑的，老總獲得了信號，一種加倍的鈴聲。斯平信和他的衛士就受到打擊了。

龐德對於這件事，是無法可施的，就是他要想辦法也屬徒然，而且赫爾曼，斯平信先生對他是無關痛癢的，可能應該受到打擊——可是，現在，在諸克斯堡，可能另外有五萬九千九百九十八個人將要受到打擊，除非他——並且祇有他——在這方面做一些有關的事情。

高級流氓的會議已經散了，大家要去盡他們各種責任，這時，金手指叫馬斯珍小姐先行離去，把龐德留在房間裏，他吩咐龐德寫筆記，然後，大約有兩小時之久，檢討着這次行動，連最細微的小節都沒有忽略，當他們檢討到在諸克斯兩個自來水廠的蓄水池放麻藥時，龐德曾經問到這種麻藥是什麼和它的效力如何，（龐德必須列出一張準確的時間表，以保證諸克斯堡的人在適當時間全都「麻醉」了。）

「在這方面，你不必躭心。」

「爲什麼不？每一件事情都依賴這一點的。」

「龐德先生，」金手指的眼睛有一種恍惚的樣子。「我將會把實際的情形告訴你，因爲你沒有機會把消息走漏的，從現在起，老總會和你寸步不離，他的命令是嚴格的。因此，我可以告訴你：諸克斯堡全鎮的人，到行動開始前一天的半夜裏，都將會死亡或者失去能力。因爲，將要滲到在濾水廠外面的自來水裏去的東西，是一種非常濃縮的GB。」

「你發了狂了！你這話的意思，豈不是表示你將要殺死六萬個人！」

「爲什麼不？美國駕駛汽車的人，每兩年就要壓死這麼多人，何必這麼大驚小怪。」

龐德以一種非常恐怖的神色，對金手指的臉上凝視着，這不會是眞的！他這話並不眞正是這個意思！他緊張地說：「你這所謂GB是什麼？」

「它是一種神經毒藥，在特厲狼組的神經毒藥中，GB是最强力的。希特勒的國防軍於一九四三年合成了這種東西，不過，由於害怕報復，從來沒有使用過，事實上，這是一種有效的破壞工具，它比氫彈還更有效，可是它使用不方便，難以使它和很多人接近。」

「俄國人在波蘭邊境上的迪亭孚斯地區，擄獲了德國人所貯藏的一切東西，我的朋友們頗有神通，把其中的GB找出來，以必需的分量供應我。如果將它放在自來水裏面，使它應用於人口稠密的地方，是一種理想的方法。」

龐德說：「金手指，你眞是卑鄙——你這個雜種。」

「不要孩子氣。我們有工作要進行。」

後來，當他們檢討到把那許多黃金運離這個市鎮的問題時，龐德又作了最後一次嘗試。他說：「金手指，你並沒有準備把這種東西運走。沒有一個人準備把他們幾百噸黃金運走——五千噸更不用提，你將會發現你自己坐在一輛卡車裏，在迪克公路上狼奔豕突。這輛卡車裏裝載着一些有原子塵的黃金，美國軍隊則在後面追蹤。」

「你要爲這件事情殺死六萬人嗎？這眞是滑稽之至！縱使你能運走一兩噸黃金，可是，你把

它藏在那兒？你到底想到過沒有？」

「龐德先生，」金手指是非常忍耐的，「恰巧有一艘蘇聯的斯維多斯克級的巡洋艦，將會訪問維吉內亞州的諾福克港。那是一次親善訪問，在行動的前一天，它將從諾福克啓碇。我的黃金最初乘火車，然後上大卡車，在行動那天的半夜裏，到達目的地，搬上這艘巡洋艦。我將乘這條軍艦到克倫斯塔去。（譯者按：克倫斯塔在列甯格勒的西邊，爲俄國一個海島要塞。）

「每一件事情都已經仔細計劃過了，每一種可能的阻礙都已經預先知道了。這一次行動，前後我已經設計了五年，現在是實行的時候了。」

「我曾經在英國和歐洲清理我的活動。那些細微的殘骸，像我從前生活的遺跡，對於一些清道夫都是有幫助的——他們不久就會來追尋我的蹤跡。我將會消失，我已經遷移。並且，龐德先生，我要把美國的金心帶在身邊。」

「自然」——金手指這時是姿縱的——「這種獨特的表演並不是沒有瑕疵的，並沒有足够的時間來預習，我需要這些笨拙的黑社會人物和他們的槍砲與人員。不過，不到最後的時刻，我並不使他們介入這個計劃。」

「這些傢伙會造成錯誤的，在我預料之中，他們把他們自己的掠奪物帶走，將會有很多麻煩，有些會被抓住，其他的會被殺死，我不會怎麼注意的。」

「這些人都是來湊湊熱鬧，幫幫人場的。龐德先生，他們不過是臨時演員，在戲唱完之後

，他們會發生什麼事，我根本不感興趣。」

「現在，言歸正傳，談我們的工作，到黃昏時，這種種文件我需要七份，我們檢討到什麼地方了？……」

龐德心中興奮地思索着：那麼，事實上，這不僅是有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在幕後參與的一種金手指的行動，而且，這個特務縱隊甚至已經使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採取行動了。這是俄國對美國的事，用金手指作爲先鋒！

偷竊別的國家的一些東西，是一種戰爭行動嗎？可是，誰知道俄國會獲得這批黃金。從使這個計劃照着金手指的擬議實現了，也沒有一個人會知道。這些黑社會的人物，沒有一個人會知道一點內幕的。對於他們，金手指不過是另外的他們，其他的匪徒，本領稍微大一點。

至於金手指的部下，他那些把黃金運到海岸邊的車隊的司機們如何？龐德自已和蒂莉•馬斯珍又怎樣？有些會被人殺死，其中包括他和這個女郎。有些——例如那些韓國人——無疑地將會登上巡洋艦去航行。沒有一點痕跡留下來，沒有一個證人。

這是一種有舊時一切裝飾的近代刼掠行爲，金手指要搶刼諾克斯堡，就好像殘忍的摩根從前搶刼巴拿馬一樣。除了武器和技術已經隨時代而進步之外，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

而全世界只有一個人要使它中止。可是，現在如何？

× × ×

第二天，做那些文書工作忙了一天，事情好像辦不完似的，每半小時，金手指的行動室就會送來一張便條，索取這種清單，那種副本，估價單，時間表，必需品表，原有的打字機不够用，另外又搬來了一架，還有地圖、參考書等，凡屬龐德所要求的東西，全都送來了。

可是，老總對龐德的監視，一點也不放鬆，每一次龐德敲門，老總開門時，總是那樣極端的注意的。並且，每當老總把飲食、便條，供應品送進房間之際，他那驚覺的目光總是對龐德的眼睛，兩手和兩脚溜來溜去的。

龐德和這個女郎爲他們班底的一部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了。他們是危險的奴隸，並不是別的東西。

蒂莉•馬斯珍是同樣謹愼的。她工作得好像一具機器——迅速、自願、正確，不過，沉默寡言。對於龐德最初那些想交朋友的企圖，她都以冷淡的禮貌敷衍着。對於他的思想，她則分担着。

到黃昏時，龐德對於她的情況，知道的還是不多。她只對他說：在她沒有爲烏尼利維公司担任祕書工作的空閑之時，她是個業餘的溜冰者。然後，在溜冰劇裏，他開始担任角色，登台表演。她的嗜好是在室內射擊手槍和步槍，她曾經參加過兩個射手俱樂部。她的朋友不多，她從來沒有和男子談情說愛，或者訂婚，她居住在倫敦伯爵巷的兩個房間裏，現在，芳齡已經二十四了。

是的，她感覺到他們處於惡劣的情況之中，不過，有些事情將會出現，到諾克斯堡去幹的這種事業是無謂的事，自然不會有好結果的。她認爲普西•賈洛莉小姐是『非凡』的。她似乎有點倚賴她來把她救出這種困境。

對於那些需要技巧的事情，婦女是比較有手腕的，直覺會告訴她們要做些什麼。龐德不必替她担心了。她將會過得很妥適的。

於是，龐德下了一個結論：蒂莉•馬斯珍是個特殊的女子，她的身體上雜有女性荷爾蒙和男性荷爾蒙，龐德對於這一類型的女子是很明瞭的。他相信：她們和那些有女性荷爾蒙的男子，在投婦女的票和『女性平等』方面，她們都有一種直接的影響。作爲一種解放五十年的結果，女性的特質正在死去，或者正在轉變爲男性。脂粉氣的男子，到處都有，男性化的女子，也在各地出現。然而，並不是純粹的同性戀愛的，而是惶惑的，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結果，他們成了一羣不愉快的人，在性方面不調和——不會生育，並且非常沮喪，女的渴望有權力，男的則渴望女性化。

這時，龐德對他自己酸溜溜地微笑起來了。因爲，他想起了當他們各自駕汽車沿着羅亞河流域疾進之時，他對這個女郎的幻想。

這一天要忙完了，然後，金手指那裏來了一張最後的便條，這不是要做的工作，而是一張通知：

「五個主角和我自己定於明天上午十一時，搭乘由我的駕駛員駕駛的包機，由拉瓜迪亞機場出發，去為大滿貫計劃作空中勘查，你要一同去，馬斯珍則仍舊留在這兒。金。」

龐德坐在他自己的床沿上，對牆壁瞧着，思索了一會兒，然後，他站起來，走到打字機旁邊坐下，工作了一小時，在一張打字紙的兩面，密密地打了字，把這項計劃的詳細情形，寫了出來。然後，他把這張紙摺起來，捲成一個小指般大小的圓柱，仔細地用膠密封起來，最後，他又在一張紙條上打了這些字句：

「緊急而重要的文件，凡屬拾得的人，把這封文件原封不動的送交紐約市納索街一五四號平克敦偵探社轉交菲力斯。來德的，不用要求，就可以獲得美金五千元的報酬，這種報酬是立即用現款支付的。」

龐德把這張字條卷在這個小圓柱外面，用紅筆在外面寫了「報酬美金五千元」等字樣。接着，他把這個小圓卷包插到一卷三吋的蘇格蘭帶尺的中心。然後，他再度坐在床沿上，把蘇格蘭帶尺鬆動的兩端，仔細地，穩妥地捆綁在他大腿的內側。

二十　向前邁進

「先生，飛行控制所在打電話給我們，希望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他們說這是管制區域。」

金手指從坐位上站起來，走向前面，進了駕駛室。龐德看見他把無線電話拿起來，這是一架

只有十個坐位的「山毛櫸」式小飛機，因此可以清晰地聽見他的聲音：

「你早。我是派拉蒙電影公司的金先生。最近我們要拍一部超級的影片，題材是一八六一年南方政府有名的突擊，那一仗的結果，薛爾曼將軍在沐多拉格山被俘了。現在，我們在這兒作一次實地觀察。是的，那是不錯的，卡萊葛倫和伊莉莎白泰勒兩人主演這部片子，你說什麼？機場的通行證？我們當然有通行證的，讓我看一看」（金手指並沒有看什麼東西）「——啊，對了，是國防部的特種勤務主管簽字的，自然，裝甲中心的指揮官將會獲得一份副本。好的，謝謝，希望你會欣賞這部影片。再見。」

金手指收斂了他臉上那種自在的樣子，把電話機放回去，回到機艙，他停住了腳步，站在機艙中對他的乘客們瞧着。他說：「各位先生和這位女士，你們認為已經看夠了嗎？我覺得你們將會同意：這一切全都非常明白，和你們所持有的市鎮計劃的副本，是完全一致的。我不希望飛得比六千呎更低，或者我們可以再繞一個圈子，然後離去，老總，把點心拿出來。」

乘客們喃喃地說話了，有的發表評論，有的提出問題，金手指逐一地回答着。

老總從龐德的身邊站起來，走到後面去。龐德跟隨着他，在他懷疑的、專注的目光之下，走進了飛機上的小盥洗室，把門鎖上了。

龐德靜靜地坐下來思索，在赴拉瓜迪亞機場的途中，並沒有什麼機會，他和老總一同坐在一輛別克牌轎車後排坐位上，這是個非常謹慎的地方，所有的車門，都被司機鎖起來了，所有的窗

子，也都緊緊地關起來了。金手指坐在前面的坐位上，他後面的隔牆是關閉了的，老總稍微側身向龐德坐着，他那皮肉粗厚的兩隻手，有備無患地，放在他的大腿上，好像沉重的工具。他的目光一路都注視着龐德，直到汽車已經駛進機場，到達飛機庫，停在一架私人飛機的旁邊，他方纔轉移視線。

下車後，金手指在前，老總在後，龐德夾在中間，除了爬上扶梯，跨進飛機之外，龐德毫無選擇的餘地，在飛機上，他也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老總則坐在他旁邊。

十分鐘後，其他的人也都到達了，他們除了彼此簡略地打招呼之外，沒有說什麼話。現在，他們都是不同的了——沒有機智的評論，沒有不必要的談話。他們都是走向戰爭的人。甚至普西·賈洛莉，看來也像個年青的衞兵，這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達克龍質料的雨衣，上面有一根黑皮帶。在飛機上，有一兩次，她曾經回過頭來，深思地瞧着龐德。不過，她對於他的微笑，並沒有回報，也許她只是不明瞭龐德配備在那兒，他是什麼人。

當他回拉瓜迪亞機場的時候，自然又將是同樣的手續，機會就在現在，否則就永遠沒有機會了。可是，那件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夾在大便用紙裏面？然而，也許馬上就有人用紙，也許幾星期都沒有人來動。這兒的烟灰碟，將會清理嗎？可能不會。不過，有一件東西將會移動的，再想想看。

門上的把手格格地響起來了，老總已經等得不耐煩。他也許認爲龐德在飛機上放火。

龐德在裏面回答：「人猿，來了。」他站起來，把馬桶板舉起，然後，將那個小圓卷包從大腿上撕下來，轉移到馬桶坐板前端的下面。馬桶坐板必須舉起來，以便清滌。那麼當飛機一回到飛機庫的時候，必定就會有人來料理它了。那時，「報酬美金五千元」包的字樣，便大胆地對他凝露。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最匆忙的洗滌馬桶的人，也不會看不見的，只要沒有一個人在他以前掀起馬桶坐板就行了，而龐德並不認爲在飛機上任何一個乘客，會把它掀起來，因爲這個小盥洗室太狹窄，站在裏面不舒適。

然後，他把馬桶坐板輕輕地放下去，拉動開關，使水噴出來冲了馬桶，再洗洗手，擦擦臉，把頭髮摸平一下，將門打開，走了出來。

老總在憤怒地等待着，他推開龐德，走進這個小盥洗室，仔細地看了一遍，然後再走出來，把門關上。

現在，告急的文件已經裝進了瓶子，瓶子則委諸於波浪，誰將是發現的人？要過多久纔會發現？

飛機上的每一個人，連同駕駛員和副駕駛在內，在飛機回到拉瓜迪亞機場降落以前，全都先後地到那個討厭的小盥洗室去過了。當每一個人走出來的時候，龐德期待着會有一枝手槍那冰冷的槍口放在他後頸窩裏，會有難聽的懷疑的言詞，會有打開那卷折疊的紙張的噼啪聲，可是，這種事情結果都沒有發生。最後，他們又上了那輛別克，迅速地駛過三重鎮，進入曼哈坦區上首，

然後，沿着河流，由公園路駛下來，穿過了警衛森嚴的倉庫大門，回到房間裏，繼續工作。

現在，這是一種賽跑——在金手指靜靜的、不慌不忙的、有效的機器和龐德已經點燃的小小的火藥引線之間的一種賽跑。外界在進行什麼事？在其後三天的每一小時，龐德的腦筋裏都在想像着可能發生的情況：

來德報告他的主管，開會，立即飛赴華府，到聯邦調查局找局長胡佛，和軍方商量，見美國總統。來德堅持：龐德的報告是絕對可靠的，要毫無疑問地採取行動，不必開始什麼查詢，那一天，沒有一個人移動一下，只有依據某種計劃進行，使所有的參與這次搶刼的匪徒，全都進入囊中，沒有一個能够逃脫。

他們是會接受龐德的情況，還是不敢抓住這個機會？他們會打越洋電話給局長嗎？局長會主張把龐德救出來嗎？不會的，局長會瞭解這種關鍵，他會同意：龐德的生命必須置諸度外。那就沒有什麼事情危害這次大掃除了。當然，他們必須抓住那兩個「日本人」。在行動的前一天，金手指必定會等待着他們所拍發的密電。

事情是不是在這樣進行，還是這是一種躊躇的脚步呢？來德這時可能奉派出差去了，另外一個人不明就裏，「這個〇〇七是什麼人？它表示什麼？一個瘋子。嗨，史密斯，你去查對一下，好不好？到那座倉庫裏去看一看，先生，抱歉，沒有五千塊錢給你，只能送回拉瓜迪亞機場的車資，這是開玩笑的，恐怕你受人愚弄了。」

或者，還有更壞的，這些情況是不是根本沒有一種會發生？那架飛機是不是仍舊停留在飛機場的一個角落裏，沒有再出動？

不論白天或晚上，只要工作做完了，時間在逐漸消逝，要命的機器在靜靜地旋轉，龐德的腦子裏總是在思索着這些事，感到有點苦惱。

行動的前一天來到了，在最後的狂熱活動中閃現了。然後，黃昏時，金手指那兒送來了這張便條：

「行動的第一階段是成功的。照計劃在午夜乘火車。攜帶一切地圖、表格、行動命令的副本。金。」

金手指手下這一批人是嚴密地編了組的，龐德喬裝爲外科醫師，穿了一件白衣服。蒂莉．馬斯珍則打扮得像是一個護士。他們兩人被夾在行列的中間，隨着其他的人，急速地穿越這時幾乎沒有旅客的賓夕凡尼亞廣場車站，走向在等待着的專車。每一個人，包括金手指在內，都和到戶外去工作的醫護人員一樣，穿了白色的服裝，戴了醫護的臂章的，朦朧的月台上，人影幢幢，那是那五個黑社會組織派來的代表。

這種緊張和靜寂，是適合於一隊要趕赴一個發生災難地點的急救人員的。担架和消毒的服裝正在裝上火車，這更增加了這種場面的戲劇性，米奈德、史大普、蘇洛和林格，都已喬裝爲大醫師，站長正在靜靜地和他們談話，賈洛莉小姐站在附近，她旁邊有十幾個臉色蒼白的護士小姐，

她們低垂着眼睛，在這兒等待，好像她們站在一座空的墳墓旁邊一樣。她們都是沒有塗化裝品的，她們那些奇異的髮型上覆蓋着深藍色的紅十字會帽子。她們都是曾經適當地預演過，要準備給予一種優異的表演的，她們會盡責、慈悲，專心致力於解救受苦受難的人。

當站長看見金手指和他的同伴們走近時，他連忙迎上來，他的臉色是沉重的。他說：「金先生嗎？恐怕傳來的消息不太好，大概今天晚報上都要刊載了，所有的火車都停在路易斯維爾。諸克斯堡車站沒有什麼回答的信號傳出來。不過，我們會使你們各位穩妥地前往的，老天爺，醫師！那兒發生了什麼事？經過路易斯維爾的人，都在談着俄國人在空中噴洒了什麼東西。」

這時，站長以銳利的目光瞧着金手指，繼續表示：「當然我並不相信那種事情。不過，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食物中毒嗎？」

金手指現出嚴肅的樣子，他以一種慈祥的聲音回答：「我的朋友，那是我們所必須尋求的事，也就是我們所以趕到那兒去原因。如果你希望我先猜一下的話，那我可以假定這是一種睡眠的疾病——我們稱爲錐形蟲病。不過，這僅僅是一項猜測。」

「啊，是那樣嗎？」這位站長對這種疾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呃，醫師，請你相信我：對於你和你們救護隊的人，我們都是感到非常驕傲的。」他把手伸出來，金手指和他握手。「醫師，祝福你，現在，如果你叫你們的醫護人員都上車，我將會使這列火車迅速就道——儘快地使它開出去。」

「站長，謝謝你，我的同事們和我都不會忘記你們的服務的。」金手指微微地鞠了一躬。他帶來的這一部份人移動着。

「上車！」

龐德發現：這是一節客廳車，他和蒂莉。馬斯珍坐在一排，不過中間隔了走道。那些韓國人和德國人坐在他們的周圍。金手指坐在車箱的前面，和那幾個同謀的首領愉快地談着話。普西。賈洛莉小姐從旁邊走過去，蒂莉。馬斯珍抬起頭來望着她，但她置諸不理，而以一種普通搜索的目光，對龐德瞥視了一下，這時，車上響起了一陣關門的聲音，普西。賈洛莉停下來，把一隻手抓在龐德前面坐位的背部，她低下頭來望着他。她說：「喂，美男子，好久不見。叔叔似乎不大讓你離開羈絆的。」

龐德說：「喂，美人兒，這種服裝你穿着很好看，我感到有點昏暈。做一點護理工作如何？」

她那深紫羅蘭色的眼睛仔細地審視着他，她輕柔地說：「龐德先生，你知道什麼？我有一種感覺：就是你是有點假裝的。這是我的一種直覺，你懂嗎？在這一羣人之中，你和那個洋娃娃——她把頭向後扭了一下——倒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做一切的工作。」

火車開始移動了，普西。賈洛莉挺直了身軀。他說：「或許你們在做。不過，如果這場遊戲

出了任何細微的差池，在我看來，那知道它的原因的，只有美男子你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她沒有等待龐德的回答，就向前走過去，參加總部首腦會議去了。

這是一個混亂忙碌的晚上，在車務人員們那種好奇的、同情的目光之前，外表不得不現出煞有介事的樣子，火車上各處在舉行緊急會議，不得不覆以嚴重的醫藥機密會議的外表——不准抽烟，不准罵人，不准吐痰。在各黑社會組織之間的妬忌和競爭。必須予以嚴格的控制，不能發生黑手黨那種冷酷的優越感，尤其是對於傑克。史太普和他那溫和的、生活安逸的由西部來的羣衆，如果首領們沒有處理糾紛的準備，那就要弄得劍拔弩張了。

以上這種種一切細微的因素，都是金手指事先預料到並且巳經作了準備的，從水泥混合隊來的婦女們，都小心地隔開了。這兒也沒有什麼飲料，每一個組織的首領，都在使他們的人員從事於更正確的訓令，對於他帶着黃金逃亡的計劃，用地圖和冗長的討論，來作假裝的練習，同時，並偶然打聽彼此的計劃，金手指往往應邀去判斷：誰應該走那一條路去墨西哥邊界，去沙漠，去加拿大。

這一百多個人，在美國，全都是窮兇極惡的江洋大盜。現在，在興奮和貪婪的邊緣，竟能夠保持甯靜相安無事，在龐德看來，實在是令人驚奇的。能够獲致這種奇蹟的，完全是由於金手指的緣故。因爲，除了鎮靜，這個人危險的特質之外，還有計劃的精確和他所流露的信心，平和了戰鬥的神經，幷且，在這些敵對的暴徒之中，創造了某種團體精神。

這列火車在賓夕凡尼亞州的平原上，風馳電掣般地向前疾駛。車上的旅客們，隨着時間的增加，逐漸陷入一種不安的，煩惱的睡眠。不過，金手指或者老總却不是這樣的，他們仍舊是淸醒的，警覺的，龐德本來打算：當火車緩慢地穿過一站，或者爬上一個斜坡時，他要使用他暗藏的刀子行刺老總，奔向自由，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久就放棄了這一類的意念了。

龐德斷斷續續地打盹，驚奇着、想像着、苦思着賓夕凡尼亞廣場車站站長的話。站長自然有了某種思想，認爲他們是眞的，知道諾克斯堡是出了災難的，他那從路易斯維爾來的消息是眞的？還是這種巨大的假托計劃的一部份，以便使每一個同謀的人，都因而鑽到袋子裏去？

如果這是個假托的計劃，那它曾經如何極其小心地予以準備？會有人洩漏嗎？會有一些非常拙劣的工作，以致及時警告金手指嗎？

如果這種消息是眞的，如果毒藥巳經眞正下成功了，龐德在那兒還有什麼事情可做呢？

龐德巳經在那種情況方面下定了決心，在那個下令攻擊時興奮之中，他將要設法接近金手指，用他脚下所暗藏的刀子之一，來割切金手指的咽喉。

除了一種私人復仇的行動之外，那會獲致多少成就呢？金手指手下這一批人會接受另外一個人的命令，來武裝那個原子彈頭幷把它發射嗎？誰會具異常的堅强，極端的冷靜，足以挺身出而接收指揮權呢？蘇洛先生？可能。

這次行動或者會成功一半，他們將會取得足够的黃金逃走。不過，金手指手下這一羣人例

外，他們沒有他來領導，是不會得到黃金的。

同時，如果那兒的六萬人全都被毒死了，那龐德還有別的什麼事情可做？有沒有什麼事情由他來做，以避免那種情況呢？有機會來殺死金手指嗎？在賓夕凡尼亞車站大吵起來，會有什麼好結果嗎？

龐德對着窗口凝視着他的黑影，傾聽着平交道上那些鈴子悅耳的聲音和清除鐵路上障礙的汽笛的呼號聲。並且以懷疑、問題、和譴責來碎裂他的神經。

廿一　死去活來

天漸漸地亮了，紅光照在一望無際平原的黑色野草上，當太陽趕跑了黑影時，有名的肯塔基州的藍色就慢慢地出現了。在六點鐘，火車開始減慢了速度，不久，它們就輕輕地滑過路易斯維爾已經有人行動的郊區，停在這個市鎮的車站上了。

月台上是沒有什麼旅客的，只有一些站上的工作人員在等待着，這時金手指由於通宵未睡，兩隻眼睛都有了黑眶，但他仍舊提起精神，向他手下的一個德國人打招呼，拾起他那個權威性的黑色小袋子，步出火車，走到月台上去了。

然後，開了一次簡短的、嚴肅的會議，路易斯維爾站的站長談着話，金手指詢問了一些問題，並對站長的回答鄭重地點點頭。談了一會，金手指疲乏地回到了火車上。

蘇洛先生已經被推爲代表，去聽取他的報告，客廳車末端的門是開的，他站在門口，龐德聽見金手指說：「醫師，恐怕情況和我們所憂慮的一樣，現在，我要帶着這件東西」——他舉起那個黑袋子——「到柴油車頭上去，我們要緩慢地進入那個受災的區域，請去告訴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準備把他們的面罩戴起來，好不好？我替司機和司爐預備了面罩，鐵路局其他的服務人員，都要在這兒下車。」

蘇洛先生鄭重地點點頭，「教授，好的。」他把門關上了。金手指又走到月台上去了，跟着下去的，還有一個有腕力的德國人和一羣有禮貌的搖頭嘆息的人。

火車又停了一會兒，然後，它就靜靜地以輕微的聲音開動，駛出車站，離開那一羣站上的工作人員——其中除了本站的人之外，這時已經增加了由車上下去的四個隨車服務員，他們都在客氣地揮手。

現在，只剩了三十五英里路，過三十分鐘就到了！護士小姐們把咖啡和油煎餅送來了。並且，（金手指想到了每一件事情。）對那些需要麻醉品的，又給了一點麻藥，護士小姐們是蒼白的，安靜的。沒有笑談，沒有機智的評論。火車上是緊張的。

過了十分鐘之後，火車的速度突然減低了，剎車在尖銳地嘶叫，咖啡溢出了杯子，火車幾乎停住了。然後，震動了一下，它又恢復了速度。原來的司機死了，一個新手接收了駕駛盤。

過了幾分鐘，史大普先生匆匆地走來，在這一節車廂中宣布：「只有十分鐘就要到了！弟兄

們，準備起來吧！甲隊、乙隊和丙隊把他們的裝備穿起來。每一件事情都要好好地進行。保持鎮靜，記住你們的責任。」他說完之後，又匆匆地穿過走道，到第二節車廂上去重述這一番話了，龐德可以清晰地聽見。

龐德轉身向着老總：「你這個人猿，聽着：我要到盥洗室去，可能蒂莉．馬斯珍小姐也要去。」他轉身向着這個女郎，「蒂莉，你說是不是？」

「是的，」她冷淡地說，「我想我更需要一點。」

龐德說：「那麽，你先去吧。」

坐在這個女郎旁邊的一個韓國人，以詢問的目光望着老總，老總搖搖頭。

龐德說：「如果你不讓她單獨去，我就要進行一次戰鬥了，金手指是不願意那樣的。」他轉身向着這個女郎，「蒂莉，你先去。我會注意這些人猿的。」

老總發出了一陣叫喊的聲音，另外那個韓國人似乎聽得懂，這些警衛站起來說：「好的，不過，不要把盥洗室的門鎖起來。」他跟這個女郎走向客廳車的盥洗室，站在外面等他出來。

老總和龐德做了同樣的事。龐德一走進盥洗室之後，就把穿在右脚上的鞋子脫下來，取出藏在裏面的刀子，把它插到他褲子上腰帶的內側。現在，一隻鞋子是沒有後跟的。不過，在這麽一個早晨，將不會有誰注意到這種情況。龐德洗洗臉，在鏡子裏看來，龐德的臉色是蒼白的，藍色的眼睛，由於緊張而變黑了。他走出了盥洗室，回到原來的坐位上。

現在，在早晨的地面霧氣之中，火車的右邊有一種遙遠的微光，一些低矮建築的影子升起來。慢慢地變清楚了，那是一些飛機庫和一座不高的控制塔，戈得曼機場！

火車前進時柔和的轉動聲，已經變慢了。一些摩登的小別墅，一部份新住宅，從旁邊溜過去了。那些房子裏面似乎是沒有人居住的。

這時，在左邊，勃蘭登堡車站路好像一條黑色的帶子，龐德伸長着脖子去看，那偃臥的摩登的諾克斯堡，發着微光，在薄霧中看起來幾乎是不刺目的，在它那參差的空中輪廓之上的天空，是和水晶一樣清澈的——沒有一絲烟，沒有一家人在烹調早餐！

火車遲慢地前進，在車站路上，必定發生了一次嚴重的車禍，兩輛汽車似乎迎頭撞着了，一個人的屍首有一半爬在一扇破碎的車門外面，另外一輛汽車躺在它後面，好像一隻死了甲蟲。龐德看得心驚肉跳。

主要的信號房變化無定，那兒的槓子上，掛了一些白的東西，原來這是一件男子的襯衫，穿着這件襯衫的屍體懸垂下去，他的頭部在窗子的水平線下。

「一排摩登的平房。一具穿了襯衫和長褲子的屍體，仰面朝天地躺在平房前面整潔草坪的中間，修剪過的草坪線是非常美觀的，直到這個人的附近，剪草機曾經亂動得在草坪上留下了怪樣子，然後，停止在邊界上新翻動的土地旁邊。

一根晒衣服的繩子折斷了。那是一個婦女抓着它的時候折斷的，在這根繩子的末端，有一堆

白色的內衣、衣服和毛巾，一個婦女躺在這堆衣物裏面。

現在，火車以步行的速度，進入了市區。每一個地方，每一條街道，每一條人行道，都有人躺着——有的是一個人，有的是一羣人。有的躺在走廊上的搖椅裏；有的躺在十字路口的中間，那兒的交通指揮燈仍舊在從容地閃爍着它們的顏色信號；還有的躺在汽車裏，那些汽身，有的已經努力停住了，有的則撞毀在商店的櫥窗裏。

死亡！到處都是死人。沒有一點動靜，沒有一點聲音——只有兇手的火車在滑過這座墳場之時，它的鐵脚所發出的卡答聲。

現在，車廂裏面忙起來了，比利•林格笑嘻嘻地走過來，他走到龐德坐的椅子旁邊停住了，「嗨，老兄！」他非常高興地說，「老金自然是把滲了痲藥的酒給他們喝了！當某些人駕車出來時，他們的藥性發作了，可眞是不妙。不過，你知道人們對煎蛋捲會說什麼話，如果你不打破一些蛋，你就不能做這種東西，對不對？」

龐德緊綳着臉微笑一下，「對。」

比利•林格笑了一聲，繼續向前走過去了。

火車駛過了勃蘭登堡站。現在，有幾十個屍體了，其中有男子，有婦女，有兒童，有士兵。月台上橫七豎八地陳列着屍體，有的仰面朝天，有的俯伏向地，有的側向一邊。龐德審視着這許多屍體，看看有誰會移動，有誰會轉動眼睛，有誰會扭動手。可是，沒有！都沒有！等一等！那

是什麼？有一種輕輕的嬰兒啼哭的聲音，從關閉的窗子裏傳出來。三張小兒搖籃車靠在售票窗口上，母親們傾倒在它們旁邊。當然！在搖籃車的嬰兒是喝牛奶的，而不是那種有毒的水的。

老總站起來了，金手指手下的這一部份人，也全都站起來了。這些韓國人的臉色是冷漠的，沒有改變的祗有他們的眼睛好像胆怯的動物，經常地閃爍着，這些德國人是蒼白的，冷酷的。沒有一個人瞧着別人，他們靜靜地魚貫地走向車門口，排隊等待着。

蒂莉•馬斯珍碰碰龐德的袖子。她的聲音是顫抖的「你眞的相信他們都只是睡着了嗎？我覺得我在某些人的嘴角上看見了某種……某種泡沫。」

龐德已經看見了同樣的東西，這種泡沫是粉紅色的。他說：「我希望其中一些人的痲藥發作時，他們正在吃糖或者其他的東西，你知道這些美國人是怎樣的——口裏總是嚼些東西的。」然後，他輕聲地說着下面的話：「離開我，可能會開槍的。」他瞪瞪地望着她，看看她是不是聽懂了他的話。

她默默地點點頭，並沒有瞧着他。她從她的嘴角上輕輕地說：「我要去設法接近普西，她會照顧我的。」

龐德對她微笑了一下，並以鼓勵的口吻說：「好。」

火車緩慢地駛過了若干轉轍器，發出一一些卡答的聲音，然後，停下來了。火車汽笛嗚的叫了一聲，車上的門開了。這些不同的團體都趕忙走到了月台上。這是金磚寶庫支線的月台。

現在，每一件事情都以軍事化的準確動作來進行，各種小隊都照着戰鬥命令排列起來了——首先，一個有手提機關槍的突擊隊，其次，去拾出地窖裏衞兵的工作人員的担架隊（龐德心想：現在，這的確是一種多餘的準備了），然後，金手指的破壞隊（十個人，拿着他們那個笨重的柏油防水布遮着的包裹），接着，一羣混合的預備司機和控制交通的人，後面是一羣護士小姐，最後，全都是拿着手槍的人，他們和一羣拿着重武器的預備隊，留在偏僻的地方，那些預備隊是處理任何人所作的意外干涉的，因爲，金手指認爲「可能有人會醒過來」。

金手指，老總和五個黑社組織的首腦組織爲指揮部，龐德和蒂莉，馬斯洛二人也包括在裏面。現在，兩節柴油火車都照着計劃在遠離支線建築的所在。他們這一批人都要站在這兩節車廂的平頂上，目標和它的進路都在他們的視線之內。龐德和這個女郎掌理着地圖、時間表，和計秒錶，龐德並且在注意處理笨拙和遲延的情況，如果有這些情況，要立卽告訴金手指，金手指再用袖珍無線電機和那領隊的人聯繫，予以改正，當那顆原子炸彈要予以點燃時，他們就躲到這兩節柴油車後面去掩護了。

柴油車的汽笛響了兩聲。

龐德和這個女郎爬上了第一節柴油火車的車頂，站在崗位上。這時，突擊隊，後面跟着其他的單位，排成兩行，橫過在鐵路與金磚大道之間的那二十碼空曠的土地。

龐德儘可能地挨近金手指，金手指舉起雙目望遠鏡，正在觀望。他的嘴巴已經接近了用皮帶

掛在他胸前的擴音器，可是，龐德無法接觸他，因爲老總站在他們兩人之間，好像一座堅固的肉山，並且，他對於在前面要進行的攻擊戲，不感興趣。他的目光總是盯着龐德和這個女郎，根本不看到別的地方。

這時，龐德在假裝檢査他那塑膠的地圖框和注意計秒錶，實際是在估計距離和角度，他瞥視着在隔壁的那一羣人——四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們在聚精會神地凝視着在他們前面的情況，現在，傑克，史大普興奮地說：「他們在穿過第一道門了。」龐德一面留心於他自己的計劃，一面對戰場迅速地望了一下。

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景象，在中央，屹立着那座巨大的蹲伏的陵廟，太陽照在那光滑的花崗石牆壁上，閃閃發光。在金磚寶庫大草坪的外面，那些道路——迪克西高級公路、藤蔓樹林路和金磚大道——上，都排列着大卡車和運輸工具，在每一列車隊的第一輛和最後一輛的大卡車上，都飛揚着每一種組織的的識別旗幟，車輛的司機們都把環繞着金窖的警戒牆作爲掩護物，躺在牆外面。這時，從火車上下的那些有紀律的隊伍，正在像潮水般的越過大門。

在這個行動世界的外面，是絕對的沉寂和甯靜的，好像美國其餘的地方，都在屏神凝氣地瞧着這種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爲！

同時，在外面，躺着士兵們的屍體，亂七八糟偃臥在他們倒下的地方——哨兵倒在他們的崗亭傍邊，仍舊緊捏着他的自動手槍，而在護衞的牆壁之內，則又有兩隊穿着戰鬥服裝的士兵，他

們的隊形零亂，躺成幾堆，有些屍橫過或者疊在他們鄰人的上面。

在外面——在金磚大道與大門之間——兩輛裝甲車頭對頭的碰在一起，仍舊沒有分開，那上面的重機槍突出來，一架對着地下，另外一架向着天空，一個駕駛員的屍體爬伏在一輛裝甲車的砲塔外面。

龐德絕望地搜索着一種生命的跡象，一點行動的樣子，一些表示這種種一切都是一種仔細埋伏的暗示。沒有！什麼都沒有！沒有一隻貓兒走動，沒有一點聲音從那些擁擠的建築裏面傳出來。祗有這些黑社會組織的小組在忙於從事他們的工作，或者站着等待他們預計的安排。

金手指靜靜地對着他胸前的擴音器說話。「最後的担架出去。原子炸彈小組就位，大家準備尋求掩護。」

現在，掩護的隊伍和担架隊，都匆匆地退避，把護衞牆作爲掩護物，在那兒躺下去。現在，原子炸彈小組已經聚集在大門口等待着，在他們走進大門之前，要有五分鐘的準備，來讓大家都掩護起來。

龐德說：「他們比預定的時間早了一分鐘。」

金手指越過老總的肩頭望過去，他那蒼白的眼睛冒出火光，它們對龐德的眼睛凝視着。金手指的嘴巴扭得歪曲起來，他使聲音穿過牙齒，拚出下列的話：

龐德先生，你瞧，你估計錯了，我是對的，再過十分鐘，我就是世界上最富的人，是有史以

來最富的人！你對這一點有什麼話說？」

龐德鎮靜地說：「在這十分鐘過去之後，我將告訴你的。」

「你會告訴我嗎？」金手指說，「也許。」他對他的手錶望了一下，急忙對着他的擴音說話，金手指的那個小組慢慢地跑過大門，他們把那沉重的包裹，放在一個帶籃裏，由兩個人抬着。

金手指從龐德這兒望過去，瞧着那一羣站在第二節柴油車頂上的人。他得意洋洋地說：「各位先生，再過五分鐘。然後，我們必須掩護起來。」他的目光轉移到龐德身上，再輕聲地說：「龐德先生，然後，我們要說再見了，并且要謝謝你和這個女郎所給予我的幫助。」

這時，龐德的眼角上看見了一些東西在移動——在天空移動。這是一個轉動的黑點。它上升到了它彈道的頂點，停住了。然後，發出了一種震耳欲聾的聲音，這是一個烟火信號爆裂了。

龐德的心跳出來了。一種迅速的閃光對他顯示：那些死亡的士兵全都復活了。跳起來了，在那兩輛互撞的裝甲車上的機關槍,轉動着瞄準大門，一具高聲的擴音器不知從什麼地方怒吼起來：

「站在你們的原位上，把兩手垂下。」

不過，在後衞掩護隊裏，有一個人胡亂地開了一槍，然後，各處的槍聲都響起來了。

龐德把蒂莉。馬斯珍攔腰一抱，和她一同從車頂上跳下來。車頂離月台有十呎高。龐德用左手穩定了他的下墜，扭動一下臂部，使這個女郎站立起來，當他開始奔跑，靠近火車，以把它作爲掩護物之時，他聽見金手指在大叫：「抓住他們！把他們殺死！」

金手指自動手槍發射的一陣槍彈，嘶嘶地射到他左邊的水泥地上，不過，金手指只能用左手射擊，打得並不準確。龐德所害怕是老總。現在，當龐德拉着這個女郎的手在月台上向前奔跑時，他聽見了奔跑的脚步聲，這種聲音，逼近得很快。

這個女郎的手在拖拉。他憤怒地尖叫着：「不，不跟你走！停住！我要到普西．賈洛莉那兒去，我和她在一起是安全的。」

龐德高聲地回答她：「不要做聲，你這個小傻瓜，要拚命地跑呀！」

是是，現在，她在拖扯着他，減低了他的速度，突然，她掙脫了他的手，向着客廳車一扇打開的車門衝過去。

龐德心中暗想：老天爺，那會把事情弄糟的！他迅速地從腰間把那柄刀子抽出來，轉身來迎擊老總。

老總在十碼之外突然停住了。他一隻手把那頂可笑的高頂圓帽取下來，，對着目標瞥視了一下，於是，一種黑色的半月形的鋼質東西，騰空而起，發出了呼呼的聲音，向前疾駛。它的邊緣不偏不倚地劏在蒂莉．馬斯珍的後頸窩裏。她不聲不響地向後倒下來。她所倒落的地方，正在老總所要穿過的途徑上。

這時，老總正要施展他那飛起來高踢的絕技，以攻擊龐德的頭部，可是，正當他起跳之時，這個女郎倒下來，阻礙了他的行動。他把這一踢變成爲一跳。他的左手像一柄劍一樣的對着龐德

砍過去，龐德則用他的刀子由斜刺裏向上猛戳，這柄刀子碰到了老總肋骨附近的某個地方，可是，老總身體飛行的那種惰性，把刀子撞離了龐德的手，月台上叮噹地響了一聲。

現在，老總回轉身來對着他了。他顯然沒有受傷，他雙手張開，他的兩脚向後傾斜，準備再來一跳或一踢，他的血液往上升，他的眼睛是血紅的，他的口張開來，喘着氣，有一些唾沫流出來。

在車站外面，槍聲砰嘭地響個不停。這時，柴油車的汽笛，嗚嗚地響了三聲，這種聲音比一切槍聲都要高，老總憤怒地吼叫着，跳了起來，龐德全身伸展着向旁邊閃避過去，有些東西擊中了他，在他肩膀上狠狠地敲了一下，使他躺在地下，當他倒地時，他想：現在，死神光臨了！他笨拙地爬了起來，他的脖子屈到背窩裏，以減弱撞擊力，可是，結果並沒有老總的打擊落下來，然後，龐德暈眩的目光，看見了一個像老總那樣的人影子，離開月台，飛也似的跑走了。

在前面那節柴油車已經在移動了，老總趕上了它，跳向一個踏脚板。有一會，他懸吊着，他的兩脚在亂爬一個立足點。然後，他進入車廂，消失了，那巨大的流線型機車，增加了速度。

龐德背後那個信號員辦公室的門，突然打開了，傳來了一陣脚步奔跑的聲音，並且一聲高叫：「聖地亞哥！」——聖詹姆斯，這是議會的一種吶喊，菲力斯．來德曾經這樣詼諧地轉用於龐德。

龐德連忙轉過身來，這個金色頭髮的德克薩斯州人，穿着戰時海軍陸戰隊的戰鬥制服，正在

月台上奔跑，後面跟了十幾個穿卡其制服的人，他用鋼鈎拖了一具一個人使用的火箭砲，龐德跑過去迎接他。他說：「你這個私生子，不要射擊我的狐狸，給我。」他從來德手上把這個火箭砲搶過來，讓他自己躺在月台上，把兩隻脚張開着。

這時，那節柴油火車已經駛到了相距二百碼之處，快要横過跨越迪克西公路的橋了。

龐德大叫：「站開！」使人們離開後坐閃光線，拉開保險槓，仔細地瞄準目標，這座火箭砲輕微地震動着，一個十磅重的穿甲火箭就射出去了，前面現出一道閃光和一陣藍烟，那節飛奔的火車的尾部，飛脫了一些金屬。不過，這時，它已經駛過了那座橋，轉了彎，逃掉了。

「就一個新兵而言，這種表現並不壞。」來德評論着，「可能損壞在後面的發動機，可是，這種工作是雙重的，他可以用前面的發動機行駛」

龐德站立起來，他對那老鷹似的暗青灰色的眼睛凝笑着。「你這個笨拙的傻瓜，」他滿意地說，「你爲什麼不把鐵路阻塞？」

「雜種，聽着，如果你對於計劃的進行有什麼牢騷，你可以去向美國總統報告。他是親自指揮這次行動的。現在，空中有一架偵察機在飛行了，他們將會找到那節火車的行蹤，到中午，我們就要使那個紅髮男子鋃鐺入獄了。我們怎樣知道他會留在火車上呢？」這時，他停住了一下，在龐德的肩胛骨之間重擊一下。「嗨，我很高興看見你，這些人和我都是奉派來保護你的。我們悄悄地到處找尋你，使我們有兩面受敵之苦。」

然後，他轉身向那些士兵：「各位，你們說我這話對不對？」

他們笑起來了。「隊長，一點不錯。」

龐德深情地對這個德克薩斯人，他和他曾經在一起冒過很多險的。他鄭重地說：「菲力斯，謝謝你，你總是在緊要關頭來救我的性命的，這一次，幾乎太遲了，恐怕蒂莉，馬斯珍已經完蛋了。」

龐德向着留下來的這一節火車走過去，來德跟在他後面，這個女郎仍舊躺在他倒下來的地方，龐德跪到她身邊。她的頭部已經不中用了。他摸了一下她的脈搏，然後，站立起來。他輕聲地說：「可憐的小母鷄，她是不大想到男人。」他抬頭望着來德解釋：「菲力斯，如果他依照我的意思，跟着我走，我會使她逃脫的。」

來德並不懂他的話，他把手放在龐德手臂上，說：「當然，老弟，輕鬆一點。」

他轉身向着他的部下說：「你們那兩位把這個女郎抬到信號員辦公室去。歐勃璉，你去找救護車，到你做完了這件事情之後，你可以到指揮所去，把這些情況告訴他們，說我們已經找到了龐德中校，我會帶他到那兒去的。」

龐德站在那兒，向下瞧着那一團躺在地下的肢體和衣服，他看見了這個愉快、驕傲的女郎，把有花點的頭巾圍在她頭髮上，坐在那輛疾駛的TR3裏面，現在，她消逝了。

在離他頭頂很高的地方，一個轉動的黑點子高高地飛翔起來。她到達了它飛行的頂點，停住

了，隨即發出了烟火信號尖銳的爆裂聲，這是停火的通告。

廿二　最後詭計

這時是兩天以後。菲力斯・來德駕着黑色的司圖迪拉克牌轎車，送龐德到飛機場去。他正在迅速地超越特利波洛橋上緩慢移動的車輛，龐德現在是去搭乘赴倫敦的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帝王號客機。本來，時間還非常充裕。可是，來德很想打破龐德鄙視美國汽車的見解。因此，他猛然增加速度，使這輛汽車奔向一條狹窄的快車道。於是，它位於兩輛大汽車之間了。一邊是一輛巨大的電冰箱卡車，一邊則爲一輛搖幌的奧茲摩比牌汽車，它的後窗幾乎被假日招貼弄得昏暗了。

這時，汽車前進的衝勁是三百匹馬力，龐德的身體被拉動得往後倒，他的牙緊閉起來。當這次超越行動完成時，那種反對的叫囂聲，已經在後面消失了，龐德溫和地說「這是你從小兒車級畢業，進入特別快車的時候了。你希望開開玩笑。可是，這種車子老了，在這些時日裏，有一天，你將會完全停止行動，在你停止行動之際，也就是你開始死亡的時間。」

來德笑起來了。他說：「看見了前面的綠燈嗎？在它變爲紅燈以前，我敢說我可以駛過那兒。」這輛汽車向前猛衝，好像它挨了踢一樣。來德果然及時衝過了交通指揮燈，他們的汽車，以每小時九十英里的速度，沿着公路中央的快車道，悠然地前進，這時，在龐德的生命中，有了一種短暫的空隙，一種像鳥兒飛行的印象，一種汽車的鋼牆在來德急鳴喇叭的催促之下猝然分裂

的感覺，這種瘋狂的速度，並沒有繼續很遠，大概只有一百碼。

龐德靜靜地說：「你遇見了不明瞭有關情形的交通警察，你那平克敦偵探社的卡片吃不開。目的不是要你把車子開得很慢，而是要使車子留在後面，以便他們把你登記起來。你所需要的汽車，是一種老式的銀鬼滾王，有大片玻璃窗戶，以便你欣賞大自然的風光。」——龐德對他們右邊的破汽車堆做了一個手勢，「最高時速五十英里，它可以停，甚至你如希望倒退，也能够辦到，球莖狀的喇叭，適合你沉靜的風度。事實上，市場上可能馬上就有一輛這樣的車子出現了——那是金手指的東西。呃，提到金手指，我可要問你一聲：金手指的結局怎麼樣？他們沒有追及他，把他抓住？」

來德對他的手錶望了一下，把車子轉到旁邊的慢車道上去。他把汽車的時速降低爲每小時四十英里，然後，鄭重地說：「老實告訴你，我們大家都有點耽心。報紙都在極力諷刺我們，或者說諷刺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手下的人更爲恰當，首先，有關方面把你藏匿起來，他們感到不滿。我們不能告訴他們：那不是我們的錯誤，在倫敦，一個老練的英國人——我們的局長，堅持着要這樣，然後，他們不滿意，說我們行動遲緩。」

來德以不開心，辯解地口吻繼續說下去：「詹姆斯，告訴你：我們沒有一點線索。他們都已經上了火車，金手指把操縱裝置固定在時速三十哩，讓火車在鐵路上向前行駛，在某個地方，他和那個韓國人下了車，可能賈洛莉以及那四個江洋大盜也一同下去了，因爲他們也全都消失了。

「當然，我們找到大卡車的行列，它們都在伊莉莎白鎮外面向東的公路上等待。可是，沒有一個司機，他們大部份可能已經星散了。金手指和一個非常堅强的組織，已經隱藏到某個地方。

「他們並沒有到諾福克去搭乘俄國的那艘巡洋艦，我們派了一隊便衣的警衞散布在碼頭附近，他們報告：這艘軍艦照原定的時間離去，並沒有一個陌生人上船。此外，也沒有一隻貓兒回到紐約東河的倉庫附近，沒有一個人在紐約伊德維德國際機場或墨西哥或加拿大的邊界出現。

「我覺得：厥德。米奈德可能想辦法把他們弄到古巴去了。如果他們由大卡車隊裏挑選兩三輛車子，急速地行駛，他們可能在行動失敗後的第二天一早就到了佛羅里達州，出海的地點或者是德托納海灘，米奈德在那個地區有良好的組織。海岸防護部隊和空軍都曾經使用各種方法去搜索，都沒有什麽發現。不過，在白天他們可能躲藏起來，而在晚上偷渡到古巴去。

「這件事情使得每一個人都非常煩惱，美總統氣得跳起來，也於事無補。」

在這前一天，龐德曾經在華府盤桓，踐踏着最厚的，最富麗的地毯，在錢幣局作了幾次談話，在國防部吃了一頓盛大的午餐，美國總經延見了十五分鐘，其餘的時間，則和胡佛局長手下一羣速記員以及美國情報局駐A地工作站一個同事在一起努力工作者。

在這天的末了，到英國大使館去打長途電話，和局長作了十五分鐘愉快的談話。局長告訴他：在歐洲方面，這件案子的尾聲是這樣的的：有如龐德所預期的，金手指拍發給宇宙出口公司的電報，被當作緊急意外事件對待，在英國利堪爾佛和瑞士柯柏村的工作，都受到了搜查。黃金

走私生意的特殊證據，因而發現了。有關方面通知印度政府：麥加公司的飛機已經在飛赴孟買途中，那一端的清理行動。就開始進行。瑞士的有關方面，迅速地找到了龐德的汽車，並且發現了龐德和那個女郎一同被運往美國的途徑，可是，在紐約伊德維德國際機場，美國聯邦調查局失去了嗅跡。

局長似乎欣賞龐德處理『大滿貫計劃』的方式，不過，他說：英格蘭銀行有一件事情使他感到煩惱，就是金手指在那英國搜括的價值英幣二千萬鎊的黃金，金手指本來全部儲存在紐約巴拉岡安全存貯公司，可是，在行動的前夕，全部提空。他和他手下的人，以一輛有篷的大卡車把它運走了。

英格蘭銀行已經準備了一項只要諮詢內閣不必國會同意即可施行的命令，在這批黃金出現時，就予以沒收。然後，將有一件訴訟來證明：它是由英國走私出去的，或者，至少它本來是走私的黃金，它的價值已經由金手指用各種可疑的方法予以增加了。不過，現在，這件事情正在由美國財政部和聯邦調查局處理之中，因爲局長在美國並沒有管轄權。龐德最好是立即回英國去，以便幫助有關方面來整理相關的事情。

在這次談話的末了，局長的聲音已經變爲粗暴了。「啊，是的，美國方面曾經向英國首相要求，龐德應該獲准接受功績勛章，當然，局長曾經經由首相說明：英國的情報工作人員並不追求這一類的東西——在外國的勛章方面，尤其是如此，儘管這個政府如何的友好，也是不能接受

的。糟透了，局長知道這是龐德所曾經企求的東西。他明瞭規定的，當然，龐德說好的，非常感謝你，他會搭下一班的飛機回國。

現在，當他們靜靜地在梵維克快車道上前進時，龐德感到有點不滿意。他辦一件案子，不喜歡留下一種不圓滿的結局。這些江洋大盜，一個都沒有落網，而他所担負的兩項任務，也都沒有達成，這兩項任務，就是抓住金手指和取回金手指的黃金。

「大滿貫計劃」之被擊破，完全是一種奇蹟，在兩天以前，那架山毛櫸式飛機方纔出勤，發現龐德所留便條的淸潔伕，趕到平克敦偵探社，祇差半小時，來德就要動身到海岸邊，去處理一樁大賽艇案件了。

當時，來德眞正急得要發狂了，他連忙去報告他的主任，然後，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防部，聯邦調查局明瞭龐德的紀錄，加上透過中央情報局和英國情報局局長的接觸，在一小時之內，就把全案理出頭緒，呈報美國總統了。

此後，這只是一種建立巨大的絕壁的情況，在這種絕壁之內，諸克斯堡所有的居民，都以各種方式參加了。那兩個「日本人」，很輕易地被抓住了，化學戰方面的工作人員已經查明：這三品脫的GB，放在他們的皮包裏，冒充爲杜松子酒。如果把它們放到自來水裏，足以殺死諸克斯堡所有的人。這兩個人受到治安當局嚴厲的審訊，說出了給金手指拍發一切電報的方式，於是，電報拍出去了。

然後，軍中宣布了緊急情況，公路、鐵路和空中的交通都封鎖了，一切諸克斯堡去的交通工具都要回頭，只有這批流氓的運輸車輛例外，不會受到阻擋。

其餘的事情，一直安排到粉紅色口沫和哭喊的嬰兒，因爲，這樣會增加表演逼眞的氣氛。

不錯，和美國方面有關的結局，都是非常令人滿意的。可是，在英國方面：如何呢？在美國，誰會關切英格蘭銀行的黃金？誰會介意在這件事情的過程中有一對英國姐妹被人殺害了？誰會眞正注意金手指現在仍舊消遙法外和美國的庫存黃金安然無恙？

他們懶散地橫越伊德維德褐色的平原，經過那些耗資美金一萬萬元的鋼鐵水泥的骨架——那是未來的大機場，然後，停在臨時機場的鋼骨水泥建築外面，龐德對這種景象是異常熟悉的。

這時，機場辦公大廈廣播系統正在發音，他們聽見那有禮貌的聲音在說：「泛美航空公司宣布：一〇〇次總統號班機，馬上就要起飛了。」「橫越世界航空公司召喚它的墨菲隊長，墨菲隊長，有請，」然後，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那梨形的字母亮了，笛聲傳出來了。「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宣布：百慕達號四九一次班機到達了，旅客們將要從九號門出機場。」

龐德拿着他的旅行袋，和來德告別。他說：「菲力斯，非常感謝。時常寫信給我。」

來德緊緊地握着他的手。他說：「老兄，好的。輕鬆一點，告訴局長那個老傢伙，立卽派你回來，下一次我們要花點時間來玩一玩，到我的故鄉去吧，樂意你看看我的油井。再會。」

來德走進了汽車，急忙駛離進站的地方，龐德把手舉起來送別，這輛司圖迪拉克隨卽駛上了

通路。來德車窗口上發出了鋼鉤的閃光，以答別龐德。他隨卽消失了。

龐德嘆了一口氣。他提起他的旅行袋，進入機場大廈，走到海外公司的售票櫃檯。

龐德只要是一個人獨自在機場裏，他就不會注意機場的情況的，他還要等半小時纔上飛機，因此，他從容地在雜亂的人羣裏走來走去，在飯店裏喝了一杯威士忌和汽水，花了一些時間在書店裏挑選準備在機上閱覽的讀物，他買了一本班荷根所著的「近代高爾夫球基本法則」，和一本偵探小說作家萊蒙•錢德爾最近的傑作，再走到紀念品商店去參觀，看看他是否可以發現有一件趣的玩意兒，以便帶囘去送給他的女祕書。

現在，在英國海外公司的廣播系統，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在說話了，它呼喚着一長串「帝王」號班機旅客的姓名，請他們到售票櫃檯，十分鐘之後，當龐德正在付款購買一支最新而最貴原子筆時，他聽見擴音器在叫他自己的名字了：「詹姆斯•龐德先生，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赴根德和倫敦五一〇次帝王線班機的旅客，請到海外公司的售票櫃檯來，詹姆斯•龐德先生，請。」

這顯然是要去塡可惡的完稅表格，以顯示他在美國停留時他有多少收入。在原則上，龐德並不到紐約國內稅收處去辦手續的。祇有一次，他曾經在伊德維德機 場爭論這件事。他走出了商店，橫過寬大的場地，到達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櫃檯。這兒的職員很有禮貌地說：「龐德先生，請你把你的健康證明書給我看一下好嗎？」

龐德把這種表格從護照裏取出來，遞了過去。

這個人仔細地瞧着這張表格。他說：「先生，打擾你，非常抱歉。不過，在根德出現了腸傷寒的病例。有關方面堅持，凡屬路過那兒的旅客，在最近半年之內，如果沒有作這種預防注射的，都要接種疫苗。先生，眞是非常麻煩，不過，關於這些事情，根德方面是非常敏感的，因爲有强烈的打頭風，我們不能直飛倫敦，眞是大不巧了。」

龐德是討厭打防疫針的，他憤怒地說：「可是，請你注意，我是接受過很多注射的。二十年來，老是接種這個，注射那個！眞討厭！」

這時，他向附近望了一下，靠近海外公司的入口區域，似乎是非常冷落的，他說：「其他的旅客如何？他們在那裏？怎麽沒有看見人影兒？」

「先生，他們都已經同意了。現在，他們都在打針，這不過躭擱一分鐘的時間，先生，你如願意，請往這邊走。」

「啊，好的。」龐德不耐煩地聳聳肩。

櫃檯內的那個人在前領路，龐德跟隨着他，穿過一扇門，到了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分公司經理辦公室。這兒有個穿了白衣服的普通醫生，他臉上覆了一個面具，把鼻子和嘴吧都遮起來了，注射針是預備好的，「最後一個打防疫針的旅客嗎？」他向航空公司這個職員詢問。

「大夫，是的。」

「好，請你把上裝脫下來，左手的袖子捲起來，他們在根德這麽敏感，眞是糟糕。」

「的確太糟糕了。」龐德說，「他們害怕什麼？怕黑死病傳佈嗎？」

這時，龐德聞到了强烈的酒精氣味，同時，感到針已經刺到手臂上了。

龐德粗暴地說：「謝謝。」然後，他把左臂的袖子拉下去，再到椅子背上把他的上裝拿起來，他把手伸過去，可是，沒有抓着。他的手不但抓不着，而且繼續往下跌，向着地下跌下去，他的手跌下去之後，他的身體也跟着栽下去了……

在飛機裏面，所有的電燈，全都是亮的，乘飛機的旅客，似乎並不多，有很多坐位都是空的，他爲什麼必須拉住一個旅客？這個旅客的手臂是正在向上拱曲的，龐德打算站起來，換一個位子，他覺得要作嘔了。

他把眼睛閉起來，等待着，這是多麼特殊啊！他是從來不暈飛機的，他感到臉上在出冷汗，要把手帕拿出來，將汗揩掉。

他睜開眼睛，向下一看，他的手腕是被縛在座椅的扶手上的。發生了什麼事？他在飛機場打防疫針，然後，似乎是昏過去了。難道他遭受到攻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向右邊瞥視了一下，然後，凝視着。喘息起來了，原來老總坐在那兒。

老總！老總！穿着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制服的老總！

老總漠不關心地瞧着他，伸手去按傳呼空中小姐的電鈴，龐德聽見後面的餐具室裏傳來了叮噹的聲音。然後，他身邊有裙子在唦唦作響了。他抬頭一望，原來這是普西。賈洛莉！她穿着藍

色的空中小姐制服，婀娜多姿。

她說：「嗨，美男子。」她對他現出一種極力搜索的樣子，這種樣子，他是記得的，可忘了是在什麼時候？大概是在幾百年前，在前一世吧？

龐德絕望地說：「看在老天爺面上，請你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你是從那兒來的？」

這個女郎愉快地微笑着，「吃魚子醬，喝香檳酒，你們英國人飛出二萬呎時，他們的確過着愉快的生活，沒有一點龍眼包心菜的跡象，如果有茶，我還沒有弄習慣。現在，你輕鬆一點吧，叔叔希望和你談談。」

然後，她搖擺着臀部，由走道上向上首走，穿過駕駛室的門，消失了。

現在，沒有什麼事情會使龐德驚奇了，金手指從駕駛室出來了，他穿着一套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駕駛隊長的制服，這套衣服，對於他，比較大了一點，一頂帽子，端正地覆在頭頂的中央，他把駕駛室的門關上，向這邊走過來。

他站在走道上，低下頭來，冷酷地對龐德俯視着。「喂，龐德先生。命運希望我們比賽一局，見個高低。不過，這一次，龐德先生，你是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的了。哈！」這種尖銳的吼聲，混合着憤怒、堅忍、和尊敬。「在我們的牧場裏，你自然變成了一條蛇。」

這時，金手指的頭慢慢地搖動，「在瑞士，我爲什麼留你一條性命！我爲什麼不把你像一隻甲虫一樣的壓扁！你和那個女郎，對我都是有用的。不錯，這一點我看準了，可是，我魯莽的試

了一下。是的，魯莽。」聲音落下來，繼續變低。「現在，告訴我，龐德先生，我們那麼嚴密地監視你，你怎樣動了手脚？你怎樣通訊的？」

龐德心平氣和地說：「金手指，我們可以談談。我將要告訴你一些事情，不過，你們不先鬆縛辦不到的，同時，還要先給我一瓶威士忌、冰塊、汽水，以及一包賣斯特菲德牌香烟。然後，我希望知道一些事情，到你把這些事情告訴我之後，我會決定把些什麼告訴你的，有如你所說的，我的情況是不適意的，或者，至少在外表是如此。所以，我不會有什麼損失，如果你希望從我這兒獲得一些事情，那必須要我親口說出來。」

金手指嚴肅地俯視着。「你所提的條件，我全部接受，作爲一個敵人，你是能幹的，爲了尊敬這一點，你將舒適地渡過你這最後的旅程。」

然後，他厲聲地說：「老總，按鈴找賈洛莉小姐，把這些縛綁的帶子解開，坐到前面的位子上，在飛機的後面，他是不能爲害的，不過，不要讓他接近駕駛室的門，如有必要，可以立即殺死他，不過，我甯願使他活着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你可瞭解？」

「好的，」

五分鐘之後，龐德獲得了他所希望的東西，一個盤子放在他面前，盤子裏有他的威士忌和香烟。他自己斟了一杯强烈的威士忌。

金手指坐在走道對過的椅子裏等待着。

龐德抓起他的飲料，啜飲着。當他預備大喝一口時，他看見了一些東西。於是，他小心地把酒杯放下來。因爲，在他的玻璃杯底下，黏了一個小而圓的紙墊子，如果放酒杯時不當心，這個紙墊子可能會掉下來。

他點燃了一枝香烟，再度把他的飲料端起來。拿開浮在上面的冰塊，把它們放回冰桶裏。他喝着威士忌，幾乎一喝到底。現在，透過酒杯的底部，他可以閱覽紙墊上的文字了。他再度小心地把酒杯放下去，以免弄脫紙墊子。這上面的字說：「我是站在你這邊的，ＸＸＸ普。」

龐德轉過頭來，現出安逸的樣子。他說：「呃，金手指，我們首先談一談：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弄到了這架飛機？我們要到那兒去？」

金手指把一隻脚架起來。他的視線離開了龐德，向走道上首凝視着，他以一種輕鬆的口吻，侃侃地談下去：「我使用三部大卡車，橫過鄉村，到達了哈得拉斯角附近。其中一部裝載着我個人貯藏的黃金，另外兩部則搭乘着我的司機，後備人員，和那些黑社會組織的人物。

「那些黑社會組織的人，除了賈洛莉小姐之外，我一個也不需要，我保持了一個我所需要的核心組織，用大量的金錢資遣了其他的人，沿途把他們逐漸地擺脫了。

「到了海岸邊之後，我和那四個黑社會組織的首領，在偏僻的所在，舉行了一次會議，並在事先用了一些藉口，把賈洛莉小姐留在汽車裏。我用我尋常的方式射死了這四個傢伙，一槍一個，我回到汽車裏表示：這四個人已經選擇了金錢，要作獨立行動了。

「這時，我祇剩下了六個人，這個女郎和黃金，我雇用了一架飛機，飛到紐澤西州的尼瓦克，一箱一箱的黃金，冒充爲X光感光鉛版而通過了。我從尼瓦克獨自到達紐約的某個地點，在那兒用無線電和莫斯科方面談話，說明「大滿貫行動」的不幸事件。

「在談話的過程之中，我提到了你的姓名，我的朋友，我相信你知道，」金手指眼睛睜睜地瞧着龐德，「你的姓名在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是有案可稽的。他們認識龐德這個姓氏，告訴我你是什麼人。我立即明白了很多以前我對你所不瞭解的事。

「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說：他們很想和你見見面，我攷慮着這件事。過了不久，我想到了一個計策，現在，你可以看見，它已經實行了。我假裝爲你的朋友，毫無困難地發現了你在什麼航行公司預訂了機位。

「我的手下有三個人是納粹時代的德國空軍，他們向我保證，駕駛這種飛機是毫無困難的，其餘的事情就比較簡單了。

「由於大膽的虛張聲勢，化粧扮演，和運用一些影響力，在伊德維德機場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所有的工作人員，這駕飛機上的服務人員，以及全部旅客，都接受了必要的注射。到現在，他們可能全部在機場清醒過來了。

我們換上了那些服務人員的制服，我的黃金裝上了飛機，你落了網，我們用担架把你抬上了飛機，過了不久，一批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新職員，和他們的空中小姐，登上了這架飛機，於

是，我們就起飛升空了。」

金手指停止了說話，他把一隻手舉了一下。「當然，有些小阻礙，飛機場的管理人員告訴我們要滑行到四號跑道，我們祇在跟隨另外一架飛機的情形之下，方纔飛起來了。伊德維德機場的路線是不容易控制的，我們必定顯得有點笨拙和生疏。不過，龐德先生，由於自信，堅强的神經，和一種粗率、恐嚇的態度，要勝過那些民航人員的智力，并沒有什麼困難，他們畢竟是一批小職員。

「我從無線電工作人員方面瞭解：搜尋這架飛機的工作，已經開始進行，在我們離開南搭克島（在麻賽諸塞州東南）上的飛行管制範圍以前，他們就已詢問我們。然後，遠方早期警報系統又以高頻率在查詢我們了。那種事情并沒有妨害我。

「我們有足够的燃料，已經和莫斯科方面取得聯繫，可以飛赴東柏林，基輔（烏克蘭首府）？或莫曼斯克（俄國西北部港口）。至於我們究竟採取那一條路線，那要看天氣的預測情形而定。

「不會有什麼麻煩的。如果有的話，我將在無線電話上把它說服。沒有什麼人會來射擊一架寶貴的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機的，神祕和惶惑將會保護我們，直到我們飛進了蘇維埃的領土爲止。然後，我們將會消失，一點什麼蹤跡都沒有。」

對於龐德，金手指的事情，沒有什麼是怪誕的，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已經聽到過「大滿貫計劃」的詳細情節了。有如金手指所曾經說明的，盜竊一架同溫層飛機是異常的，不過，

也只是他走私黃金，購買一個原子彈頭之類的手法。當一個人檢討這些有天才的事情的時候，他會發現它們都是合理的運動，雖然，看起來有點神奇，祗有在它們的大小方面是古怪的。甚至欺騙杜朋先生那種小小的行動，也是計劃得非常周到的。

無疑的，在犯罪做壞事方面，金手指是一個藝術家——一個科學家，正如柴利尼（意大利雕刻家）和愛因斯坦在他們的領域中一樣的偉大。

「呃，現在，英國情報局的龐德先生，我們來做一次交易呢。你要把什麽告訴我？誰叫你追蹤我？他們壞疑什麽？你怎樣設法干擾我的計劃？」金手指坐下來了。把兩手交叉着放在他肚子上，兩眼瞧着天花板。

龐德把情況過濾一下，對金手指作了一番陳述。關於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金手指信箱的位置、或裝在汽車上的「傳信鴿」的祕密——這種東西對於俄國人可能是一種新奇的玩意——他都沒有提及。

最後，他總結着說：「所以，金手指，你瞧，你逃掉了。如果不是蒂莉。馬斯珍在日內瓦介入我的工作，現在，你勢必入吾彀中，你將會坐在瑞士的一座監獄裏剔你的牙齒，等待着被送回英國去，你輕視了英國，他們的行動可能是遲緩的，可是他們會成功的。

「金手指，你以爲你在俄國將是非常安全的嗎？我們就已經在那兒安排了人員。金手指，我要從你的書本上把最後的一句警語送給你：『不要碰到一隻英格蘭之熊。』」

廿三 柳暗花明

飛機高越在蒼穹之上，有規律地顫動着，下面是月光照耀着錦繡山河，機艙中的電燈都已經亮了。龐德靜靜地坐在黑暗之中，身上出着汗，心中有點恐懼，不知他要做什麽纔好。

在一小時以前，這個女郎曾經替他把晚飯端來，餐巾裏藏了一枝鉛筆。爲了瞞過老總，她曾經作了一些强硬的評論，然後走開了。龐德吃了一點食物，喝了不少的威士忌。同時，他估量着這架飛機的情況，忖度着他可能做些什麽事，以迫使飛機在根德或在加拿大東南部諸瓦斯柯夏半島上的其他任何地點，作一次緊急降落。他可以放火燒飛機，以作爲一種最後的手段嗎？他玩弄着這種意念，并想到可能迫使機門打開。

這兩種意念似乎都是不能實行的，自殺性的，他正在想得感到煩惱之際，有個人走來，分散了他的注意力，這個人是個德國人，爲龐德在伊德維德機場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櫃檯上所看見的那個傢伙。他停在龐德坐椅的旁邊。

他低下頭來，對龐德微笑着。「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非常小心地照顧着你，對不對？金手指先生認爲你可能有愚笨的想法。我在注意着飛機的後段。所以，只要坐着，享受這次航行，是不是？」

龐德沒有做聲，這個人自覺沒趣，便離開了他，回到飛機的後段去了。

龐德心中縈迴着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和他以前的思索有關係的，那是關於奪取機門的事。呃，在一九五七年飛越波斯時，那架飛機發生了什麼事？回想一下吧，龐德坐了一會兒，睜大着眼睛，凝視着在他前面那個坐位的背部，那可能奏效的！那是很可能的！

龐德用鉛筆在餐巾的內部寫了這些字句：「我會盡力而爲的，把你的坐位帶子縛緊，XXX．詹」。

這個女郎來取他的餐具盤了，這時，龐德把餐巾掉在地下，然後，拾起來，向她遞過去，以搜索的目光瞧着她。她拉住他的手，對他微笑着，她低下頭去拿盤子，在他臉上迅速地吻了一下。然後，她挺直了腰，對龐德說：「美男子，我會在夢中看見你。」隨卽離開他，向餐具室走去。

現在，龐德的頭腦已經非常清明了，他已經正確地詳細擬定了他所必需實行的計劃。距離已經估量過了。鞋子後跟上的另外一把短刀已經藏在上裝裏面，他把座位帶最長的那一端，縛住了他的左腕，他所需要的，只是看見老總的身體從機艙的窗口跌出去。希望老總睡熟，要過很多時間。不過，最後，他使他自己感到安適了。

機艙的窗子是長方形透明塑膠裝的，在前面坐位上老總的側影，反襯在這種塑膠上。龐德的目光，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側影。可是，老總繼續亮着閱讀燈，頑强地坐在燈光下面，他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他的嘴巴微微地張開着，他的兩手則保持戒備，輕輕地放在坐椅的扶手上。

一小時，兩小時。龐德開始打鼾，打得有規律，懶洋洋地。他希望藉此催眠。現在，老總的

兩隻手已經由扶手移到膝蓋上，頭低了一下，然後又抬起來，移動身體，以便坐得更舒適一點，他的眼睛不再望着天花板，已經轉移到牆上，並且，把他的左臉靠在窗子上了！

龐德繼續打鼾，甚至打得更像睡着了，要除去這個韓國人的監視，將是和幹掉一條饑餓的猛犬一樣困難的。他把短刀拿在手上，點起脚尖，蹲伏着，一吋一吋地向前移動之間。現在，他這隻手在那兒了。然後，這把七首像針尖一樣的尖端，瞄準着他所選擇的透明塑膠的中央，龐德抓緊綁在他手上坐位帶的末端，把刀抽後一兩吋。然後，刺戳下去。

龐德在割穿窗戶之際，幷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在一九五七年的波斯案方面，他只是從報紙上的報導方面知道：由加壓力的機艙所產生的吸力，曾經把靠近窗口的旅客，捲旋得穿出窗口，進入太空。

現在，當他把七首迅速抽回時，機艙內發出了一種瘋狂的怒號，幾乎是一種空氣的尖叫聲。龐德被吸得緊緊地靠在老總坐位的背部，同時，有一種力量在撕拖着他拿在手上的坐位帶的末端。

在坐位背部的上面，他目擊着一種奇蹟。老總的身體，似乎在向着窗子上呼號的黑破孔伸長，他的頭部穿過了這個破孔，他的兩肩撞在窗框上。這時，發出了碰撞聲，然後，這個韓國人的身體，好像牙膏一樣，慢慢地，一呎一呎地，在一種可怕的呼嘯聲之中，被吸得穿過這個破孔。現在，老總已衝出到腰部了。然後，他巨大的臀部撞住了，於是，這支牙膏在一吋一吋地擠

出去。最後，呼一的聲，老總的臀部穿過了破洞，他的脚消失了，就好像從一枝槍口裏射出去一樣。

此後，世界的末日來臨了，餐具室發出了可怕的陶器破裂聲。這架巨大的飛機倒豎起來，向下俯衝，在龐德暫時失去知覺以前，他最後所知道的事情，是引擎的尖呼聲穿過這個洞開的窗子，一陣枕頭和破片的影像，經過他眼前，飛入太空。然後，由於竭力抱住在前面的坐位，龐德的身體缺乏氧氣，肺部劇痛，頹然地倒下來了。

龐德其次所感覺到的，是胸部被人猛踢了一下。他口裏有了血腥味，他呻吟着。有一隻脚再度踢到他身體上來了。他在兩個坐位之間，痛苦地爬起來，穿過一層紅霧向上觀看。

所有的電燈都是亮的。機艙裏有薄薄的霧，壓力的銳減，已經使得機艙中的空氣，降低到零點以下。穿過破窗戶的引擎的吼聲是巨大的，一陣冷風割裂着他。

金手指站在他身上，在黃色的燈光下，他臉上現出兇惡的樣子。他手中拿着一枝小小的自動手槍，金手指把脚向後移，再度踢他。龐德這時是異常憤怒的，他抓住了這隻脚，猛烈地扭曲它，幾乎使脚踝折斷了。金手指發出一聲尖叫，並且砰的一聲，倒下地去，倒得飛機都搖動了。龐德向着走道跳過去，側着身體，壓在金手指身上，這時發生了一聲槍響，燒到他的一邊臉。不過，此後，他的膝蓋衝到了的金手指的鼠蹊部，他的左手放在手槍上面。

龐德變成了一個狂暴漢，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一方面用前額一再向金手指發光的臉

部撞去，一方面又用他的拳頭和膝蓋攻擊着金手指那掙扎的身體。

金手指的手槍，又在顫抖地向着他了，龐德毫不經意地用手掌的邊沿把它削掉了，並且聽見了金屬碰到坐位的聲音。現在，金手指的手伸到了龐德的咽喉上，龐德的手也伸到了金手指的脖子上。龐德的大拇指往下按，按進了金手指的頸動脈，他把他全身的體重都向前移，他的呼吸急促起來，不停的喘氣。

他會在金手指死亡以前失去知覺嗎？他會嗎？他可以忍受金手指强力雙手的壓力嗎？這個發光的圓臉的神色，正在改變。褐色之中透出了深紫色。眼睛開始在向上翻，在龐德咽喉上兩手的壓力變鬆了。然後，這兩隻手落下去了，現在，舌頭伸出來了，口張開了，肺部傳來一種可怕的含嗽聲，龐德跨坐在靜止的胸部，把他那緊扼的手指，慢慢地，逐一地卸下來。

龐德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雙膝跪着，然後再慢慢地起來，他昏眩地向光亮的機艙裏上下打量了一下，在餐具室邊上，普西。賈洛莉躺在坐位上，身上有帶子綑着，好像一堆要洗的衣服。再過去，在走道的中途，那個監視他的人像老鷹展翼似的躺着，一隻手臂和頭部在一種可笑的角度。當這架飛機俯衝時，沒有什麼帶子支持他，他必定像一個破布娃娃一樣的在頂上受到拋擲。

龐德用雙手在臉上抹了兩下。現在，在他的手掌和臉上有一種火燒的感覺，他再度疲乏地跪下去，以找尋那枝小手槍，他找到了。這是一枝口徑零點二五的自動式「小馬」，他檢査着彈匣，還有三發子彈。另外一發在槍膛裏。

龐德半走半摸地由走道上下去，到達這個女郎所躺的地方，他解開了她上裝的鈕扣，把手伸到她溫暖的胸前。她的心臟像一隻鴿子似的在他手掌下跳動。然後他解脫了她的坐位帶，使她的臉向下，然後跪跨在她身上。他有節奏地為她的肺部抽氣，五分鐘之後，她開始呻吟了。

然後，他站起來，離開了她，繼續由走道上下去，從那個已死的衛士身上的手槍皮套裏，取出一枝已經實彈的「努吉」，在回頭的路上，經過餐具室的廢墟，他看見一個沒有打破的威士忌酒瓶，在地上滾來滾去，他把它拾起來，拔出軟木塞，往他張開的口裏灌下去。酒像消毒劑般地燒着他。他把這瓶酒塞起來，再向前走。在駕駛室的門外，他停了一會兒，思索着，然後，他一手拿着一枝手槍，打開門，走進去。

駕駛室裏有五個人，在儀器的燈光中，他們的臉上都是藍的。他進去時，他們全都回過頭來望着他。他們的嘴巴張開着，變成了黑洞，他們的眼睛閃着白光。在這兒，引擎的怒吼聲是比較小的。室內有汗臭和香烟的烟的氣味。

龐德叉開腿站着，手槍拿得很穩，並不顫動。他說，「金手指已經死了，如果任何人移動，或者不服從命令，我會立即射殺他。駕駛員，你的位置、方向、高度和速度如何？告訴我。」

駕駛員噍着痰，在他說話以前，他必須聚集唾液。他說：「先生，我們大概在鵝灣以東五百英里。金手指說我們要向北飛，盡量地使我們接近海岸。我們在蒙特利爾重聚，金手指說我們要回來救護黃金，我們的速度是每小時兩百五十英里，我們的高度為二千英尺。」

「在這種高度，你能够飛行多久？你必定很快地把燃料消耗的。」

「先生，是的，我估計：在這種高度，以這種迅速飛行，還可以過兩小時。」

「把時間的情況告訴我。」

領航員立即回答：「先生，華盛頓的時間，恰好校對了一次，現在是淸晨四點五十五分。在這種高度，大概會在一小時之內天亮。」

「查理氣象站在什麼地方？」

「先生，大約在東北三百英里之處。」

「駕駛員，你以為你可以飛過鵝灣嗎？」

「先生，不能，大概要差一百英里。我們衹能飛到那兒的北岸。」

「好，改變方向，飛赴查理氣象站。報務員，呼喚他們，把麥克風給我。」

「先生，好的。」

這架飛機在改變方向，實行大轉彎了。這時，龐德傾聽着這個報務員的聲音，他所說的話，從龐德頭頂上的擴音器裏傳出來。

他聽見這個報務員在靜靜地說：「查理海洋站，這是海外公司的速鳥號五一〇次客機。機上的情報工作人員在呼喚查理站的同事，情報工作人員在呼喚查理站的同事，情報工作人員……」

一種尖銳的聲音插進來了：「速鳥號上的情報工作人員報告你的位置，這位情報工作人員報

告你的位置，這是根德管制站。緊急事件，速鳥號情報工作人員。……」

倫敦管制站的聲音，模糊地轉來了。一種興奮的聲音在說話。然後，很多聲音從四面八方傳過來了。

龐德想像着：這時，每一個飛行管制站，都在迅速地合作，以確定這架飛機的位置，在弧光燈下忙碌的人們，正在對着大地圖研究者。電話都拿起來了，緊急的聲音在橫過世界 ，互相談話，最後，根德控制站强力的信號，掩蓋了其他各站的無線電傳播。「我們已經確定了速鳥號的位置，它大概在北緯五十度，東經七十度，所有的控制站都停止傳播，讓查理站說話，我重述一遍，我們已經找到了速鳥的位置……」

突然，查理站的聲音靜靜的傳來了，「這是查理海洋站在呼喚速鳥號五一〇次班機，查理站在呼喚機上的情報工作人員，你可以聽見我說話嗎？速鳥號五一〇次班機，來吧，說話吧。」

龐德把那枝小手槍放到口袋裏，將遞給他的麥克風接過來，他接着傳播的開關，一面由長方形透明塑膀上注意着這兒的人，一面靜靜地對着麥克風說話。

「查理站的同事，我是昨天晚上在伊德維德機場被刼持的速鳥號上情報工作人員。我已經殺死了那兩個爲首的人，並且由於降低了機艙的壓力，已經使這架飛機失去了部份的能力。駕駛室人都在我的槍口之下，沒有足够的燃料越過鵝灣，所以，打算盡最大的可能，飛得接近你，請點燃閃光信號系統。」

另外一個人的話傳過來了，這是一種新的、有權威的聲音，也許是隊長在談話。「速鳥，這是查理站的同事。你說的話聽得很清楚，很明白，表明說話者的身份。我重述一遍，說話者表明身份。」

龐德知道他的話必定會引起騷動的。他微笑地說：「速鳥對查理站的同事說話。我是英國情報局〇〇七號情報員。我重述一遍：我是〇〇七，懷特荷爾無線電中心可以確定的，我重述一遍：和懷特荷爾無線電中心查對一下。」

然後出現一種吃驚的靜寂。接着，從全球各地來的聲音。都打算闖進來了。某個控制站——大概是根德的吧——把它們都驅逐了，查理站的同事又在說話了。「速鳥，這是查理站的同事，化名賈布迪天使，好，我會和懷特荷爾無線電中心查對的 ， 點燃閃光信號系統的事會照辦。不過，倫敦和根德方面需要比較詳細的情況……」

龐德插嘴說：「查理站的同事，抱歉，我不能一方面監視五個人，一方面又作客氣的談話，請你把海上的情況告訴我，好不好？然後，我要停止和你們說話了，一直等到我們在海上迫降了爲止。」

「好的，速鳥，我懂你的意思。這兒風力二級，海面上有平滑的大浪，沒有一點浪花，你只要經常注意你的波長。我們會爲你準備威士忌酒，爲那五個人準備手銬的。祝你吉星高照，好運來臨。再見。」

龐德說：「謝謝。查理站的同事，請你再準備一杯茶，好不好？我已經在飛機上得到了一個美麗的女郎。這是速鳥在告別，再見。」

龐德放鬆了開關，把麥克風交還給報務員。他說：「駕駛員，他們點燃了閃光信號系統，對我們的波長，經常保持着注意。風力二級，海面上有平滑的大浪，沒有一點浪花。現在，輕鬆一下吧，讓我們設法活着離開這架飛機。當我們的飛機一觸及水面時，我就會把機門打開的。直到那時候爲止，如果有任何人走出駕駛室的門，我就要請他吃衞生丸。聽清楚了嗎？」

這時，那個女郎說話的聲音，從龐德背後的門口傳來了：「我剛剛走來參加這次集會，不過，現在，我不要參加了。開槍殺人是不合我的口味的。可是，你可能要向那個人更正，請他準備兩份威士忌酒。我不喜歡喝茶，茶會使我打呃的。」

龐德說：「普西，回到你的坐位上去吧。」最後，他向駕駛室內環視了一週，由門口退出來了。

過了兩小時——好像兩年——之後，龐德躺在查理氣象站一個溫暖的臥室裏，如同做夢一樣的傾聽收音機裏的早晨廣播節目，這是傳加拿大方面傳播來的。他身體的各部份，現在都疼痛起來了。

他離開了駕駛室，走到飛機的尾部去，叫這個女郎跪下來，把她的手臂放在坐椅上，枕着她的頭部。然後，他自己擠到後面，覆蓋在她身上，將她那穿了救生衣的身體 ，緊緊地抱在臂彎

裏，而把他的背部則支撐在他後面的椅子背上，準備墜海。

這種狀態是難看的，粗鄙的。她羞怯地對它作了一些可笑的評論。這時，這架同溫層飛機，已經以每小時一百英里的速度，砰的一聲，觸及了第一個大浪的高峯，這架飛機跳躍了一下。然後，鼻部首先撞進了一堵海水形成的牆，這種撞擊震破了飛機的後部 。而在行李室那沉重的黃金，則把飛機撕裂爲兩半，而將和龐德和賈洛莉二人摔出飛機，跌落在冰冷的長浪裏。

這時，由於紅色閃光信號系統的照耀，海水是紅的。他們浮在這有紅光的海水裏，雖然都穿了黃色的救生衣，也感到相當吃驚，然後，救生艇駛來，把他們救起來了。

到這時候，海面上只有一些飛機的殘骸，而在駕駛室的那五個人，則有三噸黃金掛在他們的脖子上，正在沉向大西洋的底部。救生艇在這附近巡查了十分鐘 ，都沒有看到什麼人浮到海面上，他們只好放棄了搜索的工作，駛進探照燈的光圈，登上這個氣象站舒服的鐵牆內部——這個氣象站是由舊的巡洋艦改成的。

他們所受到的招待，好像他們是英國王族，也像是從火星上來的人。龐德首先回答了一些最急迫的問題。然後，其餘的問題，要他來應付，對於他疲乏的心靈，似乎是太過分了。他的身體已經支持不住了。

現在，他酒後的身體溫暖了，躺在床上，沉迷於甯靜之中 ，心中忖度着普西．賈洛莉的情況，和她爲什麼選擇了他的庇護，而捨棄了金手指的掩翼。

和隔壁寢室相連的門打開了，普西。賈洛莉走了進來 。她身上除了一件漁人的緊身汗衫之外，什麼都沒有穿，這件汗衫大約長了半寸。袖子是捲起來了的。她的樣子好像是韋德世所作的一幅畫。她說：「他們不斷地詢問：我是不是願意用酒精摩擦一次身體。我則不斷地回答：如果任何人要來摩擦我的話，那這個人就是你。同時如果我要受到任何東西摩擦的話，那我就願意受到你的摩擦。」她牽強地結束：「所以，我到這兒來了。」

龐德堅定地說：「普西，把那扇門鎖起來，將那件汗衫脫下來，到床上來 ，你這樣會招涼的。」

她像一個乖孩子一樣，照着她的話做了。

龐德把手臂彎下來，她躺在那的臂彎裏，仰視着。她說：「你願意在辛辛寫信給我嗎？」她這種說話的聲音，不是一個歹徒的聲音，也不是一個同性戀者的聲音，而是一個正常的女子的聲音。

龐德俯視着她深紫羅蘭色的眼睛，她的眼色不再無情了，不再蠻橫了。他低下頭來輕輕地把這雙眼睛吻了一下。他說：「他們告訴我；你只喜歡同性的女人。」

她表示：「以前我沒有遇見過一個男子，」她的眼睛裏又恢復了倔強的神色。「我生長在南方，你知道在那兒的處女的定義嗎？告訴你，那兒的一個女孩子，會跑得比她哥哥更快。就我而論，我跑步的速度，不及我的叔叔，我現在二十歲。詹姆斯，那並不怎麼適當。你應該能够猜想

到那種情況的。」

龐德對着她這白皙、美麗的面貌微笑。他說：「你所需要的，是一堂TLC的課程。」

「什麼叫做TLC？」

「這是『溫柔愛撫』療法（Tender Love Cnne Treatmont）的縮寫。當一個流浪兒童被收留到一個兒童醫院時，醫生大多數都在病歷上這樣處方的。」

「我很喜歡這種療法。」她望着他那多情的，有點殘忍的，在她櫻唇上方的嘴巴。然後，她把手伸過來掠開那已經低垂到她右邊眉毛上的一撮黑髮，瞪瞪地瞧着她那已經非常斜裂的灰色眼睛。「什麼時候開始實行？」

龐德的右手，慢慢地移上了她肌肉結實的臀部，越過她那平坦柔軟的腹部平原，到達了她的右奶上，奶頭是因有慾望而變硬了的，他輕柔地回答：「現在。」他的嘴巴狠狠地落在她的唇上了。

（全文完）

立志出版社目錄

文藝創作小說

書名	作者	特價
大漢春秋	南宮搏著	18.00
玄武門	南宮搏著	15.00
壹一家	南宮搏著	15.00
歷代名人軼事	南宮搏著	14.00
春風桃李	吳崇蘭著	15.00
安婷姑娘	畢珍著	25.00
[illegible]窗小札	張漱菡著	18.00
[illegible]長東	庶克著	18.00
東[illegible]路	楚軍著	15.00
曲[illegible]徑	金風著	8.00
炎黃月	畢珍著	16.00
楚鳳記	林適存著	12.00
斷腸人	司馬玉著	15.00
虢國夫人	南宮搏著	12.00
一代偉人邱吉爾		15.00
天涯猶有未歸人	方丁平著	15.00
肖寡婦	東方客著	15.00
春盡花殘	許蔭尊著	15.00
蜃[illegible]樓	南宮博著	12.00
旅美遊記	吳崇蘭著	12.00
三嫁夫人	曙光譯	10.00

幸福家庭叢書

書名	作者	特價
結婚前後	方明著	15.00
認識女人	葉鳳嬌著	12.00
認識男人	葉鳳嬌著	14.00
夫婦相處祕訣	音山著	14.00
金錢與生活	吳名氏著	12.00
怎樣教養我們的孩子		12.00
怎樣教孩子做功課		12.00
假如我成了家	狄荻著	15.00
食補與食療	宏經譯	10.00
女人一生科學	宏經譯	15.00
女性健美祕訣	張瑪麗著	15.00
藥用食物養生篇	怡廬著	12.00
健康的生活	自然譯	15.00

偵探間諜小說

書名	作者	特價
第六號特派員	麗人著	15.00
諜海壯士血	麗人著	14.00
離奇命案	麗人著	15.00
罪城記	畢珍著	10.00
地獄天堂	麗人著	10.00
死亡的恐怖	祥亭著	15.00
同歸於盡	田卓著	14.00
中國間諜三部曲	麗人著	15.00
美蘇間諜戰	朱傳譽譯	25.00
賭城喋血	郭功雋譯	10.00
鑽石私梟	郭功雋譯	12.00
金手指	華明譯	15.00

社址：台北永康街41號電話：35439號。郵儲3313號。